

2012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分类号:

学校代码: 10269

密 级:

学 号: 52060202021



華東師範大學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博士学位论文

DOCTORAL DISSERTATION

论文题目: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

院 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学系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指导教师: 熊月之 教授

论文作者: 邵 建

2012 年 3 月

2012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 号： 52060202021

華東師範大學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

院 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历史学系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指导教师： 熊月之 教授

论文作者： 邵 建

2012 年 3 月 完成

University Code: 10269

PH.D Candidate ID: 52060202021

ZhengGuanYing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Research

By

Shao Jian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Xiong Yue-zh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ECNU

March, 2012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郑重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邵建

日期：2012年4月30日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系本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华东师范大学所有。本人同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如国家图书馆和“知网”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数据库被查阅、借阅；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请勾选）

1. 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门审查核定的“内部”或“涉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导师签名 褚月之

本人签名 邵建

2012年4月30日

* “涉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需附获批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涉密”审批表》方为有效），未经上述部门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邵建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备注
姜义华	教授	复旦大学	主席
戴鞍钢	教授	复旦大学	
易惠莉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苏智良	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	
马学强	研究员	上海社会 科学院	

论 文 摘 要

近年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与人际网络逐渐开始成为史学界诸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这与以往主要关注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政治经历、思想建树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此类研究更加注重从一个社会的人的角度来还原真实的、鲜活的历史人物。

本文以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作为研究对象。论文详细介绍了郑观应在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等方面的个人关系网络，分析了他构建和维护人际关系网络的做法和风格，并以此探究其情感与个性，总结其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以及对他人人生历程和事业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

为了更好地深入研究郑观应的个性特点，本文专门进行了郑观应与经元善、盛宣怀等人关系的个案研究，重构了他与这些人物交往与关系演进的过程。本文还对郑观应的官场经历和修道历程及相关人际网络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郑观应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郑观应 社会关系 网络

ABSTRACT

Recently, historical figur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gradually become history schola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and the previous focus mainly on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life course, political experience, thought construction have great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research pay more attention from a social person perspective to restore the real,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Based on the Zheng Guanying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a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it is based on such considerations. The paper introduced in detail in his blood bou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work relationship, God relation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isting network of personal relations, Zheng Guanying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pproach and style, and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to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life 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In order to better the research of Zheng Guanying '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evoted to Zheng Guanying and Jing Yuan Shan, Sheng Xuanhuai et al.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data, according to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o reconstruct the he and these m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olution of the process, the understanding of Zheng Guanying's life and character is able to provide very good reference.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on Zheng Guanying's official history and religious history and related networks are studied, which will help to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ner world of Zheng Guanying.

KEY WORD: ZhengGuanying,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研究

前言	3
一. 选题意义	3
二. 研究综述	8
三. 资料来源	21
四. 论文框架	22
第一章 事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	24
1. 生平简介	24
2. 事业发展与成功因素	26
3.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特点	32
4. 郑观应的处世风格	39
第二章 亲缘网络	48
1. 郑观应弃学从商的缘由分析	48
2. 父母与兄弟	51
3. 妻妾与子女	59
第三章 地缘网络	68
1. 同乡与同乡会	68
2. 与江浙士绅	73
3. 郑观应与经元善关系研究	76
第四章 业缘网络	82
1. 买办岁月与洋商关系	82
2. 晚清商界的千手观音与洋务派官僚网络	92

3. 官场沉浮与政界关系网	110
4. 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128
第五章 神缘网络	134
1. 郑观应的道缘与修炼	134
2. 郑观应与万启型及其道界关系	144
第六章 结论	151
附录	156
一.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大事记	156
二. 郑观应主要人脉关系名录	168
三. 郑观应主要任职一览表	184
四. 《盛宣怀档案》中郑观应、盛宣怀往来函、电目录	186
五. 主要参考文献	241
后记	244

前言

一. 选题意义

一个人来到世间，无论富贵与贫贱，都生活在社会关系网当中。人是社会动物，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对他的成长与发展影响极大。关系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每个人既在以自己为圆心的关系网当中，也是他人关系网上的一个点，这是广义的概念。对于一个人来说，在较大的范围、较长的时间、保持比较多的有实质意义的联系网络，诸如亲缘（血缘）、业缘（同事、同业公会、公所）、学缘（同学、同年、师生、校友、校友会）、神缘（教会团体、宗教派别）、地缘（同乡、同乡会）等，这些又可以看做是狭义的关系网。对于关系网的具体名称，学术界目前有很多种，大致有社会关系网、人际关系网、人脉关系网、人脉圈、圈子这几种。叫法不同，内涵却基本一致，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他的事业发展，很难离开各种各样关系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关系网。

对于关系网的作用，很多学者有类似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圈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钱。既要跟对人，也要有人可跟，圈子要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能形成一个势力”¹、“圈子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永远不会报废的取款机”²之类的观点，这些观点归纳到一起，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能够左右他的前途与未来。从本文所要研究的人物——郑观应的身上，能够很清晰地看出社会关系网在他事业发展历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的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竭力构建自己的关系网，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或几个可靠的“圈子”——无论是在网之人或是结网之人。

人们常说，中国人办事讲关系，西方人做事重规则，但是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人也讲关系，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顿希拉里的“夫

¹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 页

² 徐宪江编著：《中国式人脉圈》，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 页。

妻二人档”，俄罗斯的“梅普二人转”，阿根廷的夫妻总统，都体现出西方式的亲缘政治关系，哪怕是此前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实际上在民主党高层也有大量的支持者。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关系网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客观的、普遍的现象。

关系网还有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的人物之间，关系会有不同的意义，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生产力低下、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时代，人的社会关系网范围比较小，也比较简单。到了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人类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交往范围和交往性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不同的地区，关系网也有显著的区别，一般来说，至少在表面上，北方人交往重义轻利，南方人交往重利轻义，北方人结拜兄弟两肋插刀，南方人兄弟归兄弟但是账目要清楚。不同环境中关系网也有所不同，上流社会的关系网与底层百姓之间的关系就大不相同，上流社会的关系网掌握了大量的资源，网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底层社会的关系网拥有的资源很少关系也相对简单。

关系网的形成，大多是主动构建的结果，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读书时代有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校友关系，工作时代有同事关系、客户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牢固，有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松散。一个人会拥有多个关系网，不同的关系网之间有的有交叉，有的也许完全不相关。不同的关系网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不同网络之间有一个合适的介质，就可以完成连接与嵌入，两个关系网之间的能量也许就能够被激发出来。从整个社会关系网来看，这个网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网络，并不是单一的平面网络。每个人在网中都有自己的位子，以这个点为中心，所能连接到的地方，都是这个人的关系网。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当中，又有内在的不同的圈子，有大圈子与小圈子，有外围与核心，有主导与随从，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关系网建立与维持有诸多的因素，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感情基础、身份地位都是关系网得以存续的原因和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双方关系，这种关系得以存续需要一些支撑，要看是否能够满足某些方面的需要，是否能够带来某些

方面的互惠，这些都是关系能够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所必须的。反之，如果这种关系只会为一个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或矛盾，那么这个关系就非常容易断裂或者成交恶的关系。关系的维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互惠的，不是私利的。两个原本并不相识的人只要彼此间有交往的意愿和适合的媒介就能够形成建立关系的最基本条件，也就是说结识并不困难，只要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间以及有某个关联的事件或中间人，那么二人就能够建立起人际关系。但是如果期待这种关系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则需要继续投入相应的成本。

每个人所拥有的关系千差万别，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拥有社会关系的多寡和质量。没有特别的出身背景的人，要想有所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莫过于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关系网。有关系就有资源，有关系就有发展，有关系更能增加事业成功的筹码，特别是在官场之中，一个人所处的圈子和所拥有的人脉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官场的升降起伏。一旦将关系网的作用具体到某种现象、某件事情、某个人身上，就能够牵扯出是非问题、道德问题，等等。在晚清时期，官场之中派系林立、卖官鬻爵、公器私用、官商勾结的现象司空见惯，背后很多都是不正当的“关系”在发生作用。关系在左右一个人事业发展和地位起伏升降的同时，也决定他的最终命运。好的健康的关系，能够促进这个人事业的良性发展，一些基于各种不良目的的互惠交易之上的关系，只会将他带入反向的深渊。

目前人们对于社会关系网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极为负面的意见，但是，社会关系网是客观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因子却不容置疑，这为研究社会关系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以往对于人物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他的人生历程、政治经历、事业发展、思想建树等方面，很少关注他在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很显然，一些学者正在尝试这种努力，试图从社会人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人物，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将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进行研究。现存的历史资料中，信札、函电、日记、诗词等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模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特定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合历史事实和时代背景，勾勒出某个人物所拥有的和所在的社会关系网，并以此为角度探究当时的

政治与社会。可以预见，社会关系网研究的前景将非常广阔。《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等研究成果，从社会人际关系这一全新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怎样构建和利用关系网以及关系网背后的深层政治。

本论文所关注的历史人物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洋务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商宝顺洋行买办和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之后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洋务派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个人参与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也担任过湘军营务处总办和广西左江道等官职，有过短暂的官场经历。其主要著作《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郑观应能够在晚清商界、洋务派企业和思想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与机遇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郑观应是一个善于交际的绅商，无论是在同乡圈子，还是在江浙士绅圈子，或是在晚清商界、政界、军界、学界，乃至道教界，他都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有广泛的朋友圈子，拥有产生巨大能量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然，郑观应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也有导致对他的事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此前经历了漫长的商业合作的知己之交，也许最终会关系疏离，甚至产生巨大的矛盾。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正常现象，但是发生在郑观应的身上，却是与当时整个晚清经济社会的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本文选取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研究对象，以郑观应与他人之间的交往作为切入点，研究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与影响，包括这些关系网络的不同侧面、不同部分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与此前学术界集中于郑观应的个人经历和思想体系研究有一定的区别，在某些方面能够起到补充和丰富学术界有关郑观应研究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进一步梳理郑观应事业发展的经历

郑观应的事业，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是指他在商务领域和仕途方面的事业发展，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则可以包括他在晚清思想领域方面的个人努力和成就。在这几个方面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的商业领域和仕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梳理郑观应事业发展的经历，比如他在洋务企业中的事业发展、他在仕途上的努力，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之外，到底他的社会关系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效果。

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郑观应与其他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

郑观应是一个忠厚诚信之人，对待朋友是一个厚道之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一些朋友，特别是与多年的老友之间的关系比较单一，相反有些还非常复杂与多变。比如他与盛宣怀的关系，他与经元善、徐润的关系，他与李鸿章的关系，他与王之春、彭玉麟、龚易图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有些尽管表面上还能够维系朋友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文以一定的篇幅，梳理郑观应与这些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关系的演进和变化，分析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郑观应的个性与情感世界

研究郑观应的社会人际交往，梳理他与一些主要亲友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郑观应的为人、性格和情感世界。郑观应是一个既传统又开明的文人士绅，在他身上既有对于儒家传统道德的坚持，也有对于西学的推崇；既有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认可与艳羡，也有对修道成仙一类活动的痴迷。郑观应爱好文字，喜欢著述立说，喜欢以诗言志，写旧体诗。郑观应的个性和情感世界比较复杂，甚至有很多自我矛盾之处。郑观应既是一个追求商业利润的商人，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改革思想家。郑观应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很多可以通过他的诗词得到一定的体会，他对人、对事的看法与态度也能通过他的一些文字得到一些启发。比如他与一些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道教及一些道友、道师的关系，可以通过解读他的书信和诗词得到一些深入的理解。

二. 研究综述¹

(一) 有鉴于郑观应在近代中国, 特别在晚清思想界、商界以及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影响, 郑观应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人物,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郑观应的人生经历、郑观应的著作及思想、郑观应与历史事件、郑观应与历史人物这四个主要方面。由于学术界已经有了多篇郑观应研究的综述论文, 如倪俊明的《郑观应研究概要(1949-2001)》²和《郑观应研究综述》³, 对学术界研究郑观应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梳理, 本文仅从关系网络出发, 对有关重要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概况

中国大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为数众多, 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和全面性而言, 首推夏东元先生及其弟子易惠莉。

在1949年以前, 一些学者对中国的买办展开了研究, 但是涉及到郑观应的并不多。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郑观应研究是在1949年以后, 王炳义于1957年发表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石峻于1957年发表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永康1958年发表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 邵循正1964年发表的《论郑观应》, 是中国大陆学者较早地关注郑观应研究的代表之作。

改革开放以后, 开始着力研究郑观应的是夏东元先生。夏东元在1979年至1984年期间, 连续发表了《郑观应思想发展论》、《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从〈南游日记〉说明两个问题》、《略论郑观应戊戌维新时期的矛盾表现》等论文, 出版专著《郑观应传》, 撰写《清代人物传稿·郑观应》, 对郑观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郑观应传》, 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

¹ 由于目前电子资源检索的便利且研究成果数量众多, 除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和学位论文之外, 一般的论文本文并不一一列明发表刊物和时间。

² 参阅倪俊明:《郑观应研究概述(1949-2001)》,《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出版,第364--379页。

³ 参阅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59-165页。

著，奠定了其在郑观应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此后，夏东元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论郑观应的军事思想》等论文，出版了《郑观应传》的补充修订本《郑观应》。

夏东元在郑观应资料整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为广大研究郑观应的学者提供了资料参考上的便利。他分别于1982年和198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观应集》（上）和《郑观应集》（下），还于2009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郑观应年谱长编》上下两卷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郑观应志》。

夏东元的弟子易惠莉，是其郑观应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易惠莉于1998年出版的专著《郑观应评传》，是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郑观应研究的最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此书对于郑观应的人生历程、实业经历和思想体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易惠莉在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郑观应和他的家族》以及《郑观应的人生历程》，同样体现了深厚的研究功底。夏东元、易惠莉的研究成果中，涉及郑观应社会交往、关系网的资料很多。

除了夏东元和易惠莉两位之外，学术界还有其他一些关注郑观应研究，并有着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熊月之的《一代通人郑观应》，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武曦的《〈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泛论商战》、《郑观应与道教的关系及其“道器”观》，朱光甫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郑观应人性论及其发展之圆圈》，张灏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探源》，齐国华的《教养有道勃然兴——论郑观应与“开民智”》，赵秀玲的《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讨》、《郑观应与汉阳铁厂》，汪菁华的《郑观应外交思想述论》，丁凤麟的《论郑观应与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董淮平的《“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李文初的《如何评价郑观应的诗歌》，陈鹏鸣的《试论郑观应的史学思想》、张秀莉的《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乔素玲的《郑观应与西方法律

观念的移植)、陈康衡的《郑观应与晚清社会的三个派别》、胡波的《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王杰的《郑观应与香港》、郭昉凌的《郑观应与香山》、王景岳的《郑观应与上海》等。这些研究成果,或从某一个角度入手研究郑观应在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和对中国近代化等方面的贡献,或是研究与郑观应相关的某一个具体问题,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了解郑观应的关系网也有一定的帮助。

有关郑观应的著作,夏东元、易惠莉之外并不多见,仅有200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作鑫的《郑观应法律思想初探》和刘圣宜于2009年为《岭南文化知识书系》撰写过一本名为《郑观应》的小册子。其中朱作鑫的《郑观应法律思想初探》一书主要论述了郑观应法律思想的产生背景及其法哲学思想、宪政法律思想和国际公法思想等内容,可以视为郑观应法律思想体系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著作。

此外,有关郑观应的史料考证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王学庄的《郑观应的年卒》、胡兴德的《郑观应卒年考证》、费城康的《〈盛世危言〉版本考》等。

对于郑观应研究学术动态的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涉及,除了前文提到的倪俊明的《郑观应研究概要(1949-2001)》和《郑观应研究综述》外,还要刘桂奇的《近年来郑观应思想研究新动向》、虞和平的《郑观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

2000年前后,国内高校涌现出一批以郑观应及其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主要有:北京大学孙伶俐1999年完成的《试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着重研究了郑观应对中国法律及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产生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和作用;暨南大学刘亮坚2002年完成的《论郑观应的笔记体小说——〈陶斋志果〉》,通过郑观应早期的笔记体小说《陶斋志果》,发掘其小说思想的传统文化根源,并对郑观应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河北大学冀海银2004年完成的《郑观应教育思想研究》,以其女子教育为研究角度,分析了影响郑观应教育思想的主客观因素,论述了郑观应在教育的作用、实业人才、女子教育和建立近代学制等几个方面的观点;湖南师范大学李锐2007年完成的《试析郑观应的海防思想》,通过对郑观应大量海防言论的分析、比较,总结了其海防思想的主要

内容及其特色，并作出了评价；辽宁师范大学王志凯于 2008 年完成的《郑观应思想研究》，较为系统研究了郑观应“商战为先”的经济思想，“君民共主”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以及反帝思想、教育思想和女权思想等；山东大学陈建文 2008 年完成的《郑观应思想研究》，以《盛世危言》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来重点探讨其对中西文化所作的评判及所持的具体看法；山东大学薛海峰 2008 年完成的《由封建买办到爱国企业家》，探讨了郑观应由洋行买办向爱国企业家转变的过程，也对促使郑观应社会角色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湖南师范大学李慧伟 2009 年完成的《郑观应慈善观及其实践》，从时代背景和郑氏的生活背景入手，分析了西方慈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家族以及朋友等对其慈善思想的影响，详细考察了郑氏防灾备荒思想及其慈善思想和实践，探讨了郑观应慈善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江西师范大学高寅城于 2009 年完成的《郑观应荒政思想研究》，着重于研究郑观应的防灾抗灾思想以及荒政主张；贵州师范大学徐开峦 2009 年完成的《郑观应商办企业思想研究》，从商办企业思想的角度研究郑观应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安徽财经大学卢伟 2011 年完成的《郑观应道教思想研究》，系统研究了郑观应对于道学的思想观点及其修道活动。如此众多的年轻学生关注郑观应研究，为该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暨南大学邵峰 2000 年完成的《论 1644—1875 年间广东绅士阶层的社会公益活动》、湖南师范大学曾桂林 2002 年完成的《清末民初的慈善事业与社会变迁（1895-1928）》、湖南师范大学王国庆 2002 年完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陈伟宁 2004 年完成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过程及其失败原因考察》、苏州大学刘昶 2009 年完成的《晚清江南慈善人物群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程杨 2010 年完成的《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研究》等一大批并未以郑观应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有一定的内容涉及到了该领域的研究。

此外，学术界有关与郑观应同一时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如李鸿章、盛宣怀、经元善、徐润、唐廷枢、张之洞、谢家福等；相关的企业研究，如太古洋行、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汉冶萍公司、

开平煤矿等；相关行业的研究如近代买办业、电报业、航运业、教育业、慈善业等，郑观应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上海师范大学于1997年1月成立了郑观应研究中心，《岭南文史》期刊在一段时间开办过《郑观应政治思想研究》专栏，郑观应的家乡广东中山市以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地组织与郑观应相关的学术活动，成为郑观应的研究和成果发布的平台，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港台地区及国外学术界的概况

除了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对于郑观应研究的持续关注之外，中国澳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术界也非常关注该领域的研究。

郑家大屋位于今天的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学术界对于郑观应的研究工作给予非常积极的关注。特别是以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和澳门历史学会为主的文化机构，多年来对于郑观应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注重联合其他中国大陆学术机构，连续组织了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一百五十五周年、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向会议提交了数量可观的论文，最终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丰富和促进了学术界对于郑观应的研究。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前不久主办了“盛世危言·莲城诗踪——郑观应诗歌艺术两岸四地学术研讨会”，使得对于郑观应诗词的研究受到重视。

澳门地区还进行了众多的与郑观应有关的活动。如，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和澳门历史学会于2002年联合出版的《郑观应文选》，举办的“郑观应周”；澳门博物馆于2005年组成的郑观应研究小组，对郑观应史料和郑家大屋文物进行征集和整理，对郑家在各地区的后人和曾在郑家大屋居住过的住客进行口述历史采访。澳门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签订了联合开发郑观应档案的长期合作意向；澳门地区于2007年成立了郑观应研究中心；澳门博物馆于2008年筹办“盛世危言——郑观应文物展”，推出有关郑观应的纪录片。澳门文化局历时8年于2010年在修复“郑家大屋”的基础上成立了“郑观应故居纪念馆”。

由于澳门研究郑观应的便利条件，澳门学者对于郑观应相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做了许多工作，比如，邓景滨的《郑观应道号及学道始年考》、《郑观应考证两

则》、《郑观应本名考》、《郑观应卒年考证确定》、《郑家大屋的对联》，陈树荣的《对郑观应结婚花瓶的考证》，陈丽莲的《郑观应本名“郑张应”——澳门博物馆馆藏郑观应家族文物初考》等，为进一步提高郑观应研究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台湾、香港学界和美籍华人学者对于郑观应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其中论文有：郝延平的《郑观应：买办改良家》、刘广京的《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孙会文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吴万颂的《郑观应的教育思想》、王尔敏的《郑观应之实业救国思想》、李国祁的《郑观应在〈易言〉一书中所呈现的思想理念》、张世贤的《郑观应的变革思想：设议会》、刘石吉的《试论整个在中国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地位》、陆炳文的《“郑”氏其诗其事在直“观”经营城市和谐上之“应”用》、杨俊峰的《改革者的内心世界——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济世志业》、赵善轩的《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黄坤尧的《澳门郑家大屋与郑观应诗评说》、谢锡金的《郑观应之改良主义思想》、萧敏仪的《郑观应的经济思想研究》、刘文杰的《郑观应重商思想研究》、冯耀成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议院改革思想》、夏志焜的《郑观应政治改革思想研究》、邝明威的《郑观应的道教倾向与济世思想研究》等。著作方面，有孙会文1979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收录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第45册的《郑观应》。其中杨俊峰2005年6月发表在《台大历史学报》的《改革者的内心世界——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济世志业》，是一篇长达42页的长篇小说，该文重点研究了郑观应长生与济世思想和仙学与西学足以救世的思想。

在博硕士学位论文方面，主要有台大政治研究所范振干1977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郑观应的改革理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谢敬慧200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及其实践》、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刘芳真2009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硕学买办——郑观应（1842-1921）的教育主张》等。

包括近代中国买办在内其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多少会涉及到郑观应。这类学术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郝延平的著作《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间的桥梁》、论文《买办商人——晚清通商口岸—新兴阶层》，全汉升的论文《从徐润

的房地产经营看光绪九年的经济恐慌》、刘广京的论文《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萧新煌的论文《近代中国买办的形成与演变》、蔡朋的论文《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崛起与殒落》、张维安的论文《买办商人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以轮船招商局为例》、陈慈玉的论文《买办——近代初期中国的新兴资本家》、杨俊峰的论文《改革者的内心世界：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济世志业》、郑润培的论文《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李达嘉的论文《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等。

国外学术界对于郑观应研究也有一定的关注。其中郭武（音）2010年于英国威尔士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晚清改良派商人及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¹，探讨了郑观应的著作及其思想对晚清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国外学术界难得的一本有关郑观应研究的专著。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金凤珍的专著《东亚开明知识人的思维空间：郑观应、福沢諭吉、俞吉浚的比较研究》²，将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福沢諭吉和朝鲜最早的美留学生、开化派代表人物俞吉浚的变革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著者将中日朝三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派思想家进行深入的横向比较研究，也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式。

总之，对于郑观应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同时，又因为郑观应是个多面手，在思想、诗歌、经济、教育、国际法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不但史学界非常重视对郑观应的研究，文学、经济学、法学等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学者撰写了高质量的郑观应研究论文或专著，这些都为丰富郑观应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二）有关社会关系网的研究和相关成果。社会网络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个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对于社会关系网理论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格兰诺维特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³的讨论，以及后来博特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提出

¹ Guo Wu: *Zheng Guanying :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Amherst, N.Y. : Cambria Press, 2010.

² 金凤珍：東アジア「開明」知識人の思惟空間：鄭観応・福沢諭吉・俞吉浚の比較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2004年。

³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6),1973,pp.1360-1380.

的“结构洞”¹概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提出的关系本位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伦理本位的观点。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比较倾向于用社会网络的功能去研究中国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认识到社会网络在人际交往、求职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认为社会网络越多，就会获得越多的机会，学者也把社会网络作为考量拥有社会资本多寡的指标，因此学者们在使用社会网络概念时，也主要强调其工具性意义和带来的各种后果。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差序格局的理论，指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里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²。他还指出，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圈子的大小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定。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每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体现了一切价值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林其铨的《五缘文化论》，提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五缘人际关系，指出五缘文化说被社会认同，是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实践中文化与经济互动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把所有的人际关系简化为“阶级关系”极左思潮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人性、人的社会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认识和肯定。以林其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近二十年来以“五缘文化”为研究重点，成立了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福建五缘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推动了与台湾学术界的互动，以此深化两岸之间的中华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高家龙的《大公司与关系网》，把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网因素引入到具体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中，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剖析了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

¹ Burt Ronald,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 134.

²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25 页。

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申新纱厂与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中外大型企业的市场活动和商业竞争，比较了西方管理模式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网”对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在开拓市场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李明伟的《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对清末民初城市各阶层状况进行了系统研究，介绍了官僚阶层、买办阶层、企业家阶层、城市知识阶层等主要社会分层的情况，分析了各阶层内部的互动关系。该文对社会关系与社会流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城市人群主要通过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实现社会流动。

陈红民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通过1931年至1936年间胡汉民往来各处的数量庞杂的信函与电报，深入解析胡汉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背后的政治动因，指出“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人际网络是重要的资源，将直接影响其在政坛的升降起伏”。作者通过对往来函电稿数量以及内容的排摸，归纳了胡汉民社会交往的特点是范围广泛和重点突出，指出其人际关系网络是一个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由核心而边缘层次极为分明的关系网，共分为核心部分、国民党元老派、海外华侨、广东实力派、可能争取的反蒋人物、社会各阶层、政敌等七个层次。

汪朝光主编的《蒋介石的人际网络》论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十数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关系，主要内容包括蒋介石的党政人际关系、军事人脉、亲缘、地缘关系。吕芳上在《蒋介石：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中指出，蒋介石的人际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他还指出，“圈子不是近代才有，传统中国就有圈子。圈子是看你个人地位的高低发展出不同的功能。”¹刘维开的论文《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探讨了蒋介石在军界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手段和做法，特别是对蒋介石通过结拜盟兄弟的手段拉拢军方实力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林桶法的论文《蒋介石的亲族关怀》，梳理了蒋介石的亲族网络，论述了

¹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第32页。

其地缘情怀和在同乡中构建的嫡系网络。杨维真的论文《蒋介石的地缘关系》，论证了蒋介石地缘关系的特点及其改善、扩大地缘关系的手段和做法。

任俊恒的专著《晚清官场规则研究》，透过晚清官场腐败现象和官场百态，向读者描述了官场之中的种种潜规则，其中作者特辟一节名为“‘官’系网”，着重描述了晚清官场中人脉关系网的重要性，指出“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该书举了重臣荣禄辛勤结网的例子，说他以显赫的出身与宗亲身份，在朝廷内外广泛结交，最终成为了官场大网上的网结。此外，作者还阐述了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对于官员的重要性。

徐宪江编著的《中国式人脉圈》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是却涉及到了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研究。该书将社会关系网络称为“圈子”，指出圈子就是人际关系网，它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永远不会报废的取款机，是互通有无的信息港口，是将你推向成功的助燃器；归纳了最为常见的九种圈子，分别是朋友圈、亲戚圈、师生圈、同学圈、老乡圈、职场圈、兴趣圈、会员圈、邻居圈。此外，该书还讲述了到哪里拓展和如何拓展圈子。

除了上述著作外，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关于关系网的研究，本文仅举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柏桦在《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明代知县关系网》，以明代知县的关系网的研究作为切入点，了解明代地方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政体下官僚们的内心世界，指出社会关系犹如一张网，把人连结在一起，这张网不但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人的心理因素，决定了人在网络内发挥的作用。

顾航宇 2003年3月发表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关于“关系网”的社会学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式“关系网”的内涵、运行原则、存在基础与社会危害，指出，利益交换是关系网运行规则的关键，只有遵循此规则，关系网才有意义，关系网也才能运行，人们才可能在关系网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私利和保护个人私利。

杨伯淑在“2004 第二届亚洲传媒论坛”上发表的论文《现实的虚拟和虚拟

的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网对电子媒介的扩散与应用的影响》，指出社会网络存在一个边界问题，具体到我国的社会，比较“铁”的关系无非是属于亲属、老乡、同学、同事、战友、朋友等方面的关系。除了亲属和老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的关系以外，其他关系是后天发展的关系。

周骏宇 2006 年 11 月发表在《特区经济》上的论文《关系网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关系网的社会资本特征、关系网的投入产出、关系网运作的声誉机制、回报机制、扩散机制、关系网存在盛行的经济史渊源及现实公共资源诱因、体制效率诱因等，并阐述了关系网的未来发展趋势及主要应对举措。

樊露露 2007 年 8 月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论文《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以该人物为中心，得到由之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从而探究《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陆春萍、童潇 2007 年 9 月发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论社会网络结构对个体行动者的限制——以中国社会关系网运作为例》，以中国社会关系网运作对个体行动产生的限制为例分析社会网络结构，指出社会网络的结构观是一种在动态中谋求个人的理性选择与集体网的制约间建立沟通桥梁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个人在社会网中游刃有余地发挥个体能动性，另一方面个体又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自由余地受到人际关系网的制约，呈现一种“结构化”的过程。个体可以利用社会网络的“桥”应对网络结构对个体的限制，在重多的网络关系中展现个体的能动性。

何宏光、李远行 2008 年 1 月发表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网的发生、运作和变迁》，从关系网发生学的意义上区分关系网具有原生性网络、交易性网络和创生性网络三种形式，与之相应的三种建构方式是文化建构、制度建构和技术建构。关系网的运作逻辑是一种交易关系，并追求成本收益比。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能够发生强大的效用，同关系网络所嵌置的社会制度环境有关，即国家威权主义和相对“分裂”的行政体系。

王晓玲发表于 2008 年第 1 期《当代亚太》的论文《中韩人际关系网结构比

较》，对中韩人际关系网的结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与韩国的人际关系网都是家人与亲属占比较高的封闭型关系网，但两种关系网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韩国人没有选择孤立自身的完全的个人主义，而是通过血缘和学缘等渠道选择了一种“小集团个人主义”，中国人则选择了个人主义。韩国人的关系网带有先赋性或者半先赋性的特征，中国人关系网中亲密朋友的比重及其重要性更高，可以说后致性的成分更多。文章指出，在中国，关系网是以家人和挚友为核心的“同心圆”，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关系网中朋友和同事的比例会上升，家人、亲戚的比例则下降，经济发展程度这一变量的影响力很大，越发达的城市里，人们的关系网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地依赖家庭成员。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曾靖婷 2010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论肃顺人际网络与辛酉政变》，以肃顺在咸丰朝的经历为主要范围，概括了他一生的施政作为与人际网络，力图还原其真实面貌，并从中厘清他在政变中的角色及影响。

吴静 2010 年 9 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新文化运动在江南的传承：〈学灯〉社会关系网分析》，从《学灯》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中心，分析该副刊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主要构成，探讨这份副刊如何通过形成和建立江南地区新文化人的社会网络从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关系网”的负面影响方面，涉及到一些由于滥用关系网而发生的权力腐败、内幕交易等社会现象，这也是社会关系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朱力 1993 年 2 月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亚文化》和袁辛奋发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98 年第 1 期的论文《略论社会关系网》。

朱力将关系网定义为存在于我国现实社会的一种亚文化，对其特征、生长条件、建立程序以及负面功能加以深入分析并提出抑制的对策，认为关系网是个人或团体为了谋取利益，违背社会规范建立的一种互惠的非正式组织关系的总和，也即是初级群体中正常的健康的人际关系因渗入利益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异化、扭曲现象。他总结我国现阶段的关系网主要有四种类型：(1)以亲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裙带关系网，(2)以同乡、同学、同事、战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故旧关系网，

(3)以“小兄弟”、“哥儿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江湖关系网，(4)以金钱与物质利益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交易关系网。在四种类型的关系网中，其核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裙带关系，以“我”为圆心，以裙带关系为核心，依次排列为故旧关系、江湖关系、交易关系，作波浪状辐射，形成庞大的关系网。在关系网中的人，都具有一种内群体意识，即称“圈内人”意识。进入关系网，有了“圈内人”意识，彼此才可以相互帮忙、交换。

朱力同时认为，关系网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下，由多种原因形成的畸形社会现象。从关系网发展轨迹可见，它是由特权者发端，在全社会引出的模仿、认同行为。关系网的泛化是对特权的一种反动，既然正式组织没有控制或无法控制少数特权者运用关系网谋私，那么，众多社会成员为了减轻相对剥夺感，争得公平，便自发地纷纷仿效。这是一种对社会公平的逆向自行调节机制，一种仿效不正之风的恶性循环。关系网编织的一般步骤，分为寻找关系、编织关系、巩固关系、发展关系四个步骤，社会资源通过关系网得以流动和重新分配，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受损失的一方是国家和集体。

袁辛奋则将社会关系网定义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凭借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编织起来的旨在互相利用、互相索取、互相提供服务与便利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小圈子。他甚至认为，盘根错节、纵横交叉的社会关系网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社会问题，办事必找关系、寻门道、托路子也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上学、参军、办户口、找工作、提职、升官凡事种种，要办事必须有关系靠关系。有关系则路路通畅、马到成功；无关系则处处碰壁，寸步难行。人们或身不由己，或积极主动，成为社会关系网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关系网严重毒化了健康的人际关系与正常的公共关系，败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统一的法纪和制度。

上述这些关于关系网的研究成果，拓宽、启发了笔者对关系网问题的思路，为分析郑观应关系网提供了借鉴。

三. 资料来源

郑观应的研究资料，可以分为档案资料、郑观应的著作、报刊资料、时人笔记与文集四种。

档案资料，以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简称《盛档》）与《郑观应专档》（简称《郑档》）为主。¹一些已经根据《盛档》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如《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实业函电稿》、《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等，为本文的资料收集提供了方便。此外，还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卷本等，也为本文的资料来源提供了很好的补充。

郑观应的著作种类与数量众多，版本也非常多，很多都在上海图书馆。夏东元先生编辑整理出版的《郑观应集》上下二册及其主编的《郑观应志》、编著的《郑观应年谱长编》、《盛宣怀年谱长编》，以及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和澳门历史学会联合出版的《郑观应文选》，几乎囊括了郑观应所有的重要著作、书信往来和诗词，是郑观应研究最为基本的资料。

报刊资料，以近代《申报》、《汇报》、《北华捷报》等报纸为主，特别是《申报》中刊载了一些郑观应早期撰写的重要文章，以及《申报》对于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戊戌变法等有关消息的报道中也有很多涉及到郑观应的内容，或者即使没有直接涉及但也可以为本论文提供很好的研究线索。

时人笔记与文集，同样是研究郑观应必不可少的研究材料。这方面材料，有《经元善文集》、《徐愚斋年谱》、《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王之春集》、《椒生随笔》、《乌石山房诗存》等。

¹ 《盛档》电子资源目前已为上海图书馆开放，查阅非常方便。《郑档》目前仍在整理编目之中而无法查阅，所以本文所引用的有关材料有些均系转引，并不一一注明。

四. 论文框架

本论文除了前言和附录，分为六章。

前言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资料来源和论文框架。

第一章事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介绍郑观应作为买办、洋务企业家、投资生意人以及官员的经历，及其在商业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成就，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在他走向事业成功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总结其社会关系网的特点及郑观应的处世风格。

第二章亲缘网络。介绍郑观应的父母、兄弟、妻妾和子女的情况，以及郑观应与他们的关系。文章认为，在整个家族内，郑观应发挥了核心与支柱的作用。郑观应对父母极其孝顺和尊重，能够认真听取父亲的教诲，并以恪守传统道德的父亲为榜样，他的事业成功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安慰。郑观应对妻妾也比较负责，对她们的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妥帖；对兄弟在事业上多有照顾和支持，起到了兄长的作用；对自己的子女，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工作上，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第三章地缘网络。主要关注郑观应与广东同乡、同乡会，以及郑观应与江浙士绅群体的关系，介绍了他与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郑观应如何在广东同乡群体和江浙士绅群体中建立个人关系网络，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和交往的深入，逐渐从一个不被人重视的普通买办，变为重要人物的过程。此章还将郑观应与经元善的关系作为个案进行专门的论述。

第四章业缘网络。以郑观应的事业为切入点，分析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第一节介绍郑观应在洋行作为买办的经历，以及他与洋人之间如何相处；第二节介绍郑观应进入洋务派企业的经过，以及他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关系，详细阐述了他与李鸿章之间关系转变的原因；第三节介绍郑观应两次为官的经历，以及他如何在晚清高层官员中建立和保持人脉关系的做法，特别是他与彭玉麟、王之春之间的关系；第四节梳理与分析郑观应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为重

要人物的盛宣怀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神缘网络。详细分析郑观应热衷道学、痴迷道教的原因，认为父亲的影响以及自幼身体羸弱是他走上道学之路的最主要因素。文章对郑观应与道师万启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试图以二人的关系作为典型反映他在道界的关系网。

第六章结论。综合论述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的特点。

附录部分，为《郑观应社会关系网大事记》、《郑观应主要亲友名录》、《郑观应主要任职一览表》、《〈盛档〉内藏盛宣怀、郑观应往来函、电目录》和《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事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

1. 生平简介

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前一个月，远在中国最南方的广州府香山县雍陌乡（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墟村的郑氏宗祠里，一名男婴顺利降生，他就是本书要研究的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名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侍鹤山人（有时也自称待鹤）等，祖籍广东香山县。郑氏家族，是香山县的书香世家及商绅之家，据郑氏祖谱载，郑氏祖上自观应曾祖父始，家族开始发达，前后连续六代在朝拥有官衔，家世显赫。其父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郑观应为其次子¹。

郑观应 17 岁时（足岁 16），即咸丰八年（1858 年），应香山童子试²未中后，奉父命远游上海，走上了从商之路。到上海后，先后进入上海新德洋行（亦译柯化威洋行）、英商宝顺洋行³工作，1860 年被宝顺洋行委托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得到买办头衔，从此开始了对其日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买办生涯。1866 年，担任宝顺轮船公司经理，1873 年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⁴创办前后的具体事

¹ 兄思齐早年出嗣伯父，观应在诸弟兄中实为长兄。文瑞头衔系封典，非实职。

² 清代科举考试制度多沿用明代，童子试又称县试多在每年 2 月（农历）举行，共考 5 场。郑观应并没有进入到下一个考试阶段，即 4 月份举行的府试阶段。

³ 又称颠地洋行，前身为大卫芬洋行(Davidson & Co.)，1824 年由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英国人托马斯·颠地接办后改名为颠地洋行(Dent & Co.)，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在上海获得了大发展，比尔(T. C. Beale) 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洋行曾改称为颠地比尔洋行 (Dent, Beale & Co.)，1857 年比尔过世后又恢复成为颠地洋行(Dent & Co.)。1867 年该行总行迁至上海，次年停业。

⁴ 太古洋行前身是英国约克郡人约翰·斯威尔(John Swire, 1793-1847) 1816 年在英国利物浦创立的一家小型贸易公司，19 世纪中期来华开展业务，起初以推销英国纺织品和采购中国茶、丝为主要业务，1872 年于伦敦注册设立了上海太古轮船公司（又称中国航业公司 The China Navigation Co. Ltd.）后，该行营业重心从进出口贸易转为航运，先后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中国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激烈竞争，并数次与中国轮船招商局、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订立垄断协议，瓜分中国航运业务，20 世纪初业务能力达到顶峰，实力常居首位。1954 年，该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结束。

务，次年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权力相当于总买办。1869年，郑观应在皖营报捐从五品员外郎，之后先后捐升正五品郎中、四品道员及二品顶戴。1878年以后参与创办洋务派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并兼任帮办、总办等职。1882年，应洋务派邀请，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事上海轮船招商局，历任帮办、总办。1884年初，受上海金融风潮影响，因上海机器织布局投资亏耗，并应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辞去各项洋务企业职务赴粤差委。次年，因身体及债务原因，退隐家乡澳门，撰写《盛世危言》。1891年初复出，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同年重返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1896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1897年兼任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1899年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1902年兼任上海官医局总董和吉林三姓矿务公司总董。次年，应王之春奏调力辞招商局，赴广西差委，署理左江道，仅月余去职。1904年以后相继出任粤汉铁路工程局、广东购地局、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1909年三度重返轮船招商局，先后任董事、营业科长、会办总稽查等职务，其间担任招商局公学董事。1921年6月14日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居处病逝。

2. 事业发展与成功因素

郑观应在洋行、洋务企业，在投资领域、著书立说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事业成功。从他独自闯荡开始，郑观应在并不长的岁月中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身份转换，逐步达到一生事业的顶峰。

一、从学徒到买办

1858年，郑观应到上海以后，进入上海新德洋行工作，跟随任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供走奔之劳”。次年，通过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亨的关系，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同年冬赴天津考察商务。1860年春返回上海后，被宝顺洋行委托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得到买办头衔。1866年，担任宝顺轮船公司经理，直到1868年该洋行停业。1873年，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创办事务，次年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3年雇佣合同，权力相当于总买办。1877年，合同到期续签5年合同。1882年2月，合同期满不再续约。

郑观应来到上海之初，仅是一名洋行的普通工役人员，由于天赋聪明，勤奋好学，在20年不到的时间，完成升任买办、总买办的职业历程，为他今后成就更大的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由买办而洋务企业家

成为上海滩上卓有业绩的买办的同时，郑观应还主动投身赈灾工作，其商业才能和筹款能力得到了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的欣赏。1878年，李鸿章先后请郑观应赴天津襄办堤工赈务及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前者推辞未就，后者最终为郑接受。¹1880年11月，李鸿章任命郑观应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次年春委托郑观应办理上海电报局局务，之后又札委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些郑观应都以积极的姿态接受了。²此外，郑观应受盛宣怀之邀，积极参与洋务活动。1880年，郑观应协助盛宣怀拟定《电报局招商章程》和《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开展津沪电线架设工作，直接负责南端工程。1881年，李鸿章、唐廷枢等人有

¹ 参阅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89页。

²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109页。

意让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任招商局，次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雇佣合同期满不再续约，3月，正式接受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帮办的委任，兼任上海织布局，辞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就职不久，郑观应上书李鸿章“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就轮船揽载事宜总结了十六条意见，涉及到企业用人、职责、赏罚、盈利、节约成本等方面。郑观应还所任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有关工作，有相当认真且颇有见地的思考，拟定了相关章程。郑观应的出色经营与管理，为此前陷入困局的轮船招商局逐渐得以恢复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李鸿章的高度认可。1883年10月郑观应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这个位置成为郑观应一生洋务事业的最高职位。至此，郑观应完成了从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的身份转变。此后，在经历了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之后，郑观应复出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上海官医局总董等诸多洋务企业要职，成为了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洋务企业家。

三、成为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在成为买办的同时，不断积累资本和进行投资，成为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资本家。早在宝顺洋行担任买办期间，郑观应便通过开设揽载行谋利。1867年，与唐廷枢一起投资华洋合营的公正轮船公司，被推为公司董事，此后又担任和生祥茶栈通事（后承办），兼任荣泰驳船公司。1870年和生祥茶栈停业之际，赴扬州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盐务总理，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1873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郑观应也加入了股份。自1858年开始，郑观应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此后他又在诸多领域进行广泛投资，成为了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不过，郑观应并没有独立创办企业，主要是采取参股的形式进行投资。

四、成为洋务思想家、政论家

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繁忙的商务工作之余，投入相当多的精力系统学习西学，并结合自己在洋行以及洋务企业工作的经验建言献策、著书立说，成为晚清极富盛名的思想家、政论家。

郑观应很早就开始探索政治与实业救国之道。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同治

元年就已经开始“究心政治、实业之学”。¹郑观应十分重视外语学习，起初跟随叔父学习英语²，之后进入英国人傅兰雅主持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酝酿写作《救时揭要》的某些篇章。³ 1870年起，开始写作《易言》，1880年编定刊行。该书中心思想是“自强”，也是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观点的具体论述，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他主张翻译西书向西方学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等。郑观应的这些维新自强思想，在当时知识界振聋发聩。王韬在为《易言》初稿所写的序中这样的评价：“是书所言，类皆可措诸施行，而收其效。吾将拭目而观其后，将见皇猷克赞，骏烈获成，喁喁然熙熙然，国家义安，中外提福”⁴。《易言》36篇本刊行时，王韬又为之题跋，盛赞“杞忧生参内外之消息，了中西之情形，深悉天时人事……此书盖救时之药石”，“功不在孟子、昌黎下”⁵。孟子、韩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超级巨星，王韬以郑观应与他们相提并论，足见郑观应的见解在当时的影响。

1884年以后，郑观应退隐澳门，在隐居后期将主要精力投入修订重写《易言》，以及撰写《盛世危言》。《盛世危言》5卷本于1893年底定稿，次年春付印出版。《盛世危言》是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代表作，贯穿着“富强救国”的理念，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良药。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一印再印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孙家鼐、邓华熙等将该书数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深得光绪赞赏，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不仅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泽被后世，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曾受此书影响。张之洞曾评价，“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

¹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21页。

²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9、1483页。

³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22-25页。

⁴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⁵ 《郑观应集》（上），第165-168页。

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¹

郑观应能够在商业和思想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他本身具有的天赋和后天勤奋分不开。从此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极具天赋又后天勤奋的商业知识分子精英，按照夏东元先生的观点，郑观应是属于拥有“禀赋、勤奋和机遇”的人。郑观应人生事业走向成功的因素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具有很好的谋生的基本素质

郑家世居的香山有“买办故乡”之称。在郑观应成为买办以前，郑家及亲朋中早已有人在洋行工作，叔父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郑家姻亲唐廷枢以及世交徐钰亭、徐润均是颇有名望的洋行买办。郑观应自小就浸润在与洋行具有特殊关系的氛围之中。少年时代的郑观应有过游历南洋的经历，所谓“自幼从海泊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²少年时期的郑观应有相对于一般人而言比较丰富的阅历，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在洋行生意方面有了一种类似于启蒙的经历。在秀才不中奉父命远赴上海“弃学从商”后，郑观应先前就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在年轻人当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也为他日后在上海立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先天聪明，后天勤奋

郑观应幼年在私塾读书之时便显示出“颖悟过人”³，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他“幼读书，有大志”⁴。颖悟过人和有大志，是以后有人对他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建立在他功成名就的基础之上的。从郑观应日后的事业发展及思辨深度来看，他确是天赋极高之人。少年时期遍游南洋等地，也对他日后的思想开放、视野开拓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郑观应秀才未中，实际上和他早年学习生涯中的兴趣所在有很大关系。郑观应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笔者认为至少是并没有全力投入，相反对于家族环境中习以为然的经商之道颇有兴趣，却在情理之中。初试未中以后，他并没有和多数人一样继续苦读等待下一次考试，而是立即前往上海洋行工作，这一方面反应了

¹ 《盛世危言增补统编·序》，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20页。

² 参见吴尹全《待鹤山人人事略》，第27页。转引自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³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8页。

⁴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11页。

他及其家族对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留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庭环境和他本人对于从事洋行工作这一谋生出路的高度认可。来到上海之后，如果只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而缺乏勤奋的话，也不能够让一个人有所成就。从郑观应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十分勤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学习西学方面，他到新德洋行工作之初，便跟随叔父学习英文；到了宝顺洋行，又到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候，洋行里的人多重视学习外文，但是，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却很少人有人重视学习外文。郑观应进的是夜校，是挤出休息时间学习外语，足见他识见之远与用功之勤。日后他的英文达到了可以自如利用的程度。其次，在工作方面，无论是在洋行，还是在洋务派企业，他都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并努力将工作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他到上海轮船招商局就职不久，即上书李鸿章“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就轮船揽载事宜总结了十六条意见，可以说每条建议在当时来说都是相当切合实际的真知灼见。再次，在思想理论方面，他注重于将所学与实践结合进行相应的思辨，他提出的“商战”思想，简洁、生动、深刻，对晚清改良思潮有着重要的影响。郑观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年仅 24 岁的郑观应就开始酝酿写作《救时揭要》，28 岁时开始转入《易言》写作，之后又在此前基础上撰写《盛世危言》。据不完全统计，仅其代表作《盛世危言》前后修订、补编出版就达 24 次。郑观应还是一个有心人，善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以备后查，他无论到何地访查都会做详细的考察报告，《长江日记》、《西行日记》、《赴梧日记》等都是他善于观察、勤于笔记的成果。中法战争爆发不久，他受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派，到越南、泰国等地深入了解南洋各地的情况，将所见写成《南游日记》，并在新加坡时拟务陈时事五策上书张之洞，良苦用心及勤奋努力显而易见。

其三，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

郑观应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与他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有重要关系。就先天具有的亲缘网络而言，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中就有如郑廷江、曾寄圃、唐廷枢、徐钰亭、徐润等颇有成就的洋行买办。到上海谋生，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出了力。

郑观应来上海之初，跟随叔父在新德洋行供职；之后由曾寄圃、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关系被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进入之初就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还有他后来与唐廷枢等人出资与外商一起经办公正轮船公司等，这些都是他先天具备的社会关系发生的效用。

郑观应来到上海以后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网，比此前拥有的网络更为广阔，无论层次还是拥有的资源也更为优质。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麦奎因、卓子和、郭甘章、经元善、盛康、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特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对于郑观应在洋务派企业中发挥作用给予了最重要的支持。除此之外，郑观应还与左宗棠、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张之洞等官场大员建立了联系，获得他们的欣赏与信任。正是有了这些可以发挥巨大能力的人脉，郑观应才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就。1885年年初，为摆脱被拘在港以及织布局、泰吉钱庄债务的困境，郑观应无奈通过谢家福“议请会五十分，每分银二百两，拟请沪友助三十分，粤友助二十分”，拟请资助的有在沪和在粤亲友 50 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一宗阔佬”¹。通过这份好友名单，就不难看出当时郑观应的人际网络有多么广泛。

¹ 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谢家福至李秋亭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194 页。

3.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特点

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命运的眷顾，天赋和勤奋，对于很多人而言，仅仅是取得了通向事业成功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机遇能够出现，往往得益于是否拥有提供有效资源的社会关系网。无论是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还是商务人士，社会关系网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资本，将直接影响其事业发展。

历数郑观应几次重要的机遇，毫无例外都与其社会关系网有着直接关系。第一次机遇，是他到上海之初，通过叔父廷江以及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的关系，先后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工作，20岁不到成为买办。这是他的家族关系给他带来的机遇。那时，员工进入洋行工作，都需要有人提供担保，如果没有亲友的担保，郑观应很难有机缘进入洋行。第二次机遇，是1873年，他此前在宝顺洋行的朋友麦奎因（MacQueen）邀请他加入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的创办以及总理一切，次年被聘为总买办。这是他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与麦奎因建立的良好私交为他带来的机遇。第三次机遇，是得到洋务派官僚的赏识，1878年以后李鸿章先后邀请他赴津襄办堤工赈务、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等要职，1883年底被升为轮船招商局总办。这是郑观应与洋务派建立的关系带来的新的机遇。第四次机遇，是《盛世危言》由孙家鼐、邓华熙推荐给光绪，并得到高度认可，郑观应卓越思想家的地位由此确立。《盛世危言》能够几次三番送到光绪手中，他与邓华熙、孙家鼐的私人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

可见，在郑观应事业发展和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社会关系网，拥有巨大的活动能量，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体现出它的价值。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郑观应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与此前传统的“同心圆”结构的关系网络有很大的不同。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形

容人的关系网“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里的中心。”¹实际上勾画出的就是这种类似“同心圆”结构式的网络。但是，郑观应所处时代，正值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之中，由于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社会交往也随之而来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血缘、亲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发展。随着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大发展，血缘与亲缘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业缘（同事、合作伙伴）、学缘（同学、校友）的重要性上升。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日益多元、资源日益分散、个人活动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血缘与亲缘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减少，相应的，业缘、学缘等社会关系发挥的影响在逐步增强。这种社会关系网的变化与发展，完整地体现在了郑观应的身上。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有四个特点。一是，范围广。郑观应的社会交往复杂，人员接触非常宽泛。郑观应身份多变，既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长期在洋行、洋务派企业担任重要职务，决定了他社会交往的广泛性。在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中，就人员身份而言，有官员、商人、知识分子、道学人士、江湖术士；就人员政治界别来说，有满族贵族、军方势力派、地方大员、洋务派官僚、驻外使节、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外国政要；就地域而言，有广东同乡、江浙士绅、外国人、各地道友。

二是重点突出。郑观应的社会关系尽管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社会交往没有主线，恰恰相反，他与重点人物进行重点交往的特征非常明显。在洋务派方面，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人物是盛宣怀，与盛宣怀的关系是郑观应构建的与洋务派官僚社会关系网中的“圆心”；在官场方面，核心人物是王之春、邓华熙；在他痴迷的道学方面，郑观应尊为“圣师”的万启型占据了核心地位。

三是可用性强。郑观应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他关系网中的核心人物，能够为他所用的特征非常明显，也是促成他事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对郑观应提供了最多帮助的人即是某一类型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盛宣怀主导了

¹ 《乡土中国》，第25页。

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派企业要职，王之春促成了郑观应两次为官经历，邓华熙数次向光绪举荐人才，万启型是郑观应晚年修道的精神支柱。

四是相互交叉嵌入与关联。郑观应与盛宣怀交好，结识和发展了与盛宣怀父亲盛康、弟弟宙怀（荔荪）的关系，盛宣怀的其他同僚与友人很多也与郑观应私交甚好。郑观应与王之春的关系也是如此，他通过王之春，得到左宗棠和彭玉麟的赏识，得到两位重臣差委，具体工作过程中又结识了一大批广东、福建等地官员。邓华熙与盛宣怀并不熟稔，郑观应也曾去信盛宣怀为其世兄邓善麟请求粤汉铁路的差事¹，盛宣怀帮忙安排了邓善麟担任电报局粤局帮办的职务²。当郑观应对出任汉阳铁厂总办非常犹豫之时，盛宣怀写信给王之春，请他代为说服。郑观应与龚易图私交甚好，却与易图之弟寿图关系不好。这些都说明了，郑观应社会关系网中的人，特别是官员之间，相互之间的交叉与关联度非常高，体现出一个有点及面的形态。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个四元结构，即先后有四个核心，分别以郑廷江、盛宣怀、王之春和邓华熙、万启型为圆心，每一个子网络都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核心到边缘的层次分明的同心圆，这四个同心圆互相有所交叉，共同构成大网络，即郑观应社会关系网。

第一个同心圆是以郑廷江为核心的亲缘网络。郑观应离开香山到上海谋差，出力最多，关系最可靠的就是他的叔父郑廷江。当时郑廷江作为新德洋行的买办，在事业发展上已经颇为成功，对于新来的年轻侄子有能力给予非常的关照，在工作安排以及英文学习方面，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这对于事业刚刚起步的郑观应来说尤为可贵，作为郑观应今后事业发展的领路人，郑廷江在郑观应最初的亲缘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郑观应日后事业的发展，声望与实力如日中天，郑廷江及其亲缘网络所能提供的帮助和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反过来郑观应自身逐步承担起了家族发展的重担。作为郑家的一员，郑观应无论是对兄弟、妻妾、子侄的照顾与安排，对父亲修造郑家大屋的大力支持，还是数度

¹ “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邓筱帅之世兄候选同知名善麟，随宦多年，人极谨慎，精明浑厚，乡里共称。亦请附赐记名，同深感激”。【光绪二十三年】年？月三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35516。

² 参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787；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778。

归隐家乡，都反映出郑观应内心世界对于亲情维系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同心圆，是以与盛宣怀的关系为中心的洋务派官僚网络。起先该网络的核心人物是李鸿章。郑观应通过赈灾为李鸿章等官员熟知，得到李鸿章的信任、赏识与提拔。在织布局亏耗案发生以前，郑观应所有的洋务派企业任职都与李鸿章有直接关系，职务的任命也出自李鸿章之手。那时，李鸿章实际是中国洋务企业的最高领袖，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就能在洋务企业中如鱼得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对另一方失去信任之后，二人关系的密切程度自然要大打折扣，织布局亏耗案发以后郑、李二人的关系从此不再。此后，盛宣怀逐步成为该网络的灵魂人物。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在本文第四章第四节有专门的论述，二人的关系是郑观应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从郑观应开始接触洋务派官僚开始，盛宣怀就成为他积极谋求私人关系发展的对象，特别是自澳门隐居复出以后，郑观应几乎所有的在洋务企业中的重要任职都是盛宣怀一手促成的。盛宣怀对各大洋务企业的运作，无论是轮船、电报，还是铁路、矿厂，郑观应都参与其中，或任职、或考察、或参考，发挥了一个离不开、靠得住的助手作用。没有盛宣怀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的位子。很多时候，郑观应实际是盛宣怀意图的实际贯彻人和具体操盘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人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紧密的合作者，二人的利益也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二人作为亲密的伙伴，仅从存世的数量巨大的频繁通信记录就可以反映，尽管无法统计二人到底有多少书信往来，但仅《盛宣怀档案》中二人之间所发之（公）函、电、文就有大约 1700 余件。这个洋务派官僚网络，在占据核心地位的盛宣怀之外，还有很多人与郑观应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有唐廷枢、谢家福、张振勋、徐润、经元善、李金镛、黎召民¹、卓培芳、叶廷眷²、郑孝胥、张謇、唐翘卿³、谭幹臣⁴、詹天佑、叶侣珊⁵、温灏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系并不密切，甚至还有矛盾的人物，如龚寿图⁷、沈能虎¹等。

¹ 即黎兆棠，曾任船政大臣。

² 字顾之，曾任上海县、督办轮船招商局。

³ 曾任轮船招商局董事。

⁴ 曾任轮船招商局董事。

⁵ 曾任招商局澳门分局总办，郑观应姻亲。

⁶ 曾任招商局香港分局总办。

⁷ 曾任轮船招商局会办。

第三个同心圆，是以王之春、邓华熙为中心的政界关系网。郑观应出身并不显赫，离开洋行以后，长期在洋务派企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求人之处颇多。在官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无论做什么事，没有官场中人的支持都举步维艰。郑观应深知其重要性，因此精心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政界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中，既有宗亲贵族、封疆大吏，也有军权人物、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郑观应的政界关系网是逐渐形成的，随着郑观应与王之春、邓华熙之间关系的加深，此二人逐渐成为郑氏政界关系网中的核心，并对郑观应内心期待的仕途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王之春、邓华熙之外，这个政界关系网还有诸多官员，包括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张树声、胡聘之²、唐景崧³、孙家鼐、翁同龢、奕譞、端方、龚易图、邓藻如、盛康、郭嵩焘、容闳、陈兰彬、冯焌光、许应鑾、伍廷芳、刘麟祥⁴、刚毅、蔡锡勇⁵、黄幼农⁶、黄花农⁷、岑馥庄⁸、沈葆楨⁹、薛福成、邵友濂¹⁰等。

第四个同心圆，是以万启型为中心的道界关系网。本文将道界关系网作为郑观应经营的核心网络之一，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郑观应对道教长期的痴迷，二是修道活动成为其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三是道教对于郑观应的心理慰藉作用。郑观应自幼身体羸弱，求医无效，逐渐树立了修道成仙的空想，并执着于此一生。四处问道访仙成为了郑观应数十年来从未中断的重要活动，寻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传授“真经”的道师是重中之重。号称得到陈致虚上阳真人真传的江湖术士万启型的出现，使郑观应完全为其所惑，并真心尊为“圣师”，全心全意追随他修炼。在郑观应晚年，几乎所有的修道活动，如修造扬州修真院、筹建炼丹房、整理出版大量道学书籍、几次三番的入室修炼，都是万启型在策划组织。除了万启型之外，郑观应还结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道友，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道界

¹ 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² 曾任山西巡抚。

³ 曾任台湾巡抚。

⁴ 曾参使英法，后任上海道。

⁵ 曾任湖北黄德道。

⁶ 曾任江苏、浙江巡抚。

⁷ 曾任津海关道。

⁸ 曾任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

⁹ 字幼丹，曾任福建船政大臣、江西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

¹⁰ 曾任上海道。

关系网。不过，这个网络人的真实身份千差万别，有以万启型、彭凌虚、杨了尘为代表的江湖术士，有与他自己有着同样修道成仙愿望的修真院诸同学和各地道友，甚至他的好朋友龚易图、梁伦卿等也受他的影响加入到修道活动中，成为了这个网络中的一份子。

在上述四个同心圆外，郑观应还有同乡关系网、学缘关系网¹（知识分子、传教士）等。这些网络的界限比较明确，但是相互有所交叉与重叠。比如，龚易图、张振勋分别是郑观应政界关系网和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郑观应志同道合的道友。唐廷枢、徐润是其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人物，也存在于他的同乡网络中。尽管这些人物所在的网络有时有所交叉，但是如果以这些人物发挥的作用来区分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郑观应的关系人物处于哪个网络。例如，盛宣怀主要是对郑观应在洋务派企业中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其仕途发展方面却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唐廷枢是郑观应的同乡，但是唐的身份更多的是郑观应洋务事业中的同僚。

总的来说，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个四核心的、涵盖领域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其社会关系网能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与郑观应的社会地位有莫大的关系。郑观应在当时尽管已经是非常成功的洋务企业家和思想家，但是就社会地位而言也并非处于晚清的上流阶层，而是处于中间靠上这样一个层次。这种身份决定了郑观应在构建社会关系网的时候，比较注重向上争取资源，因为求人办事相对比较多，这就与李鸿章、蒋介石、胡汉民这样的高层人物的关系网是向下发展有很大的区别。除了向上争取资源之外，郑观应也比较重视向同一层次和向下维护关系网络，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求他办事，比如友人（姻亲）曾福谦曾经写信请郑观应为儿子找工作，信中云：

兹有愚者二小儿尔瀚，废学多年，只足供钞胥之役，在此无所事事，不得不觅枝栖，因思目下正值盛观察整顿各局之时，内间必多调动，执事与观察有旧，敬求鼎言嘘拂，籍润砚田渠、鼯鼠饮河更易为力。望阁下视同子侄，勿以不屑教诲弃之则幸甚矣。²

¹ 此类代表人物有王韬、文廷式、陈炽、李提摩太等。

² 【光绪十九年】《曾福谦致郑观应函》，《盛档》，索取号 031893。

再如，郑观应对招商局的同事、后辈吴广霁非常关心，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忘年交，郑观应不但与他同行巡视招商局长江各分局，还请他为《盛世危言》、《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作跋与序。郑观应复职轮船招商局后，一时间求他安排工作的人非常多，据称“自到局以来，求差者不下百余人”。¹足见郑观应社会交往之广泛。

当时只是一介草民的孙中山，想结识李鸿章，向其进呈《上李傅相书》，郑观应作为中介人，将孙引荐给盛宣怀、盛宙怀，再请二盛转为推荐给李鸿章。²此次引荐没有起到效果，孙中山在没能够见到李鸿章的情况下，破灭了对清朝变革的幻想，转而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却是郑观应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他带来了诸多便利和一些事业上的帮助的同时，也蕴含和夹杂着一些可能会为他带来麻烦的因素。换句话说，并不是所交往的每个人都能与之发展为良好的私人关系，更不是每个人都能为他带来帮助和实惠。身处各种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的人，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与同处于某个网络的某些人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不快，甚至会为自己或为他人带来巨大的损失。郑观应社会关系网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他所结交的友朋与同僚相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多为当时国家与社会的精英分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变化，友朋与同僚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此前的莫逆之交也许会变得关系疏远，多年的同僚和生意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最后也可能会因为利益的问题变得矛盾丛生。比如，卓培芳这位郑观应最早的生意伙伴，在好几桩事情上都有愧于郑观应。经元善作为郑观应的金兰之交，早年两个人心灵相通、私交甚好，但后来二人之间的关系矛盾重重。

¹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31894。

² 见未知日期《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104。

4. 郑观应的处世风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一个人在社会中、在家庭中是否有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平时的为人，也就是处世风格。某种意义上来说，处世风格能够决定一个人在周围人中的地位以及他在事业上的发展。如果一个人对内，能够孝敬父母，善待兄弟、妻、子，那么他就是负担起了应有的家庭责任，会受到家人的尊敬与爱护；对外，能够不事张扬、与人为善、恪守诚信，那么至少他能够成为一个让人尊重的人。如果这个人能够懂得如何更好地与朋友相处，那么他的身边就能够维护一帮朋友，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

总体上说，郑观应对整个家族亦如前辈那样承担了重任，对兄弟、子侄多有提携和照顾。他为整个家庭承担了最大的责任，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郑家的核心与支柱。对朋友，郑观应也是非常真诚，无论是出钱、出力还是出思想，他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积累了广泛的人脉。郑观应在经营关系网方面，也有独到的一面，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用以维护和拓展其社会关系网。

首先，郑观应特别注重发展和维护与官场的关系。郑观应本人并不适应在官场上发展，但是他非常善于与官场中人，特别是洋务派或者倾向洋务的官员打交道。与郑观应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的官员有很多，盛宣怀、张之洞、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孙家鼐、郭嵩焘、郑藻如、龚易图、左宗棠、端方等朝廷大员中，很多人都为郑观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其中一些对于郑观应的事业发展还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关系网的有关理论中，关系网上的人，有的地位相对平等，更多的是地位不平等。用社会学的嵌入理论来解释，拥有较高权力、地位、声望的人，利用这些权力、地位、声望寻租的几率越高，获利机会越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与官员们编织的这张关系网中，郑观应是地位相对低的，王之春等官员的地位则明显高。这样的情况下，在这种关系网中，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不会主动与地位低的人拉关系，地位低的人会想办法与地位高的人处好关系。郑观应

深谙此道。结识和维持与上层官员的关系，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或者有某些能力为上层官员看重。就郑观应而言，除了自身的商务才能和与洋人打交道的优势外，他还有著书立说方面的建树，这在晚清开明士绅群体思考国家富强的氛围下，有很大的需求。换言之，这些人在高位的官员非常需要西学、洋务方面的智力支持。现存的资料中，有大量的郑观应写给各级官员的政策建议，比如上书左宗棠推动电报事业。一些地方官员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碰到了困惑和难题，郑观应总是详细耐心地予以解答，提出自己的观点。《盛世危言》的出版，特别是光绪皇帝对此书的高度认可，使郑观应在整个晚清官场的名气如日中天，这为他和官员打交道，提供了很多便利。郑观应通过赠书、请人写序、请人指正等方式，较为容易地结识他所想要认识的官员和维护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少却了攀附嫌疑。郑观应对于一些官员提出来的要求，也总是想尽办法满足。醇亲王奕譞委托郑观应购买军火，他尽力与洋商联系，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盛宣怀争夺轮船招商局，屡次请郑观应出力帮助，他也是鼎力支持，达到了盛想要的结果。

对于官场之中的迎来送往、饭局小酌之类的聚会活动，郑观应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以增加沟通与联络。每有官员到沪、离沪总能够发现郑观应的身影，郭嵩焘使英归国，抵达上海后，郑观应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中：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郑观应前往公馆迎接¹；三月初十日，郭嵩焘回拜郑观应²；三月十一日，郑观应前往拜会郭嵩焘³；三月二十一日晚，郭嵩焘邀请徐润、郑观应等人小酌⁴；三月二十五日，彭汝琮⁵、郑观应等人邀郭嵩焘赴新泰洋行小酌⁶；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回拜郑观应兼示辞行之意⁷。

除此之外，郑观应还非常注重礼尚往来，逢年过节，遇事求人，总免不了赠送一些礼品或金钱给官员与同僚，一来足以表示敬意，二来可以增加感情。例如他在去信有求于盛宣怀幕僚吴景瑞⁸的时候，送了“三蛇胆陈皮一匣”⁹，礼虽

¹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68页。

²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74页。

³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74页。

⁴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82页。

⁵ 字器之，四川候补道衔。

⁶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84页。

⁷ 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86页。

⁸ 江苏常州人，字幼舛，号蛰龠，光绪八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后入盛宣怀幕。

⁹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郑观应致吴景瑞函》，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

不重情义已到。盛宣怀写给郑观应的信函中，很多都有收到某某礼物的致谢语句。左宗棠夫人做寿，郑观应与盛宣怀等人也专门定做礼品送上。¹郑观应与李鸿章结识之初也数次送去包括兰亭石、镜砚在内的礼品。²

其次，对于商业领域的合作伙伴，郑观应大体上采取了平等相处、以诚待人、积极合作的交往原则。这类朋友有唐廷枢、徐润、经元善、谢家福、张弼士、李金镛、张弼士、吴广霈、麦奎因、卓子和等人。

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商业界的精英人士，与郑观应有过共事的经历，其中很多人还与郑有过合伙投资生意。例如，郑观应曾与唐廷枢共同投资过公正轮船公司、沽塘种植公司、广州城南基地公司，早年在轮船招商局二人也曾经是同事。唐廷枢长郑观应 10 岁，二人有亲戚关系，唐给予了郑足够的关心和支持。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任职，唐廷枢是最早提议和极力促成此事的人，在郑观应退居澳门后复出到开平粤局任职总办一事中，唐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唐廷枢的关心与帮助，郑观应铭刻在心。唐廷枢病故，郑观应极为悲痛，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可以看出此中情感，“弟与之谊属至亲，诸多叨爱，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见其身前一切多为亲友所累，外强中干，有名无实，其身后谅可想见。”³

坦诚相待，诚实守信，在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是真正的朋友之间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但是，商场如战场，商人谋利天经地义，在某些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朋友的利益，甚至出卖朋友，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之下，老实忠厚又恪守朋友之道的郑观应，难免要吃上不少暗亏。例如，在郑观应为太古洋行保荐杨桂轩负担巨额保费的债务一筹莫展时，他所创设的揽载行终于为乘人之危的生意合作伙伴以极低的价钱侵占，后来郑观应在《致广肇公所董事书》中曾将此事和盘托出：

官应创设之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总理黄常舒去后，交副理卓国卿入股总理……

当日创设之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竟为卓国卿交太古洋行银四百元，将官应股分攫为己有，并不函告官应知之，迨官应返沪面询国卿太古昌生意如何，始知变象，并说

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¹ 参阅光绪九年七夕《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69768。

² 参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117195-1。

³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郑观应至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046。

虽有江船坐舱津贴，有损无益等语，若交还四百元，仍照合同清理，手续必多，只好让之。¹

按照郑观应所说，他所创办的太古昌、辉二行，在经历了 10 数年的良好经营之后为卓培芳以银 400 元的低价将其股份据为己有，自己事先毫不知情。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郑观应并没有交还这 400 元将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的股份从卓培芳的手中拿回。除了手续繁琐之外，最主要的因素可能也是郑观应不愿意与卓撕破脸皮，伤了和气。不仅如此，“当 1887 年织布局的经营大权最后落入官僚手中、而资本因筹办一再迁延发生巨额的亏耗时，织布局的商股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而首先带头发难的，是最早参加织布局的股东、曾经和郑观应同出于一个洋行的买办卓培芳”。²

对于潜心向道、重视自身修养的郑观应来说，以诚待人是他一贯遵守的准则，在他身上常有“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高风亮节。当然，人无完人，在一些纠纷和矛盾当中，郑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当年发生在郑观应与徐润之间的轮船招商局股票之争，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1882 年年底，郑观应购买了轮船招商局一年期股票 70 份，这些股票系徐润自郑廷江和韦文圃手中收购，然后又转卖给郑。徐润出价每份银 160 两，总计 11,200 两，二人商定，郑首付 1200 两，待股票一年期满后交割剩余款项。按理说这是一桩双方认可的股票转让买卖，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郑观应此次炒股活动大亏了一笔，与徐润等人也产生了矛盾。对于这次买卖，他日后回忆：

溯壬午年徐君雨之将所买家叔秀山一年期招商局股票三十五份，又韦君文圃一年期招商局股票三十五份，定价每股银一百六十两，共计银一万一千二百两转让与官应，嘱即先付银一千二百两，并嘱出定据二纸分交家叔秀山、韦君文圃收存，届期自与卖主交易。迨官应自粤返沪，韦君文圃、家叔秀山均云：前所定购招商局一年期股票，经徐君雨之作价每股六十一两沽抵，除收尚共欠规银五千三百三十两等语。官应答：未先问过买主，由经受人擅自作主，未到期代为作价沽抵，于情理不合，未免欺

¹ 《郑观应集》（下），第 1210-1211 页。

²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6-147。参阅《中报》，1890 年 11 月 1 日。

人。官应愿照定价交银索回股票，如无股票即照时价作抵，方合情理。家书秀山无异言，而韦君文圃不悻，必须照徐君雨之作价沽低之数，语气不……¹

对于此事，郑观应的这段文字完全是站在自己立场上写的。我们仔细分析这桩股票转让的买卖，不难发现事情原委。对照《申报》1882年所刊登的股票价格可以得知，徐润转让给郑观应的轮船招商局股票系当年年底增发的新股，因为1872年轮船招商局发行的原始股100两当时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250两，徐断不可能以160两每股的低价转让做亏本买卖，新股当时每100两市场价为148两，郑观应从徐润手中购买的70份股票确系新股无疑。²此时，郑观应已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该局与怡和、太古进行的齐价谈判即将达成一致，不出意外的话，轮船招商局的形势一片大好。尽管郑观应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每股高出了12两，郑观应还是料定股票价格会继续攀升，于是果断出手。郑观应在首付1200两之后就去南洋考察商务了，于次年（1883年）春天返回上海，当年年底又因电报局事务随同盛宣怀赴广州公干，直至第二年（1884年）1月间因织布局事返沪，郑说自己自粤返沪就是此时。当时的上海已经陷入了经济风潮，招商局新股在次年秋天便跌破了发行价。到了1884年，对比《申报》4月12日所登股票价格，招商局的股价每股仅为41两。此时的郑观应在一个月前已经由彭玉麟奏调去了广东。这段时间的郑观应身处织布局亏耗的泥潭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这桩股票买卖。凑巧的是，急需资金以维持经济困局的徐润，擅自做主将股票以每股61两的价格抵押，实际上是属于没有经过郑观应的同意、变相“割肉”的行为。即便如此，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割肉的行为，对于股票的实际持有者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减少了一部分损失，也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对于徐润的行为，郑观应并不认可，如果按照他宁愿以当年的价格将剩余的10000两付清换回股票的说法实际只会亏的更多，试想如果徐润到市场上以时价每股50两左右的价钱买回70股于郑，情况又如何呢？若无股票即照时价作抵的说法，意思就是等于当年定价160两每股现在不作数了，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补足首付1200两之外的款

¹ 《郑观应集》（下），第507页。

² 参阅1882年6月9日、10月27日《申报》有关股票价格。

项，则更不切合实际，这也难怪韦文圃会很不高兴了，至于秀山因为是至亲自然不会计较。笔者认为，此事尽管郑观应占了“理”，但却并不合“情”，从中也多少反映出了郑观应作为商人的狡黠之处。

再次，受晚清整个政治气候和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郑观应本身在晚清官场、洋务派官僚网络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因素，导致了他在事业发展、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难免受到一些牵制，甚至也有违背自身意愿和处世原则的行为发生。例如，郑观应在长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盛宣怀的诸多帮助和支持，其本人在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上也受盛宣怀的影响颇深。特别是二人对待同一问题时的态度上，需要保持一致，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郑观应都是被动地接受盛宣怀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郑观应根本不愿意也无法违背盛宣怀的意愿。在铁路收归国有的过程中，作为粤商领军人物的郑观应，身处政府与投资商两者的夹板之中，却事事考虑到盛宣怀的立场与感受，想方设法与其达成一致。出于投资者的本性以及全体粤商的利益，郑观应又无法真正认同盛宣怀所推行的政策，此时的他除了婉转地向督办川粤铁路大臣端方表示不同意见之外，只能采取回避的做法，干脆向盛宣怀提出了巡查招商局长江各分局的请求，并得到了盛宣怀的理解和应允。再如，在经元善因反对“乙亥建储”遭到慈禧通缉的事件中，无论郑、经二人是否已经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郑观应前后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足以让后人诟病，但确有政治压力之下的无奈。

最后，经历了数十年人生起伏的郑观应，晚年对于交友更加倾向于谨慎的态度，这与起先他宽泛的朋友交往有很大的区别。

当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危机爆发以及数年的归隐生活之后，其间发生的人情冷暖，让郑观应深刻地体会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历经风雨和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郑观应此后更加笃信道教，多年来访道求仙的生涯之中，他确实深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这些人中既有江湖术士，也有朝廷命官，如考察商务大臣张振勋就是其中的一位。在郑观应的影响之下也有一些此前并不信奉道教的朋友最后也开始研习道教，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修道更加密切，同乡梁纶卿和好友龚易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历尽困难之后，郑观应纵观这些友朋与同僚的表现，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人袖手旁观看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甚至连家人兄弟之间都有了深刻的矛盾，所有的一切却让郑观应对此前所交往的朋友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检讨。例如，对于伸出援助之手的王之春、龚易图、盛宣怀、谢家福、唐廷枢等人，郑观应心存感激，与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多次表达对他们在危难中施予援手的谢意。对于趁人之危的长期生意伙伴卓培芳，以及非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还骗他钱款的徐润之弟徐秋畦，郑观应内心的感受是异常痛苦的，在许多文字中都提到了这些事情。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难免要发生一些经济上的联系。郑观应可以说是一个为朋友所累的讲义气的人。比如，常有因友人诚信问题而导致的投资亏损，也有被友人骗去钱财之事发生，这使得他对于朋友相处有了深深的失望。他在《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写到：

回想昔年各友所欠之款甚多，有合资贸易亏欠不还者，有借项不还者，有骗去不还者。查其借去无力清还者，我已效冯煖焚券尽付祝融；如存心借骗有钱不还者，是没天良，即使追询，料亦不归，作前因后果看可耳。¹

郑观应的说法，显系对朋友之累导致的经济损失无可奈何的心情流露。比如，对于在生意合作中对郑观应多有不公的徐润，郑曾直接去信历数多年来徐氏在生意上有愧于郑的事例，并特地在最后请他向其弟代为催还债务：

（广州城南地基公司事）执事（徐）虽系建平金矿总办，亦是开平矿局会办，如有不妥，岂能全委过于督办？又，塘沽耕值公司前代入股三千两……何以竟与开平地基公司一样计收股银数年，既不给收条，亦不发股票，实无道理。……又执事将弟所存尊处之款拨交同文印书局股银六千六百两，闻该局开办数年，大有利益，何无股息分人？此局系执事与贵昆仲创办者，未悉究竟如何？又建平金矿弟亦有二十余股，数年来亦无股息，均不知内容如何，许久未见年结，特此函询，尚乞明以告我为幸。前岁令弟秋畦见弟贫而且病就医于羊城，云：同文书局集股印《策论》以应秋闱，约数

¹ 《郑观应集》（下），第1183页。

月之间一本一利可得，囑即张罗万金入股，迟则不及，弟因与秋畦有谱谊，且系同文书局大股东，信其言实可救贫，遂乞各亲友暂挪并将产业抵押凑成八千金由汇丰电交，不料竟食前言，致各友迫还，再三函恳，除还尚欠四千余金，以冕宁金矿股票作抵，至今未赎。前途日催，尚祈为我言之，因穷不能代还也。¹

郑观应非常诚恳地去信徐润，请求徐润能够考虑自己应得投资利益和代为追讨债务，但未有任何作用。对此，郑观应非常痛心，特地作长诗一首，在详细叙述此事前后经过的同时，强烈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径，从中反映他对这类所谓的世交好友以及为朋友所累的失望之情，原诗如下：

友道叹

旧雨来申江，怜余病且贫。云受栽培久，惭未报姻亲。今有生财路，集资已足数。预留万余股，稍迟则难附。商战数月间，倍蓰利可还。屢中不可失，藉此慰愁颜。因为发私蓄，称贷兼鬻屋。电汇恐稽迟，不见一字覆。逼托友坐收，盘费须应酬。仅敷收者费，索借据回头。复求一大老，减息代追讨。易得股票回，珍重以为宝。庸知股息减，贬价犹难沽。股名弗许改，意计皆模糊。嗟哉人心险，贪利不知餍。由来伪君子，礼重言多谄。²

鉴于此，郑观应晚年常在家书中告诫家人交友须谨慎，希望他们不要再蹈前辙。在《训长男润林书》中，郑观应训示儿子遵守七款原则，头一条就是交友问题，说“余平日交友因爱其才华未知其心术，遂致受累，始知取人之道，须如书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方悉真伪。盖友以辅仁，所以亲君子远小人则兴，亲小人远君子则败。观其友便知其人，盖其人端则其取友必端矣”。³可见发生在朋友之间的欺诈，使深受其害的郑观应对交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纵观郑观应的一生，在其数十年的商场、官场拼搏中，编织出了一个包括晚清官僚、洋务派、开明知识分子、商界精英、道学人士在内的庞杂的关系网络，

¹ 《郑观应集》（下），第 976-977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383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202 页。

甚至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保皇党等各个派别也有相当的联系，这对于出身绅商之家和洋行买办且无科考功名的郑观应来说实属不易。要经营和维护这样一张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需要投入无数的精力和资本，郑观应以其坦诚、睿智和才能努力维系着这样一张关系网，正如他自己所说“事上不以炎凉改辙，交友不以贫富变心，办事不以私而害公”¹，真正能够做到这三点的人，必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朋友的尊重。

¹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谈为人气节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5页。

第二章 亲缘网络

1. 郑观应弃学从商的缘由分析

六岁时，郑观应进入父亲开设的秀峰家塾学习四书五经，之后进行八股文习作。郑观应聪颖过人，但似乎对这种以将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八股文写作训练毫无兴趣。郑观应在私塾中学习八股文，一直持续到17岁在香山应童子试失败赴上海学商为止。他所参加的香山童子试是县试。一般而言，这种考试在明清两朝共考五场：第一场为“正场”，试“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第二场为“初复”，试“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即可；第三场为“再复”，试“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第四、五场为“连复”，考时文（即八股文）、诗赋、经论、骈文，不拘定格。从考试的场次和如此之多的内容来看，县试是程序极为复杂和有相当难度的考试。五场结束后排定名次，取中者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院试。也就是说，郑观应在科举考试的第一关就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有发挥失常、本身水平不够、阅卷有失公允等，郑观应童子试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本身不够重视，外加的确不适应科举考试。

童子试第一次失败，对于千千万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其中相当多的人，会屡败屡考，锲而不舍，但郑观应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来到上海，进洋行，当学徒，踏上买办之路。这种人生的选择并非偶然，有着深层的家族和地域渊源。

就郑观应的整个家庭而言，男子成年后从商的氛围比较浓厚，对于八股取士这种人生道路却并没有太多的追求，无论是郑观应的父辈或是祖辈，获得朝廷功名的成功人士几乎没有，却不乏商业成功人士。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于枯燥无味、

缺乏实际作用的八股文学习，郑观应并不喜欢，很可能有所厌恶。与普通读书人除了执着于科举考试谋求功名利禄之外并无其他退路不同，郑文瑞与郑观应父子二人，都认为功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谋生技能，这种观念与郑观应考试失利也有一定关系。

在科考年代，除特别具有某种科考天赋的人外，想要考取功名，别说是进士、举人，就是考取秀才也是百里挑一的困难事。“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大喜事之首，人们常说“十年寒窗苦”，其实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法，很多人花了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埋头苦读，最终才得以走完秀才、举人、进士的进阶之路，最终金榜题名，大部分人终生未能如愿。名声在外的康有为考中进士时候已经37岁，这个年纪不算大。唐朝大诗人杜甫、贾岛终生没有考中进士。能否考取功名，除了这方面的天赋之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看努力程度，二有运气成分。科考之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除了要有足够努力的恒心之外，人的精神和生理状态都面临极大的考验。科举考试一般三年才有一次机会，落第之后的沮丧，又要忍受3年的苦读和周围的压力，心理承受力不强的人难以很好地坚持下去。这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的要求，起早贪黑、酷暑寒冬，考验的不但是人的意志，更是身体。郑观应自幼身体羸弱，也许艰辛的科举考试并不适合他，这也可能是他父亲早早让他放弃科考转投商务的原因之一。

除了家庭和可能的身体因素之外，地缘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促成郑观应弃学从商的重要原因。郑观应的家乡广东香山是著名的买办之乡，也是著名的侨乡。原属香山的澳门，长期被葡萄牙人占据，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当年郑家全力修造的“郑家大屋”现今也在澳门境内。不远处的省会广州是前十三行的所在地，鸦片战争之后作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广州更加发挥了中西贸易交流的重要作用。香山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之中，自然而然产生了一大批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商人，与外商打交道早已成为这一带人的一种常见营生。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买办，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叔父郑廷江就是这样的买办人物。同一时代中，香山的徐钰亭、徐润家族、莫氏家族都是有着买办传统的当地世家大族。一些买办世家甚至为某一个洋行服务几代人、数十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香山人也与其他著名的侨乡一样，乐于离开故乡远赴南洋一带经营贸易，很多人到澳洲、印尼谋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的创办人同是香山人，更为相似的是他们早年都曾经到澳洲淘金，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然后回国再次创业。在香山，甚至是在整个广东，从事买办或者经商早就不是什么会引起别人歧视的事情，这里的人也早就把这样的营生看成为一个人的正当职业了。

综上所述，郑观应初次科考失利便弃学从商，有诸多原因，一是来自家庭氛围以及父亲的影响，二是家乡香山作为买办之乡环境的影响，三是身体羸弱的郑观应经不起长期的寒窗苦读。

2. 父母与兄弟

郑观应出身绅商大家，亲戚多，兄弟姐妹众，得父亲谆谆教诲，叔父廷江及姻亲世交帮助，17岁离开家乡到上海闯世界。成就一番事业后的郑观应亦如前辈那样承担家族重担，对兄弟、子侄多有提携和照顾。他为整个家庭承担了最大的责任，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郑家的核心与支柱。

郑氏家族是书香门第和绅商世家，当地的名门望族，据《郑雍陌祖房谱》载，郑观应的曾祖父郑国维诰赠奉直大夫，覃恩晋赠荣禄大夫；祖父郑鸣岐为荣禄大夫，伯父郑文经为通奉大夫。父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文瑞娶妻五房，其中夫人陈氏、刘氏诰赠一品夫人。

（一）郑文瑞是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早年在上海宝顺洋行工作过一段时间，事业小成之后回乡，开办私塾，设帐授徒，从事慈善事业。1871年文瑞参与筹建澳门镜湖慈善会；1876年江南旱灾，文瑞又命郑观应等在各地筹款赈灾；此后各地有灾，郑氏父子都多次赈灾捐献。郑家捐赈有功，李鸿章、卫荣光等官员曾奏请朝廷将郑氏父子事迹载入原籍的《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今天郑家大屋二道门“荣禄第”的通道上，悬挂着的百年横匾上书的“崇德厚施”四个大字，为曾国荃题字。可见郑家在当时极为荣耀。

郑观应的生母陈氏，是文瑞的第一任妻子，次子思贤曾为其捐请一品封典。郑观应在孩童时期，陈氏因病去世，所以有了继母刘氏和庶母梁氏。陈氏与其夫一样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生前喜好善事，临终前还不忘告诫儿子要行善积德。1881年朝廷曾因文瑞“命官应兄弟各自捐资助赈外，复将养老遗资并陈氏遗奁公湊集一千两银，由粤解沪交晋赈公所”，批准郑家在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

郑观应的叔父廷江，也就是郑常念叨的秀山叔，是一个成功商人，任新德洋行买办，郑观应到上海闯荡，最初一段时间就是投奔秀山叔。秀山叔不仅让郑观

应进入新德洋行，得到第一份工作，还教他一些简单的英语。此后郑观应事业越来越大，秀山叔也多有支持，在郑观应弃太古就招商局的过程中也是中间人之一，郑观应债台高筑时秀山叔与谢家福一样是为他筹款还债的关键人物。郑观应事业发达以后，也并没有忘记秀山叔，曾去信盛宣怀为秀山叔世好李栋知求职，即是明证。¹

（二）郑家到了文瑞一代，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仅文瑞一支，就有九子八女，兄弟九人分别是思齐、官应、思贤、官桂、庆麟、庆蕃、官寿、庆铿、庆余。²文瑞去世时，孙已有14人，曾孙有八人，可见郑家人气之旺。

郑观应排行老二，兄思齐出嗣伯父文经公，观应实为长兄。思齐（济东）与思贤（曜东）与观应为一母同胞，三人之间关系自然亲近。思齐早于观应在宝顺洋行供职，对后来的弟弟多有关照。1870年代末以后，思齐、观应和思贤三兄弟在父亲的命令和安排下积极参与地方赈灾活动，此后又通过捐纳分获“分发江苏候补道”、“三品衔候选道”、“江西候补知府”的官衔，跻身社会名流。观应的事业发展在诸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洋务派企业重要的人物之一，便积极提携自己兄弟。1882年初，郑观应领衔稟两江总督左宗棠请商办通汉口及浙江的电报线路，郑思贤以“盐运使衔候选知府”同列署名。郑观应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后，将财务交予思贤打理，该局设在九江用于招股的“永昌官银号”也交由思贤一手经办。

常言道“亲兄弟明算账”，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经济问题可能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在经济困难，特别是相互牵扯的时候，哪怕是亲兄弟之间也很容易产生矛盾。郑观应任织布局总办总揽招股大权之时，思齐、思贤二人由于观应的关系吃进了为数不少的股票，原本这是一桩铁定赚钱的买卖，但是当经济风潮席卷而来，织布局的巨额亏耗一发不可收拾，围绕股票与应收欠款，三兄弟的关系趋于紧张，几于撕破了脸。思齐催债的事情，郑观应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

弟结欠家兄亏项，屡嘱将渠所欠布局之款，扣还五千，弟不敢以公济私，故未允

¹ 见？年？月二十九日《郑官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48321。

² 《郑观应集》（下），第1223页。

许。而家兄来书痛责，十分严厉，各处亦无可通融，殊有同室操戈之痛，扪心清夜，
惭愧交并……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¹

关于那段时间思齐、观应、思贤三兄弟错综复杂的经济纠纷，在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中有详细的说明：

（织布局）今余户已清了，所收之款早已入不敷出，而郑氏三昆季尚有三万左右，任催罔应。（济东除已收尚欠九千余两，陶斋连经手欠一万六千余两，曜东欠五千两，共约三万两）济则谓缴已过半，陶处有帐五千两划抵，其余要将自入股分数十股冲销。陶则自认只有四千余，皆经手转属局中代催。曜东则始终推赖，云已交还陶手。弟于此三户，久已笔舌交弊，即被渤海²诬稟后，求退已决，且明知济曜诸公闻此风声，必更观望，然仍未稍稍放松，总因丹科处付款实难再缓，不得不然。十一月内，特属叶山苞赴九江坐催济款，并详告以洋讼将兴急迫情事，年底回来，仅收到四百余金。有回信一函，阅之直可发笑。陶处自频频力催后，去冬来书，曾有年内措汇三四千，无论如何誓不食言等语。乃直至年底，寄来股票四十股，属为收帐，如何能收？曜款经筱丈³由道委员贲守提侯至三月之久，仍持复文股票回沪销差。弟以明系会票借款，稟明应收实银断难含糊迁就，仍请筱丈将票咨回发还追缴。曜东近日来信，仍持前说。弟曾以曜说函询陶翁，复称尽可据票向收。昨又书来，提及则已作回护之词。此三户情形，至此直今令人无计可施。而局中可收之款，惟此三项。电局挪借二千有零，亦指此归款，奈何，奈何。⁴

1884年发生的经济风潮不但使郑观应陷入债务危机，也导致思齐、思贤同样欠了织布局大笔债务，兄弟三人仅织布局一家欠款就有三万两之多。思齐愈将郑观应欠他本人的钱，直接归入郑观应的欠款总额中，以抵消自己所欠债务。思齐的这样想法有合理之处，但是在郑观应深陷巨额债务危机的时候，未免雪上加霜。思贤则更是匪夷所思，直接抵赖，说已经将股票钱款交给了郑观应。郑观应对此极为不快和伤心乃人之常情。在巨大的债务危机面前，兄弟三人作为一母同

¹ 光绪十年十月十三日《郑官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247。

² 即龚寿图。

³ 即邵友濂。

⁴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陈梅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胞，并没有同心协力、相互扶持度过难关，反而互相推诿与纠缠，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连父亲和妻子也怨气重重，更让郑观应难以接受，这让人感叹万分。不过，等到困局过去以后，作为郑家核心与支柱的郑观应，并没有计较困难时期与兄弟产生的种种不快，而是既往不咎，仍然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为了思贤能够做官，郑观应曾多次致信盛宣怀，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本文仅选三封以兹说明。

1900年夏，郑观应因身体原因致信盛宣怀，直接请求将招商局帮办一职：

以三舍弟前湖北升用道候补知府名思贤、号曜东来此代理。……稟请札委舍弟思贤接办或授意三董事公举亦可。¹

1910年年底，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弟思贤谋职位：

兹有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郑守思贤系职道胞弟，去春服闋入京赴引，无如一缺之艰，至今尚未选到。致旅囊告罄，几吹吴市之箫，欲托钵而无门，觅棲枝而无地，涸鱼穷鸟，殊代生怜。……职道情□手足，不忍坐视，伏求赏派一差，不拘南方何事，但冀有托身之处，可以勉为敷衍，于愿已足。则恩施高厚，如鳌戴山，不独身受者衔感也。²

某年，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在老家的思贤谋求粤汉铁路的差事：

三舍弟曜东、名思贤，系升用道湖北□□补用同知府，曾办武穴厘差。奉岑官保奏调云南，因病乞假回里，历办各省赈捐，向为九江德兴洋行买办及承办官银号。前蒙准派汉口商局会办，嘱渠赴津稟见。嗣奉电谕，已灵派人，无庸来前。至今尚在粤省。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来函嘱求差使，谨送呈□□。乞准登记名簿内，查核试用，感同身受。³

这三封为弟求职的信中，观应对盛宣怀言之切切，语气诚恳，可见他为了提携思贤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思贤于1919年在广东老家病故，同一年病故的至亲好友，还有继室叶氏、道师万启型，郑观应悲痛万分，曾作有《闻噩报有感》

¹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74748；另见抄稿《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9309。

²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03586。

³ ? 年? 月三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35516。

诗一首表达哀思。

以上是郑观应与同母兄弟的关系。郑观应的异母弟有五人，分别是官桂（月岩）、庆麟（翼之）、庆蕃（保之）、官寿（庆寿）、庆镗和庆余（定之）。据郑观应留世的资料显示，五人中郑观应最关心和提携庆麟、官桂、庆余三人，其余次之。

五弟庆麟，原名官辅，号翼之，比观应小近 20 岁。16 岁时（大约 1876 年）到上海投靠观应，最初进入英商太古洋行，其时观应为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据翼之后人回忆，工作勤恳、聪明好学的翼之很快就得到了老板斯怀尔和洋行莫姓买办的重视和信任，1881 年，上海太古洋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翼之随洋员北上，进行筹备，5 年后担任天津太古洋行买办。随着天津太古洋行事业的迅速发展，翼之也很快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人称“太古郑”。¹所有兄弟当中，观应对翼之的信任显而易见，通过郑观应民国三年所作的遗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义和团运动席卷天津时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信，所表现出来的对翼之弟及其子安危的担心和焦虑，也不难看出郑观应的关心和爱护，信中写道“洋报载：天津租界已为华兵扫平，殊深焦灼，不但为祸益大，且舍弟翼之及舍侄辈均在天津博文书院读书故也。”²再看郑观应年近古稀之时写给翼之数千字的长信，字字情真，句句意切，一种兄长对弟弟的深厚情感读之令人动容。³凡此种种足见观应对五弟翼之的爱护之情。1886 年冬，在郑观应最为困难的时期，即债务问题被江苏巡抚卫荣光严厉追索之时，代郑观应到上海设法筹集钱款清还债务的也正是这个五弟翼之。⁴可见兄弟二人手足之情颇深。尽管翼之后人并没有提到郑观应在他出任天津太古洋行买办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从二人长期以来的关系来看，毋庸置疑的是，既然翼之最早来到太古洋行时投靠作为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长兄郑观应，则郑观应没有可能不对这个弟弟在洋行的事业发展予以足够的关心和悉心安排。

对四弟官桂，郑观应同样尽力给予关心和支持。1893 年，郑观应以招商局

¹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63 页。

²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044。

³ 参阅《郑观应集》（下），第 1182-1185 页。

⁴ 参阅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9-370 页。

会办的身份巡查长江各口岸时“举贤不避亲”，非但对招商局九江分局提出改组建议，还多次极力推荐官桂担任九江分局领导职务，后来官桂如愿以偿担任了九江分局的总办，还当上了第一任九江总商会会长，这些都与郑观应的关照有直接关系。从《盛世危言后编》中收录的写给官桂的四封信《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与月岩四弟书》及《致月岩弟书》，也可以看出郑观应对官桂的足够关心。在《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中，观应“将却病延年之理，略为吾弟（官桂）言之”，把自己多年来修道的体会以及身体保健的心得告诉四弟，希望他能够“奉行不怠，无思无虑，方能明心见性、却病延年”。¹在《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的信中，郑观应详细地教授了润林保健身体、修身养性的方法，训示了润林对于工作应该如何调节心态，郑观应将此信照录给官桂也是希望他能够从中得到启发。²在《与月岩四弟书》中，观应得知官桂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学习农业专科、一个赴英国求学感到非常欣慰，并且希望他们“立志坚定，学成一艺返国，毋负此行”。³在《致月岩弟书》中，郑观应以“吴君夫妇”因婚后恣情纵欲仅一年相继而亡为例，大谈男女纵欲伤及健康和性命的道理，可能以此告诫官桂不要贪恋女色。《盛世危言后编》还收录了写给官桂美国学习农业专科归来的儿子的信《致顺直垦荒公司农科毕业生叔荫侄书》，特地将他所收藏的沈行知《参与江苏省教育团公有林第一林场记》作为附录供侄子参考。⁴此外，《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中的《箴言寄纪常侄》一诗，《盛世危言后编》中的《与纪常侄书》等也能明显看出郑观应对官桂之子的关心。

九弟庆余，又名九如，是郑观应最小的弟弟，年纪与观应相差至少三十岁。郑观应对他特别关爱和信任，仅从两例就可以推断。一是安排他以长子郑润林的助手身份先后参与招商局厦门分局的工作，还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招商局福州分局局长一职。郑观应在民国三年的遗嘱写道：

余求会长与王董事准调闽局，恐其多病，精神不足，为人排挤，复嘱定之九弟帮办。……润林……有失察之咎。董事会决议撤委候查，以定之弟代理……余为厦、闽

¹ 《郑观应集》（下），第 107-110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180-1181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241 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 515-522 页。

两局事迭请会长维持，准定之弟所荐之俞葆初为帮办。¹

二是上海的一些房产、股票等事郑观应也交给庆余打理：

（郑观应）曾将上海虹口华特路之屋地托顾詠翁向通商银行押银五千两，由舍弟定之经手签名……今欲再向通商银行加押五千元，拟购汉冶萍煤铁厂公司股票一百分……当械舍弟定之签名。²

此外，郑观应还曾经帮庆余在盛宣怀处购买优质股票，对此盛在复函郑观应时有所交代，“令弟定之兄一信已转交，接其复函云服银贰千元，顷于正月底交付，一俟付到即当照填股票四十股”。³足见郑观应对于庆余无论是工作还是经济方面都非常关心。

不过，庆余工作能力有限，在轮船招商局福州分局期间反为自己所推荐的帮办俞葆初“夺权”，此事着实让观应及润林父子乃至五弟翼之伤神，这在润林给父亲所写的信中有详细的说明：

葆初夺九叔之权，凡茶市单名稟董事会，倘此时京、徽帮允订立合（同），葆初必说系彼之功。况盛会长专意葆初，不看中九叔，恐此后葆初揽权，九叔难办事。……如大人能即赴闽局相机办理，则此功仍归我郑姓，不致被人夺去也。五叔常恐九叔做生意，又谓其才不胜局长之任，最好男仍长闽局；不得已则出大人之名，委男管帐，委九叔管揽载，风自息，局事必安。……五叔屡欲男仍回闽暗助九叔，男以曾为闽局不愿往，以“离局”二字却之。故五叔意请大人当闽局也。⁴

除了翼之、官桂与庆余之外，郑观应对其余三个同父异母弟官寿、庆蕃和庆镗也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他在 1884 年的文稿中有‘胞弟官寿奉冯宫保札谕安设全琼电线，亦感瘴气而卒，殊深痛惜’。显然这是他利用自己在彭玉麟军营务处任官及与王之春的关系为七弟郑庆寿谋取的一份官方任职。又 1896 年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86-1487 页。

² 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707 页。

³ 宣统元年正月初五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盛档》，索取号 117575-2。

⁴ 甲寅闰五月二十七日《郑润林稟父函》，《郑档》。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781 页。

郑观应向盛宣怀提出安排其六弟郑庆蕃‘任江通副坐舱’，即出任轮船招商局属下长江轮‘江通号’的船上买办。同年郑观应总办汉阳铁厂，郑庆蕃又曾在香港推销汉阳铁厂生铁。1897年广西梧州开港招商局着手开辟西江内河航路，远在汉阳的郑观应请求盛宣怀设法安排其八弟郑庆镗任职。”¹

总之，郑观应作为长兄，无论是对于他的弟弟们，或者对于弟弟的子女都有一定的照顾，体现了长兄如父般的关心与爱护。

¹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 2003 年版，第 323-324 页。参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48441。

3. 妻妾与子女

(一) 郑观应的妻妾们，在他存世的相关文字中多有提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通过这些资料的比对，可以了解到郑先后娶妻妾共七名。

郑观应的首任妻子莫氏，早年曾经产子，但均不幸夭折。这在《致月岩弟书》有所提及“忆余前所生之儿，两经幼殇，皆由无幼稚院教育而家庭不晓卫生、仆妇不善抚养所致”。¹两子夭折后，莫氏再也没有生育，青年即丧。1875年，郑观应回乡迎娶了轮船招商局澳门分局总办叶侣珊的侄女叶氏为第二任妻子。关于叶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里收录了一封写给她的家书《致内子叶夫人并录妇女时报治家格言》²，以及在叶氏去世后为她写了墓志铭³。由墓志铭得知，叶氏20岁时嫁给郑观应，生有一子润潮、一女慧娟，55岁去世，郑观应评价她“生平俭朴，性乐施，见贫寒者无不周恤”，说她侍奉公婆尽心尽力，和郑观应的姊妹相处也颇为融洽，特别是对待孀居且久病成瘫的五妹悉心料理。叶氏作为郑观应的继室夫人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1899年8月，郑观应还曾写信给盛宣怀“为继室叶氏奏请建坊”。⁴

不过，叶氏过门之后久未能生子，郑观应在41岁时还没有儿子，遂又奉家命于1882年夏纳赵氏为妾。赵氏于1884年9月在军旅之中为郑观应生下长子润林，郑时年已经虚龄44岁，可谓老来得子。可惜的是赵氏年仅25岁突然暴病身亡。赵氏去世后，郑观应也为她写了墓志铭，赞扬赵氏“勤俭有可取”，并说她侍奉公婆尽心尽力与姊妹相处融洽。赵氏知书达礼，被纳妾之时仅16岁，在郑观应奉彭玉麟奏调赴粤差委、归隐家乡以及复出就任开平粤局总办期间，赵氏都陪伴左右，深受宠爱。郑观应对赵氏的早亡非常伤心和惋惜，在墓志铭上写有“勤织俭制持素闺，月华遽堕宝婺迷，银坑之岭成幽栖”的诗句。⁵此外，郑观应还

¹ 《郑观应集》(下)，第242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214-1221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235-1236页。

⁴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42051。

⁵ 《郑观应集》(下)，第1224页。

为赵氏写有悼亡诗两首，均收入《罗浮侍鹤山人诗草》：

其一，

悼赵姬

八载情缘泡影空，妒花心事恼东风。
星沉镜海迷么风，月落珠江断彩虹。
不忘峨眉能自巽，独怜鑫羽未全丰。
少君重逢知何日？魂返稠桑旧驺中。¹

其二，

悼亡

多愁多病愿常乖，怕兆熊黑梦入怀。
三索虚占千古恨，心香一片欲长斋。
相期风卜百年谐，十载相随惬素怀。
怕读微之当日句，伤心营莫复营斋。
道书欲购乏金钱，微夜同钞废食眠。
何日丹成穷碧落，彩鸾双跨共升仙。
端淑无惭出大家，荆钗裙布谢繁华。
我无内顾皆卿力，刺绣工余又纺纱。
那堪往事重低徊，检点遗衣念剪裁。
勤俭不难难不妒，小星相对有余哀。²

前一首诗系郑观应作于赵氏病亡后不久，作者为心上人与己结为夫妻仅八载、儿子润例远未成年就魂断珠江而悲痛万分。该诗的最后两句“少君重逢知何日，魂返稠桑旧驺中”，令人读之动容，唏嘘不已。后一首诗系《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乙酉（1909）本所增，时隔多年郑观应对亡妾赵氏仍然难以忘怀，赵氏生前勤俭持家与自己共度难关的岁月历历在目，恨不能早日修道圆满与她一起成仙，其间情意浓浓，颇有苏轼为悼念亡妻所作《江城子》的味道，同样令人不忍细读。

¹ 《郑观应集》（下），第 1333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301 页。

由此可见，郑观应对亡妾赵氏情感之深，一生都铭刻在心。

赵氏早亡以后，郑观应在随后八年内，陆续纳进三、四、五、六共四妾。如此频繁的纳妾似乎与郑观应此前的观念和对赵氏深厚的情感格格不入，以至于他在多年以后对此有深刻反思，甚至对儿子和四弟官桂多有慎重纳妾和勿沉溺女色的训示和现身说法，在《致月岩弟书》郑观应写到：

《丹经》有“生我之门死我户”之句。何也？交婚后无论男女，皆身倦神疲，是即致病促死之证也。

… …

余自得真傅明圣理后，觉今是而昨非，故劝我子孙非至四十岁无子不可娶妾，既娶一妾则不可再娶，如妾媵多，非但劫财伤身，年老精衰，不满所欲，必至酿出无限之濮上桑间等秽史。¹

在《训长男润林书》中，郑观应训示：

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年过四十无子方可娶妾，不可造次，亦因备尝其中苦处耳“等经验之论”。²

在民国三年所作的遗嘱中，郑观应更是苦口婆心地告诫子侄：

西例一夫一妇，俗无早婚。盖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女子以生育过早而损其康健，子女多孱弱则遗忧于种姓，教养不完全则流毒于社会。无论男女均于未婚嫁之前发奋求学，为将来自立之地。夫人一生为社会劳力而生产者，平均不及三十年，若以前十年之生产充母财，以后二十年之生产赡家室，则其母财所生之利息已略如其岁入，则富力加倍矣。如娶妾亦须审慎，知其四行德性有无。然妾多不独卫生有碍，使费亦增，且恐嫡庶间发生种种困难，殊非家庭之福也。³

可见在郑观应自以为得到了道家“圣理”并结合自身实践之后，参悟了纳妾太多不但伤身、伤财而且还容易发生妻妾“红杏出墙”之“秽史”的道理。

¹ 《郑观应集》（下），第1230-1231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202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497页。

甚至，在《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郑观应也大谈男人好色伤身误事的道理：

色为削骨利钢刀，误尽许多英与豪。自昔圣贤垂训戒，只今男女竞投牢。桑间濮上偷期会，促寿亡身败节操。海上台基成旅馆，蜂媒蝶使罪难逃。¹

有学者推测，郑观应此番连续娶妾的唯一解释是，经过 1880 年代后半期在澳门的隐居生活后，郑观应的精神世界趋向消极，将重振家业的愿望更多地落实在宗嗣繁衍——即子孙兴旺的传统观念上。按照这个解释，尽管四房妾室中三、四、五妾均未有生养，但仅六妾一人却也为郑观应产下了三子润炎、四子润鑫和一个女儿，至此，郑观应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算得上是人丁兴旺了。

对于这四房小妾，郑观应明显偏爱为他添丁的六妾，六妾及其子女大多数时间也都跟随郑观应居住在上海。民国三年所立遗嘱的费用支出中，不计六妾子女，仅六妾自己在上海一年的“家费伙食、酬应人情等费”就有银七百二十元。在房产分配上，六妾在上海分得房产，在“广州河南岐兴里”也分到了土地用于建造住宅。²

郑观应的四妾、五妾平日居住在澳门老家，与叶氏等家人共同生活，在所列遗嘱中，由于二位小妾都无子女，所以仅留有日常生活等费用而未留给房产。至于三妾，遗嘱中并没有出现，很可能已经亡故。

（二）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郑观应比较传统，这从收入《盛世危言后编》以及他的诗集中的《训子侄》、《训儿女书》、《训子》等多篇文字中可以感受。

在《训儿女书》中，郑观应除了告诫子女们要自立、择交、勤俭和珍惜光阴之外，着重要求儿女们要忠于传统的忠孝廉耻，特别强调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勿起阇墙之衅”。³在《训子侄》与《训子》诸篇中，郑观应大多强调要珍惜时光、诚实守信、与人为善以及自立自强等传统美德。在民国三年所立遗嘱中，郑观应告诫子孙，“无论男女均于未婚嫁之前发奋求学，为将来自立之地”、“不可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57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491、1493、1495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199-1200 页。

倚赖长上，各宜自发奋”、“不可政论遗产，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恭谦，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世，不耐劳苦不能自立，虽有一艺之长，仍须勿论薪水多少、有无，先于大公司处学习，以图上进，方可自立也”。除此之外，郑观应还特别强调“凡我子孙生于乱世，勿入政界，尤须各精一艺”。¹

不过这些告诫和警示大多数只针对男丁，很少有直接针对女儿的文字。对女儿的教育可以在其他文章中体现。比如，在《训妇女修行书》、《训妇女书》、《致内子叶夫人书并录妇女时报治家格言》等文章中，郑观应强调妇女应该遵守礼教所规定三纲五常，谨遵妇道。在遗嘱中，郑观应要求女辈在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四个方面下功夫，强调“清闲真静，操守整齐，行己有耻，进退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澣尘穢，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不可乏者也。”²

在对子女的培养上面，郑观应延续了中国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同时郑又是老来得子，花在四个儿子身上的心血，远比在女儿身上的多。

对于赵氏所生长子润林，郑观应最为看重，在其学业、事业的培养上也最花心思。润林的学业，郑观应在民国三年所作遗嘱以及《长子润林墓碣》中有所交待，遗嘱中说“长男润林，自日本读书毕业返国……读中西书十余年，只毕业警察，不肯入实业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甚失所望。”³《墓碣》中说“长子润林字日鑿，赵妾所出，留学日本，法政高等警察毕业。天资颖异，诚笃寡言，少习英、日文。”⁴从润林的学业经历来看，郑观应倾注了心血，他深知“二十世纪觅食维艰”，所以让他从小就学习英文、日文，送他去日本的法政高等警察学校⁵读书。郑观应还希望他到实业专门学堂学得一门技术，但润林最终未有如父亲所愿。

润林的事业同样在上述两则材料中有所交待，遗嘱中说“(润林)毕业返国，

¹ 《郑观应集》(下)，第1488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496-1497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486-1487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1224-1225页。

⁵ 即东京高等警务学堂。见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郑润林上郑观应书》，参阅《郑观应年谱长编》，第636页。

在营口关道翻译四年，在厦门招商局当招商分局董四年……余求会长与王董事准调闽局，恐其多病，精神不足，为人排挤，复囑定之九弟帮办。不料因其在厦局经支船坞修理局船费之单所签船坞经理及船主、大车之名皆非真笔，为人假冒。润林沿前任办法未曾问过船主是否属实，应有失察之咎。董事会议决议撤委候查。”¹《墓碣》说“甲午和议成……前山海关道梁如浩……以润林精日本言语文字，延为译员，兼办中、英、日交涉事宜。由是继任者蔡、沈、周三观察皆蝉联罗致道署中。五年，积劳致疾，乞假旋沪就医。奉前轮船招商局督办盛会长暨董事会公举为厦门招商局长，经理三载，收水脚较前倍蓰，寻擢调福州局长。忽发生前任厦局长所用报关翻译司理傅昆山冒领修船费之事，牵及局长失察，受累撤委。”²

由于早逝，润林的事业发展相对比较简单，先后在山海关道署、轮船招商局厦门分局工作过，在招商局福州分局也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局长。将润林招至山海关道署任译员的梁如浩，系广东湛江人，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与唐绍仪等作为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学成回国后曾任袁世凯幕僚、唐山路矿学堂总督等职务，1907年升任奉锦山海关道兼关内外铁路总办。没有资料表明梁如浩与郑观应是否有关系，润林入道署担任译员可能是留日回国之后由政府统一调配而为梁选中的。不过，润林因身体原因不适合久住北方，只能离开道署回沪就医，之后能够到招商局厦门分局工作并得到总办的职务，则完全是郑观应在幕后努力的结果。对此，郑观应曾去信盛宣怀请求帮助：

小儿润林尚在山海关道署充当翻译兼海关交涉委员，月有薪水一百五十两，家眷住在道署，计蒙先后任梁、蔡、沈、周四公差遣已四年，均相得甚欢。惟近多咳嗽，据西医云不宜久居北地，待鹤于轮电两局未荐一人，今不得已叩乞赏给小儿北栈译员兼图司账或电报分局或招商分局总办差事，俾早日南旋则感激无涯矣。³

自润林养病沪上，郑观应就多次向老友盛宣怀为其谋差，在盛宣怀帮润林进入招商局厦门分局之后，郑又多次请求盛提拔润林，这在诸多信件中都可以看到。

¹ 《郑观应集》(下)，第1486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224-1225页。

³ ?年七月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74862-1。

如，“小儿润林席位如何？念念”¹、“小儿润林现理厦门招商局事……常川驻局……尚祈恩施格外，札委兼办厦门电报局。”²对于郑观应为其子乃至其弟谋差、谋升职的请求，盛宣怀均表示设法成全，这些内容在他写给郑观应的信中也多有出现，比如“在轮、电二局代谋一席”³、“遵事及令弟、令郎各节，容为留意”⁴、“令朗（郎）调闽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⁵等。

当得知盛宣怀已同意安排润林兼任厦门电报分局总办后，郑观应接连去信盛宣怀，在致谢的同时，又婉转地催促早下札委，“承恩准委小儿同知衔候选知县郑林之厦门电报局札，乞飭加封寄天津招商局麦佐之转交职道照收可也。肃此叩请”⁶、“小儿郑林在厦门商局入不敷出，复蒙宪恩准委兼办厦门电局，殊深铭感！想委札已寄来矣”⁷。除了直接催促盛宣怀外，郑观应还去信吴景瑞打听札委是否已经下达，“小儿前承武进恩准委办厦门电局事，久未下札，不悉何故，仍乞查示为荷”⁸，反映了他对润林前途的担忧之情。润林担任招商局厦门分局总办后不久，郑观应又因收入低，进一步请求盛宣怀将其调任香港电报局总办：

小儿林腊月初接理厦门招商局事，据查复，今年共收水脚银一万二千五百余元，九五扣用，应得银六百余元，连局董薪水银五百元，两共不过一千二百余元，总不敷开销，且不晓厦门话。病情代乞思调香港电报局就近照应澳门家事，如蒙格外栽培，无委官应广九铁路总办，尤深感激。⁹

对于润林的事业郑观应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多次请求盛宣怀安排，但是郑观应最为关心的还是他的健康状况。郑观应除了莫氏所生两子幼殇之外，还曾有一子也是幼年夭折，这在收入《罗浮俯鹤山人诗草》中的诗《清明追感三子幼殇》可以得知，“桂折兰催长恨情，伤心次日是清明。一杯酌汝知何处，命若蚍蜉勿再生。赤子何辜虑幼殇，怆怀欲问转轮王。最奇死值吾生日，天道难知似梦场。”

¹ 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13页。

² 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5页。

³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5页。

⁴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盛宣怀致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7页。

⁵ 《郑观应集》（下），第923页。

⁶ 宣统三年六月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74955。

⁷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74954。

⁸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郑观应致吴景瑞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第129页。

⁹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17845。

¹这对郑观应精神打击很大。长子润林自幼身体羸弱，正值青年便疾病缠身，郑观应一直对润林的身体最为操心。无论是润林读书在外、还是工作在外，郑观应在写信给儿子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他能够保持身体的康健。

《盛世危言后编》收录了《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的书信，详细教授了润林保健身体、修身养性的方法，希望他能够通过坚持不懈的调理和健身，改变身体羸弱的状况。郑观应训诫润林：

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两端：一曰志帅气；一曰静制动。……如贪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以此志帅气之法也。……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一切妄想，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静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尔宜于药物调养之外，更将两法体验一番，久之必有小效。²

在郑观应看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其他功名利禄都次之，他希望润林能够谨记，不要为事业的成败得失和名利影响身体健康。书中甚至详细规定他每天调理、休息、锻炼的具体安排，训示润林“凡早起、寝食、体操、休息、办公，均须每日限有时刻”、“日间办事亦须有定期：如早起体操，或行易筋经，或十二段锦，均不可断间，余暇缓步草铺上或海边上，吸受清风；早饭后入公事房办事；到午时中饭后，静坐片时，收视返听于气海，经云：观玄关，调真息是也；晚饭后复散步、体操、静坐片时就寝。”

在《训长男润林书》中，郑观应更是谆谆教导润林要以“修身为本”，对于润林急于在事业上的发展持决然否定的态度，非常严厉地批评润林“今尔身羸弱，由急于丁财而不知修齐之道，是不知守身为大之旨，实舍本而求末。”³

在关注润林的身体健康问题之余，郑观应才对他的工作事业有所要求。在《训长男润林书》中，郑观应以其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告诫润林必须在“交友、谨慎、婚嫁、勤俭、心胸、荣辱、和睦”等七个方面有所修为。在《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中，郑观应要求润林“身任总办，黎明即起，各司事不敢贪眠，若要人勤必须自勤，不可懒惰，不可轻信人言。凡往来银钱要件必须亲自检点，取回收

¹ 《郑观应集》（下），第1404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180-1181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201页。

据。所谓大师不糊涂，盖世道崎岖、人心日险也。所用之人必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重谦恭而无傲慢，勤公事而无嗜好。……长于一艺为谋生之本……勿贪意外之财为人所陷害。”¹但是，天意不遂人愿，润林因事业上的暂时失意郁郁寡欢，最终导致33岁便“呕血以终”。前有三子幼殇，今又有长子英年早逝，郑观应经历了太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无奈之下哀叹“天实为之，谓之何哉！”²润林的病故，让郑观应受到了沉痛的精神和生理上的打击。

郑观应对于次子润潮的关心角度与润林有所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润潮不像哥哥润林一样自幼身体羸弱。郑观应对润潮的身体比较放心，主要在学业和工作上给予关心和支持。民国三年的《遗嘱》中记有润潮的学业情况，“前在香港广州岭南学堂圣士提反学校读英文书八年，今入京肄业税务学校，务求毕业。”³对于润潮将来的出路还是他一贯对子女的要求，即“入实业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在这点上润潮比润林更听父亲的话，郑观应批评润林“不肯入实业专门学堂学成一艺以谋生，甚失所望”⁴，尽管润潮开始对父亲的意愿也有所违背，向父亲解释说“往法政学堂肄业一事，男性不甚近，拟明春往日游学，或他国图一实业，以图根本。若是虚文，非男之心愿也。违命之罪，谅之，感感”⁵，但最终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到北京的税务学堂读书了。

至于三子润炎、四子润鑫⁶和小女因为年纪尚小，暂时只需供他们读书，将她们也安排到了润潮曾经读过的广州岭南学堂读书。润潮的同母妹妹慧娟，郑观应一直将她放在澳门老家陪伴着母亲。

对于四个儿子在整个家族中的地位，郑观应并没有因为长幼之序和嫡庶之分有所区别，而是一视同仁，这在《遗嘱》中有明确的规定“日后代理人欲将房产、股票交回各子孙轮房经理，须候幼子润鑫读书毕业能自立后方可照办。”⁷

¹ 《郑观应集》（下），第1181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225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487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1487页。

⁵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郑润潮禀父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664页。

⁶ 后改名景康，主攻绘画和摄影，抗战时期赴延安工作。

⁷ 《郑观应集》（下），第1488页。

第三章 地缘网络

1. 同乡与同乡会

中国人历来重视同乡情谊，从大一点的范围来说一个地区、一个省里的人都可以彼此互称同乡，小范围的同乡则可能是同一城市、同一县域甚至同一个乡镇、同一个村落。同乡与否关键是看彼此间能不能和家乡扯上一点关系。甲的夫人与乙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尽管甲、乙二人并非同乡，但却可以称为半个同乡，或者称甲为某地的女婿。总之，在特定的条件下，同乡关系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特别是人在异乡，同乡之间容易产生信任，也比较能够相互扶持。在异地发展的来自同一地区的人数多了，某些比较有地位和身份的人，就有可能出面组织同乡会，有的也称做会馆。同乡会不但起到了联络和沟通的功能，还可能在帮扶、赈灾、经营等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部分中国人到异地求学或者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同乡和同乡组织。

郑观应到上海以后，除了叔父廷江和哥哥思齐之外，首先接触到的和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的就是同乡，比如曾寄圃、徐钰亭、徐润等人。这三个人除了与郑观应是同乡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曾寄圃是郑家的姻亲，徐钰亭、徐润家族是郑家的世交。这种同乡加亲戚加世交的关系，帮忙出力自然在所不辞。到上海的第二年，在时任宝顺洋行总买办的徐润伯父徐钰亭以及副总买办曾寄圃的介绍下，郑观应就顺利地进入该洋行工作了。有了两位洋行大买办的关照，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日子自然会好过的多。除了徐钰亭和曾寄圃能给予郑观应很好的关照之外，在宝顺洋行工作的思齐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后来升任总买办的徐润也能够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郑观应在进入宝顺洋行之初，便受到四方照顾，有所发展。当年冬天，郑观应被派往天津随洋人一道进行考察商务，这种与洋老板一同出差的机会对于一个新进员工来说，显得尤为难得，当然其中免不了得到了徐、曾二人的提携。对于这段经历郑观应曾经有过片言回忆：“随宝顺洋人坐帆船赴

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绵袍，耐苦自励。”¹这段回忆中，除了能够感受到他那段时间的艰辛之外，无法获得他究竟参与了哪些工作、获得了哪些收获，但是，此次异地考察给了他得以在宝顺洋人面前表现自己才能并且获得信任的机会。次年春天返回上海之后，郑观应便被洋行委任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宜，得到了买办头衔，时年仅 19 岁。

从经济学角度看，关系网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投资—收益”关系。在任何一个关系网络中，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要投入包括金钱、提供帮助等在内的一定的关系成本，以维持网络的可持续性，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收获一定的收益。关系网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织网的人，一类是在网的人，也可能同时既是织网人也是在网人。织网之人，善于通过各种机会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寻找可能为自身发展带来帮助的潜在关系。在网之人，一般本身就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资源，或者与某些社会地位高的人有天然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类人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也相对较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浸润在浓厚的经商氛围之中，有在洋行具有一定地位的叔父、姻亲、世交的帮助，刚刚来到上海的郑观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网之人。但是，这个关系网还是比较小的，能够给予的帮助也非常有限，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郑观应应该属于织网之人的范畴。

郑观应到上海之初，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除了家族本身固有的一些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摆在他面前的除了亟待解决的生存问题之外，更重要的也许就是尽快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如前文所说，一个异乡人在陌生的环境中，首先发展的以及相对容易发展的可能就是同乡关系。怡和洋行的唐廷枢算是一个，但是当时二人之间的交道似乎也是到了后来才开始多起来。与他一起进入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的同乡广东高要人梁纶卿²，也算是他在上海早年有一定交往的同乡。郑观应进入宝顺洋行工作之时，郑的同乡、中国最早的赴美留学生、后来大名鼎鼎的容闳，也在该洋行工作，并且为该行经营丝茶生意，想必作为同乡，二人应该有所交往。这一时期，尽管上海众多的洋行如宝顺、礼记、琼记等洋行的买办很多都是香山人，但位卑言轻的郑观应与这些早已身为买办的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83 页。

² 郑观应与梁纶卿的关系一直相处融洽，在民国三年郑观应所做遗嘱中，郑在上海的六妾及子女的开支，托五弟翼之汇交于梁，而后梁再定期发给六妾，可见郑对梁长期以来颇为信任。

前辈同乡之间的交往还是很有限。真正能够在粤籍同乡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则要等到郑观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这种局面才有可能出现，这既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也是关系网“投资——收益”的根本所在。换句话说，身处关系网当中的人，必须能够为这个关系网带来某些方面的利益，要么是社会影响，要么是社会资源。当一个人有意地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的时候，他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否则他所要联络的人有理由不接纳这种要求。

郑观应担任宝顺洋行买办以后，社会地位和收入得到显著提高，这为他经营和维持自己的关系网提供了基本的筹码，这从他早年的一些投资活动就可以看出个大概。例如，郑观应与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大英轮船公司买办郭甘章一起投资创建了公正轮船公司，郑后来被推为公司挂名董事，一方面反映了他在公正投入了不菲的资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大买办对郑观应身份地位的认可。郑观应与唐廷枢紧密的合作与关联，也许就是从投资公正轮船公司开始的。另一位投资者郭甘章当时也是大名鼎鼎的买办，与郑观应一样同为广东香山人。再如，与郑观应共同承办和生祥茶栈的卓培芳，当时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同样也是广东香山人。

1870年代以后，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郑氏兄弟在父亲文瑞的要求下，逐步开展赈务工作。在郑观应的努力下，开展的赈务活动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他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也得到了很好的扩展。1872年由唐廷枢、徐润以及叶廷眷共同投资组建的广肇公所成立，成为了旅沪广东人的精神家园。郑观应作为新晋的商界成功人士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洋务思想者，通过广肇公所这一平台迅速与一批广东籍的官员和商人建立了联系。如黎兆棠（即召民，广东顺德籍，时为洋务派要员，津海关道）、陈兰彬（广东吴川籍，时任驻美公使，后任兵部、礼部侍郎等职）、冯焌光（广东南海籍，时任上海道）、郑藻如（广东香山籍，时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后任津海关道）、叶廷眷（广东香山籍，时任上海知县）、许应鏞（广东番禺籍，时任江苏按察使）等官员。

这些同乡不是当朝要员，就是官办大企业的负责人，尽管郑观应当时已经担任了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但是与这些身处高位的同乡相比，在社会地位和获

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上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郑观应发展自己的关系网，自有独到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效果，最能见效的，莫过于投其所好。郑观应本身并无官位，仅仅是一个洋行买办，在社会地位、社会资源的获取方面，当时并没有太大的能量，但是郑观应有一个优势，是一般广东籍的官员或商人所不具备的，就是他的写作能力。凭借着在《申报》等媒体坚持发表的政论，以及《救时揭要》、《易言》乃至后来《盛世危言》在官场引起的关注和光绪帝的高度认可，郑观应从一个在思想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逐渐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以郑观应在思想界的名气，他很容易通过文字的交流，来实现个人之间关系的更好的发展。在这个方面，郑观应做了很好的发挥，常用的做法有：主动向官员去信献计献策、就书稿请某人提出修改意见或者请某人为自己的著作写序等。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关系的构建，某种程度上比仅仅依靠经济关系作为纽带，显得更具文化层次，也会省却不必要的攀附嫌疑。郑藻如在为《盛世危言》作序时候，对二人之间的同乡情谊做了简单的追述“陶斋于余……比同客淞滨。昕夕过从，结为道义交，约以有过相规，有善相辅，沆瀣诚相得也。”¹二人关系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类似于广肇公所这样的同乡会组织，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解同乡之间的各种纠纷，以维护同乡间的团结，商业类纠纷和私人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在内。在某种情况下，个人把发生的问题报到公所，也就是让大家周知，请公所里的人作出评价，结果无非是是非曲直、道德公议。郑观应也不例外，广肇公所除作为一个可以结识更多同乡的平台外，还为郑观应提供了申诉生意场上纠纷的渠道。例如，郑观应曾经把他与徐润之间招商局股票的纠纷公诸于广肇公所。²

到上海发展的第一阶段的 26 年间，作为一个香山人，郑观应与许多旅沪的广东籍官员与商人发展了很好的私交，特别是郑观应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以及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等洋务企业要职以后，他的活动空间和关系网得到了空前发展。与此同时，郑观应在同乡及同乡网络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到他短暂的广西从政经历以及回到广东总办粤路公司之时，郑观应早已成为

¹ 《郑观应集》（上），第 228 页。

² 参阅《郑观应集》（下），第 507 页。

广东商人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了，担任了广州总商会协理和两粤广仁善堂总理。1909年，招商局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之际，郑观应担当了在粤、港两地集股的重任，并作为粤港股东代表赴会且当选为董事。电报收归国有的过程中，郑观应也发挥了粤港商人领袖的作用，邮传部在电谕中甚至评价郑观应在粤人之中“德望久著”¹。

¹ 【光绪三十四年】《邮传部致郑观应电》，《盛档》，索取号 020526。

2. 与江浙士绅

郑观应初到上海之时，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除了众多在上海从事洋行买办工作的广东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外，江浙士绅团体在上海的影响力最为强劲。无论是官场、商界或是学界，江浙士绅都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和影响。郑观应在上海发展，不可能不与江浙人士发生关联，如果想要自己的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也绕不开与江浙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郑观应看到了这一点，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江浙士绅交往，以开展赈务作为切入点，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扩展到江浙士绅群体。

随着 1860 年代中后期上海逐步成为整个江南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江南传统的赈务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没有资料能够确切地证实郑观应在什么时间加入到了江南士绅所主导的赈务活动，至少在徐润自叙年谱记录同治七年（1868 年）罗列的历年参加赈灾活动的名单中还找不到郑观应的名字¹。1870 年代中后期，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郑观应成为其中的一员。到这个时候，因为担任太古轮船总买办，郑观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升，在赈务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变化。其中，郑观应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的上海协晋赈公所，设在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不但热心筹集赈灾资金，还为赈务活动的宣传投入了大量精力，他撰写的各种赈务广告以及为劝捐刊行的《富贵源头》、《成仙捷径》等宣传因果报应的书籍，为连年开展的赈务活动的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郑观应在赈务活动中的良好，使其社会关系网络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一是与众多江南士绅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和交往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他结识了江南著名绅商、慈善活动家余治²，余为郑观应《救时揭要》作了序。¹不过该序仅百余

¹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15 页，记录有“历年同办公益善举之友：余莲村、谢绥之、施少钦、严佑之、陈竹坪、胡雪岩、盛杏荪”一栏。

² 余治（1809-1874），江苏无锡人，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寄云山人，晚署木锋先生，近代著名慈善家、戏曲作家。早肄业于江阴县暨阳书院，五应乡试不中。1858 年，由附生保举训导，后充广方言馆监督。余治专于戏曲创作，作品甚多，内容多为劝人行善，宣扬忠孝节义，主要作品有《后劝农》、《活佛阁》、《同胞案》、《义民记》、《海烈妇记》、《岳侯训子》、《英雄谱》等。另著有《草小学斋集》、《得一录》。生平事迹见吴师澄《余孝惠先生年谱》及俞础所撰墓志铭、彭慰高所撰墓表。余治病逝后，郑观应曾为其收集戏谱

字，是郑所有著作中友人为之题序的最短一篇，字数长短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序者对于此书是否用心，由此可见，余治对于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并没有太多用心，足以说明二人之关系并不一定深厚，只是处于朋友之间友情的初级阶段。除余治外，当时一大批江浙士绅如李金镛²、谢家福、经元善、盛宣怀、沈善登³、沈善经⁴、金少愚等，都成了在赈务方面与郑观应志同道合的人。

郑观应与他们的关系随着赈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断加深，具体表现在他与经元善、谢家福、沈善登、沈善经结拜为异姓兄弟，与盛康、盛宣怀父子结交，过从日密，与此前交情并不深厚的余治的友谊也逐渐加深。这样一来，郑观应与在沪江浙士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很好发展。⁵1879年《申报》所刊登的《上海协晋公所同人启》中明确“公所银钱收解，公议以郑陶斋官应、葛蕃甫绳孝、李玉书麟策、胡小松培基、经莲珊元善、沈味畚善经、王介眉宗寿等七人经手，以重责成。”⁶负责协晋公所的七人名单中，郑观应名列首位，可见他作为公所的创办人和领军人物的地位已经得到大家公认。不仅如此，郑观应还出力向河南、山西、江苏等省地方大员要求奖叙这些积极参与赈灾工作的绅商，也从一个侧面映证了郑观应在整个赈灾工作中的领袖地位。

此外，郑观应还负责与助赈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联络，从而与当时从事宗教与文化传播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建立了联系。这种与江浙士绅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对于郑观应日后的事业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江浙官场与商界的精英，他们拥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和活动能量。能够获得江浙士绅的认同并加入到这个群体共事，进一步显示出了郑观应在构建社会关系网方面所具有的能

刊印《庶几堂今乐》。

¹ 《郑观应集》（上），第3页。

² 李金镛（1835年-1890年），江苏无锡人，字秋亭，号翼御。少时务农，不久赴沪经商，热心救灾及家乡公益事业，后因赈灾工作出色，得到朝廷嘉奖，获候补知府。1882年，由吉林将军铭安奏请，担任吉林府第一任知府。1883年，代理长春厅通判。1887年，李鸿章调其赴黑龙江筹建漠河金矿，直至积劳成疾，病逝于此，为东北乃至中国金矿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金镛去世后，郑观应作为《挽李秋亭太守》一诗，赞扬他“千秋业已垂青史，一字褒须定紫阳”。【郑观应集（下），第1278页。】

³ 沈善登（1830-1903），浙江桐乡人，字毅成，号未还道人、豫斋，近代著名易学家。1868年，入京会试中式贡士殿试二甲，授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翰林院庶吉士，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著有《需时眇言》、《论余适济编》、《经正民兴说》、《报恩论》，合刊为《沈毅成易学》。

⁴ 沈善登胞弟。

⁵ 郑观应对江浙士绅感情颇深，且高度认可，有诗为证“沪上善士多，江浙人犹劲。募捐合万金，好义群钦敬”。【《郑观应集》（下），第1385-1386页。】

⁶ 1879年7月15日《申报》。

力与付出的努力。

另一方面，郑观应积极的赈务工作得到了受赈各省地方官乃至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好感和褒扬，从而与官方建立了长期联系。当时，又正值李鸿章、盛宣怀推动的实业计划，包括津沪电报、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内的重要企业在筹备之初，郑观应有效的赈务工作对他个人事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效逐步显现出来，先是李鸿章邀请他赴天津襄助堤工赈务，再是请他参与筹办机器织布局和津沪电报，再到后来进入轮船招商局，这一切都是他积极从事赈务工作带来的回报。

3. 郑观应与经元善关系研究

经元善(1841—1903)，原名高泉，字莲珊(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笔名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浙江上虞人。父经纬是上海富商，因接济军饷功，清廷授主事加员外郎衔。经元善首创协賑公所，受清廷嘉奖十余次。后涉足洋务企业，成为成功的洋务企业家。热心教育，创办经正女学，开中国女学先河。曾因联名上书慈溪太后反对“乙亥建储”遭清廷通缉。

郑观应与经元善的关系演变过程及原因颇为复杂。起初，郑、经因创办赈务相识，二人年龄相仿、志同道合，在诸多事情上有共同语言，逐渐发展为至交好友，之后又与谢家福三人结为异姓兄弟。¹郑、经二人私交极深，二人联手与众绅商一起创办上海协晋賑公所，再到津沪电报创办过程中的合作以及筹建织布局工作的相互支援，都是良好私交之下进行成功的商务合作的典范。义结金兰之后，郑、经二人更加相互提携与扶持。1880年春，戴恒一般人意欲重新拉郑观应进入织布局的筹办工作时，郑当即表示“在新太古，未能专注于此。因谓戴云，如得经某同局，合志任事，我方敢预闻”，戴恒在明确了郑的态度之后“特赴津吁恳傅相……后见傅相果有是谕”²，郑观应意在将经元善引荐到织布局的筹办中来，之后果然李鸿章给予了经元善会办织布局的札委。当被李鸿章札委为上海电报分局会办的谢家福不能常川驻局之时，郑观应不失时机地与谢家福一起向李鸿章建议由经元善代替谢出任会办。甚至，郑观应还以身兼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两个要职为由，直接向李鸿章辞掉上海电报局总办职务并建议经元善接任。由此可见，在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分局两企业的人事安排上郑观应对经元善进行了用心的提携。

当郑观应应彭玉麟奏调赴粤留下了机器织布局巨额亏耗的烂摊子以后，经元善临危受命接办局务清理前帐。据经元善称，对于郑观应挪借巨款导致亏耗之误，

¹ 经元善曾回忆：“弟与陶斋、绥之（家福）均因苏沪创办义賑获交，自戊寅至癸未六年中陶斋言听计从，交融水乳，谢、郑、经三人遂订金兰。……辛巳元日又添二沈结五人之义，盟词俱在。”（光绪二十三年冬《经元善致某某函》，《盛档》。）

²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经起初有意着力袒护，甚至故意回避郑观应挪用局款的行为，意欲将其个人行为上升为整个布局领导层的行为，这种一味偏袒的后果就是招致了龚寿图的强烈不满，并将具体情况特别是郑观应挪用局款导致巨额亏耗之事上告到李鸿章处。尽管龚寿图平时为人已有恶声，如薛福成曾经致函李鸿章说：

昨接杏荪观察来电，论上海织布局一事，似在事诸君多因畏避龚仲人而诿卸者。龚仲人系藹人廉访之弟，其浮夸挥霍之习，藹人亦深以为病。前在山东颇知之，凡办一事，数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搅之而有余。龚如在局，恐又致散场，最妙莫如撤去，否则勿假以事权。¹

对于有着这样恶名的龚寿图的状态，换做以前李鸿章也许就是听过算数。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龚寿图无疑有理有据，织布局巨额亏耗的事实就摆在面前，李鸿章不得不重新审视他所看重的郑观应以及经元善的工作汇报。这让经元善颇为被动，但他还是为了顾全郑观应忍气吞声。经元善在多年之后对此曾有这样的回忆：

弟会同沪道邵筱帅清理前帐，因欲顾全陶斋，被龚仲人诬控，在北洋大告一状，严札筱帅查办。弟无端受此不白之冤，因仍欲解松陶斋，不敢与龚大开旗鼓，屈气下场。……当时陶斋正在香港为越石父，我若辩清，陶斋更无地自容，岂非投井下石。

2

根据《盛档》所存当时有关织布局的往来信函及电文，我们能够了解织布局亏耗案发生以后所涉及人物的基本态度和做法，我们也据此会发现经元善此番说法基本上并不属实。实际上，对于郑观应在工作中的过失，经元善等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向盛宣怀、李鸿章据实禀告了，例如告诉盛“局中公牒随时由陶翁主稿，弟等不过随例画诺，一应局务，概未所闻。不意上年市面大坏，陶翁于银钱出入，措置失当，以致目前情形濒于决裂”³、“陶翁此局怀到如此，亦关系气数也，奈

¹ 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薛福成致李鸿章函》，陈梅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² 光绪二十三年初冬《经元善致某某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01-502页。

³ 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蔡鸿仪、李培松、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68-69页。

何，奈何”¹。再如，除向李鸿章禀明织布局筹办工作“濒于溃决”系“郑道措置失当”之外，还列明了郑家兄弟所欠布局银款的具体数量。对于郑观应及其兄弟和叔父秀山所欠银款，经元善也是“连次函催”²，毫不留情。此后，经元善清理布局困难重重，并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经还通过盛宣怀催促郑观应本人返回上海“原手料理”。³据此，经元善在接办清理布局后的所作所为，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意欲顾全郑观应。

经元善的此番做法，大可以称的上公事公办。不过细细品读一下那段时间经元善写给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信函，在汇报到郑观应的工作失误、挪用局款以及迭次催款未果的时候，其中的态度、语气很难看得出他与郑系结拜兄弟，让人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经元善冷眼看笑话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为郑观应落难而心生畅快的感觉。例如，经元善在向盛宣怀表明心迹时说：“陶翁固无足惜”⁴。在向李鸿章表明心迹时，非常直白地称郑观应为“愤事之郑道”⁵。在料定郑观应不敢来沪料理局事时不无讽刺地说道：“咨催转饬陶翁回沪，自是正办。惟以情势揆之，陶翁必仍不来。陶翁既未必来，来亦无济”。⁶在说到催还郑氏三兄弟欠款时，经元善写信给盛宣怀除了一再表明布局欠款惟有郑家三兄弟未归还之外，还带有明显的嘲讽口吻说：“（济东）有回信一函，阅之直可发笑。此三户（思齐、观应、思贤）情形，至此直今令人无计可施，奈何，奈何。”⁷由此，再联系到经元善曾经说过“陶斋总办织布及进轮局，与弟踪迹渐疏”⁸，不难看出经元善对郑观应持此态度的真正原因了。

想必经元善的这种心态与做法，郑观应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二人作为结义兄弟，又前后接办织布局事务，按理说对于清理织布局的亏耗应该有频繁的通信以通消息或商量工作，但事实上二人之间这段时间的通信鲜有见到，仅从通信一

¹ 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76页。

² 光绪十年五月十四日《经元善上李鸿章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77-79页。

³ 光绪十年七月十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评传》，第342页。

⁴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94页。

⁵ 光绪十年九月十九日《经元善致李鸿章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101页。

⁶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112页。

⁷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113页。

⁸ 光绪二十三年初冬《经元善致某某函》，见《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01页。又：如果按照经元善的说法，导致二人产生矛盾的最初原因则是郑观应在身兼织布局总办以及轮船招商局帮办两大要职之后，事业发展远在经之上，而对其有所疏远导致。

事来看，二人之间就缺乏必要的沟通，其中原委可能二人之间心照不宣。总之，织布局的事情使得郑、经二人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根本的变化，也许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前的“交融水乳”到有所间隙的转折点。此后二人尽管表面上还能够和睦相处，在诸多大事上还能勉强维持表面上的一致¹，但二人之间还是缺乏进一步的沟通，导致怨气渐深却是不争的事实。

1885 年年初，郑观应通过谢家福为其筹款，请在沪各好友助会时列了一个拟借款的名单，其中就有经元善，郑却在他名下加注了“难允”二字，不知是何缘故，此后经元善到底有没有出钱助会无从查证，但这是否暗示着二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何种情况，不得而知。反观盛宣怀还曾在郑观应经济困顿之时送上洋 300 元以解其燃眉之急²，不能不说明郑、盛二人的关系远胜于郑、经二位结拜兄弟之间的关系。1897 年，当经元善计划创办女学堂，向盛宣怀、郑观应二人筹款之时，郑观应虽然赞同此举，但却并不捐款，以“穷得很”应付了事。此事终于让经元善忍无可忍，遂向某友人致信揭发，除了倾诉了自己在清理织布局债务时所受到的委屈（见本页注 3）以及列名《不平则以公启》为郑批驳有人诋毁之事外，还特地将郑观应岁入甚高但不肯出钱的事情源源本本地说了出来：

弟闻（郑）每年所入有近万，系旧岁问杏公：陶斋是否舍轮专铁？杏公笔谈云：
铁甚苦，轮花红外岁入稳有九千金，岂可使其舍甘就苦。

……陶斋女学堂捐册乐助数目，以伊之身份欲卜匡人望，至少至少创捐二百元，常捐二十元，既陶有“穷得很”三字，谅有难言之隐。³

从郑观应不愿为经元善筹办女学堂捐钱以及经元善致信友人揭发两桩事情来看，二人关系已经到了非常不好的时候了。经元善在两年之后，即 1899 年的 6 月 10 日，连续致信数封与郑观应等人，讨论电报局、织布局、女学堂等诸事，议论和痛批官督商办，讽刺盛宣怀“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没曾想，郑观应却将经元善的几封信函直接转交盛宣怀。郑观应此举等于是直接将经元善卖了个

1 例如，当 1897 年年初有人在《苏报》上发表《总办得人》的文章诋毁郑观应时，经元善还与盛宣怀、徐润等人署名在《苏报》上刊登《不平则鸣公启》批驳前文。（参阅《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491-492 页。）

2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198 页。

3 光绪二十三年初冬《经元善致某某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502 页。

干净，郑藉此进一步恶化盛、经二人关系，密切盛、郑二人关系的用心显而易见，于情于理郑观应的这种行为都算得上非常的不光彩。¹此后，在经元善联名通电反对“乙亥建储”遭通缉并被拘于澳门之事中，郑观应也有不妥之处（见本书附录一）。特别是郑观应在事后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更是把经元善贬损的一无是处：

经守元善久蒙督办栽培，不知图报，反如狂如醉听从报馆主笔干此弥天大罪，累已累人。然闻列名者大多并不知情，由经擅为开列上达，督办电饬拘留，请缴公款，经早逃。官应当时不知其欠巨款急于出亡。²

在信中郑观应痛斥经元善对盛宣怀不知图报，且偏听报馆主笔之言、擅自开列名单通电反对慈禧太后酿成弥天大罪，而后又因为侵挪电报局公款急于出逃的行径，将自己与经之间彻底划清了界限，并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事实上，就在数日之前盛宣怀的幕僚王洵在写给盛的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却与郑观应所述之情截然相反，汪说：

其实此事始终皆陶斋一人作俑，莲珊之电亦其主谋，有亲笔信云：朝事如此，公忠愤素著，能合十八省士民电奏，事可挽回。莲珊始各处发电……莲珊之行，陶斋为电澳门知新报馆并送程仪数百元，派家人料理，其为纵逃无疑。³

如果实际情况真是王洵所说的有亲笔信为证，那么郑观应写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实之言系确凿无疑。由此可以推断，郑观应此中所作所为确有问题。总之，历数郑、经二人结义金兰之后，逐步沦为矛盾重重，最终交情全无的过程，不能说责任全部归于某一方，但当年经元善在布局的所做作为无疑为今后二人关系交恶埋下了很深的隐患。经元善于1903年病故，时年仅62岁。作为曾经的金兰之交，经元善的去世似乎没有引起郑观应的太多关注和悲伤之情，在郑观应所著的《罗浮侍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以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中除了一篇早年所作之诗《赠经莲珊太守》收入《罗浮侍鹤山人诗草》

¹ 见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日《经元善致陶斋、长卿、子萱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参阅《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25页。

²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74748。

³ 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1679页。

¹之外，未见有悼念经元善的诗词出现，反观郑的其他友人，盛宣怀、彭玉麟、王之春、龚易图、张振勋、唐廷枢、郑藻如、谢家福、李金镛、韦文圃等人过世后，郑均作有悼亡诗词或挽联，唯独不见悼念经元善的诗词出现，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足以说明郑观应对经元善所持何种态度。

¹ 该诗未收入乙酉本，对此郑观应是有考虑的，足见在其心目中二人关系早已终结。

第四章 业缘网络

1. 买办岁月与洋商关系

（一）1858年春夏之间¹，郑观应初次来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上海，开始他闯荡世界的人生。

对于当初如何来到上海的经历，郑观应本人没有详细述及，只是用“幼承庭训，年十七奉父命赴沪学商务”之类的话一笔带过，其他亲友也没有文字提及。就现有的资料，很难还原当初郑观应是如何来到上海的，是通过水路、还是陆路来到上海，是独自一人，还是有人陪伴，不得而知。按常理推断，正值年少青春的郑观应，此时的心情应该是愉悦欢快的。他再也不要整天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四书五经，用以应对科考，对于将要在这座城市开始的生活与工作一定会有美好愿望和憧憬。

就在十年之前的1848年初春的一天，天资聪颖，年仅19岁的苏州才子王韬也第一次踏上了这座城市。此时的上海作为《南京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仅仅开埠了5年时间。是时，相对于江南农村的日渐衰落，上海走向繁华世界的历程却刚刚开始，华洋杂处的局面初步形成，欧式建筑已初具规模，近代城市的基础依然初成，“戊申正月，余以省亲来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然幾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²这是王韬对开埠之后的上海非常感性的一段描写，初到上海的王韬对西人所经营的租界颇为欣赏，租界里的新奇事物在他看来和家乡有很大的区别，外滩上用石料堆砌而成的洋行建筑，恢宏具有其实却也不乏美感，透过烟水苍茫的江面宛如传说中的仙境，似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

¹ 鉴于童子试在每年农历2月举行，郑观应又在考试失败后“即奉严命赴沪学沽”，那么他到上海的具体时间应为1858年春末夏初。

²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郑观应初来乍到，此时的上海距离王韬初来时又过了十年，上海租界的城市建设已经颇具规模。郑观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描述对上海的最初印象，我们无法判断究竟繁华恢宏的洋行汇聚的外滩会给他留下何种印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给郑观应所带来的最初感受，一定会和王韬的感觉有所相同，那就是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

上海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百业待举。众多洋商企业和外国冒险家，已凭借《南京条约》的保护抢滩上海，如宝顺洋行、怡和洋行等各项业务早已步入正轨。

郑观应投奔的叔父郑廷江，也就是郑观应常说的“秀山叔”，是郑文瑞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英商新德洋行担任买办，从事担保责任事宜，是一个比较成功但并不是顶尖的洋行买办。郑观应凭借叔父的关系，进入新德洋行得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因为初来乍到，并没有什么技能和经验，郑观应在新德洋行也只能跑跑腿，做些杂事。关于郑观应早年在新德洋行的经历，所存资料甚少，很难深入了解。

郑观应在新德洋行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新德洋行在上海滩众多洋行中的名气一般，发展前景可能并不看好，另一方面在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宝顺洋行中有两个买办与郑家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在郑观应到上海后的第二年，便由时任宝顺洋行总买办的徐润伯父徐钰亭以及副总买办曾寄圃介绍，进入该洋行工作。郑文瑞当年也曾经在宝顺洋行担任过买办，与徐钰亭既是同事又私交甚好¹，曾寄圃是郑观应的姻亲，关系亲近，这样一来，有了两位洋行大买办的关照，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在宝顺洋行工作的思齐、徐润也能够对他有所照顾。有了这些关系，19岁的郑观应很容易就成为了宝顺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管理丝楼，承担轮船揽载业务。郑观应在宝顺洋行首尾8年，最后阶段担任宝顺洋行轮船公司经理，兼管栈房事。²对于这段经历，郑观应本人日后偶有谈及不过寥寥数语，甚至在《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中也没有细述。由此可以推断，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事业并没有得到什

¹ 参阅本书附录二“徐润”。

² 《郑观应集》（下），第939页。

么实质性的发展。反观比他年长四岁的徐润深得宝顺洋行大班韦伯的信任与提携，在郑观应当上买办的次年，徐润就接替了死去的曾寄圃当上了副总买办，不久又接任总买办。相比于徐润来说，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发展并不突出。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任职买办期间，正值 19 岁至 26 岁，风华正茂。郑观应是一个勤奋好学、善于思辨、长于交际的人，他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所收获：

一是熟悉洋行业务，具备了成为洋行高级买办的条件。洋行与中国传统的商号相比有截然不同的企业理念，这里主要看重的是员工的业务能力和品德，不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主要以血缘维系。郑观应颇得洋人信任，被委以独立开展揽载业务。洋行的日常事务、工作程序、业务知识，让郑观应经营能力大为提升，为他日后成为高级买办积累了条件。

二是英文水平大大提升，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郑观应除进入英文书馆进行了两年正规的英文学习之外，在洋行语言氛围的熏陶下，无论是与洋人的交往或是一些洋行英文函件的往来，都促进了郑观应英文水平的提高，这使他在外资企业中游刃有余，学习西学事半功倍。

三是改革维新思想初步形成。郑观应自小有悲天悯人之心，对于国家命运思考之深邃异于一般年轻人。他自述在宝顺洋行除了个人事业发展之外，另有“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¹的目的，很早就开始思考有关西方政治、实业等方面的问题。他身处洋人企业之中，能够直接接触和感受西人的理念与思路。在宝顺洋行期间，他开始写作《救时揭要》中的某些篇章，标志着他朴素的救国理念与改革维新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四是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在宝顺洋行几年，郑观应掌管丝楼并兼营轮船揽载业务，接触到一些新的同僚和客户，人脉关系网络有所拓展，这为他今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他与后来极力引荐他出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总船主麦奎因建立了良好的私交。

（二）1867 年底至 1868 年春的一段时间里，上海滩上曾经风光一时的宝顺

¹ 《郑观应集》（下），第 620 页。

洋行，因为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管理不善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停业了，郑观应随即离开宝顺，先后在公正轮船公司、和生祥茶栈、荣泰驳船公司任职，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扬州盐务总理，还投资了新组建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些股份。

1873年初，郑观应原先在宝顺洋行的同事、气拉渡号轮船船主麦奎因¹力邀，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的有关事务。早在1872年，太古洋行老板斯威尔²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海底电线的敷设，敏锐地感觉到这将使中西之间的远洋航运贸易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看好中国航运市场的发展前景，极力想要开拓在中国的航运业务，遂在英国筹得资金36万英镑，于伦敦注册，在上海设立太古轮船公司，由威廉·兰（William Lang，也就是郑说的冷士）任经理，不久又聘任美国人晏尔吉³（Endicott）为货运主管。刚刚成立的太古轮船公司，急需熟悉业务的中国人为其打理相关事务，有着多年洋行买办经历、熟悉轮船揽载业务的郑观应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于是，在已任总船主的麦奎因的极力推荐下，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正式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担任总理、全面负责揽载客货兼管账房、栈房等事，成为该公司总买办。郑观应说自己“年三十二，上海太古洋商创设轮船公司，聘为总理兼管栈房”，⁴这里32岁指的是虚龄，足岁实为31岁，即1873年，太古与其正式签约系1874年2月。

沙为楷在《中国买办制》中对外国轮船公司的各种买办的大类和职责进行了描述：

轮船公司买办一般分为公司买办、驻船买办和仓库买办三种。公司买办系从事于轮船公司内部事务之买办的业务。其主要业务，即吸收中国货物之货运，并周旋交付到岸之货物，向货物之所有者收集运费，对于中国货物运费，负缴纳之责，鉴定货币

¹ 麦氏当时是作为旗昌的船主被挖到太古的。

² 即 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前文所著英国太古洋行创始人约翰·斯威尔之子。早年游历美国，曾一度持有美国阿肯色州的邮政专营权，掘金无数。1854年，到澳洲发展，于次年在墨尔本设立分公司，使业务重心逐渐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原本公司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进口业务（其纺织品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被迫中断，于是 J.S.斯威尔重返利物浦后谋求新的发展，之后及其弟 William Hudson Swire (1830-1884) 将主要目光转向对华贸易，主要从中国进口珍贵的茶叶和丝绸，而中国亦成为他们潜在的纺织品出口市场。由于 J.S.斯威尔对于中国聘用的业务代理商的表现非常不满，所以决定亲自掌管在华业务，于1866年11月抵达上海，开始与巴特菲尔德（Richard Shackleton-Butterfield）合作，随即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布鲁尔洋行，同年12月4日在《北华捷报》刊登了宣布巴特菲尔德·斯威尔洋行（Butterfield & Swire，即太古洋行，现在太古集团的前身）正式成立的广告，并于1867年1月1日正式开业。

³ 原为琼记洋行的船务经理人，有多年的在华经营船运经验，同时精通汉语，是沪上熟知的“中国通”，后来担任太古轮船公司航运部首席负责人。

⁴ 《郑观应集》（下），第620页。

期票之真贋，并出納等事項是也。是以買辦日常對於轉運公司及報關行，須有密切之聯絡，一方努力吸收中國貨物，他方對於輪船公司運費之漲落等，加以注意，以圖其輪船公司營業之便利。

（駐船買辦）系輪船內設置買辦，僅為外國輪船公司從事航行中國內地江河各口岸之特有機關，外國航路之輪船公司，無此制也。普通駐船買辦之業務，與公司買辦各自獨立從事，然亦有直轄於公司買辦者。駐船買辦對於公司，除天災之不可抗力之災禍，及因貨物自身之性質所起之損害外，貨物自入艙至上陸之日止，倘有紛失損傷等事，須負完全責任。

（倉庫買辦）外國輪船公司於中國沿海及內地各河川航路，均有所屬之倉庫，關於是項事務，另以買辦任之，是以倉庫買辦之目的，即在管理倉庫，而倉庫之安全，貨物之保管，貨物出入之手續等，為其主要業務。因公司之不同，在上述各項事務意外，有令倉庫買辦負收集棧費及繳款之責。是項買辦，亦有直轄於公司買辦者，而此種買辦，因圖營業之利便，在自身計劃之下，另僱使用人，以駁船運貨上陸者。¹

對於輪船公司買辦的收入，沙為楷也有所研究：

（公司買辦）由公司給與之薪金，普通一個月在一百元至二百元之間。關於貨物之佣金，乃由經手之運費總額，每一航程或一定期間內，由公司提幾分之幾，付與之。現在上海外國輪船公司，買辦之貨物佣金約在運費之二分五厘至三分之間。其他雜項收入，在部下之使用人薪水上折扣，或每日經手收授金錢上之日利，或向公司納付運費時，所得換算差額（兩對元）之收入，或將回收之運費，以高利轉貸於人，一方低利之金錢，向公司繳納，以圖巧利，或在公司與顧客間，大施手腕，以博利益。²

按照沙為楷的研究，輪船公司的買辦職責與權限幾乎涵蓋了公司所有的日常業務，公司買辦的收入主要以經手運費之佣金和利用公司欠款放貸獲利等手段獲得。沙為楷的研究具有普遍性，每個公司、每個買辦情況有所不同。在太古輪船公司，買辦種類更為複雜一些，分為總買辦、船務買辦、棧務買辦和保險買辦等

¹ 沙為楷：《中國買辦制》，商務印書館 1931 年版，第 20-31 頁。

² 同上，第 27 頁。

类型，也有一些轮船买办和揽载行经理。郑观应所担任的总理职务，就是公司总买办，职责是“总理轮船揽载事务，总管栈房出入货，及承办一切上、下扛夫推装等事”。¹太古轮船公司对于颇具经营能力的郑观应非常重视和信任，给予了他在公司事务上很大的权限，掌管了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但是又规定必须和总理船务的货运主管晏尔吉酌商办理，这里所说的用人事务主要是指轮船买办人选的推荐。在薪资方面，太古轮船公司开出了天价，仅年薪就在 7000 两白银以上，这与沙为楷的研究——当时的一般买办收入每月一百至二百元、年薪一千两至两千两——有巨大差别，加之数量可观的公司分红和运费佣金，郑观应仅在公司的收入估计在 6 万两银上下²。待遇如此优厚，权限上如此放手，郑观应心存感激，在经营方面尽心尽责，到任伊始便放手在长江及沿海各主要口岸扩展业务，相继开设了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汉口揽载行、四川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福州宝泰揽载行以及牛庄、汕头、广东、北永泰字号等类似金融机构³，太古轮船公司的业务在他的打理之下开展顺利。

太古轮船公司成立之初，公司老板斯威尔果断收购了刚刚宣布破产的郑观应本人参与投资并担任董事的公正轮船公司的资产，取得了该公司在长江流域沿岸所拥有的产业，并于 1873 年 4 月 1 日将收购的轮船投入运营。据说该项投资交易为了避免可能来自旗昌的破坏，是以比较隐秘的方式完成的，郑观应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⁴斯威尔订购的三艘密西西比式明轮船“北京号”、“上海号”和“宜昌号”陆续到达中国大大增加了公司的运能。⁵此后太古轮船公司利用新拓展的垄断业务——即将北方的豆饼运至南方水果种植区的“豆饼贸易”，加上逐步开展的内陆港口的客货运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郑观应在公司成立的初始阶

¹ 《郑观应集》（下），第 939 页。

² 关于郑观应在太古期间的收入问题，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根据他此后牵涉织布局（含泰吉钱庄）和太古洋行共计 4 万两左右的债务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弥补的情况来判断，估计他的账上并没有万两以上的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加之他在一些私人信函中常有感叹经济困顿的情况，为此本文由此推断郑在太古时期个人收入方面尽管颇为丰厚，但即使是最好的年份也绝对不会超过所得年薪的 10 倍，而取 6 万两的约数。并且，除却投资地产等方面的收益，在太古期间的收入，也许是他一生中收入的峰值。

³ 参阅《郑观应集》（下），第 620 页。

⁴ 参阅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PiuKwangChing: *Anglo 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 Harvard, 1962），第 118-119 页。

⁵ 实际上太古洋行早在 1860 年代就曾经非正式经营过两条航线，一是代理海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 Ship Company）的上海至利物浦远洋航线，该公司隶属于英国贺而特公司旗下的蓝烟肉航线（Blue Funnel Line）；二是在 1866 年联合了一些船主组成“中国海船组合”（China Coasters, 或 Coast Boat Owner），以五艘轮船航行于上海至福州及东南各口岸。

段即担任总买办，这对于并未出任过洋行高级买办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郑观应凭他过人的能力，很快熟悉了业务，工作颇为顺利。

为了更好地招揽客户，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太古轮船公司在成立之初，即向当时在长江及沿海航线上具有垄断优势的旗昌轮船公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做好了应对旗昌轮船公司将会发动的各项挑战的准备。首当其冲的是双方的价格战，旗昌轮船公司当年与宝顺洋行船队大打价格战最终胜出导致了宝顺洋行的衰败，此次旗昌如法炮制，在太古轮船公司购买的原公正轮船公司的两艘船只正式移交的当天，就把上海至汉口的每吨运价打了个对折，太古轮船公司毫不示弱，直接将运价降至原先的4折。此举使得本欲打算用价格战压制太古的旗昌轮船公司“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承受不起价格方面的损失，只得主动要求与太古谈判订立价格与联营协议，如此一来太古名声大振。

在货运业务方面的竞争中，太古轮船公司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新的回扣佣金支付方式，加大公司反馈给货运代理和中介等方面的回扣力度。太古支付回扣佣金的方式相比于旗昌公司显得更为灵活，且回扣额度更高，这在招揽货源方面发挥了相当有效的作用，所谓“选择熟识客商货多而可靠者，囑渠分装各口揽载，或加一九五用，或补贴房租，或货多准其荐一轮船买办，货至多者缺至优，以此羈縻，使其奋勉，为我招徕”¹。总之，太古想尽办法拉拢中国客商，甚至“对所有的货运掮客，不论大小，都设宴招待”，“并宣称他们的船只，只要装满货物，运费在所不计等等”。²太古还积极奖励那些能够拉到客源的轮船买办，如果轮船买办争取不到满意的货源，就予以撤换，以此调动轮船货运买办（即坐舱买办）的积极性和逼迫他们想方设法寻找货源，以至于后来太古的轮船货运买办“均为货多之揽载行所荐，如不能胜任，即囑换别人，所以多乐为招徕生意”³。这些做法，逐渐让一些旗昌洋行的老主顾倒向太古一边，到1873年年底，太古轮船便已经拥有了长江航线货运的半壁江山。

此外，公司在此前拥有的远洋和沿海轮船的联运航线的优势基础上，将有关

¹ 《郑观应集》（上），第641页。

² 马里纳、海德：《老斯怀尔》（Sheila Marriner and Francis E. Hyde, *The Senior John Samuel Swire 1825-98, Management in Far Eastern Shipping Trade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67），第62页。转引自张仲礼等：《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807页。

航运保险捆绑到其代理的保险公司的业务中，使广大客户后顾之忧。面对太古轮船公司步步为营的强力竞争，缺乏有效应对办法的旗昌轮船公司只能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步步后退，逐渐丧失了在国内航运业中的很大部分市场份额。在太古轮船公司创立近三年、郑观应正式就任公司总买办后一年，也就是 1875 年 1 月，《彙报》载文对近三年来太古与旗昌之间的竞争做了如下评价：

（太古）所延中外司事，皆属于向办轮船老手。和衷共济，遂称得人时。旗昌水脚陡减，逐日开船，欲夺其货，而仍不及其货之多。¹

由《彙报》的高度评价来看，自太古轮船公司开业以来，在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它已经完全占据优势，牢牢地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旗昌轮船公司在竞争中逐步衰退已无可避免，加之新兴的洋务派企业轮船招商局和英商怡和洋行创办的华海轮船加入到航运业的角力之中，旗昌很快失去了此前独家垄断的地位，自身难保，最终在郑观应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之后的第四年即 1877 年为轮船招商局并购。在郑观应的领导下，太古轮船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以其船舶新，适航性能好，客货运输兼优，赢得了客户青睐，发展势头良好，三年合同期满以后，太古又与郑签订了为其 5 年的聘用合同，至郑观应离开太古之时，该公司资本比初创时增加了 30% 以上。

太古轮船公司的业务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并成为了新的航运巨头，整个过程郑观应基本上都直接参与，尽管公司的重大决定和竞争对策的制订都出自于公司大老板斯怀尔，但是郑观应发挥了一定的参谋作用²，这样的经历使得善于学习与思辨的郑观应能够在具体的公司运营的实践中，更加高效地获得理论上的收获

¹ 《彙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75 年 1 月 23 日，第 1 页。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6-337 页。

² 关于郑观应在太古轮船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太古轮船公司的领导团队应该是斯怀尔、威廉·兰和晏尔吉组成，斯怀尔作为公司老板，威廉·兰和晏尔吉是斯怀尔聘用的公司职业经理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大发展策略和政策的制订，应该多为此三人完成，特别是斯怀尔在听取两位职业经理人的建议和意见后最终决定。比如在对公正轮船公司的并购等公司重大决定方面，据《彙报》说系“太古洋行冷公延船主唛君密商，购公正之轮船，得公正之码头，加新船，租洞庭，名其行曰太古轮船公司”。（资料来源《彙报》，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辑，第 336 页。）

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司的中国买办，郑观应在公司制订发展方面的大政方针层面上所能够发挥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郑观应在公司能够发挥的作用，除了参谋大政之外，更主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执行公司老板斯怀尔和公司经理威廉·兰决策的问题了。从郑观应的自述以及太古轮船公司早期业务的发展来看，在斯怀尔以及威廉·兰的决策之下，他的确为公司揽载业务的开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郑观应极具执行力，能够很好地执行为公司开拓业务的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会得到洋人的重视。

和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从航运专家晏尔吉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无论是在公司用人、客轮运行、成本控制、招揽客户、稳定客源、资产采购、财务监管等方面郑观应都有了基于实践的独到的全面的见解。¹比如:在用人方面,主张总办必须为熟识商务的人员担任、公司所设总船主必须是船主出身、总大车必须为大车出身、船主必须有学堂执照且有实践经验、管理船务者必须对于轮船揽载业务非常熟知等;在客轮运行方面,主张实现摸清所有航行线路的情况,根据各口大小、水势深浅、载客载货数量决定派出相应的运输船只;在成本控制方面,主张揽载事宜操作在前,货物堆放须整齐有序,船到货齐即刻装船,可减少耽搁之费用;在招揽客户、稳定客源方面,主张尽量选择诚信可靠货源充足的客商,通过增补房租、增加运费、客商自荐买办等方式稳定优质客户;在资产采购方面,反对贪图一时的便宜购买落后的船只,主张宁可多投入资金购买消耗少、速度快的新船;在财务监管方面,主张排专人每月对各级企业官员进行账目检查等。郑观应还对造船、修船事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无论造船或修船都必须事先明了一切相关工作,造船须登报招标,修船须防经管洋人与船厂串通骗财。由此可见,郑观应对于航运业务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已经非常全面,对整个船运业务的大小事务都做到了了然于心,远非一般船务管理人员所能比。

郑观应所说的“学商战于外人”的初期目标已经在此时基本实现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这些年在太古轮船公司总办位置上获得的宝贵经验,使他对于如何办好一个近代化企业有了远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这种深入的理解与感悟帮助他在日后各种洋务派企业中,触类旁通,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斐然的成就。

(三)郑观应 1858 年来到上海进入新德洋行工作,到 1882 年离开太古洋行,去掉中间 5 年独立投资的时间外,郑观应在外资企业一共工作了 19 年,其中在宝顺洋行 9 年,太古轮船公司 9 年。在此期间,郑观应与洋行老板、高级经理人建立了复杂的关系。

¹ 郑曾说“昔太古公司总理船务之洋人晏尔吉尝以为独得之秘,并劝余不可告人”,见《郑观应集》(下),第 621 页。

近代以来，西方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撬开了中国的国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列强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处于咄咄逼人的强势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只能委曲求全，成为西方列强全球布局中的一个资源供应地。但凡中外发生摩擦与纠纷，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退让妥协为必然结果。在此种情形之下，挟条约霸权而来的洋人，凡事都受治外法权保护，自然高华人一等。当时的中国官员畏惧洋人如虎，华洋交往过程中，洋人一方往往居高临下，国人往往也感觉矮人一等。这种情况在洋行中更为突出，买办及华人雇员，受雇于洋行，受洋行老板和经理的领导，自然仰人鼻息，万事都以洋人的意志为主。不过，郑观应与洋人打交道却并非如此，他是凭借自己过硬的经营能力获得了洋人的信任与好感。在语言沟通方面，郑观应没有什么障碍，英华书馆的英语培训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语言积累，使他获得了很好英语交流能力，这让他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并容易为对方接受。太古轮船公司与他续聘 5 年的合同，以及公司经理冷士给他开出的半薪养老的条件，都是洋人器重他的明证。郑观应与麦奎因的关系，更加说明了除了工作方面的关系之外，郑观应还能够与洋商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

2. 晚清商界的千手观音与洋务派官僚网络

在国家前途命运与个人得失的反复权衡之下，郑观应毅然抛却了待遇优厚且职位稳定的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买办的职位，专事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开始了作为洋务企业家的工作历程。此后，从南到北的洋务企业中，常常出现了他的名头。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试验，或建言献策于各级官僚，对洋务派企业的发展和中國工商业近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后人据此称之为晚清商界的“千手观音”¹。

郑观应能够在众多的洋务派企业担任要职，能够作为一个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活跃在晚清商界，一方面与他杰出的商业能力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他在洋务派官僚群体中所编织的强大关系网拥有着巨大能量。这个关系网，就像一个无形的手，推动着郑观应的每一个动作和得到的每一个职务，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唐廷枢、郑藻如等人就是背后的真正推手。

一、 织布局筹建工作中的复杂人际关系

洋务企业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兴办近代军工企业所需的巨大资金，在时局艰难的形势之下根本无法筹措，长此以往难以为继，更不用说企图通过实现军事技术层面的自强以达到对外抵抗侵略、维护朝廷统治的目的，于是将目光聚焦到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方针上来，以上海轮船招商公局²为代表的洋务民用企业的成立，标志着洋务派运动的转型之路拉开帷幕。

洋务派官员投入很大的精力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是一段时间的运作下来，发现连企业的正常运营都异常艰难。新组建的轮船招商公局在成立之初即陷入困境，更不用说与外人争利权了。此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洋务派企业系官办，现有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都由各级官僚充当，企业运作官僚化，

¹ 参阅雪珥：《清末商界的“千手观音”》，《新财经》，2009 年第 5 期。

² 官督商办后改为轮船招商局。

缺乏高效的管理和基于市场运作的经营与管理模式；二是缺乏真正的具有近代企业管理经验的人才；三是外资企业已经经营有年，且无论在资金、技术、人才或是企业运营模式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洋务派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难以打开新的局面。这些原因，洋务派官员心知肚明，但由于晚清官僚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对于这些民用企业的官方背景，无论是清政府或是洋务派本身，都不愿也不想予以改变。唯一能够承受的就是将此前完全“官办”的形式，变更为“官督商办”，即在政府监督的前提下吸收具有近代企业管理经验的商人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但企业高管皆有政府委任。

如此一来，摆在洋务派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管理人才。具有丰富的商务实践经验、具有多年与洋人共事经历，又非常熟悉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情况的洋行买办自然成了洋务派首先关注的对象。此前担任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唐廷枢，以及英商宝顺洋行总买办的徐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洋务派官员成功揽至轮船招商局。事实证明，以唐廷枢和徐润为代表的洋行大买办的加入，为处在困境之中的洋务派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作用。

唐廷枢、徐润被洋务派企业招至轮船招商局，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之初，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上海滩上的著名买办，与太古轮船公司签约担任总买办是在唐、徐接办轮船招商局一年以后。那时，郑观应多次在《申报》上发表政论，所著《救时揭要》产生了一些影响，个人名声有所提升，但与早有业绩，且跻身商界名流的唐、徐二人相比，郑观应暂时并没有进入到洋务派官员急需罗掘的名单之中。真正引起洋务派官员的注意，却恰恰是他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以后。

郑观应在太古与旗昌的激烈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太古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他广泛有效的个人投资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个人声望和资产稳步增长，其商务能力逐渐为人所共知，也与此前的唐、徐二人一样成为粤籍在沪商人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相比唐、徐二人，除了都富有商业实践经验之外，郑观应还有一个特有的优势，那就是在思辨方面的优势。就这一点来说，郑观应显得难能可贵。环视当时的商务精英，大多数都是和唐、徐二人一样仅仅是一个商界的成功人士，

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所学所想，进行深入归纳并与时局艰难之国家命运相结合，系统地将对于当前维新改革的思考阐述出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晚清维新思想的启蒙者，唯郑观应一人而已。这样一个集商务实践经验和精辟的思想政论为一体的成功买办，获得洋务派的欣赏与信任是早晚的事情。

郑观应获得洋务派赏识的标志，是1878年得到李鸿章的委任请他赴天津襄办直隶堤工赈务。

李鸿章起用郑观应参与赈务，与郑观应多年来秉承父亲文瑞一贯乐善好施的义举，在筹措晋、豫、直隶、陕等省救灾款项等赈灾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有直接关系，但李鸿章所看重的并不单单是郑观应个人捐资多少，或者是筹措了多少资金，更为看重的是他在筹措资金方面的能力和号召力，这种能力对于急于兴办民用企业的李鸿章及其幕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郑观应收到李鸿章的札委函件之后，随即在答谢信中，以太古轮船公司事务一时无入接替且忙于上海当地募捐为由，婉言推却李鸿章的好意，并推荐金兰经元善赴天津襄办。郑观应为何推掉这项委任，原因显而易见，信中所提到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委婉的托词而已，换言之，这个差事，对于当时的郑观应来说肯定是屈才了。一方面，郑观应三年买办合同期满，表现可圈可点，又续订5年合同，在太古的工作颇为顺手，固定收入丰厚；另一方面，李鸿章所委任的襄办直隶堤工赈务之职，既没有官阶上的诱惑，也没有收入上的保证，对于郑观应来说实在无任何吸引力可言。

李鸿章也并没有因为郑观应拒绝了他的委任，心生不快，所作出的批示也表示非常理解，说“该道在沪设法集捐，源源解济与来直办赈同一勤劳。既难分身，自可勿庸来直”，又盛赞郑观应等人“志行坚卓、办事妥干，仁声义闻，远近传播，心存利济、见义勇为”。¹李鸿章还把对郑观应的赏识和信任见诸于此后的具体行动，以郑观应山西赈灾有功向朝廷保奏，使其“随带加三级”。

在这种情况下，请他出山亦如他的广东同乡唐廷枢和徐润一样加入到洋务派企业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对于郑观应本人及其家人来说，尽管出身于绅商家

¹ 《郑观应集》（下），第1097-1098页。

庭且未取得科举功名，但是郑家对于得到朝廷的认可褒奖以及为朝廷做事获得任用提拔也是非常向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家与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家庭一样，都希望家族之中能够出现获得朝廷功名利禄的人物，从而光宗耀祖，闻名乡里。这种内心深处的渴望在郑观应的身上也多有表露。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对于致力于“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怀有以实业的创兴影响国家前途命运之志的郑观应来说，充当洋行买办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也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洋务派企业才是他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大舞台。

以上所有因素叠加起来，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事洋务派企业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首先向郑观应伸出橄榄枝的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由彭汝琮在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的授权下筹创于 1878 年，整个筹办过程历时 11 年，几易筹办人员，至 1889 年底才建成厂房正式开工。该局筹备伊始，彭未经郑观应本人同意向李鸿章推荐其为会办，彭自荐总办，急于上马的李鸿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彭的请求，之后沈葆楨也批准了彭的计划，得到李、沈两位通商大臣支持后的彭汝琮便迫不及待地前往上海展开相关工作。

收到李鸿章札委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的郑观应，从卓培芳口中得知彭汝琮向李推荐他之后，莫名之余当即去信，对彭向李鸿章推荐自己表示感谢，并以事出突然、难以胜任为由婉言谢绝了彭的好意，希望收回成命。彭汝琮并没有放弃拉郑观应入伙的念头，一再坚持，还是成功地说服他接受了这个差事。对于自己起初拒绝最终又接受布局会办一职的原委，郑观应事后向李鸿章解释说：

彭道自保定回沪，面付委札，官应并未前闻，惊悚出于意外，即经苦言力辞，至再至三。彭道以去就相要，坚不应允；复读中堂批示原禀，过蒙奖许；又谕彭道以遇事会商，并许联衔具禀。伏念疏贱如官应，从未晋谒，而遭逢恩睐，优异逾恒，苟可稍答涓埃，曷敢自甘暴弃。¹

此时的郑观应仍为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接受李鸿章札委就任上海机器织布

¹ 《郑观应集》（下），第 526-527 页。

局会办，按照工作性质来说实为兼职，其工作重心仍在太古方面。郑观应最终接受这一札委的原因，有研究认为“李鸿章对郑观应的器重以及由此预示的美好前程，使郑观应接受了会办机器织布局一职”。¹不过，单单从上文引用的郑观应在《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中的这段话，其实很难看出郑观应最终接受札委的真正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郑观应此番接受札委与此前婉辞襄办直隶赈务的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其一，与李鸿章札委赴天津襄办直隶堤工赈务相比，此次札委布局会办，不需要离开上海远赴外地属于兼职性质，便于顾及太古轮船公司主业，可免奔波之苦。其二，襄办堤工赈务除了政治名声方面的收益之外，在经济方面肯定没有任何收获，而且需要多方化缘以输赈务；机器织布局经济收益前景良好，郑观应可以个人附股稳获收益，同时运作大笔资金。其三，筹办机器织布局相比于赈务来说，更能发挥郑观应商务运作能力，是他进一步展示才能的更好平台。其四，筹办机器织布局的重要性对于洋务派和李鸿章而言远在赈务之上。由此可见，接受机器织布局会办一职对于郑观应来说，无论是基于哪个方面考虑，都利大于弊。

1879年年初，郑观应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机器织布局的筹办工作之中。但是令郑观应始料未及的是，筹办工作一开始就碰到了极大的困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困难并不是来自招股方面的资金问题，也不是来自技术原料方面的制约，恰恰是来自此前极力向李鸿章推荐自己、之后又再三力邀以去职相要挟说服自己接受会办札委的彭汝琮。

关于彭汝琮的为人，郑观应并不陌生，其声名狼藉、劣迹斑斑已有所耳闻。早在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曾奉旨调查过彭，在上报清廷的奏折当中便有这样的评语，“彭汝琮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始得离省，其劣迹不问可知。入川曾不数年，招权纳贿之名又播中外。臣遍加咨询，皆敢怒而不敢言，其贪利虽不承招，而钻营实有其事。”²此后在郑观应参与机器织布局创办事务与彭产生分歧提出辞呈后，李鸿章在给郑观应的有关批示中还说过“彭革道汝琮，人素荒诞……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

¹ 见《郑观应评传》，第206页。

² 同治九年李鸿章《查复彭汝琮等人劣迹片》，转引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

极”¹，可见彭为人实在无半点可道之处。

与这样一个心术不正又自以为是的上司共事，产生矛盾是无可避免的。一个大型企业的筹办过程之中最高负责人的冒失与独断不听规劝，必然会使得机器织布局的筹备工作陷入泥潭。对此，郑观应在《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中多有表述，“自襄事以来，瞬及匝岁，局事迄无把握，遇事进言，概置不省”这是说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彭道所称集股五十万两明明刊布章程，初禀奉批诘问，复称确有把握，有盈无绌，而自始自终未见实际……初不意其如此之虚妄”这是说他在招股方面不着边际，失信于众；“乃偏听欲速，不复相谋，遽与新太兴订立合同，官应初未与闻，忽邀签字”，这是说他私自采购机器，目中无人，独断专行；“购觅厂地，本有数处……价可从省，乃又不见省，遽与成交。今闻已将抵押移应他急，尚不知作何归结”，这是说他在购地方面不计成本、草率行事；“谓厂屋不兴则股份不集，又务求宏肆，冀耸观听。现闻屋价已需数万金，一未筹备，在局垫款者，无不力竭计穷，究之外观虽具，仍无救于声名之损，即有附股，闻风中悔”，这是说他在修建厂房方面好大喜功，不切实际。最后郑观应总结说，彭汝琮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事事与原禀矛盾。²

从这些抱怨不难看出，在机器织布局的筹办过程中，郑观应是非常抑郁的。由于彭汝琮的独断专行，郑虽名为会办，却无任何会办之实。郑观应自己在经济方面，“所垫已万余金，私债挪移者尚不在内”³，本来机器织布局能够为自己带来丰厚回报的预期无从实现不说，还导致自己损失惨重，最终忍无可忍，向李鸿章提出辞呈。收到辞呈后的李鸿章表示理解，同意了他的辞呈，除“准缴销委札，候即行知江海关道立案”外，还对他多加宽慰，盛赞郑“性情谨厚，遇事商劝……与人为谋之忠，亦可敬矣……于直、晋、豫赈捐竭力苦劝，集资甚巨，全活饥民甚众，足见志趣迥超庸俗”，并希望他能够在“来春开河后，务即北上一晤为盼”。⁴从这番溢美之词之中足见李鸿章对于郑观应无论是人品、作风还是商务能力都

¹ 《郑观应集》（下），第 528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527-528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528 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 529 页。

异常欣赏。有了李鸿章的这番看重，郑观应最终弃洋行高就洋务企业便只是时机问题了。

郑观应首次参与洋务派企业实际工作的经历，以失败告终了。这样的恶劣的人事环境，对于此前仅有洋行工作经历的郑观应来说，是不适应的。长期以来，郑观应主要在洋行当买办，与朝廷官僚的接触并不深入，官场的种种恶习对于郑来说相当陌生，当性情忠厚的郑观应真正踏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就必定为这种官僚习气所牵绊。再加上商人作为“士、农、工、商”之末的传统歧视远未消除，这就注定了郑观应一旦投身其中便无可奈何地受制于此。当然，初试的失败并没有影响郑观应热情，当李鸿章新任命的官宦子弟戴景冯、吴仲耆、龚寿图等一千人筹办机器织布局依然毫无进展之后，郑观应便毫不隐晦地向好友盛宣怀表明了意欲重新参与筹办的心迹。郑在给盛的信中写道：

织布局事……大局攸关，中外仰望，倘有所知，若蒙知交下问，又不敢缄默，以期千虑一得之效耳。倘蒙诸君论及，仍乞代达鄙意为禱。¹

这番话足见郑观应对于织布局的关注。不仅如此，郑观应自己认领招股 5 万两，直接参与了由戴景冯等人主持的筹建工作。郑观应在执笔起草的文件《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稟覆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中，毫不掩饰地说，“职道官应有前事未了，未敢遽奉委任，只可随事襄赞，先招股份”，²这等于直接稟明李鸿章，他虽然此前力辞会办，但辞而不休，随事襄赞，此刻仍然为筹办之事努力。由郑观应执笔的另一份重要文件《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则刊登于《申报》³，为此后的招股集资进行了很好的制度设计。

郑观应对于机器织布局事务的积极态度，在 1880 年冬得到了李鸿章积极回应，再次札委郑观应担任会办，并于次年 5 月又复委以重任。此番委任李鸿章在《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总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及《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批示》中两次对郑观应在机器织布局的筹办工作中的地位予以明确，即“总办局务，常

¹ 光绪六年五月初七日《郑观应至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96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532 页。

³ 见 1880 年 10 月 13-15 日《申报》。

川驻局”。¹不过，这并不等于在筹备织布局的工作中郑观应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此前李鸿章委任的总办戴景冯、会办龚寿图并没有去职，札文中还很明确地要求郑“随时与总办局务戴编修及会办局务龚道等和衷商榷”²，在批示中除进一步明确札文中的委任外，还明确“龚道寿图常川驻局，苏松太刘道为地方洋务总汇，并饬该道与郑道、龚道、戴编修均总办织布局”³。由此可见，尽管李鸿章对于郑观应的能力、人品颇为信任和赏识，但是放手让当时还是洋行买办的郑观应一人来主持，多少还是不放心的。李鸿章这样的人事安排，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其合理之处，毕竟筹办机器织布局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对于洋务派来说非常重要，急需懂行之人细心操办，避免节外生枝，彭汝琮此前的所作所为不得不引以为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鸿章的用意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就是一方面强调发挥郑观应的商务能力在筹办中应当发挥总办的作用，请各位大员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出现有人垄断局务、滋生事端。得到重托的郑观应，大显身手，各项工作的逐步铺开，进展顺利，一改此前举步不前的状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申报》曾有消息报道：

总办郑陶斋观察日前已附招商局轮船赴津，龚仲人观察昨闻亦将北上谒见李傅相稟商一切……（织布局）行见开机，纺织规模一新，洋布利源华人得以分润矣。⁴

按照当时的工作进展，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开工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这种局面的形成，郑观应发挥了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但仔细分析一下织布局早期筹备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复杂的情况和人事关系。郑观应与彭汝琮的共事经历，是他第一次真正地和不懂商务的官方人物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在具体的工作中格格不入的风格和思路限制了郑观应能力的发挥。随着彭汝琮的去职，郑观应也无可奈何地辞去了织布局的职务，这并非说明了他构建的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初期洋务派官僚关系网没有发挥良好的作用，相反地，这个网络一旦初具规模，就能够释放出相应的能量，为他谋取合理的地位。

¹ 《郑观应集》（下），第 530、533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530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533 页。

⁴ 《申报》，1882 年 4 月 11 日。

（二）办理电报与郑、盛二人关系之发展

1880年前后，郑观应除了积极投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之外，还参与到架设津沪电线的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但被李鸿章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而且在办理电报的工作过程中与李鸿章的左右手盛宣怀的关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电报自发明以来，因其信息传递迅捷，特别是对于军情通报而言尤为重要，深为各国重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电报通讯网络早已四通八达。中国到了70年代才开始接触到这项先进技术。1871年4月，英国、俄罗斯、丹麦等国私自铺设了香港至上海、长崎至上海的水线，且违反清政府不得登陆的规定，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面，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沿扬子江、黄浦江敷设到上海市内登陆，在南京路设立报房，自6月3日开始相关业务，这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和设立的第一个电报局，也是落后的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电报。

电报对于军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早为以李鸿章和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关注。1879年，正值中国东面海防和西北塞方出现新的危机，铺设电报以加强军情通报成了摆在清政府以及洋务派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年冬天，李鸿章命令盛宣怀沿大沽、北塘铺设电线最终达到天津，铺设工程进展顺利，是为中国人办电报之开始，之后李、盛二人开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电报网络。在津沽电线铺设之后，洋务派随即着手津沪电线的架设。

郑观应对电报的重要性早有所知，早在数年以前他在《易言》（36）一书中便有《论电报》一文，对电报在军事、商业等方面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中国急需兴办自己的电报事业的理由及如何兴办都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剖析：

电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诚启古今未有之奇……两国构衅，赖电报以传军机，则有者多胜，而无者多败。商贾贸易，籍电报以通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中国建都北方，至极南之地相距万里，其他多距数千里。烽火置戍，仅能告警而弗克通言；设卒传号，辗转间关而多舛误。即令沿海要塞，有

炮台而无战船，则炮台亦孤立无徒；有战船而无电线，则战船亦应援莫及。若敌人侦知我战船之所在，合兵围击，无电线以通传，各省何能倍道来援。一船有失，费固不费，而各处又为之夺气。查津、沽为水道入京门户，宜先由海底建一电线，通两江、吴淞等处。由是而闽、浙、粤东，凡属海疆悉敕下大吏，揆度地势，次第举行……虽明知创始维艰，而大局攸关，实受其利。¹

李鸿章与盛宣怀开始筹划铺设电报线路，得到了郑观应的积极响应。1880年10月，清政府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下设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及上海7个分局，盛宣怀任总办。同月，盛宣怀将其主持拟定的《电报局招商章程》和《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呈报李鸿章，其中便有郑观应贡献的智慧。此后，津沪电线架设工作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拟定于次年5月正式开工。此间，李鸿章除委任盛宣怀为津沪电报局总办外，还委托郑观应“驻沪照料验收大北公司代购材料及分运各处事宜”。²郑观应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支持下，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负责电线、电报机等器材的购买、转运等工作，对于路线勘测、分局设立等事宜也有所参与，到津沪电线工程南北两头同时开工之后，南路一头的工程便由郑观应主要负责，北路则有盛宣怀直接管理。

就在津沪电线工程正式开工的1881年5月中下旬，李鸿章正式札委郑观应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委其“招工购物、转运料件”、“专管分局，就近联络大北电报公司与天津总局”。数天以前，李鸿章刚刚委任郑观应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出10天新的重要委任接踵而至，足见李对郑何等信任。不过与机器织布局筹备工作最为明显的不同就是津沪电线工程的进展颇为顺利，远没有织布局筹备工作那样情况复杂，到当年11月津沪电线工程便架设完毕，至年底电报线路及收发报机工程均已竣工并交付使用。对于新近完工的津沪电报，郑观应主张进行招商承办，并将自己的观点以及设法译出的《万国电报通则》和《测量浅说》一并呈报李鸿章。

津沪电报的筹备与办理，将郑观应与盛宣怀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具体工

¹ 《郑观应集》（上），第82-83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998页。

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架设沪汉长江沿岸电线以及清政府与西方电报公司进行的谈判工作中，郑观应始终积极配合盛宣怀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参谋与助手作用，二人关系藉此变得更加紧密。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体现出来。

（三）郑观应与上海轮船招商局

1877年2月，太古轮船公司与郑观应续订了5年的总买办雇佣合同。应该说，太古轮船公司对郑观应还是非常器重的，无论是待遇还是职权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几年来双方合作非常愉快，太古给郑观应带来了丰厚的收入，郑观应也以其过人的能力为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理说，有这样一个器重自己的东家和收入丰厚的总买办位子，一般人肯定非常满意地继续干下去，如汇丰银行首任买办王槐山工作到病重不能视事，买办由王家世袭；席正甫自1874年开始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后，儿子席立功、孙子席鹿笙，祖孙三代一直沿袭该职位，直到席鹿笙1929年去世，才结束了55年的世袭经营。可见当时的买办在收入上丰厚且有保证，特别是大的外资机构的大买办更是如此。

但是，对于郑观应来说，外资企业总买办的职位显然不可能成为他人事业的终极目标。郑观应常常感叹自己“普济虽有怀，恨乏点金之术；显扬仍未遂，徒深投笔之心”¹，一方面受父亲文瑞的影响自小就有悲天悯人之心，热心于举办赈务，另一方面又“触景伤时”，对于国家内忧外患正值多事之秋万分着急，一直在深入思考国家如何能够走向自强的办法。郑观应长期在外资企业担任买办，但他并不是那种随遇而安，只要自己能够有钱赚就满足的人，他自始至终都在向西人学习和关心当下的时局，并把自己的所见、所学、所思化作革新的意见和建议以政论的形式通过报纸、著作等途径发表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当政者的重视或者被政府采纳，从而为国家自强做出自己的贡献。

郑观应强调自己还只是宝顺洋行的一般买办时，尽管为洋人打工，但是实际上也有在具体的工作中向外人学习商战的经验，以求商战本领学成之后，再与外

¹ 《郑观应集》（上），第5页。

人商战从而达到挽回利权的目的。到了太古轮船公司任总买办之时，郑观应在洋行的位置上上了一个大台阶，视野更为开阔，更利于他商战经验的积累，特别是这种经验能够为他真正吸收和利用，化作商务实践方面的普遍经验。

郑观应的这种商务能力与实践经验，恰恰是洋务派所需要的。郑观应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第二个雇佣合同期间，洋务派开始向他频频招手，先是请他襄办堤工赈务，后又请他兼任总办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分局，最后干脆力邀他加入轮船招商局离开太古¹。洋务派的这种积极态度，郑观应自然心动，一来李鸿章以贵为当朝一等大员的身份对其此等信任和重用，礼贤下士，这对于仅为一介商儒的郑观应来说是万分荣耀，在一些禀帖中他常有“市廛庸陋、知识毫无，猥蒙宫太傅伯中堂过采虚声……而遭逢恩睐”²之类的话，以表明李对于自己有知遇之恩；二来洋务派企业是他实践自己“继而与外人商战，挽回利权”理想的人生舞台。一旦有这样的机会真正出现，郑观应自然不会推辞不前，正如他自己所说“曷敢自暴自弃”。在机器织布局筹备工作和津沪电线架设工作需要自己的时候，郑观应都毫无顾虑地参与了，以还是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身份接受了两个兼职总办的委任。

不过，要他真正舍弃太古这个非常保险的饭碗，专为洋务派企业服务，郑观应还是有所顾虑的。这种顾虑在他还是太古总买办，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分局总办只作为兼职的时候显得并不明显，但是真正到了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即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时候，郑观应内心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郑观应的第一个顾虑是他能不能真正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洋务派企业有官方的背景，无论官办或者是官督商办，都无法回避来自政府方面的影响力，连企业的重要领导职位都必须由官方予以委任。即便是像轮船招商局这样的知名的官督商办企业，它当时的企业掌门人、当年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和徐润也摆脱不了官方代表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商人重利，讲究的是“在商言商”，一切都按照市场规矩办，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而在洋务企业的运作过程中，因为有了官方的背景和控制，“在商言商”这种市场规

¹ 按照当时的行规，一人只能在一个轮船公司任职，而不得在其他轮船公司兼职。

² 《郑观应集》（下），第526-527页。

矩往往会受到破坏，商人无法最大限度的独立的从商业角度出发考虑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企业发展的方针，此外由于希望得到官方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所以又往往受到官方的控制，必须在很多方面对官方利益作出妥协和让步。这种情况郑观应自然了解，对官场的颠预与险恶他在此前与彭汝琮共事筹备织布局的过程中便深刻领教到了。郑观应曾多次直言官督商办对于企业发展以及股东利益的种种不利影响。多年之后，他在《覆陈君可良、唐君翘卿、谭君幹臣论商务书》中这样评价官督商办制度：

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督办而贤也，拔茅连茹以其汇征，股东自然受赐；而无如其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且于商务卒皆瞶瞶，所委用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乾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¹

郑观应的内心对官办企业的不认同非常明显，1912年的一封写给盛宣怀的信中，他更是直言应将招商局整个交给商人包办：

居中人员上下其手，皆以舞弊为习惯，断难如愿。为今之计只可将全局租与商人包办数年，庶几借其间接之手而清局中之弊，窀一俟期满再收回自办，此不二之善法也。²

郑观应的第二个顾虑是离开太古对自己的事业前程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对于郑观应来说是一个很安稳的有固定丰厚收入的职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相信5年合同期满之后应该还会续订雇佣合同，直到如很多洋行的大买办一样做到退休之年。受到洋务派官僚的器重到政府企业高就，是一种无上荣光和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必须舍弃太古而就招商局的时候，这些因素却不得不考虑进去了。太古的工作和收入是稳定可靠的，虽平淡却并无任何风险，且可坐收高额各种利润。抛却轮船招商局所能够带来的收入降低的可能性不说，就是入了轮局之后，前途几何也未可知。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郑观应的确受

¹ 《郑观应集》（下），第621页。

² 1912年4月17日《陈可扬、郑观应、庄得之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092027-1。

到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高度信任和赏识，但是一旦弃太古专事招商局，那么就意味着他与这些官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前的局外人，变成了局中人，变成了纯粹的下级企业管理人员，还必须面对更多的官僚，并与他们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所闪失，后果是自己无法控制的。郑观应本人曾将这种担心毫无讳言地直接告诉了极力拉他入伙的唐廷枢，担心“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何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我辈只知办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钻营，安有奥援为之助力？”¹这点就比不上在太古轮船公司了，毕竟那是洋人的现代化企业，凡事有规章制度可循。这个顾虑在郑观应离开太古以后得到了印证，不过这是后话了。

郑观应还有第三个顾虑，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太古的关系问题。太古对郑观应不薄，这点他非常清楚。就在洋务派意图拉郑观应入招商局之际，太古经理冷士极力想留住郑，曾向他许诺待为太古服务 20 年之后给予“半薪养老”的待遇。太古对郑观应的确是诚心诚意，郑观应要是离开太古，毕竟心中有所愧疚，是人之常情。在旗昌洋行并入轮船招商局之后，形成了轮船招商局、太古和怡和三家公司竞争的局面，此次郑观应离开太古并不是去别的企业，而是太古的竞争对手轮船招商局，昔日的东家变成了今后的对手，情面上总归有些尴尬，也是人之常情。当然相比于前两个顾虑，这个是最轻的一个，但并不是说与太古的关系就能很好的处理，相反却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总之，对于离开太古专任轮船招商局一事，郑观应有着诸多顾虑和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唐廷枢、徐润以及叔父廷江的极力撮合下，特别在李鸿章、盛宣怀和李金镛等一干洋务派官僚的影响下，²郑观应最终还是抛开了种种顾虑。1882 年 3 月，郑观应与太古合同期满之时，正式接受李鸿章的札委，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

郑观应离开太古，专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结束了他的买办生涯，开

¹ 《郑观应集》（下），第 780 页。

² 盛宣怀对郑观应的态度无须多言。李鸿章在 1881 年年底以筹赈有功为名，奏请将文瑞并妻陈氏及观应父子、母子三人姓名采入《广东省志》、《香山县志》，并准为其母陈氏建“乐善好施”坊，这一动作实际上反映了李极力拉拢郑观应的积极态度。【《郑观应集》（下），第 1098-1101 页】

启了他作为洋务企业家的事业旅程。上海轮船招商局之后成为郑观应情系一生的地方，在 1882 年 3 月正式就任帮办职以后，他两度离开轮船招商局，又两度重返轮船招商局，对于轮船招商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08 年，盛宣怀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在洋务企业领域的控制权之争，早已全面爆发，随着袁世凯的被迫隐退，盛宣怀重新夺回此前失去的控制权的机会虽业已到来，但仍然困难重重。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盛宣怀倚重了远在南国的老友郑观应，意欲假借早已成为粤商领袖人物的郑观应的经验与影响力，通过股权控制的形式一举夺回轮船招商局。在这种背景下，郑观应于 1909 年初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招股工作，5 月作为粤港股东代表挟五千七百余股股票之势重返上海。郑观应此举，不但为盛宣怀在 8 月 15 日举行的招商局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当选董事会主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自己当选为董事会董事。此后郑观应又肩负了进京谋求招商局在邮传部商办注册的重任。该项任务起初由于邮传部的阻扰未获成功，但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的利好消息，商办注册还是在次年秋最终获得了成功，此举也标志着盛宣怀正式夺回了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之权。因此，郑观应被盛宣怀盛赞为招商局的“第一救星”¹和“创始伟人”²，连最后辞世时还担任着招商局的董事，可见在他心目之中招商局是何等重要。

（四）归隐之后的复出与重返

时光飞逝，自郑观应 1858 年来到上海，一晃过去了 25 个年头，转瞬来到光绪九年，即 1883 年。在这 25 年时间里，郑观应由一个青春少年成长为年逾不惑的中年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洋行小学徒一跃而成为沪上知名买办、洋务企业领导人和朝廷候补道员的幸福时光。这 25 年对于郑观应来说，一帆风顺，他的事业高歌猛进、闪耀一方，他的著述政论颇具影响、名闻遐迩。25 年中，他的财富积累速度也令人惊诧，高额的薪酬与精明的投资，让他跻身于商界名流。父亲文瑞对于儿子在上海事业的成功非常欣慰，无比自豪，孝顺的郑观应将自己赚到的钱拿出来，用于资助父亲在老家澳门修建郑家大宅和秀峰家塾。其间，郑观应还

¹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719 页。

² 民国二年五月十一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766 页。

抽空回了趟老家娶了新任妻子叶氏。一切的一切，对于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说是天随人愿、心想事成。

但是到了 1884 年 3 月，闯荡上海已久的郑观应，在中法战争爆发和上海经济风潮席卷而来之际，由于上海织布局亏耗案的行将爆发，远赴广东彭玉麟军中任职，开始了人生第一次从政经历。其间郑观应远赴南洋、两进海南，往返粤港之间，行走闽粤等省，筹办军需，支援台湾，深受一干地方大员欣赏。但随着中法之战接近尾声以及因太古洋行保人债务羁留香港，郑观应的军旅生涯和从政经历未到一年便戛然而止。暂时得以摆脱的织布局经济亏耗案此时再也无法逃避，加上新近发生的太古债务，险些导致郑家破产，为结清两项债务，郑观应不得不东挪西借，多方筹措资金，与此前在上海的春风得意形成了强烈对比，身心困顿的郑观应大病一场，开始了在家乡澳门长达 6 年多的隐居生活。

与此同时，郑观应还丧失了李鸿章对其拥有的信任，他在洋务派中苦心经营的关系网面临着断裂的危险。此间，筹措资金与求医养病成为了郑观应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他的身体有些虚弱，但毕竟年富力强，甘于沉沦与彻底归隐非其所能够忍受。作为郑家的主心骨，一大家子的日用开销需要他来承担。郑观应深知人脉关系的重要性，所以这些年来即便是归隐远方，但却始终没有中断与盛宣怀、唐廷枢、王之春等人的联系，积极谋求复出的机会。

1891 年 4 月，归隐多年的郑观应得到旧友唐廷枢的帮助，重获北洋起用，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职务。次年 6 月，得到盛宣怀转来的盛宣怀欲邀其重返轮船招商局并请他赴烟台商议此事的消息，但郑观应因广州事情牵扯，未能立刻前往烟台面见盛宣怀。8 月下旬，郑观应远赴天津，敲定二入招商局事宜。9 月初，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为其最终重返上海铺平了道路。

如本文后面有关“郑观应与李鸿章”关系的论述，对于时隔多年以后再次委任郑观应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一职，李鸿章非常矛盾。一则，郑观应筹办织布局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资本运作的前例，让李鸿章失望不已，从前的信任荡然无存；二则，轮船招商局正值困难之际，非得深谙船务的人才能发挥作用；三则，自己的左右手督办盛宣怀多次向他提出起用郑观应的请求，并拟一年为期，以观后效。

尽管有如此多的顾虑，李鸿章的札委还是发出了。当郑观应即将重返轮船招商局的消息为开平矿局总办唐廷枢得知后，唐力劝郑观应留在开平粤局。郑观应不为所动，当年年末，从香港出发奔赴上海，12月16日抵达上海，随即投入工作。此时郑观应刚好年届五十，经历过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巨额债务的洗礼，无论是心态，还是办事方面，都更加稳健了，有诗为证：

重来沪上有感

重游海上溯风尘，转眼烟光又一新。蕉叶饮来浇礧魄，梅花开后倍精神。
长思广厦延寒士，愧乏绨袍赠故人。劳怨不辞安我素，空囊任笑阮郎贫。
达人处世贵知微，躁进梯荣古训违。镇静谢安能退敌，寡言周勃转忘机。
悟来道妙头头是，过去光阴事事非。熟读南华明变化，大鹏斥鷃可同飞。¹

诗中，郑观应将自己历经磨难重获起用，喻为经历过寒冬的梅花盛开，精神更加饱满。；对于自己当年所犯下的急躁冒进的投资错误也多有反思，告诫自己要知微、镇静与寡言，不可躁进。郑观应还将自己多年来学道的心得写了出来，说已经看透了过去的是是非非，谦虚地把自己视为“斥鷃”²，认为只要能够认真修道，就一定能够与与大鹏同飞。纵观全诗，尽管物是人非，世事变幻，郑观应此时的心情还是愉悦的。郑观应的这次复出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特别是能够重返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和盛宣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二人在背后的运作，郑观应不可能被李鸿章重新起用。这也反映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在失去了李鸿章的信任以后，郑观应已经将他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锁定在了盛宣怀的身上，至此以后郑观应对盛宣怀的依赖也逐步加深。

前文说郑观应情系招商局，其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郑观应的老本行是航运业，无论是此前在宝顺，还是后来到太古任总买办，所经营的具体业务就是揽载业务。到了轮船招商局之后，郑观应主要管的还是揽载业务。对于航运业务，郑观应知根知底。二是郑观应的至交兼上司盛宣怀，对于轮船招商局有着高度的关注，一直有控制之心，急需郑观应襄助。三是以盛宣怀为首的招商局高层最终认

¹ 《郑观应集》（下），第1277页。

² 蓬间雀，常在蓬蒿中，飞不过几尺高。古人常用“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之类的词句，讽刺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人物。此处，郑观应以此喻实属谦虚至极。

可郑观应做出的贡献，在他最后一次重返招商局后给予了优厚的礼遇。

如果说上海是郑观应的第二故乡，那么轮船招商局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他在第二故乡的最后家园。此外，以他的商务能力和名声，即便不在招商局任期，郑观应还是被委任为多家洋务企业的高官，而这一切的幕后都有盛宣怀的策划与运作。据统计，郑观应自 1892 年复出以后，除了先后两次在招商局任职之外，还担任过的洋务企业大小职务大概有十多个之多，包括 1896 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1897 年兼任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1899 年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1902 年兼任上海官医局总董和吉林三姓矿务公司总董；1906 年当选粤路公司总办；1910 年随同办理汉冶萍厂矿、通商银行、电报、轮船、红十字会等。郑观应虽然兼职颇多，但在每一个企业中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晚晴商界“千手观音”的名头实至名归。

3. 官场沉浮与政界关系网

对于仕途，郑观应的内心世界与大多数文人士绅一样，都有着非常传统的渴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但是郑观应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寄希望自己的维新设想能够有所实践。在商界驰骋之际，一有机会郑观应便毫不犹豫地弃商从政，两次短暂从政的经历，时间短暂，却有所政绩，其中反映出了他与晚清一些官员之间存在可靠的关系网络，但是他并不适合真正的官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历朝历代，对于广大士绅来说，能够获得朝廷的重用，谋得一官半职，实属不易。每一个为官之人，都需要在漫长的官途中倾心竭力，机遇、努力、关系、才能、为人缺一不可，而要晋身朝廷高官，则难上加难。对于颇具洋务才干和经世致用能力的郑观应来说，委身洋行买办不是长久之计，弃太古就轮局，尽心投入洋务事业，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必然选择。但是，仅在洋务企业操商务之事，似乎无法将其旷世救国、维新变法的抱负付诸更多的实践，那么，能够引起朝廷的关注和重用就成为他的重要奋斗目标。尽管，郑观应曾多次表示自己对官位并无奢望，所谓“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须射策求封侯”¹，但是从他此后两度为官的经历以及他与诸多朝中大员和地方督抚的交往来看，他对于自己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

1898年7月，正值“百日维新”期间，遭罢黜的帝师兼帝党首要成员翁同龢由京返苏路过上海，郑观应与之见面，翁告诉郑说“《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有内召之旨”。²而就在前不久的4月份，好友邓华熙又一次向光绪帝推荐郑观应，并请光绪训示“应如何录用”。³郑观应的才能及其《盛世危言》再三为急于变法的光绪帝知悉，不能不引起光绪的重视，而有起用之心。这对于有心走向仕途的郑观应

¹ 《郑观应集》（下），第1289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361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363页。

来说是很好的征兆。不过，命运似乎喜欢和郑观应开玩笑，逐渐明朗的险恶局势，让他深知光绪及其帝党并无太多实权和实力，他们推行的维新变法前途难料，对获得皇上起用一事并不抱有希望，甚至在与邓华熙的信中也实话实说“大局如此，即有意外遭逢，亦拟藏拙不赴，以遂草茅之初志而已”。¹也就是说，即使光绪正式下旨起用郑观应，郑观应也打定主意力辞。在这点上，不得不说郑观应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头脑”²，他对于局势的分析和体会是全面的和正确的，他知道即使被光绪帝起用获得一定的官位，但随着后党集团的攻击和维新变法失败，他的官位无非是“昙花一现”而已，甚至为他带来灾难也未可知。不过，光绪最终也没有起用郑观应，维新变法在不久以后也遭到了彻底失败。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官位，郑观应绝对不是如他自己谦虚的“草茅之初志”的想法，他的确有做官的期望，但是却有所为有所不为。时机成熟了，他自然会尽力为之，时机未到，求之奈何？

郑观应 17 岁未能考中秀才，弃学从商来到上海之后以其勤奋好学、良好的天赋和机遇的垂青，一跃而成商界名流，为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盛宣怀等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认可和信任。在郑观应驰骋商场的过程中，郑观应与当时很大部分发了财的商人一样通过捐纳获得了功名。根据郑观应的自述，他历次捐纳及朝廷褒奖简历如下：

由监生于同治八年二月在皖营报捐员外郎。九年二月，在皖捐局捐升郎中，双月选用。光绪四年十二月，由晋赈案内捐以道员，双月选用。五年八月，蒙前直隶爵阁督部堂曾以历办晋赈捐输出力保奏。十月，奉上谕“郑官应著随带加三级”。是为公任事宣劳之始。十一月，蒙山西抚部院卫以“道员郑官应等募捐晋省义赈出力不邀议叙”保奏，请将在事各绅姓名载入各原籍志乘。奉旨：“著照所请。钦此”。七年正月，以“历在上海等处募资最巨，协赈晋、豫、直隶各省，力辞奖叙，洵属一门好善”等词保奏，请将姓名事迹载入原籍广东省志并香山县志。（八年）十一月，蒙前署直隶督部堂张、前直隶爵阁督部堂以“捐助直省工赈出力”保奏。九年正月，奉上谕：“郑官应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旋蒙前贵州抚部院林于贵州防剿云南昭通甯

¹ 《郑观应集》（下），第 361 页。

² 郑观应对于维新应该是心存好感的，当变法失败后，他得知康、梁脱身非常欣慰，为六君子被害倍感痛心。【《郑观应集》（下），第 1166 页。】

匪并平遵义思南会匪土匪案内，以“在沪采办军械有年，不辞劳瘁”保奏，部议加三级。九年七月，蒙前山东抚部院陈奏“在上海劝捐协助山东赈款，源源接济”等因，奉上谕：“郑官应等心存利济，见义勇为，殊堪嘉尚，著传旨嘉奖，钦此。”十二月，奉兵部尚书彭“因办理广东防务”奏调赴粤差遣。是为公第一次回粤赞襄军政之举。是月，蒙前安徽抚部院裕以“办赈出力”保奏。十年正月，奉上谕：“尽先选用道郑官应著加一级，纪录三次。钦此。”二月，抵粤，奉钦差大臣办理广东防务兵部尚书彭委，总办湘军营务处，奏以“一腔热血，能耐劳苦，洵属有用之才”等语。三月，奉太子少保调任两广督部堂张、前办理广东防务兵部尚书彭、前广东抚部院倪会委，赴香港、厦门租船购运军械援台事宜。十九年九月，顺直捐赈局报捐二品顶戴。是年，又蒙安徽抚部院邓保荐人才。法越有事，调办广东营务。二十四年，又奉安徽抚部院邓奏具折保奏在案。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抵浔，奉委会办行营营务处，统领梧州三江水师缉捕；又委东旋查缉私运军械。五月初一日，奉署两广督部堂岑、广西抚部院王奏委，代理广西左江兵备道。是为公受篆宣力之时。¹

清代的捐纳制度遵循历代纳例粟办法，推而广之，成为捐纳常例，始于顺治、康熙年间，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完备，嘉庆、道光年间循例进行，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逐步泛滥铺开。捐纳类别及用途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从大类上基本上可以分为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从捐纳实质上可以分为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即功名）、捐加级纪录、捐分发、捐复、捐免等类，从捐纳用途上又可以分为军需、河工、赈灾和营田四类。

捐纳的名堂这么多，在有一清代，热衷于捐纳的富贾大户还是数量很多，甚至有时可以说趋之若鹜。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所捐之官最终是否能够兑现，但获得候选官员的身份还是有助于大幅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商人作为传统的“士农工商”之末的情况逐渐发生改变，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商人为末端的思维定式在短时期内还是难以弭除，这也是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商人仍然热衷于捐纳的

¹ 《郑观应集》（下），第1504-1506页。本条为原文节选。

主要原因。商人力求改变自己末流的地位，捐纳的确是当时最为有效的途径。大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人，包括买办，都有过捐纳的经历，如，怡和洋行买办杨坊捐候补同知，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捐二品顶戴，红顶商人胡雪岩捐候补道、二品顶戴、三代封典，唐廷枢捐候补道台，徐润捐候补郎中，经元善捐候补知府等等。

从当时成功商人中存在的普遍捐纳的情况来看，郑观应捐官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郑观应一生共有三次捐纳实官，分别是同治八年（1869年）在皖营捐从五品员外郎、同治九年（1870年）在安徽捐局捐升正五品郎中（双月选用）、光绪四年（1878年）由晋赈案内捐四品道员（双月选用）；一次捐纳虚衔，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顺直捐赈局报捐二品顶戴，至此在向朝廷捐纳一途中郑观应算是捐到了最高一级，后来郑观应的落款头衔“二品顶戴候选道”，即由此而来。其中，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郑观应以“捐助直省工赈出力”获保奏，次年年初奉上谕“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光绪十年（1884年）年初，安徽巡抚裕禄也以郑观应办赈出力保奏，上谕“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着加一级记录三次”。由此可见，郑观应获得功名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直接捐纳获得实职候补资格，二是通过办赈灾获得朝廷的褒奖，三是通过朝廷大员们的保奏推荐。这样通过历次捐纳以及朝廷大员的保荐，郑观应获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的希望。通过捐纳获得候补道员资格，是郑观应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接下来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去掉“候补”获得实职则不是郑观应所能够控制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通过捐纳获得功名，不一定就能够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实际上，作为通过捐纳而来的候选道员来说，无论是单月选用，还是双月选用，甚或不单月、双月尽先选用，获得实授道员一职难于登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轮到做官，终身都是“候补”。

为此，本文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选官制度。清代选官制度多沿用明制，选官职责向来属于吏部与兵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遇有官员出缺，按照候补批次铨选，最终决定官衔实授何人，是为铨法，又大选行于双月，急选行于单月。清前期，入仕做官有正、异二途。正途为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进士和举人

以及五贡等，异途为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人以及吏员，到嘉庆、道光以后又有保举、劳绩、军功、恩荫、捐输投效等途径，这些人按照比例、捐纳名目、时间先后、人数分为不同的班次，如遇出缺，轮班按次铨选，然后通过掣筭、分发、六部九卿验看等程序，最终才能获得官衔实授。清代，特别是咸丰、同治以后，捐纳名目繁多、泛滥成灾，同时由于国穷民穷，捐纳所需银两数也大为下降，通过捐纳获取候补官员资格的人数庞杂，出缺官位少之又少，一般候补若非有后台或者贿赂上下打点四方，否则很难轮到实授，因此出现了此班未尽，后班又至，最终导致了班班未尽越积越多的现象。¹据统计，“在全帝国将近 1290 个县中约有 512 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 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约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员的比例也由 1840 年的 29.3% 上升到 1871 年的 51.2%”。²光绪初年，“通计候补人员自道府以至佐贰，大省辄二三千员，即云、贵边省亦有千余员”。³

清代官员的选拔之难、手续之繁琐可见一斑。常言道“朝中无人难做官”，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轮到实官实授，就是这个原因。从这点上来说，郑观应具备一定的官场人脉，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盛宣怀等大员比较欣赏郑观应的能力和为人，特别是盛宣怀与郑观应，彭玉麟、王之春与郑观应之间良好的关系，这也是郑观应能够多年在重要洋务派企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以及两次获得实职的原因。

仔细回顾郑观应从政的经历、在官场的表现以及深入考察郑观应与官僚系统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与诸多朝中大员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真正熟谙官场游戏规则的绅商，也就是说他尽管多年来游移于官场内外，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朝廷官员，甚至仕途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是不适应的失败的道路。

郑观应真正与官场发生较为直接的关系是 1870 年代末办理赈灾工作时。1877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针对爆发在晋、豫、直、陕等省的灾荒，郑观应在上海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联手创办筹赈公所，筹措了大笔救灾款项。郑、

¹ 参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 年版。

²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8 页。

³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编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60 页。

经、谢等人深得李鸿章好感，多次上奏表扬他们。此时的郑观应因为早已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经济实力大为提升，跻身上海知名绅商序列，加之在办理赈灾工作中的突出筹款表现为李鸿章、卫荣光等大员知晓，对其褒扬有嘉，此后郑观应与他们的联系逐渐紧密。在急需熟悉商务的买办加入到困难重重的洋务派企业的形势下，郑观应被洋务派从洋行中争取出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郑观应在商务领域所体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他所发表的颇有见地的政论，得到李鸿章的欣赏，对他来说极为有利。李鸿章作为当朝一品大员、淮军统帅和洋务派领军人物，由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起家，先后身兼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权倾朝野，一时间被认为是晚清中流砥柱般的重臣。可以说，郑观应能够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信任，是了不得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个人的前途发展更是能够发挥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郑观应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开局。果然没过多久，李鸿章便力邀郑观应赴天津襄办堤工赈务。李鸿章的此番委任，尽管含金量不高，但却不妨可以看作是他意欲起用郑观应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李鸿章又相继札委郑观应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会办、总办、帮办等职，特别是在徐润挪用招商局公款案发后，李鸿章两度委任其为总办，足见李鸿章的确对郑观应抱有很大的期望与欣赏。按理说，被委为总办的郑观应应该非常愉快并且踌躇满志地上任才是。但是，接到李鸿章委任的郑观应，先是婉言推辞，而后又勉强就任，并未有实质性投入，当年年底更是随着好友盛宣怀远赴广东，且大有一去不回之势。这就产生了诸多疑问，郑观应为什么放着招商局总办的高位而不就，其中原委是什么，他与李鸿章之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常言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也许正是危机四伏之际。1883年，对于郑观应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随着中法战争的阴影笼罩和上海经济风潮的到来，郑观应事业发展的顶峰背后蕴藏着无限的危机。危机在何处，郑观应心知肚明，那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这阵子，他的世交同乡兼生意伙伴，有上海“地产大王”之称徐润以及有“红顶商人”之称的巨商胡雪岩都在年底宣告破产了，连一向被认为是商界领袖的唐廷枢也深陷经济泥

潭，岌岌可危。尽管，当时的危机对于郑观应来说还没有到达爆发的节点，但郑观应在筹办机器织布局过程中资金运作的失误以及私自挪用局款谋利所引发的巨额亏耗，行将浮出水面带来灭顶之灾。

并不知晓织布局巨大危机的李鸿章在已经对唐廷枢、徐润二人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依然对郑观应保持了良好的信任，任命他以总办身份接手轮船招商局，对他寄予厚望。可是，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郑观应已经处于危机四伏的惊恐之中，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全面接手被徐润拖累的千疮百孔的轮船招商局。对于李鸿章的一番提携，已经坐在火山口上的郑观应根本就无心应对，两度予以婉言推辞。此时摆在郑观应面前的当务之急，既不是轮船招商局的事务，更不是电报与内河小火轮，而是如何解决织布局的资金漏洞问题。不幸的是，经济风潮引发了股票价格大跌、钱庄倒闭、资金周转不灵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织布局资金亏耗的数字逐步放大，据郑观应自己的初步估算，无法收回的资金大约就有 23 万两银之巨。¹据郑观应于次年 3 月移交账册来看，欠项与存项、应收项相抵之后账面资金缺口也仍然有 205400 两银。²其中从郑观应移交账目中的一笔股票抵押款记录来看，郑以银 72600 两抵进的织布局股票 1472 股显系个人行为，也就是说郑以不到半价资金操作 1472 股股票的交易，其中 746 股为个人收进，其余 726 股大概是通过其他渠道被他人收进，很可能包括自己的弟弟与叔父。³郑观应的此种做法，是利用职务便利，以较低的价格吃进价格上涨空间很大的股票。织布局经济亏耗案发后，郑观应又不得不将这些股票原数奉还，可见一斑。至于其他资金运作的手段，比如以股票抵押钱庄现款、将地产高额抵押织布局等，皆系郑观应利用职务之便从中谋利。其中，一块织布局地基，即“布朗地基”的案子，不但让郑观应陷入被动，其不光彩的资金运作行为也暴露无遗。在多年以后，即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盛宣怀致李鸿章禀》中，盛对此进行了详细叙述：

上海县裴令遵飭查勘……郑革道以局中公款三万二千八百两押得布朗地基一区，稽之账目既有此项出款，且有付给看地之费，乃契纸被郑革道藏匿，并宜切实查究，应由上海县裴令出示晓谕，限三个月招人承认缴契。如有人愿缴银三万二千八百两归

¹ 光绪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郑观应至盛宣怀函》，参阅《郑观应评传》，第 328 页。

² 光绪十年二月《郑观应移交账册》，参阅《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 73-74 页。

³ 郑思齐、郑思贤与郑观应的有关织布局债务的纠纷，大概就是因其中的一些股票引起。

入布局，即听其执业。如期满无人承认，即将此产由江海光道署补给契据，断归布局，以重股商血本。……职道伏读之下，不胜诧异。查光绪五年，前办织布局董唐霖溪等将虹口原置潘和记洋楼地基一所，凭中徐雨之，即徐道润，郑陶斋即郑道官应等抵押湖北煤铁矿局存典生息公款规银四万两，一分起息……光绪七年十月初七日，经彭器之，即彭道汝琮，及郑道官应来局，面称有一洋商布朗愿购此项基地，请将原契照上海租界章程过户洋商名下，方可转售。……旋经彭器之等出面，将前项基地破屋公议出售，作价规银六万两，詎料过户洋商之后，仍无人买，不得已将此房地归于盛、郑两家买回执业。因盛处押借四万两，倍于郑处，契据仍存盛处。光绪七年十二月（注：应为光绪十年），郑陶斋因需款孔急，自愿将其应得三分之一地价银二万两并售于职道……复经郑陶斋挽托谢绅家福前来熟商，以郑陶斋现有应换织布新局之款，可以无需现银，只要收回织布股票四百六十股，俾得归还该局抵款……即凭中谢绅家福等书立凭据，将织布局股四百六十股换回郑陶斋地基三分之一……所有职道应交郑陶斋地基三分之一，更换织布局股票四百六十股，上年龚道寿图来函索取，当已由经元善转交清楚。今据查明该局帐上有郑陶斋将布朗地基抵押银三万二千两，自系从前郑陶斋将其地基应执三人之一悬空抵押，以少押多，原属非是。嗣后将其地基三分之一更换布局原股本银四万六千两，以之划还该局抵款数目，有盈无绌，应由郑陶斋与该局结算。至帐上有付给看地之资，因郑陶斋从前本有三分之一在内，是以此支款应由郑陶斋缴还该局。此郑陶斋以地基三分之一列抵局款，而以地基换回股票本银四万六千两之情由也。¹

再对照光绪十年五月初九日《郑观应致谢家福函》及其所附《地产转卖合同》：

所云杏翁地基合同，弟似于癸岁交出，并已立还信据。……至存合同草稿。兹立还笔据，粘于草稿口寄，乞转致盛杏翁收存为祷。……

【附】地产转卖状据

立卖地据人郑陶斋，今因需银孔急，自愿将集成公司所买上海虹口旧织布局之地

¹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盛宣怀致李鸿章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134-136页。

基郑陶斋名下应得股本银二万两，转卖与盛杏荪观督管业，或转售他人。郑陶斋股本银当已如数收回。此后低价涨跌，与郑陶斋无涉。因原立合同议据业已遗失，故立此卖据，粘贴于原拟合同草稿之后，交盛杏荪观察收执为据。如日后原立合同议据搜出，当作废纸，或被窃图赖归陶斋理直，均无异言。恐口无凭，立此亲笔为据。光绪癸未年腊月廿五日，立卖地据人郑陶斋状。¹

又据当时奉命核查该处地基的叶滋熊时候写给郑观应的信：

杏公遣友来邀代查布局地基，既承谆嘱不能不少留二三日，当于次日同杏公之友人前往布局勘查地亩并检讨契据，所开之单大略相同，惟亩数据单开者多有三十亩，此三十亩即系我公当年另购之地耳。特此附陈。²

三函对照便可判断盛宣怀所言不虚，郑观应以 2 万两银吃进了“布朗地基”的三分之一，又将其抵押给织布局，获得现款银 32000 两，等于无端赚进 12000 两银。盛说他“悬空”抵押，实际上就是指他以少押多。此后，郑又将价值 2 万两的地基，转让盛宣怀，换回 460 股织布局股票，尽管当时股价已经大为跌价，缩水一半以上，但以 460 股原始股，划抵 46000 两织布局的账面亏损，郑观应还是很合算的。³

郑观应的这些违规之举，为李鸿章彻底周知以后，引起了他的无比惊讶与震怒，其在致盛宣怀函中大骂郑观应，并表示要追查到底：

郑革道……丧尽天良，厥咎甚重。岂得听其置身事外，不追既往。……该道于奉饬确查要件，一味含混瞻徇显有不实。……究竟郑官应现在避匿何处，应由上海龚道、裴令并责成该道克日查明，禀请核办。⁴

经元善也曾回忆李鸿章大骂郑观应的情形，“乙酉（1885 年）因事赴津见傅

¹ 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4-125 页。

² 【光绪十九年】？月十九日《叶滋熊致郑观应函》，《盛档》，索取号 031915。

³ 此事也可以看作是盛宣怀在危难之中帮助了郑观应。

⁴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李鸿章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第 137-138 页。

相……大骂布局总办假仁假义”。¹可见，当时李鸿章对于郑观应的看法已经非常负面了，他此前种种努力换来的李鸿章对他能力和人品的信任与赏识，此时几已丧失殆尽。此后，当郑观应积极谋求复出之时，李鸿章对于他的不信任表现的甚为明显。1892年，盛宣怀急需郑观应重返招商局，为此上书李鸿章极力请求给予札委，特向李鸿章游说“（郑观应）轮船交涉揽载一切实属深明窃要，且自悔当年好博不专之病，颇觉精明内敛。目前商务乏人，如郑道者实不应久于旷废，可否仰乞宪台俯念商务之重、人才之难，恩准札委郑道帮办轮船招商总局”，并建议“试办一年以观成效”。²盛宣怀知道此时李鸿章因织布局案对郑观应有非常恶劣的看法，才在禀帖中一再强调人才难得、郑观应有改进，先给予一年的试用期。为此，李鸿章权衡再三，又一次札委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一职，在札委中李并未对他有过只字褒扬，这与此前对他尤为推崇的态度有天渊之别，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李鸿章的态度极为勉强。甚至在札委中，李鸿章还以警告的语气训诫郑观应，“郑道进局后，务当振刷精神，将局事殚心竭力、认真帮同经理，切勿徇私玩误，有负委任”。³这几句话语气极重，李鸿章对于郑观应的不信任清晰直白，特别是“切勿徇私玩误”，明显是指郑观应不要重蹈总办机器织布局经济问题的覆辙。

由此，郑观应失去了一个能够为他带来更好发展前途的强有力的朝中大员的支持，这也是此后李鸿章再也没主动有委任他洋务派企业高管的直接原因，更无须说有可能会给他带来仕途方面的帮助了。诚想，如果没有当年织布局案的影响，李鸿章对郑观应的高度信任与欣赏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对于郑观应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洋务派企业的高管位子不在话下，甚至给予一定的官位也未尝不可。反观郑观应的结拜兄弟谢家福，同样深受李鸿章的赏识，但李对谢的提拔与重视程度却远胜于郑观应，谢家福不但曾被李鸿章专折保荐，而且还被李鸿章保举为候补直隶州知州。

不过，很显然从织布局案发、李鸿章下令向郑观应追款及此后郑观应与左宗

¹ 《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经元善集》，第287页。

² 1892年12月《禀谢直隶总督王夔帅札委会办招商局事》。此处，“王夔帅”应为“李鸿章”，“会办”应为“帮办”。参阅《郑观应年谱长编》（上），第336页，页下注②。

³ 1892年12月《禀谢直隶总督王夔帅札委会办招商局事》。

棠、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龚易图、胡聘之、唐景崧等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的关系来看，郑观应从一开始也并没有把自己的官运过多地寄托在李鸿章身上。郑观应在民国三年所立的遗嘱中交待织布局案的情况时说：

癸未年机器织布局各友押款计共十余万金，因中法之战股票跌价不赎，经手未能清理，迭被北洋大臣追索，迫如星火，幸龚蒿人方伯从中调停，而王爵堂方伯集资代为清理。¹

织布局亏空案发，李鸿章急令追债没有丝毫顾及旧情，一时间逼得郑观应非常被动。当然，此间也有郑观应刻意逃避责任的过错，但想当年郑观应舍太古就轮局，筹款输赈、筹备织布局、料理津沪电报也算是劳苦功高，此时事发，李鸿章豪不念及郑观应多年来的努力，断然翻脸追索，想必对于他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对于此事，郑观应在遗嘱中着墨仅十余字，但其中情况之紧急以及心情之悲凉却跃然纸上。所幸的是，尽管郑观应一时之间无法凑足亏银，此事最终却得到了解决，作为地方大员的龚易图及王之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此可见，在李鸿章这条线之外，郑观应还与其他要员私交甚多，特别是王之春居然能够为他集资清偿织布局债务，二人私交实属不一般。

与官员的交往过程中，郑观应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名气以及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得到了一些朝中大员和地方督抚的高度认可。很多高官在碰到具体难题时，经常来函求教，一些地方督抚也希望他到当地施展才华。在甲午战阵期间，台湾省巡抚唐景崧曾电招郑赴台从事。山西巡抚胡聘之常有问题来函咨询郑观应，并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请调郑赴晋任职。安徽巡抚邓华熙常就有关问题求教郑观应。对于这些官员的请调与求教，郑观应总是给予积极的答复，特别是对于求教的问题能够给予详细的解释，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朝廷高官进一步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和开拓工作思路发挥了良好作用。这种交流方式，也进一步促进了郑观应与他们的关系，提升了他在整个晚清官场的名声与影响。

¹ 《郑观应集》（下），第1484页。

郑观应在官场着力构建关系网的努力，在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以后有了结果。是年年初，时任粤防大臣的彭玉麟向朝廷力荐郑观应远赴南洋，联络各国策划“合纵抗暴（法国）”事宜，加上王之春的推荐和郑观应的自荐，被彭玉麟奏调赴粤差委。彭在奏折上褒扬郑“明干有为，熟谙洋务”¹。此时的郑观应身兼轮船招商局总办和机器织布局总办两个洋务企业要职，不过已经初见端倪的债务危机即将接踵而至，郑观应借此机会竟然完全不顾李鸿章要求他留沪清理织布局账务的命令，以军情紧急为由，决然辞去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的职务，在 3 月 10 日抛下上海的一切于不顾，将摇摇欲坠的织布局以留函的形式托付给了盛宣怀，直奔广州彭玉麟军中而去。离别之际，郑观应提笔挥就《甲申春奉彭宫保师奏调赴粤留别沪上同人》一诗，云：

久客申江百事羈，不才恐负圣明知。还期破敌征心略，更出奇兵借指麾。
半壁屏藩将尽撤，一篇图画界边陲。诸君送我殷勤意，早祝天山露布驰。
迅电飞书万里催，嵌崎自愧斗筲材。军中韩范纡筹策，海上鲸鲵为弭灾。
自是搜罗邀激赏，非关富贵逼人来。乘风破浪寻常事，寄语闲鸥莫忌猜。
一线群舸百粤通，楼船犹纪伏波功。分阴常惜师陶侃，四海论交忆孔融。
花月未销扬子宅，风云犹护尉佗官。会看沧海烽烟靖，远访仙人黄石公。²

尽管在这首诗中，能够看出郑观应抛却上海所牵绊之事的轻松感、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以及对问道求仙生活的向往，但是与发生在上海的很难轻松过关的织布局巨额亏耗关联，我们很难断定这首诗真实反映了郑观应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们也更加难以推测郑观应此番离开上海时的真正心情，对于已经生活和工作了 26 年的城市他是否有所留恋，对于未了的织布局巨额亏耗是否忐忑不安，对于从未有过经验的军旅生活是否充满期待，一切不得而知。如果，我们仅仅妄自揣测他此番离开上海完全是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那么对他欲投身中法战争、为国效力的爱国之心，则是一种亵渎。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颂扬他的这种爱国行为，而忽视他对于织布局资金运作的一系列过失以及弃之于不顾的作法，那么也未必

¹ 《郑观应集》（下），第 1014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258 页。

又有以偏概全、为之袒护之嫌。到广州后不久，郑观应奉粤督张树声的委派赴香港交涉被扣留的军火，以他熟悉洋务的交涉能力，很快便顺利完成任务，由港返粤后于3月22日由彭玉麟札委，接替了王之春总办湘军营务处，正式开始了第一次做官的历程。

郑观应接任总办湘军营务处职位之后，并没有在营务处长时间滞留，6月中旬接受彭玉麟委派，前往南洋了解敌情以及开展“合纵抗暴”活动。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所谓的“合纵抗暴”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尽管如此郑观应还是去了，而且极为用心，并将南洋的经历写成《南游日记》。此次郑观应远赴南洋开展工作历时两个月，除增加了对南洋各地实情的了解之外，实际上并无太大收获，特别是“合纵抗暴”根本不可能实现，也没有条件实现。张之洞、彭玉麟以及广东巡抚倪文蔚还札委郑观应赴港，开展租船、购买军械，办理支援台湾事宜。由南洋返回广州以后，郑观应马不停蹄地张罗援助台湾抗法的工作，到年末彭玉麟又委派他到海南岛考察军务。自海南返回广州后，又即刻奉张之洞命令，准备赴汕头、厦门、福州等处考察军务形势，以便更好地援助台湾。

郑观应自3月初抵达广东以后，便立刻投身公务，奔波劳碌，一刻不得停歇，此外还有已经缠身的债务问题，诚如他所说的“事有百端之急，人无一日之安”。¹郑观应所从事的都是极有难度的协调、考察等工作，事多杂乱，但他凭借此前在商场历练出来的协调能力，高效而有序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各种难题，写了很多关于边防、抗法、洋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呈交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张树声、盛宣怀、王之春等官员，足见郑观应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

总办湘军营务处任上的郑观应是称职的、勤勉的、负责的，以他的能力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于郑观应来说是“飞来横祸”，就在他全情投入地为抗法战争忙碌工作之际，在他由广州来到香港，准备由此出发远赴汕头、厦门、福州等地考察军务协调援台事务时，其行踪为太古洋人得知²，太古洋行以郑观应需赔偿当年保荐接任总买办的杨桂轩挪用洋行公款而亏欠4

¹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183页。

² 系郑观应采办军械的同事告密。【《郑观应集》（下），第1172页。】

万元的理由向香港当局提出控告，香港当局接受了太古洋行的控告将郑观应拘留在港。郑观应被拘，直接导致了他总办湘军营务处的第一次官员生涯的中断。此事的发生，对于郑观应来说损失是极为惨重的，特别是对他刚刚开始的事业，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郑观应在《致广肇公所董事书》中写道：

其时官应总理督办粤防彭钦差营务处，因奉彭钦差会同粤督张香帅、粤抚倪豹帅札委，赴香港租船运兵、运械，速援台湾，被太古洋人侦知，勒赔同保其沪行买办杨桂轩亏款，除韦君等所赔未足之数，羁留在香港经年，以致所当差事及闽督左中堂拟委署厦门道之谕，彭官保与粤督所保军功劳绩，机会全失，致数十年来名利尽丧。¹

郑观应被拘在港，所任总办彭玉麟湘军营务处的官职并没有为他保留，从而导致他失去了这个很关键的职务。当然，这并不能看作彭玉麟没有为他保留职务。相反，无法为其保留职务的真正原因，恰恰是郑观应自己所欠织布局及泰吉钱庄的债务所致。当时南、北洋大臣刘坤一和李鸿章及江苏巡抚卫荣光曾经多次催促彭玉麟，严催郑观应回沪清理债务，但彼时正值中法之战军情紧急、军务繁忙，彭玉麟急需用人之际，彭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公事公办，而是仍然命郑观应办理援台转运事宜。可是，到了当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中法之战和局的大事已定，此前万分紧急的援台军务业已撤销，彭玉麟也就直接上奏请饬郑观应立刻回沪了。彭在奏折中写到：

三品衔先选用道郑官应，经臣于光绪九年冬奏调来粤，随营差遣。上年台湾军务孔亟之际，臣与张之洞札委该道前赴汕头办理援台转运。现在和局大定，转运事已撤销，该道前在上海办理招商总局并机器织布局、南北洋电报局，尚有经手未完事件，屡接南北洋大臣及江苏抚臣械牍催其返局。今既军事解严，自应饬该道旋沪料理。除备文分咨南北洋大臣、江苏抚臣外，理合附片奏明，伏乞圣鉴。²

可见，在中法战争和局大定的情况下，已经没有郑观应发挥作用的余地了，彭玉麟也不可能视南北洋大臣以及江苏巡抚的屡次敦促而不见，更不可能为了郑

¹ 《郑观应集》（下），第 1210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519 页。

观应得罪他们，所以趁此机会主动饬令郑观应回沪料理此前未完的事务。彭玉麟的奏折中没有只字片言对郑观应大半年以来四处奔波、辛苦高效的工作给予肯定与褒扬，而是非常直接地表示“今既军事解严，自应饬该道旋沪料理”，透过奏折中的文字能反映出什么信息呢？很可能这时在彭看来郑观应已经没有存在军中的必要了。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彭玉麟对郑观应不够关照，实际上当郑观应深陷太古债务被拘在港之时，彭曾经代为筹款，郑观应有诗为证：

深感同人集巨资，为怜公冶困藩篱。竟辞高谊惊流俗，敢累群贤徇己私。一介自严存古道，二难愧附微浇漓。（彭官保筹资代余赔太古杨桂轩之累，余辞不受，人以二难见称）冰心自矢盟天日，杨震清廉是我师。¹

随着郑观应被拘在港以及失去了彭玉麟军中的职务，他还失去一次可能得到更高官位的宝贵机会，即左宗棠打算提拔他担任厦门道。这个官位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的位子，甚至更高一些，如果左宗棠确有此安排，那么对于郑观应来说是白白浪费了一次很好的升官机会。要知道，如前文所说，清朝的选官制度非常复杂且获得实职的难度很大、程序很多，特别是对于通过捐纳获得候补衔的绅商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就连作为李鸿章心腹和洋务事业左右手的盛宣怀都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获得实职。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怀比郑观应好不了多少，并非举人更非进士，仅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的地位就比较高了，怎么也算清朝的中级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场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与李鸿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场人脉方面盛宣怀比郑观应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怀 27 岁（即 1870 年）时由父亲的老友杨宗濂举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由于盛为人确有才干，外加父亲盛康的关系又为李视之为“世侄”，很快为李所看好和重用，委以重任，从事军需后勤，并开始涉足洋务。次年，奉父命开展直隶赈灾工作，此后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品衔及二品顶戴花翎，时年 28 岁，真正开始踏上仕途。此后，盛宣怀愈来愈为李鸿章所重用，办赈灾，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无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

¹ 《郑观应集》（下），第 1302 页。

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才干、背景与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很快得到朝廷实授官职，而是在李鸿章幕府磨砺了 9 年之后才最终获得朝廷天津河间兵备道的实职，之后豁然开朗，逐步得以升迁，最后官居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大臣、内阁成员。关于实授官职之难，从盛宣怀致军机大臣张之万的禀帖中能够切实的体会到，盛在禀帖中请求这个位居高位的“年伯”说：

父亲老年需次，既展布之无从，复归田之愿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闻去年秋傅相入都时，曾蒙年伯恩赐吹嘘，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将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现拟三月内回津，求销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此次随办陵差，退食之暇，或与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鸿施格外，早赐成全，免使夜长梦多，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爱呼吁，惶惑万分。手肃寸丹，专丁呈贲。¹

再看郑观应老友王之春的经历，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笔从戎，先后入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幕，深受彭玉麟器重与信任，同样磨砺多年，最后好不容易捞到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的官职，之后历任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后擢升山西巡抚、广西巡抚，成为地方督抚大员。

万事开头难。从盛宣怀和王之春的仕途经历来看，他们与郑观应一样入仕做官并非出身“正途”，对于他们来说在漫漫官途中最难跨出的一步就是获得实授的官职。前二人在获得实授官职之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得以升迁，对于官场规则的理解远胜于郑观应，特别是盛有着深厚的官场人脉，这点郑观应无法与之相比。假如郑观应没有被拘在港，而是继续在总办湘军营务处的职位上效力，以其办事的能力与效率，进一步博得左宗棠、彭玉麟等朝廷大员的欣赏，那么无论是否如他本人所说左宗棠准备提携他署厦门道一职，他最终得以继续升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他总办湘军营务处的前任王之春就升迁到琼州道。郑观应“商而优则仕”，系半路出家，与官场素无渊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调入粤，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又恰逢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缠身，最后竟为太古债务拘留香港，痛失好局，最终导致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生涯过早夭折，可谓

¹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1-262 页。

运势不佳、功败垂成。

以上是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的经历，尽管在职期间工作积极主动、颇有成效，但最终不幸夭折，令人惋惜。郑观应的第二次为官经历，时间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仅五月有余。1903年随着好友王之春调任广西巡抚，时年已经62岁“高龄”的郑观应又一次离开商界，义无反顾地向盛宣怀力辞招商局职务，再次踏入官场，应王奏调离沪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而后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在广西为官期间，郑观应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绩斐然。据称：

（官应）二月十三日，奉札委赴香港、澳门、广州，查缉私贩军械。不领薪水，自备资斧，在香港线得湾栈房私藏洋枪五千杆，密告港官，搜获充公，罚私贩者有差。旋奉札委统带三江缉捕，捐资添勇。未及两月，拿获首要会匪林五、陆孟山、叶亚德等二十余名……余匪解散，河道迺通。梧州商民口碑载道，联送牌伞，颂扬德政。五月，奉广西巡抚王爵堂中丞会同两个总督岑云阶制军奏委代理广西左江道篆。观察以地方未靖，捐资自募勇士四十名为亲兵。莅任之始，先与天主堂罗主教商结泗城府西林数年积案赔款，由二万减至一万一千元。是时横州沙坪墟有匪首伪二大王罗庆基、伪先锋王忠华盘踞，势甚猖獗，党徒日众，与灵山土匪相通……即委亲兵管带密授机宜，声言赴贵县接瀛眷，路经沙坪墟，会同团勇，出匪不意，即将伪二大王罗庆基、伪先锋王忠华捕获，发县讯明正法，余匪远逃，民得安抚，欢声雷动。

南宁有驻防启新营，管带李向欣降匪也，贼性不驯，勾结陆安县土匪黄肥五、黄和顺等窝留匪党，混迹宁城，借捕盗为名，以掳抢为实，遂致人心惶恐、闾阎不安。观察查得其情，密禀岑制军、王中丞，拟将道府亲兵雁字军、仁字营改为巡警，以相抵制，庶免朋比为奸。……于是责令管带先缴枪码，限日造册点名。如有老弱及不愿当者裁革，届时不到者另补。复自捐款制号衣、号筒、雨衣、雨帽，凡巡警中一切事件毅然行之。不十日，以成军，先后搜获窝赃夥劫土匪十余名。城厢内外，匪党闻风远遁，地方赖安。复禀留楚勇胡镇玉兰带勇赴隆剿匪，枪毙匪目卢如良。

又尽将各局津贴、道署公费捐资开设中学堂、小学堂经费，并出其家藏大板时务书，选寄百余种为中学堂教育人才之用。

观察莅左江前后四十天，而能结教案、获匪渠、设巡警、开学堂，次第举行，神速若此。比其返也，吾乡绅民感观察之盛德，联同东来，赠送牌伞，以志去思，并为之记。¹

此段赞扬文字系郑观应离职之际，当地乡绅商议公推前选授永康学正横州举人李彦辅所作，可见郑观应在广西为官期间，的确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灭乱匪，还举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受到了广大乡绅的拥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广西巡抚职被革而去职，仅任左江道四十天，郑观应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官生涯就这样草草了结了。更为可叹的是，因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在郑观应赴桂之初，他“除函致广东善堂劝募义捐外”，还“现变产业凑成库平银壹万两，充作广西赈抚之用”，换来了“交军机处存记”。²郑观应此番自掏白银万两贡献朝廷，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巨款，不过仅仅换来了清廷一纸空头表扬而已。以郑观应的才能和一片忠君报国之心，以及多年以来对朝廷多有报效，如此之人，竟然难得一丝重用，满清覆灭实属咎由自取。

晚清时候，道台一级的实职对于很多候补官员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跨上这层台阶，《清史稿》中曾为谢家福列传，最后写道“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³在这方面郑观应比谢家福情况稍许好些，毕竟两次获得实职，但也仅此而已，很难如盛宣怀、王之春等人一样跨过这个台阶，获得更高的官位。郑观应在为官之时有所政绩，但绝对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官员，仕途对于郑观应来说，并不如从商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书立说能够使得他声名远播，官场的艰险他还远未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和真正体会。两次短暂的经历之后，想必他对于为官已经不再存有任何的念想了，总办湘军营务处的美好机遇一去不返，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岁月不饶人，接下来应该是求稳、安度晚年的时候了。

¹ 《郑观应集》（下），第 1528-1529 页。

² 《郑观应集》（下），1524 页。

³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一，列传二百三十八）。

4. 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本文把郑观应和盛宣怀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论述，主要是考虑到盛宣怀在郑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了最为核心的位置，二人的关系是其所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和最悉心经营的部分。通过研究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可以窥见郑观应经营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与特点。

盛宣怀（1844年-1916），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幼勛，号次沂、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另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作为洋务派官僚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官居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内阁成员等职，也兼任招商局督办、铁路公司督办等职，曾先后办理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洋务企业以及开设南洋公学等教育事业，一生创造了中国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中国商父”，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奠基人与代表人物。除此之外，更为难得和为后人称道的是盛宣怀嗜好收集档案，自1850年至1936年间，盛宣怀及其整个家族保存大约17.5万件、1亿余字的通信、函电、公文、便条等档案史料，可谓吉光片羽，包罗万象。“盛档”更是学界公认为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的一手资料，这也许是盛宣怀为后任留下的最大的财富。

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洋务事业中的主要领路人和老上级，自1880年代末两人相识以后，私交甚好，相互信任数十年不变。郑观应能够在重要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等重要企业，特别是三入轮船招商局担任高级职务，都与盛对郑观应的信任和提携分不开。

关于郑、盛二人的关系，盛宣怀的评价是“共事最久、相知亦最深”。¹郑、盛二人相交相知凡四十年，二人在电报、织布、煤矿、轮船、铁厂、铁路等诸多领域中合作，相当融洽，几乎没有矛盾和不快。郑观应以“世侄”的身份，与

¹ 《郑观应集》（下），第1241页。

盛宣怀之父盛康也有密切交往，与盛宣怀之弟宙怀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郑观应与盛宣怀结交于1877年办理赈务之时。1876年，江南旱灾，在郑父文瑞的命令下，郑观应及其在外谋职的各兄弟积极投入捐资赈济工作。次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人在上海创办筹赈公所（即上海协晋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而后又支援河南、直隶等省。1878年，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创办义赈公所，除办晋赈外，兼办豫、直、陕等省灾荒。郑、盛二人在筹办赈务中结识，并很快成为至交。盛宣怀多年后回忆：“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¹，说的“数人”就有郑观应。

此后，二人又经历了津沪电报的艰苦创办。盛宣怀负责北端的管理，郑观应则为南端一路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十分愉快。在与丹麦大北公司的谈判中，二人也是联手获得成功。不过，此时郑、盛二人之间的关系尽管非常密切，但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关系维系也多为公事。真正让郑、盛结下一生牢不可破的深厚友情的时间，应是二人在矿业投资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之时。

1882年夏，郑观应在屡次向江浙一带地方督抚上书申请延伸电报线之后，又多次向此前已有过湖北办矿失败经历的盛宣怀提出抓紧创办具有经济效益潜力的采矿业，并建议大举买进已办矿业的股票或集资建矿。盛宣怀也正有此意，盛此前已在山东进行了有关勘矿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二人在诸多矿业投资方向上步调一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尽管在接下来的经济风潮中，各种投资的股票价格大为缩水，二人都蒙受了一定损失，但是郑、盛二人所达成的默契却得以形成。此后，郑观应筹办织布局亏耗后置其于不顾，将织布局的烂摊子甩手丢给盛宣怀收拾，自己远赴彭玉麟军中。对于此事，盛宣怀并未接手，将其交由经元善维持，却也没有因此对郑观应有所埋怨，然而证明了二人友谊之深。在郑观应因织布局、太古债务困扰回乡隐居期间，盛宣怀一直惦记这位老友，给予了相当的帮助。郑观应复出以后，逐步高升的盛宣怀更是给予了他事业上的大力支持。在李鸿章不再信任郑观应以后，郑观应所担任的洋务企业要职，绝大多数都是盛宣怀安排或斡旋的。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上升，特别是督办铁路建设权

¹ 《附录盛杏荪观察亲笔函》，《经元善集》，第352页。

力的增加，二人又利用铁路带动地价上涨的良好预期，大量地进行地产投机，赚进了不少银子。

对于盛宣怀的隆情厚谊，郑观应感激不尽，无论是在具体工作方面，还是企业商办或督办或官督商办等立场问题上，都与盛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亦步亦趋。比如，在对待经元善被慈禧通缉的事件以及邮传部将铁路、电报收归国有等，郑观应无一不是紧跟盛的想法。甚至对于与盛有矛盾的人，郑观应的态度同样受到非常深的影响。例如，对于盛宣怀当年在轮船招商局的老对手徐润，尽管表面上郑观应与徐润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在《不平则以公启》中徐润也署了名，但是在郑观应写给盛的私信中对徐润的评价却很差，说“城北公正在香港会议招商局改归商办事，闻其言与我宫保不和，想斗垣业已面陈。昨闻城北公出局，杨侍郎与会办两董公禀北洋大臣请札委为港粤两局顾问员，月受薪水三百元。溯我宫保为轮电两局惨淡经营三十年，不知费尽多少精力，才有今日，更应聘为头等顾问。官应亦在局将二十年……亦应矚为顾问。当此竞争之世。小人道长之时，有强权而无公理，全讲私情，商务何能振兴。”¹此中有郑观应对于徐润被聘为招商局港粤两局顾问的嫉妒，但这种对徐润如此直接的反感和称之为“小人道长”的恶劣评价，可以视为郑观应所受盛宣怀影响的结果。

在有关的政治斗争和洋务企业内部的斗争中，郑观应更是力挺盛宣怀，是其得力助手，也是发自内心地理解和支持盛宣怀的工作。比如，对于电报国有和铁路国有，郑观应全力支持盛宣怀。在与袁世凯派系展开的对轮、电二局的数度争夺战中的表现，郑观应也是站在盛宣怀一边。盛宣怀逃亡日本以后，郑观应出面组织维持会尽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的工作。盛宣怀自日本归国以后，郑观应力助他重新控制招商局。

郑、盛二人在四十年的交往中，尽管在一些时候多少有些“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意识，但是这些对于老友之间的真正友谊毕竟只是等而下之的东西。特别是1892年郑观应复出以后，二人在诸多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合作。盛宣怀作为郑观应的老友兼老领导，处处予郑观应以足够的关照，无论是对他个人，或是对

¹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678页。

他的家人，盛宣怀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和支持。除了前文已述的盛宣怀对郑观应的儿子、兄弟多有照顾外，甚至对一些亲戚盛宣怀也会不愿其烦地给予帮助，比如郑观应的姻亲黄正光曾经通过其向盛谋求安徽电报局职位，信中说：

弟此次由皖来，闻该处电局现办者年内将有补缺之言，如其时电局需人，可否望阁下向盛京堂吹嘘，荐弟代办。因数次往返该处地方，情形已渐熟悉且将来东流矿务有可驻足。而大小儿已出省，故弟亟欲有该局为住所，利便东流矿务，是否望祈极力吹荐为禱。¹

郑观应同样发自内心地支持和理解这位老友兼老领导的工作和想法。即便是郑观应在某些方面与盛宣怀的观点相左，也总是及时调整自己的想法，最终步调一致。一段时间，盛宣怀以为郑观应要去邓华熙那里做官，对他有误解，郑观应及时去信沟通，化解误会。郑对盛宣怀“必欲弃而之他，就邓帅做官”、“何足共事，误我勋名”的指责，向盛直言说“来教……似不大察官应之本心，知我者当如是耶？官应实因《苏报》起见，绝无他意，惟可天表。我公不怜其抑郁孤愤以相援，而乃以激词相责，实感悚愧之至。”²郑观应的这种做法及时地让盛宣怀消除了误会。也正因为如此，二人才能够始终并肩作战，情谊相投，相互支持与理解，正如郑观应所说“知己难得，老友落落如晨星”³。

辛亥以后，随着二人渐入老境，二人之间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就能够体会得到，这段时间的通信，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已经是关心对方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情感的真实流露，读之令人艳羨，不得不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例如，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盛宣怀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被迫流亡日本，他在给郑的回信中真情流露：

弟因咳常咯血，每念生平徒遭横逆，天赋我质，将以还之。现于海滨买山种菜，不愿再闻故国兴亡事，惜太孤寂，无可与谈。阁下抱才未用，信道素深，倘能乘此闲暇命驾东游，海上神山虽属飘渺，但须磨舞子，不亚罗浮。数十年老友纵谈身心性命

¹ ? 年? 月七日《黄正光致郑观应函》，《盛档》，索取号 090105。

² ? 年三月十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016576。

³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索取号 117191-3。

之学，亦晚暮难得之境也。到此游资及归国川费当代筹措。

……

弟今年咯血，得西林官保送我紫贝天葵煎服，灵验如神，顷已用完，闻此物产在罗浮，乞公设法代为购求若干寄下。觅购之资，必须奉缴。¹

收悉该信后，按照盛的请求，郑立刻照办，对于盛对修道有兴趣非常高兴，去信说：

敬谕颐养安和，至以为慰。所须紫贝、天葵已嘱托粤友代购，候到寄呈。……兹附呈仙踪诗选一部，祈披阅，如欲闻性命之学，必须虔诚对天杯卜。许可候示前来一谈。²

其实，同样身体状态不好的盛宣怀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乙酉本）作序时就已经表露出了想和郑观应一起修道的愿望：

陶斋与予年相若，病肺亦相等，顾乃精悍悦泽，双瞳炯然，固知长生久视，自有要妙。宣怀牵于世网，齿发已衰，闻道已晚，安得角巾茵鞮，希踪于罗浮风雨间，翘首宵半，共听羽衣清唳乎！³

身在异国的盛宣怀倍感孤寂，最为思念的除了家人之外，就是郑观应，才会有希望他能够东渡日本相伴的要求。郑观应信中也有“书后就寝，梦公衣冠来会，相见甚欢。补此一笔，万勿出示外人”⁴的内容，足见二人情感之深。

1915年初，盛宣怀已经病重在床，他还惦念着老友郑观应，因为郑观应欲辞招商局而担心老友晚年生活的经济保障，甚至郑及其子润林此后在招商局的工作也考虑妥当了，连手中的一些股票也想直接赠予郑。盛宣怀自己无法亲自写信，就让儿子代笔，言语情真意切“弟与阁下数十年旧友，拟为阁下筹款娱老。弟新买股票数百股，价值一百四十两，即为待鹤主人之股票，可更换新股票六百股。

¹ 民国元年五月二十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54页。

² 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郑陶斋来信》，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56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242页。

⁴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一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695页。

再有花红一二万。拟以阁下为公司副会长或为汉口总办，令朗（郎）调闽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¹

次年春，郑观应、盛宣怀二人之间数十年的深厚情谊，因盛宣怀的病逝不得不终结。郑观应为盛宣怀所写的挽联，对其一生进行了高度赞扬和概括，也饱含了二人间的深厚情谊：

忆昔同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风，无惭知己。

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²

郑观应与盛宣怀的情谊，确实“无惭知己、可对苍穹！”

¹ 《郑观应集》（下），第 923 页。

²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803 页。

第五章 神缘网络

1. 郑观应的道缘与修炼

郑观应在崇尚儒学、推崇西学的同时，还长期痴迷道学，醉心于修道成仙之术。他对于道学的痴迷，与身体状况有直接关系。郑观应自述：

官应弱冠时婴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及长，谋食市廛，奔走南北，数十年来，闻有抱道高人，必厚礼虚心叩以性命之学。¹

郑观应在年幼时便身体羸弱，孩童时期可能已经罹患哮喘病。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偏重调理、锻炼、养生，郑观应很早就与道教结缘即源于此。他在很多书信中都有“自幼好道”的说法。在《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中，郑观应说自己“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²，足见郑观应体弱多病的孩童时代，就已经对修道成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哮喘病是一种比较顽固的慢性支气管疾病，分为外源性哮喘和内源性哮喘两种，其中外源性哮喘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系过敏性体质造成，如果不能及时治疗，可能随伴终身。郑观应年幼时所患的哮喘病，就是这种外源性哮喘。这种哮喘主要由致敏原引发，包括尘埃、花粉、动物毛发、衣物纤维等，此外情绪激动、剧烈运动、水土不服都可能引起发作。长期的哮喘，对于病人来说非常痛苦，发作时呼气困难、咳嗽、咯痰、胸闷等症状是常见现象，严重的哮喘发作甚至会持续数天不止，常常有因为呼吸极困难而窒息或因心力衰竭、体力不支死亡的病例出现。

郑观应的父亲文瑞是一个热衷道学的人。热衷道学之人，多注重修身养生之道。郑观应自小身体羸弱，父亲免不了带他四处寻医，其中也难免有求于道士方

¹ 《郑观应集》（下），第 60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07 页。

术。郑观应曾说“观应自童访道以来，于兹五十载，遍游海岳，变产力行。德薄魔重，迄无所成”¹。在《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中，郑观应说自己“行世七十八，求道六十年”²，可见他青少年时期已经走上了求道之路。对老庄之学郑观应也非常偏好，他说：

弟幼年……读道家《唱道真言》、《金华宗旨》、《青华秘文》、《定观经》、《日用经》、《心印经》、《胎息经》、《道窍谈》，释家《多心经》、《慧命金仙证论》、《童蒙止观》诸书，知三教圣人修身之道，先须正心诚意。³

成年以后的郑观应对道学的痴迷，远胜于幼年时期。郑观应说：

少时有三大愿：一愿学吕纯阳祖师得金丹大道，成己成人；二愿学张道陵天师得三甲符籙之术，澄清海宇；三愿学张三丰真人得黄白之术，令各州县多设工艺厂以养贫民，并设格致学校以育人材。自愧德薄魔重，一愿未酬。惟涉猎三教经书，遍访仙真，数十年来历经险难，备尝艰苦，致老不倦。⁴

郑观应对于道学的痴迷，主要是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事业上的失意，二是长年疾病的困扰、身体虚弱和对延年益寿的渴望。

事业上的失意，主要是他受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归隐家乡，巨大的经济压力，使他强化了访道求仙之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精神世界的寄托。在给盛宣怀的信中，他写道：

待鹤年愈不惑，备极坎坷，壮不如人，自渐烛武，静而思之，惟有自悼。欲息影蓬庐，潜心邱素。⁵

尽管此后他并未能实现彻底归隐、访道求仙的愿望，但这种念头一直未曾断绝，特别是在他碰到具体困难、心绪不宁之际，这种念头便会强烈恢复起来。郑观应一旦暂时抛却现实生活，静心修道，他的心情就非常轻松和愉悦，这种感觉

¹ 《郑观应集》（下），第95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468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46-47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1182页。

⁵ 光绪十三年四月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评传》，第370页。

在他的《游罗浮》诗中有充分表现：

罗浮自古多神仙，四百青峰高插天。

少时梦想不能到，五十方快登陟缘。

策杖拔云识古迹，台登华叟看飞泉。

华叟台边千寻瀑布石柱铁桥亘空碧，铁桥石柱人际罕到黄龙白鹤相高骞。

龙鹤两观飞云上界出天外，飞云最高俯视列峰大如拳。

万松月上朱明洞，归访稷川论汞铅。¹

中年以后，特别是进入晚年期间，郑观应对道学极度痴迷和进行诸多道术活动，其动力主要是健康问题。郑观应最终享寿 79 足岁，这在当时算是长寿之人，不过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其生命质量并不算高。郑观应晚年“痰喘益剧”²、“哮喘日重”³，身体非常虚弱，冬天怕寒、夏天害热，顽疾哮喘时而发作。在与盛宣怀的诸多通信中，都有通报生病、看医生、请病假的内容。他去看中医，医生对他的诊断是：

所见各象脉细弱，□气时或上挤，间或作喘，暑热蒸逼则四肢□热，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看似肝气上茂，实则中气大亏，暑热相逼而来，气不足以当之也。⁴

又如：

年逾古稀，气血两亏，肺疾颇重，肝火上炎，心脉极弱。⁵

慢性疾病的治疗非常困难，非得对症下药和静心休养，才能够见效，在当时医学条件下，仅靠吃中药调理，难以达到良好的疗效。郑观应希望于道学之中寻找强身健体、祛除疾病、延年益寿之道。他常常强调吕纯阳师祖的观点“入手速修犹太迟”⁶，重视修炼。郑观应在《焚香祷告祖师火龙真人疏文》中，向老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73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48、71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485 页。

⁴ ××年六月八日《××至郑观应药方》，《盛档》，索取号 090107-1。

⁵ 《郑观应集》（下），第 924-925 页

⁶ 《郑观应集》（下），第 43、48、72 页。

祖师请求：

伏乞老祖师垂鉴后学数十年访道好义、变产力行及屡受室人交谪之苦衷，大发慈悲，传授长生不老、符水治病等法，俾继祖传，普救众生，荡邪卫正，报答鸿慈。不胜叩祷之至！¹

郑观应对道教的痴迷，表现在长期访道寻仙、拜师求经、护师入室、寻求丹药之外，还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道学经典的解读、辨伪、整理与出版上。他曾将众多的道家著作进行汇编：

将《皇帝龙虎经》、《阴符经》、吕纯阳祖师、张三丰祖师、圣僧济祖师诗文及群仙歌诀、金丹真传，分为八卷，付诸手民，名曰《道言精义》。……继刊《唱道真言》、《多心经》、《清净经》、《金华宗旨》、《金笥宝录》、《三一音符》、《天仙心传问答》、《七真灵文》、《方壶外史》、《慧命经》、《金仙论证》、《陆约庵就正篇》与《林奋千书》、陈抱一的《参同契注释》、闵小艮先生的《琐言续》、《古法养生阐幽》、刘止唐先生的《大学古本》、莫月鼎真人与王天君《内炼口诀》等书，交书肆照本发售。

……手辑吕纯阳祖师《百句章百字篇》、陈抱一祖师《训释道黑幕文》、《咏道诗》、张三丰祖师《打坐歌》《道要秘诀歌》及《删正樵阳经》、《玉液还丹秘旨》、抱仁子《重订玉液还丹秘旨》、李含虚真人《收心法》、希一子《补天随功候篇》、《太微洞主授郑德安玄关口诀》、尹真人《添袖凝神入窍法》、《神息相依法》、《聚火开关法》、《治心法》、《筑基全凭橐籥说》、《元性元神说》、《归根复命说》、邱祖师《秘传大道歌》、太虚真人《道程宝则》、止唐先生《论道四则》、陆潜虚真人《内外药论》。……并录文先生《易学歧途辨》，陈真人《翠虚吟编》为一册，名曰《还丹下手秘旨》。²

以上仅仅是郑观应在一篇文章中所罗列的由他亲自编辑刊行的道学书籍，计有 42 本之多。除了这些，郑观应还刊印了《道法纪纲》、《玄中直指》、《吕祖全书》、《古书隐楼藏书》等其他数十种重要的道家著作或著作汇编。

郑观应还对道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数十年的求道生涯，使郑观应对于道家各

¹ 《郑观应集》（下），第 71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67-168 页。

派、各宗几乎都有所接触，长时间的钻研更使他对道家各派的特点有自己的理解。比如，对于道家的派别之争，郑观应自有见解：

余雅志元门，访道册载，见夫世之谈道者，宗南派则诋北派言性不言命，宗北派则诋南派言命不言性。其实得真传者，无不洞晓阴阳，深澈性、命双修之旨。……然南派虽重阴阳，实不离乎清静。其所谓气交形不交欲，先了命而后了性耳。北派虽重清静，亦非不晓阴阳。其所谓自无生有，盖阴极则阳生，由尽性而至于命也。惟其中火候南、北各异。¹

1916年，郑观应的长子润林、老友盛宣怀、邓华熙、张振勋先后辞世，其他好友如龚易图、王之春、彭玉麟等也早已病故。这些人的集中离去，使郑观应私交好友的数量急剧减少，一种空前的孤独感包围着他，对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长期的慢性病哮喘使郑观应痛苦不堪，害怕生命的终结让郑观应的心理负担异常沉重，以致于他在1914年就早早写好了遗嘱。在与友人通信或者所做的诗中，那种病痛与衰老而带来的绝望之情，以及欲归隐修道但又为俗世牵绊的无奈之情，常常流露无遗。他在《万式一先生临坛赋此志感》中写道“日间佣作得薪水，半为妻孥半为人。长夜不眠因气喘，披衣静坐待清晨。”²在《还丹下手秘旨（序）》中，郑观应诉说自己“当年家贫亲老，好义累多，差事烦难，刻无暇晷，未能下手潜修……今已年将八秩，须发皆白，元神枯槁，活子不生，无小药可采”³。在《致张静生道友书》中，郑观应诉说身体的糟糕状态，“自顾行年七十有六，且时患痰喘、便血、遗精等症，犹如老年破烂之屋，七穿八漏。因内炼无效，恐时不我待”⁴。在《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长书》中，郑观应非常焦虑地说表示，“观应自知，宝精裕气，惟是在名利场中，公私交集，恐不免神驰炁散，急望除宿疾、辞差事，遁迹潜修”⁵。在《覆苏州刘君传林书》中，郑表达了修道的决

¹ 《郑观应集》（下），第84-85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474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69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105页。

⁵ 《郑观应集》（下），第115页。

心，“人生光阴有限，富贵靡常，盍当猛勇精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¹。

在晚年所作诸多诗篇中，郑观应表达了修道以求延年的决心。在《花甲初度感怀两律承亲朋赐和赋谢》一诗中，他说自己“寻师欲识长生诀，却老须求大药修”²。在《病次感作》中，他幻想自己能够“欲假数年长，无病绝魔缠”³。在《自警》中，他希望自己“遐龄享百年，世间亦罕有”⁴。在《呈万式一先生》中，他问这个所谓的大师“是否寿有十年长”⁵。在《陈张两祖师以诗见慰并赐仙水次韵敬答》中，郑请求两祖师“令我长不死，恩德莫大焉。我身能不死，原为救大千”⁶。在《张三丰祖师赐和有感叠韵敬答》中，期望自己能够“长愿留形驻世间”⁷。在《读吕祖寄白龙洞刘道人歌感作与同志》中，他表示“功名富贵非吾愿，但求得药命长延”⁸。

在晚年郑观应精神世界中，除了修道大业之外，一切家人、事业均可抛诸一边。他执着地认为，得道成仙的祈望，并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了更加崇高的事业，即“道成出救世，度人亿万千”⁹。在郑观应看来，他一旦得道成仙，就可以拯救世界、普度众生。

为此，郑观应深受亲人或朋友的嘲讽，但他不为所动，“世人笑我何学仙，我欲九祖同升天”¹⁰、“任人辱与欺，忍让不为耻”¹¹、“任他毁谤遭磨折，此身本是一寒儒”¹²、“漫谓庸儒笑我迂，休说家人笑我愚”¹³、“世人笑我愚，我笑世人迂”¹⁴、“时流笑我非同调，幸对高真不靦颜”¹⁵等诗句聊以自慰和坚定修道信念。甚至为了修道，郑观应可以做到不惜与亲人断绝关系，所谓“西方奔走不辞劳，

¹ 《郑观应集》（下），第 59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369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470 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 1293-1294 页。

⁵ 《郑观应集》（下），第 1471 页。

⁶ 《郑观应集》（下），第 1467 页。

⁷ 《郑观应集》（下），第 1464 页。

⁸ 《郑观应集》（下），第 1431 页。

⁹ 《郑观应集》（下），第 1468 页。

¹⁰ 《郑观应集》（下），第 1415 页。

¹¹ 《郑观应集》（下），第 1465 页。

¹² 《郑观应集》（下），第 1463 页。

¹³ 《郑观应集》（下），第 1464 页。

¹⁴ 《郑观应集》（下），第 1443 页。

¹⁵ 《郑观应集》（下），第 1474-1475 页。

六亲断绝无关系”¹。

总之，晚年郑观应对道学的痴迷和钻研，成了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他精神上的重要支柱。在《上张三丰祖师疏文》中，可以了解郑观应数十年来修道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修道成仙的愿望：

求道已五十年，凡有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无不尽力捐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虽不惮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之芝罘，西至巴蜀，曾经护师入室：江西万先生三次，四川廖先生二次，江苏徐先生潜修十年；江苏丁先生，四川陈先生、徐先生，云南杨先生，福建彭先生，敝省苏先生，均已行功数月或年余，小有应验，无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传所论立竿见影：行之五月而体貌异，九月而丹成。²

对于家人的指责，友人的嘲笑，他一概置若罔闻，“求道之心百折不回，务达其目的而后已”³。

自然，郑观应得道成仙，永远是镜花水月，所拜道师，也无非是一些江湖术士。但是，修道过程对于郑观应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道家的调养静心之法对于强身健体和心灵慰藉，自有一些积极作用。一向羸弱的郑观应能够活到 79 岁，与他修道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罗浮侍鹤山房谈玄诗草》收录的《行住坐卧四箴》，全面反映出了郑观应平时注重修身养性的生活习惯和养生之道：

行将趋蹶戒，步履自安详。大道从容中，歧途着意防。周规兼折矩，入室与升堂。心目随双脚，优游在帝乡。

住立无偏倚，如斋学习勤。足跟安地稳，耳底绝风闻。自在观如此，逍遥志不分。心存腔子里，性体绝纷纭。

静坐忘言守，修真孔孟同。万缘空象外，一念定规中。养气存神侯，明心见性功。程张师范在，铭戒列西东。

流俗醒犹睡，真人睡却醒。神魂收紫府，精气满黄庭。枕石忘年岁，焚香梦日星。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64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47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04 页。

曲肱寻孔乐，大螯五龙形。¹

郑观应对道学的痴迷，还表现在他对道教能够拯救世界的说教深信不疑。他认为，西方那些先进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形器之学”，所谓“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²真正懂得“大道”的还是中国人。晚年郑观应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与梁启超等人相近，认为武器越来越先进，杀伤力越来越大，中国数十年战乱之痛以及欧战杀人盈野的悲剧，说明单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能带来社会整体的进步。郑观应找不到解救办法，只能在道教中幻想着中国的“大道”能够消弭这些巨型的“杀人机器”，他不止一次地通过开坛、祷告等活动，祈求神灵下凡、上帝施恩拯救世界。他请求祖师：

昔年天主、耶稣两教争战，死伤无数。近观各国乱事，为争权利不重人道，有强权而无公理，飞行机、潜水艇、射远炮、毒烟炮，火器日精，杀人愈烈，非假神力不足以平治天下。

……观应原拟仙道成学佛，佛道成再穷究天主、耶稣、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无边之后，即商前辈高真，会同奏请上帝施恩饬行。詎知福德浅薄……大道难成，行将羽化。……仰祝同道诸君子早日道成，合力叩求祖师、各教主恩准，奏请上帝消除浩劫，成兹美举，全球幸甚！

……当此欧洲大战，牵动全球，哀黎遍野，死伤无数，火器之酷烈，其惨状为从前所未有，不得已谨沥愚忱，干瀆列圣，同乞上帝施恩，通饬已发宏愿救世度人之仙、佛降世，尽灭火器……³

在《上吕纯阳祖师、陈抱一祖师、张三丰祖师》中，郑观应虔诚地祈求三位祖师奏请上帝派“真人”下凡拯救中国与世界：

欧战虽停，内讧未已，中原逐鹿，南北分驰，众虎环伺，各逞其并吞割据之谋。……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29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243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00-103 页。

所谓危机存亡之秋、三期浩劫将临之日乎？一济¹等同处漏舟，欲挽此劫，非得内圣外王之才如轩辕、太公者，固未能平治今之天下也。夫欲求轩辕、太公之才，必须设有特别修真院，而后有真人材出，所谓有圣师方得圣弟，故必求六通四智之真人为该院主教。……仰求祖师俯念时势已急，奏请上帝垂怜下界浩劫已萌，生灵涂炭，派一六通四智之真人纘尊莅临，为该院主教，日临一次……俾人才日出，挽救五洲大劫，而大同之世可望矣。²

在写给道友的信中，他坚信拯救世界的只能是仙佛：

当此火器之烈，日出日精，将来势必至如春秋战国时代，大并小、强并弱。欧、美、亚三洲，其弱小无教育之国，必为富强国以兵力并吞。有统一欧洲者，有统一美洲者，有统一亚洲者，而后三洲之霸主洲与洲争。斯时必有大圣人出，其内圣外王之学群仙扶助，火器无效，销凶焰而靖全球，令各洲之人上下咸服而成大一统矣。³

对于神仙能够尽灭“杀人机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郑观应进行一番论证：

然欲挽浩劫而靖全球，非应龙沙会之谏，有多数道成法就者广施仙术，不足使至奇极巧之火器销灭于无形。盖神仙身外有身，散则成器，聚则成形，出入水火，飞腾云雾，万里诛妖，一电光耳。剑仙虽是符籙之法，亦不缺内功，所谓静则金丹，动则霹雳，凌虚隐遁，除暴安良。⁴

郑观应一生好道，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完全痴迷，跟着江湖术士万启型做了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多年四处求道，郑观应耗去无数金钱与精力，如建立修真院、购买地产供修道所用、出资刊印道学典籍、负担师傅道友川资等，这也难怪郑的家人颇有意见了。他深深地寄托于通过创建修真院，由上帝指派神灵下凡培养内圣外王之材，救国救世，普度众生，乃至尽灭人间的“杀人机器”，以实现世界大同。这些想法，在今人看来有些可笑，但那是虔诚信徒郑

¹ 郑观应道号。

² 《郑观应集》（下），第144--145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81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48页。

观应的真诚愿望。

1916年以后，挚友、长子、“圣师”以及老弟、老妻的相继亡故，对于郑观应精神与身体的打击都极其沉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信道之念愈益坚定。1921年春天，他给轮船招商局写了一封名为《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的长信，在信中郑观应除了历数自己与轮船招商局数十年的关系，回忆三次入局的情形外，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年迈，不再胜任董事职务，希望董事会能够允许他退休，并将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以及退休后潜心修道的打算也告诉了董事会。郑观应表示：“今年届八十，痰喘益剧……老太益增……为此再沥情告退，务俯如所请，俾即清厘手续，晦迹潜修，并祈示复，不胜盼祷之至”¹。不过，此后在4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郑观应仍然被选为新一届董事会的留任董事²，这对于郑观应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郑观应，最终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问道求仙。6月14日，郑观应逝世于虹口招商局公学内。

¹ 《郑观应集》（下），第949、954页。

²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香港美灵登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六年版，第70页。参阅《郑观应评传》，第731页。

2. 郑观应与万启型及其道界关系

郑观应自幼身体羸弱，长期受哮喘病困扰。晚年郑观应，英雄迟暮，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入室修道，与道界建立了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网。

郑观应与道界的关系网，核心人物是被郑观应尊为“圣师”的万启型¹。那么万启型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对于郑观应的修道活动、晚年生活和身体又有怎样的影响？下面，本文先摘录两段有关万启型的生平介绍。

一是周海萍写的《万启型真人事略》，云：

他原籍江西，饱学多才。民国建立那年，还是初入中年。卸任后，寄居维扬，因怀才不遇，即隐于花天酒地之中，每日征歌逐酒，数年间，便弄得一身支离病骨，而朝不保夕了。

那时扬州盐商中，有一巨贾，因家宅不静，谓为狐仙作祟，驱之不去。最后经一位高人，转请了一位隐于庐山的老道，三言两语便把狐仙遣走。于是那位盐商，自然把老道当作神仙看待了。经过一再挽留，每日伴其游山玩水，尽情款待。

一日盐商陪同老道于富春园中饮茶，恰好万大令也在邻桌品茗，为老道所见，便谓盐商曰：“此人病入膏肓，可使之立愈。”盐商大喜曰：“彼乃本县前任大令，为吉友也。”言毕，便往邀万同桌，并告其所以。万闻之立即走来叩见。老道便命茶房取来一碗凉水，掏出一粒丹药，命万服之。谁知服后，万即仆倒于地，大约经过半小时，人始复苏。就此病已恍然若失，与前判若两人矣。

求后，万即拜老道为师，获得金丹大道。半年以后，老道已不知去向。后来人们才知其为明初成道的陈致虚上阳真人[虞阳按：上阳真人，江西庐陵（即今之吉安县）人，于元文宗时（西元一千三百二十九年），遇师赵缘督真人，得授以术延命金液大

¹ 万启型（？-1919），江西丰城人，字雯轩，道号式一，晚清举人，曾知宝应县、甘泉县。民国后卸任，始修道，自称得到陈致虚上阳真人，即陈抱一祖师真传，“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郑观应集》（下），第3页。】，后潜心修炼终得龙虎大丹成道。后在扬州创设修真院，广招修道门徒。

还昏，时距民国初年，几达五百九十余载矣}。

王大令自从拜老道为师后，更深居简出，每日在家潜修密炼，到了民国十五年后，大丹已就，一日忽谓其家人曰：“余某日某时将去。”届时果然无病而终。升遐之日，异香不绝，人也不明所以。直到出丧那天，扛抬棺木的扛夫，发觉棺柩极轻，始知其异。经其家属同意后，打开棺柩一看，乃空空如也。始知其已尸解脱身，实则不知何往矣！¹

还有一篇是郑观应自己写的《万式一先生事略》，署名“东华正脉后学郑一济谨识”，内云：

先生江西丰城人，前清孝廉，内阁书选宝应县，调甘泉县，士民爱戴。卓著政声，积劳成疾，数载未痊，因辞官侨寓维阳。甲寅九月遇旧友胡绍苏援引，得谒陈师授以天元秘旨，先化尸虫，继用玄科法，开天目，辟玄窍，顷即身心开朗，痼疾豁除，智慧顿发，凡前所阅丹经、佛经，疑而莫解者，遂皆一目了然，悉辨真伪。丙辰年十二月，陈祖师命入室，派吴仙荣卿真人授法监视，丁巳年正月十九日即得龙虎大丹成道。

按：式一师之蒙陈祖师之恩遇较吕祖师之度陆潜虚真人尤为优渥。盖陈祖师志愿宏大，欲式一师度人救世，千古难得之奇缘，亦求道者难得之机会，不可失之交臂，留恋富贵而误神仙。《悟真篇》有云‘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凡我同志，共祈勉之。²

从以上两篇事略，特别是从周海萍写的《万启型真人事略》来看，万启型的年纪应该小郑观应很多。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万启型是一个假托得到所谓祖师真传的江湖术士，所谓偶遇陈致虚上阳真人并获神丹与天元秘旨显系捏造。

在万启型为《盛世危言》写的序中，万交代了与郑观应结识的经过：

余幼习举业，每于作策论时，论及时事洋务，必涉猎《盛世危言》一书，由是知郑君陶斋之名。……迨甲寅季秋，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嘱为

¹ 陈撷宁：《道仙学解密-道家养生秘库》，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792页。周海萍《万启型真人事略》云万启型于民国15年后病故，系有误，万真正死去的年份应该是1919年。

² 《关尹子九篇》。此处出处待查。

广传大道。四方之士踵门而求道纷纷不绝。陶斋先生闻之而不寐，极托观妙道人为之介绍。乙卯春间，陈师降临，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嘉叹无已，甚惜相遇之太迟。自是先生来扬州受诀，始得一亲德范。¹

从万启型的描述来看，二人结识是郑观应慕其名，托观妙道人介绍的结果。万启型也早已久闻郑观应大名及《盛世危言》，颇有惺惺相惜之感。郑观应对万启型深信不疑，把自己修道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在《呈万式一先生》的诗中，他向万启型请求赐予神丹，为他今后的修行指明方向，其中言语极虔诚：

清静无功服食难，不得已乞女金丹。昔年承教应如是，老须借此救衰残。……却垂死病妙更玄，非师指示不能醒。势迫干涸救垂危，故将苦况诉天知。如蒙怜悯无药产，不赐灵丹赐玉芝。²

在《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中，郑观应也向万请求说“外丹嗟未得，无力采真铅。欲乞神丹服，通关病可痊”³。

郑观应对万启型深信不疑，极为尊重，连《盛世危言后编》都不忘让他写序，并且放在所有序言的首篇。

对万启型经济上的要求，无论是修造修真院、购置道产、刊印道书或是开坛法事，郑观应无不倾囊相助。对于郑观应在修道成仙方面的请求，万启型装神弄鬼，或屡次假托所谓陈抱一祖师“传谕”，让郑数次到扬州入室修炼，或故弄玄虚传授“秘诀”、或提供所谓的神丹仙水糊弄郑观应，甚至郑还追随万避暑庐山，但对于郑真正需要的能够包治百病和延年益寿的“神丹”，万启型却总是以各种理由不予提供。对于万启型提供的所谓神丹仙水到底是怎样炼成的东西，到底对人的身体有没有伤害，有多大伤害，也无从得知。对此，郑观应不作他想，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坚定地认为是自己修行太晚、修炼不够，说是“自惭德行薄，叠遇野狐禅。……奈何精气薄，三宝不能圆”⁴。

¹ 《郑观应集》（下），第3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471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468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1468页。

郑观应相信万启型，也相信万启型捏造的陈抱一、张三丰祖师“慈爱如父母，保护更周全”¹。《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郑观应与扬州道友的诸多通信中，可以看到郑观应对万启型的虔诚之心。

郑观应曾告诉自己的弟弟和儿子，说终于找到了真人、得到了真传：

余少年多病，爱读仙经养生之书。……夙抱成仙救世之苦志，遍处求师访道，于兹五十余年。至人难遇，大药难炼，备尝艰苦。逮晚年始获真传。²

在《致张静生道友书》中，郑观应写道：

前岁幸我度师万雯轩先生怜予苦志，代禀陈抱一祖师，传授玄科口诀，行已三年。今夏复蒙准予入室，忻幸无极，以为指日可得还丹。不料入室百余日，只通关窍，尚未得丹，不能随同学，联袂而上，累师操持，实深惭感。若谓恐非累行积德，动有群魔作障。³

在《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长书》中，郑观应对万启型故弄玄虚的所谓入室修炼，坚信不疑，认为未得龙虎大丹是自己心太急躁的缘故：

昨在九江，万师临行手谕，观应入室两月以来，关窍幸开，玉液已还，可救护老残。虽遗精可以采补，此功效之着也。惟龙虎大丹未得，终非上品。弟心甚急，故屡次用法行收，而年高德薄，每升火则承受不住，非是遗精即肝火旺，只好缓缓培补。待九、十月间来扬，当设法图之，并请示陈师指示遵行。今接万师自扬来谕：“秋燥不能收丹，须待至冬至后方可收丹，如即来扬，只可养性”等语。两谕之意，体贴下情，殊深惭感，自应遵谕循序而行，冀邀天眷，不敢奢望。⁴

就在郑观应满心希望地追随万启型修道之际，这位自称得到陈致虚上阳真人神丹与天元秘旨的江湖术士，突然于 1919 年病亡。这个号称有陈抱一和张三丰庇护的，获得真经秘旨且能够炼得仙丹的，被郑观应尊为“圣师”的“得道高人”，

¹ 《郑观应集》（下），第 1466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07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04 页。

⁴ 《郑观应集》（下），第 114 页。

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住，足以说明其一切行为都是骗术。郑观应对此非但没有看透，反而对万启型的死悲痛不已。他悲痛的不但是万启型的突然亡故，更为痛心的是，自己历经千难万险才有缘遇见的“圣师”就这样先他而去，他投入的修道活动从此失去了方向。

郑观应对万启型之死极为悲痛，谓“迭闻仙侣忽归西，老叟惶惶涕泪歔”¹。他描述此时凄凉心境：

忆闻跨鹤泪沾巾，虚约仙槎问去津。

未得传衣夸入室，曾观演法露全真。

素琴弹落天边月(师好弹琴)，玄酒人顷残瓮底春(用张仙句)。

桃李满门书满架，疑团满腹向谁询？²

1920年，弟弟思贤和继室叶氏相继病逝，郑观应将这种痛失亲人的悲伤心情与前一年故去的万启型联系在一起。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淮扬凶耗未经年，迭奉广州噩报传。

性命双修方免劫，形神俱妙乃成仙。

任他天外风云变，顾我壶中日月旋。

为守圣师玄要诀，夜深起坐学参禅。³

万启型的死并没有浇灭郑观应的修道梦想。在他看来，虽然“圣师”已去，但“真传”仍在，万启型所传授给自己的所谓“秘旨”和修炼心法，仍然是其得道升仙的要诀和关键。

郑观应与万启型之间的关系，在郑观应的神缘关系网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也具有代表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为自己带来负面效应的人际关系，尽管郑观应自己并不是这么认为。一方面，郑观应有着急切的修道成仙以延年益寿的需求；另一方面，万启型种种迷惑人心的骗术，能够满足郑观应的这种心理需求。对于万启型来说，作为一个江湖术士，有郑观应这样有钱有地

¹ 《郑观应集》(下)，第1475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459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1461页。

位的人信任他、崇拜他，那么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尽办法获取郑观应的进一步信任，并让郑跟着他事先设定好的骗局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样，即使周围的人都在怀疑这种骗局，但只要郑观应深信不疑，万启型就能够不断地从郑观应那里谋取钱财。郑、万二人的关系，是一种受骗者与行骗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仅从经济利益的层面来看，并不是互惠的，而是单向的，即仅万一方受益。郑观应曾有诗云“十万黄金撒手空”¹，足见花费了金钱无数。不过，郑观应追随万启型修道，也并不是一无益处。至少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郑观应的精神需求，有某种心理慰藉作用。

在神缘关系网络中，郑观应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道友。这些道友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本身就是道界中人，比如他在修真院中的同学、各地道士与道师；另一种原本就是他的好友，在修道方面有了共同的兴趣，比如张振勋、龚易图、梁纶卿、吴瀚涛等人。

前一种人，通过郑观应频繁的通信记录及其撰文中就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反应。这些信件与撰文除记录郑观应所参加的修道活动外，还反映了与各方道师、道友交流道学与心得的情况。其中提及的名单有杨紫京、杨润畬、彭凌虚²、胡仰山、曹一峰³、养玄子⁴、罗人楷、杨了悟、何善园、陈灵甫、卢钧堂、司新三、黎燦阶、刘传林⁵、刘宣甫⁶、孙仲英、黄邃之⁷、吕献堂⁸、罗梦秋、谭荷生、何善园、李锦川、戴白阳⁹、裴远尘、刘甸侯、陈抱珍¹⁰、刘和毅¹¹、何润生、廖舜卿¹²、杨超伯¹³、张静蓉¹⁴、孙子逊¹⁵、许奏云、杨了尘¹⁶、汪乐川¹⁷、夏雨人¹⁸、王新甫¹、

¹ 《郑观应集》（下），第1461页。

² 罗浮道人，曾传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三步口诀与郑观应。

³ 师从张欧治，曾寄送王重阳祖师传授《七真灵文》五篇与郑观应。

⁴ 道号，青城道士，姓潘，名无从查证。

⁵ 苏州道友，号称幼暮仙道已获真传。

⁶ 自称行柳华阳禅师之法。

⁷ 号通邃散人，江西人，内丹大师。

⁸ 医士，喜好炼丹。

⁹ 炼丹方士。

¹⁰ 郑观应女道友。

¹¹ 道士，曾开药茶与郑观应治疗痰喘。

¹² 炼丹方士。

¹³ 号崑崙山人。

¹⁴ 郑观应女道友。

¹⁵ 曾示郑观应《玄关玉洞双开铅火论》。

¹⁶ 道士，曾送郑观应青华秘文《金笥宝箓》。

¹⁷ 曾赠郑观应《天仙心传问答》。

¹⁸ 曾赠郑观应《三一音符》。

胡滋甫²、杨海秋³、萧文斋⁴、张欧治⁵、周铁丸、方内散人⁶、黄瑞亭⁷、黄葵生⁸、武夷沈⁹、郑鼎臣¹⁰、孙仲瑜、张一明、徐棟¹¹、戴公复¹²及罗浮山诸位道人等。这些人大多数是当时各地道界的活跃人物，具体的身份很难梳理，只能凭郑观应存世文稿探究一二。

后一种道友的身份并非道术方士，有的原本就是好友，后来基于共同的修道爱好，一起参与了一些修道活动或经常交流道学，包括梁伦卿、张振勋、龚易图、沈荔虎、贵昆仲、吴广霈¹³、郭春秧¹⁴、张润生¹⁵、徐亚东¹⁶、张静生、沈星海、袁爽秋¹⁷、何卓勋、伍廷芳、张謇、杨绶卿、陆晓帆、马月樵¹⁸、罗星谭¹⁹、潘飞声²⁰等人，盛宣怀晚年也表现出了对求道的兴趣。

¹ 湖南道士。

² 风水先生。

³ 湖南方士，曾到上海开设吕祖乩坛，号称所造符水能够治愈郑观应哮喘病。

⁴ 湖南方士。

⁵ 号称得到修寥教主真传，佛法无边。

⁶ 江西南昌人，内丹大师，著有《南北合参法要》一书，所传丹法，世称江西派。

⁷ 四川道友。

⁸ 曾示费晓楼《阴骘文图证》绘本与郑观应。

⁹ 罗浮居士。

¹⁰ 内丹大师，常与郑观应、黄邃之讨论炼丹之事。

¹¹ 自称“上海道人”，郑观应最初追随的道师。

¹² 匡庐山观妙道人。

¹³ 即吴瀚涛，自称剑华道人，郑观应轮船招商局同仁。

¹⁴ 曾任漳州道。

¹⁵ 香港道友，佛学研究会人物。

¹⁶ 上海道德会医士。

¹⁷ 曾任芜湖道。

¹⁸ 曾与郑观应、张振勋合资重刊《方壶外史丛编》。

¹⁹ 四川道友，也为官场中人。

²⁰ 近代著名书画家、诗人。

第六章 结论

每个人都生活在关系网中，但不同人的关系网结构并不相同。郑观应的关系网呈四元结构，即地缘关系，早期以郑廷江为圆心；洋务关系，以盛宣怀为圆心；官场关系，以王之春与邓华熙为圆心；神缘关系，以万启型为圆心。每一个同心圆都是一个子网络，都有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核心到边缘的不同层次。这四个同心圆互相交叉与联系，共同构成郑观应社会关系大网络。

四个同心圆的形成时期不同，对郑观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第一个同心圆，即地缘关系，有一半是先天因素，一半是后天因素。郑观应出生在香山，一出生就与其叔父郑廷江形成密切关系，就与徐润、唐廷枢等成为同乡，这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有了这层关系，如果不去经营，不去利用，那么这部分资源就没有盘活。郑观应到上海，投奔叔父，日后在太古洋行的良好发展，都是他盘活资源、精心经营的结果。他如果固执地沿着科举道路一直向前走，守在香山苦攻八股，不到上海学徒，或者到上海以后，在洋行里呆头呆脑，不善学习，冥顽不化，不得到郑廷江的器重与洋人麦奎因的赏识，那么，郑观应也不可能成为成功人士。第一个同心圆对郑观应的影响主要在其事业起步阶段，也是事业奠基阶段。

第二与第三个同心圆，即洋务关系与官场关系，从广义上说，都是业缘关系。这两方面关系，主要作用于郑观应壮年时期，对于郑观应事业、学问的成功影响最大。相书上常说，成功人士必有贵人相助。郑观应的成功，在洋务方面，所得盛宣怀帮助最大，在仕途方面，在放大《盛世危言》影响方面，所得王之春与邓华熙帮助最大。在经营这两方面关系时，郑观应所费心血也最多。

在洋务方面，郑观应最早是通过赈灾为李鸿章等官员熟知，得到李的信任、赏识与提拔。在织布局亏耗案发生以前，郑观应的所有洋务派企业任职都与李有直接关系。那时，李鸿章是中国洋务企业的最高领袖，得到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就能在洋务企业中大显身手。织布局亏耗案发以后，郑、李二人的关系从此淡薄、

疏远，盛宣怀逐步成为该网络的灵魂人物。盛、郑二人在政治地位方面高低悬殊，但他们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盛提携郑，郑协助盛，二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特别是自澳门隐居复出以后，郑观应几乎所有在洋务企业中的重要任职，都是盛宣怀一手促成。盛宣怀对各大洋务企业的运作，无论是轮船、电报，还是铁路、矿厂，也都少不了郑观应的参与，或任职、或考察、或参考。没有盛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郑在洋务企业中的地位。当然，盛宣怀也在与郑观应的关系中得益。很多时候，郑观应是盛宣怀意图的实际贯彻人和具体操盘手。

在官场方面，郑观应与王之春、邓华熙的关系，是绅与官的合作，是知识与权力的合作。没有此前《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的影响，王、邓不会赏识郑观应。没有邓华熙那样高的地位，《盛世危言》就难达帝听，就难有皇帝的批示，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郑观应此前留心时事，时有政论发表，是他在思想界声望积累时期，也是他与邓华熙等官员编织关系网的资本积累时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时代，在以科举为主要选拔官员途径的时代，社会资源配置极其单一。没有官场的支持，企业无法运作，事业难以开展。郑观应深明此理，极为用心拓展与官场的关系。除了王之春、邓华熙，他还与诸多官员建立联系，包括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张树声、胡聘之、唐景崧、孙家鼐、翁同龢、奕譞、端方、龚易图、邓藻如、盛康、郭嵩焘、容闳、陈兰彬、冯焌光、许应荣等。他像同时代许多其他富商一样，捐纳巨资获得候补道头衔，为的就是取得与官员交往的资格，打通与官员交往的通道。

第四个同心圆，即神缘关系。郑观应自幼身体孱弱多病。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中，道家在服药、治病、强身方面，资源最为丰富。道家思想自成体系，治病强身与避世自保、出世成仙源于同理，郑观应在接受治病强身理念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那些避世自保、出世成仙的观念。他在事业顺利时，其心灵深处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资源，在事业不顺、失利时，道家的文化资源就不知不觉地占了上风，浸润着他的心灵。特别是晚年，他对道教的信仰已进入痴迷状态。他与道教界的关系，虽然历时很久，但最密切的是晚年。他在修道

方面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修道观，做道场，刻印经书。号称得到陈致虚上阳真人真传的江湖术士万启型的出现，使郑观应完全为其所惑，真心尊为“圣师”，全心全意追随他修炼。郑观应晚年，几乎所有的修道活动，都与万启型有直接关系。除了万启型之外，郑观应还结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道友，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道界关系网。不过，这个网络人的真实身份千差万别，有以万启型、彭凌虚、杨了尘为代表的江湖术士，有与他有着同样修道成仙愿望的修真院诸同学和各地道友，他的好朋友龚易图、张振勋、梁伦卿等也受他的影响加入到修道活动中，成为了这个网络中的一份子。

传统时代，儒、释、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认为是中下层人信仰的宗教，诚如清人钱泳所说：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以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无非教人同归于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¹

一般读书人不大会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道教，郑观应则不然，他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信道、修道，受到家人指责，友朋引为笑柄²，但他笑骂由人，信仰如故。后人论及郑观应对道教的信仰，正面评价少而负面评价多。从历史唯物论立场来看，所谓阳神、阴神、金丹、关窍、华池、炉鼎、性命双修、长生不老之类，简直迷信之至！但是，道家思想、道教信仰，在郑观应生命系统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作用也不全是负面的。在为善积德一面，已有学者论及³，在德性修养方面，它为郑观应在商场受挫、官场不顺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风港。郑观应一生，自称遇到“七险九难”，⁴许多场合，如果没有道家学说、道教信仰作为生命的避风港，那是很难平安度过的。比如，在与无能无德的彭汝琮共事问题上，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费亏空问题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担保受累而被拘捕

¹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上·三教》，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1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104页。

³ 张秀莉：《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史林》，2007年第6期。

⁴ 《郑观应集》（下），第1331页。

的问题上，在受到上海小报《苏报》恶意毁谤问题上，郑观应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以致身心交瘁。但是，他都没有因此倒下。能够支撑他挺过来的文化资源，主要是道家思想与道教信仰。郑观应以羸弱之躯，长期患有肺病哮喘，能够活到 80 岁高龄，这与他的道教信仰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宗教信仰是很奇妙也很复杂的现象，所信仰对象不一定为真，但信仰这一事实本身，信仰的过程，对信仰者来说，其意义不一定是负面的。¹

关系网的经营与维持，一般说来遵循互惠原则。或者说，互惠是关系网的潜规则。关系的这一端与那一端，总存在着一定的交换行为，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贫贱闹市无人问，富贵深山有远亲”。富贵的一端可资交换的资源比较丰富，在关系网中相对处于强势地位，有求于他的人就多；贫贱一端可资交换的资源比较少，在关系网中处于弱势地位，有求于他的人就少。郑观应与盛宣怀、王之春、邓华熙关系中，与其他官员的关系中，郑这一端有其弱势之处，即政治地位较低，他有求于官员提携、帮助、奥援的地方较多。但是，郑也有他强势的地方，即他熟悉洋务，熟悉洋务企业的运作，熟悉西学，在思想界有地位。这是他的长项，是他与这些大员的关系能够维系的根本原因。在他与万启型等道教师尊的关系中，郑观应所求的是灵丹妙药，是长生不老之道，这是万启型等人拥有的资源。郑观应用以交换的，一是财富，二是他的社会声望。没有大把大把的金钱，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声望，万启型就不会与郑观应周旋。有郑观应这样的社会名流参与道教活动，道教的社会影响就会放大许多。

感情是维系关系网中的另外一种资源。郑观应的亲缘、地缘关系网，他与郑廷江等人的关系，其维系纽带一开始主要是亲情与乡情。亲情与乡情通常会有非功利色彩，但有时也与功利联系、纠缠在一起。郑观应与徐润本属同乡，郑观应进入买办圈子得徐润家族帮助颇多，但日后因为股票等问题，弄得很不愉快，乃至闹翻。这是乡情与利益纠缠在一起的典型。

关系网的建立与维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传统时代，在科举成功人士那里，师生关系、同年关系是重要的内容，这在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人那

¹ 参见熊月之：《一代通人郑观应》，载《千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126 页。

里有明显的表现。但是，在郑观应的关系网中，这些因素不明显。相反，管理近代企业的技能、洋务知识、西学知识，与外国商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新内容，在郑观应关系网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郑观应关系网中的近代因素。在传统时代，社会分工比较简单，人口流动性不大，人们的关系网范围也比较狭小。近代社会分工渐趋复杂，人口流动性加大，人们的关系网比较大。郑观应关系网中重要人物，盛宣怀、王之春、邓华熙、万启型等，都不是香山人，也不是广东人。与郑观应义结金兰的谢家福、经元善，也都不是广东人，而是江浙人。假如不是闯荡上海，郑观应与他们结交的几率几乎为零。这也是郑观应关系网中的近代因素。

关系网是近些年史学研究中很受关注的课题。学术界对蒋介石、胡汉民等政治上层人物的关系网有了很好的研究。本文以郑观应为个案，研究一个社会地位中等、涉及官、商、教等领域的人物的关系网，希望在关系网研究中提供另外一个类型，既有助于对郑观应这个人物的理解；也希望有助于对近代史的理解。

附录

一. 郑观应社会关系网大事记¹

1842-1857 年

在香山长大，期间入私塾，考秀才，对道学产生兴趣。

1858 年

下半年 离开香山赴上海，投奔在新德洋行任买办的叔父廷江，进入该洋行工作，跟叔父学习英语。

1859 年

由曾寄圃和徐润介绍到英商宝顺洋行做杂务工。冬天，随洋人到天津考察商务。

1860 年

春天，由津返沪，给予买办头衔，管理宝顺洋行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宜。

1861 年

继续在宝顺洋行供职，经营才能初显，在英华书馆傅兰雅英文夜校学习英语。同乡兼同事梁伦卿同往学习。

1862 年

继续在宝顺洋行供职和在英文夜校学习英语。开设江西、福建揽载行。对于政治、实业等问题开始有所思考。

1863 年-1867 年

继续在宝顺洋行供职。1866 年担任宝顺轮船公司经理。1867 年，与唐廷枢一起投资公正轮船公司，任公司挂名董事，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对政治、实业等方面的思考，拟写入《救时揭要》。

1868 年

宝顺洋行停业，离开宝顺洋行。

1869 年

¹ 参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评传》。

与卓子和承办和生祥茶栈。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救时揭要》初步成形。

1870年

在皖营捐升郎中。担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开始动手写作《易言》，继续扩充《救时揭要》，刊印《陶斋志果》一书。

1871年

和生祥茶栈停业，继续担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

1872年

基本完成《救时揭要》，并交付梓。开始参与赈灾工作，与余治、经元善、谢家福等一批江浙士绅结识。

1873年

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办，加入股份。接受麦奎因邀请，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创办。

《救时揭要》刊行。

撰写《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引起了一些洋务派官僚注意。

1874年

与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三年合同，担任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成为总买办，与货运主管晏尔吉共事，与太古老板斯怀尔、经理冷士相处良好。《易言》初稿基本写就。

1875年

完成《易言》初稿，并请王韬作序，是为与王韬交往之始。

1876年

继续在太古轮船公司担任总买办。奉父命，开展赈济江南旱灾工作。

1877年

与太古轮船公司续签5年合同。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筹措晋、豫、直隶、陕等省救灾款项。

1878年

名声在外，得到李鸿章赏识，先后委托他到天津襄办堤工赈务及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均做推辞，后者因彭汝琮的坚持勉强为之，但因彭独断、自以为是且人品

甚差，很难有效开展相关业务，是为郑初次尝试洋务企业工作。

与徐润等人创办义赈公所时，与盛宣怀、盛康父子结识，与经元善、谢家福、沈登兰、沈登善结为金兰。为赈灾事，刊行《富贵源头》、《成仙捷径》等书。

1879年

由晋赈案内捐升道员，李鸿章保奏随带加三级，山西巡抚卫荣光保奏事迹入《广东省志》、《香山县志》。

1880年

认股上海机器织布局，由李鸿章委任会办，与龚寿图、戴恒等同事。就机器织布局事，写信给郭嵩焘、容闳。

与经元善合作办理协赈公所。

由中华印务总局刊行《易言》36篇本。

多次写信给黎召民，反对轮船招商局在伦敦设立宏远公司的计划，信函内容反映二人关系良好。

参与盛宣怀拟定《电报局招商章程》和《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与盛宣怀的关系升温。

1881年

协助盛宣怀全面开办津沪电线工程工作。

李鸿章先后札委其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分局。刊行删减后的《易言》20篇本。

洋务派欲力邀专任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藻如、郑观应等居中联络，郑表示同意，并力荐杨桂轩接替自己在太古洋行的职位。

与唐廷枢合伙投资沽塘荒地。

因赈济北方荒灾，与邓华熙结识。

1882年

接受李鸿章、唐廷枢、徐润建议，与太古轮船公司约满不再续订，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兼营机器织布局，让上海电报局总办于经元善。

组织联名上书左宗棠建议架设长江电线，所需费用招商募集。期间，托左宗棠心

腹王之春居中说服，说明此时郑、王二人之间关系已非同一般，但二人何时相识需进一步考证。

由盛宣怀安排与李鸿章初次会面。年底赴南洋考察商务。

是年，多次写信给盛宣怀建议开矿以及投资矿厂，二人经济关系密切。

1883 年

贵州巡抚林肇元因其“在沪采办军械有年，不辞劳瘁保奏”，部议加三级。

奉醇亲王奕譞委托通过瑞生洋行向美国订购军械。（由于郑观应与洋行的特殊关系以及打交道的能力名声在外，一些官员委托他通过洋行采办军火，因此郑观应结交了一批实力派官员。）

接受左宗棠委任其襄办长江电线事宜。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为期 6 年的齐价合同，后被李鸿章两度委任招商局总办。

年末随同盛宣怀赴广东办理有关电报事宜。

1884 年

年初为处理上海机器织布局外放资金问题由粤返沪，未果。

织布局亏耗案具体缘由被李鸿章得知，彻底颠覆了李鸿章对郑观应的看法，二人关系不复从前。

由王之春举荐，经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同意，于 3 月辞去招商局、织布局职务，置织布局亏空于不顾，离开上海赴广州，参加抗法斗争，曾短暂接替王之春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后到南洋了解敌情。

挚友王之春升任琼州道。

奉粤督张树声差委赴香港交涉军火采购事宜。

1885 年

因太古洋行和织布局两案纠缠，归隐广东。归隐期间，并未失去与外界的联系，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通信往来密切，积极谋求复出机会。

谢家福在上海为其筹款。

1886 年

访罗浮山道人。

接盛宣怀书信，欲委派他办理滇南电务，但因病在床，无法赴任。二人通信，情真意切。期间，盛宣怀资助郑观应 300 元。

1887 年

写信给盛宣怀，表示可以办理滇南电务，并请盛代为排解困难。

与孙中山相识。

开始撰写《盛世危言》。

1888 年

继续撰写《盛世危言》。

1889 年

集中精力撰写《盛世危言》。

1890 年

唐廷枢拟办机器造纸厂，请郑观应为总理，郑辞而未就。

继续撰写《盛世危言》。

彭玉麟去世，郑观应失去了一个实力派人物的支持。

1891 年

经盛宣怀、唐廷枢活动，李鸿章委任郑观应为开平煤矿局粤局总办。

1892 年

6 月时，由于怡和、太古的强力竞争，盛宣怀拟邀郑重入轮船招商局，郑观应表示同意。

9 月，接到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委札，李鸿章在札委中告诫其不要重蹈覆辙，反映出李对郑极不信任。

12 月 6 日到达上海，随即进入轮船招商局，即刻与太古轮船公司进行谈判，先后向盛宣怀和李鸿章提出有关整顿招商局的建议。

《盛世危言》基本完稿。

唐廷枢病逝，郑观应失去了一个鼎力支持自己的重要人物。

1893 年

第三次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率吴瀚涛等沿江而上重庆，稽查招

商局各分局，并著有《长江日记》。父文瑞病故后，转赴澳门守制，之后由厦门、福州沿海北上考察各埠至天津后返沪，著《海行日记》。年底，任招商局帮办 1 年期满，得李鸿章、盛宣怀慰留 1 年。

尽管李鸿章对郑观应已经不再信任，但郑观应依旧如以前一样将自己对有关工作的意见上书李鸿章，可见郑内心还是希望能够重获李鸿章信任。

《盛世危言》5 卷本定稿。连续两年应格致书院山长王韬之聘为学员命题。

好友龚易图病逝。

1894 年

拟定《驾驶学堂章程》。《盛世危言》5 卷本两度付印，影响巨大。

委托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

与总办沈能虎有隙。

8 月，在招商局任职又满 1 年，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为由，不再提出辞职。多次向盛宣怀、刘坤一等人提出应对日本的策略和建议，并对如何减少因战争而可能导致招商局轮船损失多次提出建议，可惜被采用者无几。

1895 年

撰《条陈中日战事》，提出战、守、备三册，反对媾和。台湾巡抚唐景崧电招前往帮办，辞而未就，但随信提出“防台条陈”7 款。

《盛世危言》由邓华熙、孙家鼐进呈光绪帝，得光绪赞赏并命印 2000 部分送臣工阅看。好友邓华熙多次向光绪建议起用郑观应。刊行增订新编十四卷本，明确提出办“万国商场”的主张，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将海南岛向全世界开放。康有为赴上海与郑商谈组织强学会，对康有为表示支持。

1896 年

年初，赴梧州考察商务，著《梧州日记》。接受张之洞委任，兼汉阳铁厂总办，至年底即欲辞总办职拟回招商局并就医。

《盛世危言》得到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的高度赞赏。

挚友邓华熙由江苏藩司升任安徽巡抚。

老友盛宣怀得太常寺少卿衔，获转折奏事权。

山西巡抚胡聘之请调郑观应赴晋任职，郑未同意。

文廷式作为帝党成员被革职。

1897 年

3 月，有人在《苏报》上发表《总办得人》文章攻击郑观应，盛宣怀、经元善、徐润、卓培芳等人联名在《苏报》发表《不平则鸣公启》，予以批驳。

邓华熙将再次《盛世危言》及郑本人推荐给光绪帝，已先后有三部不同版本的《盛世危言》进呈光绪帝，该书也得到了张之洞的推崇。邓华熙的积极态度，使盛宣怀误以为郑观应要去邓处做官，心生不满，郑观应及时去信解释，消除了误会。对于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有所保留。

被盛宣怀委任为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由轮船招商局帮办升“会同办理”，行会办事。

与经元善因织布局案等产生误会，不支持经元善筹办女校，导致经元善意见加深。正式向盛宣怀提出辞去汉阳铁厂总办职，7 月 24 日返回上海，随即到招商局工作。

郑观应在学界的老朋友王韬、结拜兄弟谢家福去世。

1898 年

因德强占胶州湾，上书孙家鼐等上书呼吁变法自强。

翁同龢返乡途径上海，郑观应前往拜见，被告知光绪帝必有起用之日。

胡聘之多次奏调郑观应，未获军机大臣王文韶同意。

婉辞盛宣怀委任办理汉阳铁厂转运等事，但兼任江西萍乡、安徽宣城煤矿总董。

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等创办亚细亚协会，任副会长。

答复康有为有关维新变法“事速则不达”，维新失败后，极力澄清与康梁无关，但同时又资助康有为家人及弟子出逃。

刊行《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一卷本，邓华熙、文廷式为之作序。

张之洞将《盛世危言》十四卷本改名为《盛世危言统编》，并亲自作序。

1899 年

除“会同办理”招商局之外，兼任了多个洋务派企业要职，其中又新兼任吉林矿

务公司驻沪总董，尽管任职颇多，但尽心尽力，对所兼任企业的发展都有深刻的考虑，如拟定《宣城东流煤矿华洋合股章程》十六条、就出售汉阳铁厂于日本发表意见。

与李提摩太近年来颇有交流。

将经元善来函批评盛宣怀的信函转交于盛，此事颇不光彩。

挚友王之春升任安徽巡抚。

1900年

因“乙亥建储”，“经元善案”发，起先盛宣怀为保护经，密令郑及上海电报局提调扬廷杲力劝经出逃，并在郑的安排下避祸澳门¹；之后因深宫追查，盛为撇清关系，捏造经之电报局经济问题，郑紧随盛参与其中，并由郑之亲信澳门招商分局叶侣珊将其诱捕于澳门，然因澳门当局认为所谓经拐骗电报局款项“证据”系伪造，拒绝了清廷引渡要求，不久之后以证据不足予以释放。²

义和团运动爆发及清廷对外宣战，致函盛宣怀建议轮船招商局换旗行驶。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郑明显持支持态度。

修订《盛世危言》，增补关于立宪民主的一些篇章，增订新编八卷本得以刊行。

1901年

经元善被澳门当局释放后欲著书揭发盛宣怀，郑去信劝阻未果。

在沪上度60岁生日，庆贺者甚多编《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与之。

年底，请假回乡一为就医，二为长子润林娶妻。

清廷新政欲进行教育革新，多次向礼部尚书孙家鼐提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建议。

组织举办顺直义赈博览会。

李鸿章去世。

¹ 李提摩太曾回忆经元善逃亡澳门一事：“起草电报的人叫经元善(Ching Lien-shan)，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² 易惠莉认为，此事件导致经元善与盛宣怀的关系发展演变至相互倾害的地步，而郑观应在其中扮演了甚为可悲的角色，至此三人的私人友情彻底完结，但同时又认为在此事件及矛盾中并没有必要过分苛责其二人。而夏东元也认为，事发之后，郑及盛的态度转变及所作所为是二人为了在慈禧太后制造的政治迫害中保护自己，完全可以谅解。(参阅《郑观应评传》，第584页、587页。)夏东元认为，郑是经元善事件最初发生的作俑者和最终理想结局的导演者，即郑在得知经欲返沪并向两江总督投案后，采取了由叶侣珊诱捕经元善的“保护性拘留”。(参阅《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30页。)但是无论如何，此事件发生之后，经与盛、郑二人的友情彻底荡然无存是显而易见的。

1902年

受盛宣怀委任上海官医局总董，前后向盛宣怀请假三个月，假满未返回上海。

10月间，盛宣怀因父亡守制，袁世凯开始全面接管轮、电二局，郑在遭到袁及其手下排挤后提出主动去职位。后，又被盛宣怀札委兼任吉林三姓矿务公司总董。

1903年

应调任广西巡抚的王之春奏调，离沪赴桂，旋即先后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及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成绩斐然。在署理左江道期间，注重当地中小学教育，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旋即因王之春被革职去左江道职，任职月余。

结拜兄弟经元善去世。

1904年

在粤省办理铁路相关事宜，此间多次上书两广总督岑春煊。

被推举为广州商务总会协理，成为粤籍商人的领军人物。

与津海关道、唐廷枢侄子唐绍仪来往密切。

好友文廷式病逝。

1905年

与立宪派人物多有接触和书信往来。

1906年

被推举为拒约会主席，郑观应以母病为由力拒。

公推为广州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担任总办后公司有一部分人掀起反郑风潮。

老友王之春于1906年病逝，郑观应悲痛不已。

1907年

为粤路公司中的反郑风潮所困，多次写信给盛宣怀抱怨，并向继任的两广总督周馥辞职。8月正式离职后前往上海。

1908年

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右侍郎。就轮、电二局为袁世凯控制以及电报官办事，与盛宣怀通信频繁。

光绪帝病逝，写有《景皇帝挽歌》。

1909年

与盛宣怀一道反对北洋派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的企图，当年五月再次回到上海，全力筹备该局商办事宜，并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被选为董事，仅有名无实，但却为到北京商办之事奔走效力。盛宣怀当选董事会主席。

唐绍仪作为袁世凯一派人物，称郑观应为“武进党人”。

与立宪派多有往来，希望清廷抓紧召开国会。

1910年

由盛宣怀委任随同办理汉冶萍厂矿、通商银行、电报、轮船、红十字会等事。之后赴京办理招商局商办注册事。被委任为厦门招商局总办。

对日渐高涨的立宪呼声颇为支持，曾多次向有关高层官员上书建议速行立宪。

1911年

继续呼吁速开国会、实行民主。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

由盛宣怀委任为轮船招商局会办总稽查¹，随即辞去随办商约、汉冶萍、招商局、红十字会等事，在股东大会上未入选股东。

任广东总商会代表，赴京会商中美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集股注册事，未获成功。

该年秋，由上海沿江而上巡查轮船招商局各埠分局，著《西行日记》，初冬返沪，留有《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期间曾与端方会面。

端方被革命军枪杀，甚为惋惜，对革命党人的行为颇有指责，有关议论见诸日记。

盛宣怀被革职逃亡日本

1912年

年初，沿江巡查结束返回上海。盛宣怀逃亡日本后，保持通信联系。组织招商局维持会，恢复局务整理工作，在“股东常会”上主动退掉股权数，公举他人，反对袁派人马将招商局国有的企图。被董事会委任为汉口分局总办，因种种原因未能到任。

1913年

¹ 按照夏东元先生的观点，此次郑观应被委任为招商局会办总稽查的实职才是他真正重返招商局的标志，是为真正第三次进入招商局。

年中在股东常会中当选九人董事之一，达到了反对袁世凯集团国有化企图的目的，被盛宣怀称为“招商局创始伟人”。

晚年开始关注植树、绿化等社会公益问题。

该年，毛泽东读完了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5卷本。

1914年

再次被推为稽查，夏初对招商局各埠分局进行稽查，行至天津旧病复发，随即提出辞呈，但未获准。被农工商部派为工商团赴美代表，本人推辞未就。

感觉年事已高，来日无多，提前写好遗嘱，在遗嘱中对自己的一生事业有所概括，对家人的安排方面也有深入细致的考虑。

是年，拜江西丰城万启型（式一子）为道师。

1915年

被举为上海广肇公所首席董事，聘为商务中学名誉董事。

因年事已高，多次提出辞去董事的要求，但经各方挽留，未能如愿。对粤汉铁路颇为关心，多有主张。

1916年

招商局董事会决议拒绝郑的辞职申请，委任其在粤就地担任监察港、粤两局董事。长子润林、老友盛宣怀、邓华熙、张振勋先后病逝，至亲挚友接连过世，对郑观应打击很大。

1917年

对这两年的时局非常担心，除发表一些挽救国家危亡的见解外，还继续关注粤汉铁路事宜。

1918年

继续关注粤汉铁路，多年来发表文章建议无数。招商局公学开办，被聘为住校董事，负责日常教学工作等事。

对当前军阀割据的现象颇为担心和关注。对招商局的发展也一直关心，多有建议。

1919年

在招商局股东常会上，继续当选董事，并兼任营业科长，事必躬亲。

《盛世危言后编》样书装订完成。

“圣师”万启型病故。

1920年

《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付印。

步入生命最后几年的郑观应，精力大不如前，但依然在大的方面关心国家命运，在小的方面关心招商局的发展，特别关注教育事业。

1921年

招商局召开股东大会，郑留任董事，但年事已高，病情加重，再次提出辞呈，并就长信给董事会，历数近40年来自己与招商局的关系。

《盛世危言后编》全本刊行。

6月14日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居处病逝。

二. 郑观应主要人脉关系名录

邓华熙（1826-1916）

广东顺德人，字小赤，又作小石，卒谥“和简”。早年中举，官至云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等，在任贵州巡抚期间，奏请清政府创办了贵州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因病辞官回籍。宣统三年，与梁鼎芬主持成广东咨议会。武昌起义后，积极劝导广州的清政府官员向革命党人交权，支持了辛亥革命。

邓华熙非常欣赏郑观应的才华，深为赞同《盛世危言》中的维新思想，曾经三次将该书不同版本推荐给光绪皇帝，并多次向朝廷举荐郑，希望给予郑一官半职。可以说在地方督抚中，对于郑观应的维新思想最为认同的，莫过于邓华熙了。民国以后，邓、郑二人也多有来往。

郑观应所作《寿邓宫保小赤师》一诗中有云“回溯昔赈顺直灾，公任云南最称美。捐廉慨助人罕知，菩萨心肠有如是。”¹由此可以推断，二人结识大约发生在1870年代中后期，郑观应在上海筹款赈灾期间。

龚易图（1835-1893年）

福建闽县人，字藹仁，号含晶，又称藹人。清咸丰八年进士，由庶吉士改任云南知县，捻军起兵后，跟随僧格林沁作战，有军功，升任东昌府，后历任济南知府、登莱青兵备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江苏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东布政使等职。1888年代末在上海筹办织布局。精通书法、绘画、诗文，著有《乌石山房诗存》存世。

尽管龚寿图与郑观应交恶，但作为寿图兄长的龚易图，却与郑观应拥有良好的私交。在郑观应为织布局债务困扰之际，龚易图曾经设法居中调解，在郑观应

¹ 《郑观应集》（下），第1406页。

存世的诸多书信与诗词中，也多有为龚易图所作。龚易图病逝，郑观应作有《挽龚蔼人方伯》悼亡诗一首，云：“红尘滴堕上清班，雅量鸿才不可攀。生有自来辛弃疾，歿应高卧武夷山。血仙岂止能行善，得药方知可驻颜。撒手何期先出世，令威化鹤几时还”。¹

经元善(1841—1903)

见正文郑观应与经元善关系研究。

李鸿章(1823—1901)

安徽合肥人，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刚开始并不认识郑观应，而是通过其发表的政论以及在商业领域的口碑开始注意并赏识郑观应，特别是在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投身洋务派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李鸿章作为郑观应在朝中的老上级，与盛宣怀一样多年以来一直信任并赏识郑的才华。但是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亏空案发之后，李鸿章大怒于郑观应，下令严查，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此前对郑观应所拥有的好感和信任。尽管在此后的交往之中，李鸿章也曾经有过札委郑观应出任洋务派企业职务，但是却难以恢复到织布局案之前的程度了。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传教士，出身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1876—1879年华北大旱期间在山西发放赈款。1886年11月，移居北京，受曾纪泽之托，曾为曾氏子侄教英文。1890年7月，应李鸿章之聘，在天津临时任《时报》主笔。次年

¹ 《郑观应集》(下)，第1287页。

10月，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有过接触，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多次建议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主张“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主持广学会达二十五年之久，曾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2000种书籍和小册子，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1902年，因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慈禧太后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并聘他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曾得清政府赐头品顶戴等殊荣。

郑观应可能早在1877年前后就与之结识，当时二人都在为山西赈灾的事情忙碌。郑观应关注西学，所著议论均与倡导西学有关系，故常有问题请教或商讨与李提摩太。1900年郑观应还曾与李提摩太、福开森、卜舛济筹议促请英工部局在租界设立专向华人子弟开放的华童学堂。在郑观应的著作《盛世危言》中也有多处提及李提摩太及其《泰西新史揽要》，《盛世危言后编》中还收录了有关书信。

麦奎因(生卒年月不详)

美国人，太古轮船公司总船主，曾任宝顺洋行船主，与郑在宝顺洋行期间即有极深的私交，是郑观应在洋人圈子中关系很好的朋友，在太古轮船公司创办前，麦奎因便力邀郑参与有关工作，其后又促成郑正式加入太古轮船担任总买办。

潘飞声(1858-1934)

广东番禺人，字兰史，号剑士、心兰，别署老剑、剑道人、说剑词人、罗浮道士、独立山人，斋名剪淞阁、室名水晶庵、崇兰精舍、禅定室等。早年曾应德国聘请，执教柏林大学汉文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4年，结交了一些国际友人，并游历西欧诸国，著有《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2卷、《柏林竹枝词》等。香港《华字日报》、《实报》主笔，南社成员，与诗社中的高天梅、俞剑华、傅屯

良被誉为“南社四剑”之一。长于诗词书画，善行书，苍秀遒劲，善画折枝花卉。诗笔雄丽，时有奇气，广东美术史上关键人物，与罗瘿公、曾刚甫、黄晦闻、黄公度、胡展堂并称为“近代岭南六大家”。

二人结识于郑观应归隐澳门赴罗浮访道期间，对道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潘飞声曾为《罗浮侍鹤山人诗草》题词“一月治兵备，还山老岁华。诗篇中国泪，政治外交家。大局凭谁挽，危言早拜嘉。平生青眼感，裹饭更天涯”。¹双方除了经常交流道学心得外，还非常关注时事和中国的教育问题，时有通信讨论。

彭玉麟（1816-1890）

湖南衡阳人，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清末水师统帅，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近代著名的书画家，著有《彭刚直诗集》（八卷）。

郑观应由好友王之春引荐给上司彭玉麟，之后由彭奏调，郑观应得以赴粤在彭军中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职。在粤期间，彭玉麟非常器重郑观应，先后委派他赴南洋、海南、广州、香港等地从事有关军情考察、军需后勤等重要工作。郑观应拟写作《盛世危言》请彭玉麟作序，彭欣然应允。郑观应还多次上书彭玉麟对有关军务、边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郑观应对于彭玉麟非常崇敬，有多首敬赠彭氏的诗词存世。彭病逝后，郑观应作有悼念诗《挽彭刚直太保师》，该诗系七律长诗，共六十句，全诗高度概括了彭玉麟一生经历及在军事、书画等方面的贡献，回忆了二人交往共事的情形，诗末两句“从此哭公泪如水，斯世滔滔吾安倚”²，可谓真情流露。另一首纪念诗《追感彭刚直公》，郑观应也哀叹“衡阳逝后无知己，回省鱼珠欲断肠”。³

盛康（1814—1902）

江苏武进人，字勗存，号旭人，别号待云庵主，晚号留园主人，盛宣怀之父。官居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臬台，为江浙官场名流，在晚清官场有一定的影

¹ 《郑观应集》（下），第 1249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1275 页。

³ 《郑观应集》（下），第 1402 页。

响力，其子盛宣怀仕途进展顺利与之有相当的关系。

郑观应与盛康、盛宣怀父子私交甚好，盛康作为前辈长者对郑观应及其结义兄弟经元善等也多有关照，郑观应常常在某些关键时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例如1882年前后曾经上书左宗棠、张树生等地方督抚建议架设扩展电线，为得到督抚们的支持，郑就在其中不断请求过盛康居中疏通。

盛宣怀（1844年—1916）

见正文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唐廷枢（1832—1892）

广东香山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一作镜心。幼学于香港教会学堂。1858年抵沪，任江海关副大书、正大书及总翻译。1863年任怡和洋行买办，一度掌管怡和洋行金库，先后附股于怡和洋行所属多家公司。1873年脱离怡和洋行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筹建开平煤矿，总办开平矿务局，与徐润等创办仁和水险公司，以后在多种洋务企业中任职，是出类拔萃洋务企业家。1892年在任内病故。

唐廷枢是郑观应姻亲，后来其次子唐凤兴，还娶郑观应堂妹为妻，二人关系自始至终都非常好。唐廷枢对于比自己年小10岁的郑观应关照有加，不但在郑观应进入宝顺洋行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也为郑日后在商界的发展，包括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工作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特别是在郑观应归隐澳门后复出担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之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90年前后唐廷枢和郑观应等人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在去世的前一年，还邀约郑观应经营造纸厂。唐廷枢病逝以后，郑观应悲伤至极，不顾嫌疑，直接致函与唐有深刻矛盾的盛宣怀要求给予优待，在《挽唐景星观察》诗中，郑观应写道：“绝人才识济时心，新法旁参用意深。万里风云腾骥足，一时声誉满鸡林。闽疆独挫天骄气，象译全通海国音。商务肇兴功不泯，凄凉身后费沉吟”。¹

¹ 《郑观应集》（下），第1276页。

万启型 (? -1919)

见正文郑观应与万启型及其道教关系。

王韬 (1828—1897)

江苏苏州人,初名利宾,曾名为王瀚,字兰瀛、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外号“长毛状元”,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此后长期旅居欧洲各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著有《漫游随录》。返回香港后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此后又应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写成《扶桑记游》。1884年回到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郑观应与王韬起初并不相识,早在1875年王韬还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期间,郑观应完成了《易言》初稿,因久闻其大名,遂将书稿寄到香港请王韬作序,王韬欣然作序并对《易言》进行了颇为积极的评价,是为二人相交之始。在郑观应还没有在思想界有太大的名气之时,能够与王韬这样的当时名声在外的思想家进行交流对于他来说是很好的提升,之后由于他的努力与爱国热忱,其政论在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改革思潮中走在最前列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了,这更加引起了王韬的重视,在1893年和1894年,时为格致书院山长的王韬连续两年聘请郑观应为书院学员命题。

王之春 (1842-1906)

湖南清泉人,字爵棠,号椒生。早年参军,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历任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曾出访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多次向朝廷上书自强新政。晚年因镇压四川余栋臣起义,特别是预借法兵镇

压革命党起义，激起国内拒法运动而被解职，待罪京师，后迁寓上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遭爱国志士万福华谋刺未遂，万被捕，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轰动一时。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湮没，回乡静居，卒后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著《国朝柔远记》，综述 1644 至 1872 年清代外交历史，在当时颇具影响。

郑观应与王之春相识于王在镇江任驻军管带营勇期间，此后二人关系密切，表现有四件事情。一是在 1884 年郑观应因织布局和太古债务案发后，王之春代为筹集还款，帮助郑观应度过经济危机。二是王之春作为彭玉麟的部下，积极向彭引荐郑观应，最终促成彭奏调郑入湘军任职。三是，王之春在广西巡抚任上，奏调郑观应署理左江兵备道，使郑再次踏入官场。四是，王之春被革职以后，所欠钱庄借款，有相当部分是郑观应代为偿还。¹郑观应所作长诗《祝王爵堂方伯六秩寿辰》说二人“肝胆谊兼师与友，齿牙慧借我知君。”²足见二人私交之好。

1896 年王之春代表清政府赴俄国祝贺俄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在《使俄草卷》中记录了郑观应前来送别的情形，一则是“郑陶斋观察招同人赴四海春洋楼便酌，快论今日夷情，娓娓不倦，兼送所著《盛世危言》数部”³；一则是“由虹口急乘小火轮至吴淞，郑陶斋观察、上海黄大令均来送行，兼俄领事吕班亦至，临别握手，意并肫挚”⁴。

王之春去世后，郑观应悲痛不已，作有多首悼念诗。一为《挽王爵堂中丞》，
“湘军劲队守琼州，定蜀平蛮免外求。抚粤口碑怀李广，使俄手泽继曾侯。桂林余匪闻犹炽，珠岛黎民念不休。忽听将星南楚落，凄凉同学纪勋猷。”⁵一为《怀王爵堂中丞并呈盛宫保》，
“宏羊怀抱匡时志，知我无如鲍叔牙。诗史未能追李杜，著书欲学贾长沙”⁶。

文廷式(1856-1904)

¹ 此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中有所交代。见《郑观应评传》，第 525 页。

² 《郑观应集》（下），第 629 页。

³ 王之春：《王之春文集》，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626 页。

⁴ 《王之春文集》，第 629 页。

⁵ 《郑观应集》（下），1402-1403 页。

⁶ 《郑观应集》（下），1401 页。

江西萍乡人，生于潮州，长于岭南，陈澧入室弟子，近代著名词人。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芑德。早年曾在广州将军幕中，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光绪二十一年秋，与陈炽等出面赞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次年二月，被革职驱逐出京。戊戌政变后，遭清廷密电访拿，出走日本。光绪二十六年回国后，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沪上名流，参加唐才常在张园召开的“国会”。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遭清廷通缉。此后数年，文廷式往来萍乡、上海、南京、长沙之间，沉伤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学自遣，从事著述，著有杂记《纯常子枝语》（40卷）、《罗霄山人醉语》等。

郑观应与文廷式关系甚好，文氏曾为《罗浮侍鹤山人诗草》作序，称：

与罗浮侍鹤山人交十年矣！知其性情，喜其经济，然见其规模天下之大计，而阒然不欲仕于朝；总揽五洲之得失，而暗然不于见于世。密而窥之，盖有道者也。……诗以言志，吾又窃欲竟观君之志矣。蓬窗无事，书此质之。君应轩渠而笑曰：“唯子知我也”。¹

该序作于光绪丙申年，也就是1896年，文廷式说二人交往已有十年，据此推断二人相识应当是郑观应归隐澳门期间，当时郑观应常常往返澳门、广州看病，又正值文氏在广州将军幕中。

吴瀚涛（生卒年月不详）

安徽人，名广霈，字琴爱，晚号剑华道人。曾任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

吴瀚涛作为郑观应轮船招商局的同事后辈，吴曾跟随郑赴轮船招商局长江各口岸分局考察，特别是二人对道学有共同爱好，私交甚好。郑观应对吴瀚涛的才华非常欣赏，有诗云“剑华独负瑰奇才，经文纬武凌金台”。²

¹ 《郑观应集》（下），第1239-1240页。

² 《郑观应集》（下），1358页。

伍廷芳（1842-1922）

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新加坡。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早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洋务运动开始后，得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引荐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后任清廷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和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辛亥革命期间，被推举为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民国后，历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

郑观应、伍廷芳二人私交甚好，在诸如司法、共和等方面看法一致，通信来往频繁，除此之外二人都信奉仙学，不同的是郑观应笃信道学，伍廷芳相信西方的灵魂之说。对于伍廷芳的灵魂说，郑观应颇为赞同，曾经多次去信予以肯定。

小田切（生卒年月不详）

全名小田切万幸之助，时任日本驻上海市总领事。

曾在 1898 年与郑等人“亚细亚协会”，小田切任会长，郑为副会长。也曾与郑计划在沪创立现代书院。小田切对于郑观应的著述活动多有帮助，曾经将日本文部省第二十三年报、《教育法规类钞》、《大学一览》、《农商务统计表》、《陆军》等书赠送郑观应作为参考。郑观应与小田切交往过从，曾有《增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存世，小田切也有《和作》回赠。¹

谢家福（1847—1897）

江苏苏州人，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兰阶主人等。他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开拓和推进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早年上海舆图局从事分校各国地图工作，著有多部有关军事、通商、外交等方面的书籍，

¹ 《郑观应集》（下），1305-1306 页。

创办了闻名电报界的“苏州电报传习所”（又称“苏堂”），是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

谢家福为人正直诚恳，李鸿章评价他“才识宏通，心精力果”¹，还专门写了《奏保谢家福片》向朝廷举荐他，说他“一介书生，而有民胞物与之量，体国经野之才，实为难得。该生识略闳通，办事干练，请求吏治，熟悉洋情。若畀以牧令之任出居民上，臣敢保其必为地方造福……人才可惜，应否量授一官以资展布而示鼓励之处”。²谢家福在 1878 年与经元善、郑观应结为异姓兄弟，在上海积极筹办赈务，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谢家福是郑观应在商业领域中的重要合作伙伴。1874 年，李鸿章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津沪电线竣工后，郑会同经元善、谢家福等呈请有关地方督抚架设长江、沪粤电报线。

郑观应诸多的朋友当中，谢家福算得上是一个在危难之中为郑观应伸出援手的人，可谓“雪中送炭”之人。1884 年，远在广东彭玉麟军中的郑观应为织布局和太古洋行所涉及的债务心急火燎，在上海的谢家福积极承担了为其筹款的重担。正因为如此，郑观应特别珍视他与谢家福之间的友谊，并把他与谢义结金兰看做自己结交朋友的代表性事件，曾评价“与谢君绥之等结社会，讲气节，欲挽颓风”。³谢家福病去后，郑观应作有悼念诗《挽谢绥之太守》：“言坊行表是吾师，畴昔分明梦见之。揽辔长忧天下事，立身早与古人期。可堪歌浦回帆日，正是吴门撤瑟时。谁信索居成永别，开缄重读寄怀诗”。⁴

徐润（1838—1911）

广东珠海北岭村人，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1852 年到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1856 年升为买办间副账房，1861 年升为副买办。兼营宝源各货号，经营丝茶、烟叶及鸦片。1863 年后，投资房地产业，1868 年脱离

¹ 《李鸿章全集》（3），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68 页。

² 《李鸿章全集》（4），第 2084-2085 页。

³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档》。

⁴ 《郑观应集》（下），1292 页。

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很快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捐资得郎中、道员等官职。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1883年因房地产投机失败，欠招商局款巨款，被革职。1875年和1878年，分别开办仁和水险公司与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两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这也成为中国保险事业之开端。此后转向矿业，任开平煤矿会办，还投资过平泉铜矿、宜昌鹤峰州铜矿、孤山子银矿、三山银矿、天华银矿、潭州银矿、建平金矿、金州煤矿、贵池煤矿等10余处矿产，为创办中国近代采矿业做出了贡献。此外，徐润在推动中国文化事业走向近代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选派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和创办同文书局。

徐家与郑家为世交，郑文瑞早年在宝顺洋行与徐润伯父钰亭长期共事，私交甚好，郑观应晚年有诗为证：“三番共事将卅载，两代相交近百年”¹，可见两家早已是通家之好。1859年，郑观应能够在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后不久就得到买办头衔，世交徐钰亭和徐润叔侄二人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1880年代以后，郑、徐二人之间的关系因投资纠纷逐渐疏远，特别是徐润及其弟秋畦在投资方面对郑多有亏欠，使郑观应非常失望和痛心，二人之间心存芥蒂已相当明显。除此之外，郑观应的老友盛宣怀与徐润的矛盾也很深，郑、盛二人常常在对待徐润的问题上，意见一致。

徐钰亭(1804—1870)

广东珠海人，名昭珩，字德球，号钰亭，徐润伯父，英国宝顺洋行总买办。早年弃学从商，初在澳门经商，后与英商毕利士合作赴上海经商，宝顺洋行开办后担任总买办，主力经营丝茶，带领宝顺洋行发展壮大，获利无数，成为沪上著名买办。太平天国起义后，曾以上海商界领袖之声望联络绅商，捐资助饷，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后被清廷诰授中议大夫盐运使衔候选道。

徐钰亭与郑父文瑞早年同在宝顺洋行共事，私交甚好，两家又系世交，故在

¹ 《郑观应集》(下)，第1323页。

郑观应赴上海学商后，给予其格外的关照，在郑观应顺利进入宝顺洋行并随即担任买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杨桂轩（生卒年月不详）

郑观应太古洋行同事，是郑辞去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之职后的继任者。杨能够接任总买办的位置与郑保荐是分不开，但郑也由此得罪了以晏尔吉为代表的一部人太古洋行的同事。杨接替郑出任太古轮船总买办之后，竟然挪用公司欠款，前后亏损达 10 万余元，郑作为保人，按例背上了 4 万元左右的债务，以至于为郑观应及其家族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为他数年之后为太古洋行案牵涉而拘留香港埋下了伏笔。此可谓郑观应用人不察。

曾寄圃（生卒年龄不详）

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副总买办，徐润的师傅，据称“文学极佳”，除负责行中经营生意外，还要代表洋行结交官府。郑观应得以进入宝顺洋行，曾作为郑家世交是出了力的。

张树声（1824-1884）

安徽合肥人，字振轩，谥靖达。廪生出身，清末淮军将领，曾办团练，跟随曾国平镇压太平军。历任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贵州巡抚、广西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署理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中法战争期间，张树声时任两广总督，曾派军入越南抗击法军，公开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抗法。著有《张靖达公奏议》8卷，《庐阳三贤集》16卷。

郑、张二人原本并不熟悉，1884年年初，郑观应离开上海，来到彭玉麟军中差委，当时正值清军所购买的一批军火被香港政府扣留，熟悉洋务的郑观应成为前往交涉的不二人选。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知人善任，委派郑观应前往香港交涉，郑不失所望，顺利完成任务。中法战争以清廷不败而败结束，张树声抱憾于当年年底病逝。郑观应为此致挽诗一首：

天容黯淡大星沉，此日三军恟不禁。朝夕饮冰严素志，从容运臂沥丹心。东山再起云霓望，南海重临雨露深。未灭匈奴遗恨在，渡河空使泪沾襟。¹

张振勋（1841—1916）

广东潮州府人，原名肇燮，字弼士。16岁到印尼雅加达发展，后逐步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其经营才能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所欣赏，1892年，经龚照瑗举荐，清政府任命张振勋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从此，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1894年，任新加坡总领事，后升任清政府考察商务大臣。曾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并创办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1898年间，他还集资在巴城、亚齐创办了两家远洋航运公司。

郑观应与张振勋二人私交甚好，郑曾经为其撰写了《张弼士君生平事略》²，在序言中曾说“官应与张公弼士旧交也，兰谊也，亦道侣也。”在郑观应的《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中，有一篇《感事》³，也是为追忆张振勋而作。此外，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中还收录了为数不少的二人通信。郑、张二人不但是商业伙伴，更是志同道合的道友。二人在修道过程中，不但共同筹措修道资金，而且还常常一起访道修行。

张之洞（1837—1909）

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张之洞进士出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居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及军机大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湖广总督任上，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重工业，湖北也因此成为晚清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影响深远。

1884年4月间，时任总办湘军营务处的郑观应向新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力陈琼州战略地位和防务的重要性，是为张之洞了解郑观应之开始。此后，

¹ 《郑观应集》（下），第1267页。

²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出版。

³ 《郑观应集》（下），第1461页。

张调任湖广总督，拟在湖北兴办铁厂，在办厂宗旨、厂址选择等方面与盛宣怀意见不合，郑观应与盛意见基本一致。之后，湖北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盛宣怀为督办，张之洞札委郑观应为总办。在担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郑观应工作积极主动有成效，惟其在《盛世危言》中痛陈汉阳铁厂之弊端，张之洞深为不快，复又受到铁厂内部官僚排挤，遂待铁厂整顿见效后力辞总办。不过，张之洞并没有因为《盛世危言》涉及汉阳铁厂弊端，而否定该书，反而对此书大家赞赏，称之为“良药之方”。

郑廷江（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香山人，郑观应叔父，郑文瑞同父异母弟，又名秀山，任新德洋行买办。

观应因为叔父的关系得以进入该洋行工作，在工作期间，郑廷江还曾经教过他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父亲文瑞给他提供了来到上海工作的最基本条件，那么叔父廷江则是郑观应从事洋行职业的最早领路人。此后还在郑观应离开太古进入招商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郑藻如（1824—1894）

广东香山人，字志翔，号豫轩，又名玉轩，曾任天津津海关道，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是晚清洋务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之一。

郑观应与郑藻如同为香山人，交谊颇深，关于他们交往的情况在郑藻如为《盛世危言》写的序中有详细交代。¹正如《郑观应评传》一书中所述“郑藻如是当时洋务界公认的干练之材，作为郑观应同宗的同乡，自然在官方的地位上对其多有提携。”²在许多问题上，郑观应都有书信写给郑藻如，或有观点陈述，或有事相托，反过来郑藻如也多有书信写给郑观应或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或为郑观应指点迷津。例如，1879年，因为彭汝琮的缘故，郑观应在织布局很不顺心，被迫暂时离开织布局的筹备工作，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时机重返织布局。此时郑观应写信给郑藻如，希望郑藻如能够将他在织布局的难处和委屈向李鸿章反

¹ 参见本文第44页。

² 《郑观应评传》，第167页。

映。在郑观应是否为是否弃太古而就招商局伤脑筋的时候，时任津海关道的郑藻如也曾写信力劝。

郑藻如病逝后，郑观应作有悼亡诗《挽家玉轩京卿》：“文武经纬震荒遐，机杼新成自一家。缟纻联欢交近古，衣冠论族胄参华。运筹早著千秋绩，持节遥通万里槎。回念生平知己感，遗书检读每咨嗟”。¹

卓培芳（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香山人，字子和，又称国卿。

1869年，卓培芳与郑观应共同承办和生祥茶栈，任茶栈通事，主营“代两湖、江西以及徽州的茶客沽茶”业务²，是郑观应最早的生意合作伙伴之一，也是太古洋行的买办之一³。之后在1878年底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与接受会办札委的郑观应一起筹办开局事宜。迨郑观应为太古洋行债务所困时，卓趁火打劫，仅花银400元，就将此前合办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据为己有。不仅如此，“当1887年织布局的经营大权最后落入官僚手中、而资本因筹办一再迁延发生巨额的亏耗时，织布局的商股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而首先带头发难的，是最早参加织布局的股东、曾经和郑观应同出于一个洋行的买办卓培芳”。⁴尽管此次，卓培芳是代表商股对由官僚们导致的亏耗进行控诉，不过其所控诉的原因，却与郑观应早期所致织布局的亏耗不无关系。此外，当1897年年初有人在《苏报》上发表《总办得人》的文章诋毁郑观应时，郑的一干友人在《苏报》上刊登署名文章《不平则鸣公启》批驳前文，卓曾名列其中，足见二人之关系实属复杂。

左宗棠（1812-1885）

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投入曾国藩幕，

¹ 《郑观应集》（下），第1277页。

² 《郑观应传》，第8页。

³ 《申报》1890年11月1日。

⁴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147页。参阅《申报》，1890年11月1日。

入湘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又积极推行洋务，镇压陕甘回变，特别是出兵收复新疆立有奇功。

左宗棠开始接触郑观应是从郑积极鼓吹兴办长江沿岸电报及向浙江延伸等事开始，当时郑多次联名上书，向左宗棠力陈兴办电报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起初，左对此种建议不以为然。郑观应又通过时为左宗棠左右手的王之春以及盛康等代为说服电报之利，并且郑还通过王之春的引荐下得以面见左宗棠，最终由于中外局势的发展，左宗棠不得不改变看法，认可电报的重要性，并札委郑观应襄办长江电报。而后，郑观应又试图说服左宗棠，在长江流域等内河上发展小火轮，即航运事业，无奈反对者众，而最终被拒绝。不过，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左宗棠对于熟知洋务、忠心报国、向洋人争取利权的郑观应有了一定的好感。此后，抗法战争起，郑观应奉彭玉麟奏调入粤，左宗棠也多次对郑观应委以重任。郑观应当时的表现，深得左宗棠认可，按照郑自己的说法，左宗棠有了提拔郑出任厦门道的计划。

三. 郑观应主要任职一览表

年份	任职机构	担任职务
1858	新德洋行	杂务工
1859-1868	宝顺洋行	杂务工、买办、轮船公司经理
	公正轮船公司	董事
	和生祥茶栈	合伙人
1870-1873	扬州宝记盐务公司	总理
1873-1881	太古洋行轮船公司	总理、总买办
	协賑公所	协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	会办、总办
	上海电报分局	总办
1882-1884	轮船招商局	帮办、总办
1884-1885	湘军	营务处总办
1892-1902?	轮船招商局	帮办、会办
1896	汉阳铁厂	兼任总办
1897	铁路公司	总董
	电报局	总董
	亚细亚协会	副会长
1898	江西萍乡煤矿	兼任总董
	安徽宣城煤矿	兼任总董
1899	吉林矿务公司	兼任驻沪总董
1902	上海官医局	总董

	吉林三姓矿务公司	兼任总董
1903	广西左江	署理左江道
1903-1905	粤汉铁路工程局、 广东购地局	总办
1906-1907	粤汉铁路有限公司	总办
1909-1922	轮船招商局	董事、厦门局总办、会办总稽查、 营业科长等
1910-1911	汉冶萍、通商银行、 电报局、红十字会	随同办理
1915	上海广肇公所	首席董事
	务商中学	名誉董事
1918	招商局公学	住校董事

四.《盛宣怀档案》中郑观应、盛宣怀往来函、电目录¹

一、郑观应（官应）致盛宣怀函、电目录

日期	内容（关键词）	文本	索取号
光绪二十?年四月	宣城、矿务、外籍狂师、打猎伤人	禀	000513
?年四月十九日	宣城、矿务	函	002204
未知	通报与怡和太古谈判情况；航船信息	函	003582
?年四月十五日	人才推荐	函	003584
?年?月二十一日	预订日煤情况	函	003585
?年十一月十一日	三井、铁、合同；为人请奖	函	003588
?年?月初六日	煤、招商局、物价	函	003593
?年?月初七日	安庆、招商局、码头	函	006002
?年?月十七日	女学堂事、通报与经元善争执情况； 转告张振勋用人意见	函	012914
?年十月二十三日	运输、矿务、铁路	函	016571
未知	邮传部、香港、股份、招商局粤局	函	016573
未知	学堂	函	016574
?年三月十七日	解释误会其到邓华熙处做官原因	函	016576
?年十二月初一日	铁、工厂、张之洞、书院、商务、盛 世危言	函	016577
未知	抱怨遭人诋毁	函	016578
未知	招商局、购买码头、怡和、顺泰	函	016579
?年十一月?日	公牒处理、格式；请求回招商局任职	函	016580
?年八月八日	招商局、董事会、局务、袁世凯	函	016581
?年十月二十三日	土地、契约、章程、股份	函	016583

¹ 该目录仅不包括联合署名（或接收方为多人）的信、函、电稿。【】为大概日期；?为待考日期。

? 年? 月二十一日	招商局、章程; 诗稿求序	函	016919
? 年七月初十日	唐廷枢、医生、招商局捐赈	函	016921
? 年? 月十六日	招商局事务汇报	函	021493
? 年五月初一日	工厂、机器、修建、钢轨	函	0283-8
? 年? 月初三日	工艺学堂、章程、汪康年、王大钧、捐助、商办	函	030373
? 年? 月二十四日	轮船招商局、军需、运输	函	030794
? 年? 月三十日	铁路公司、密尔登、船运事务	函	035515
? 年? 月三十日	为郑思贤、邓善麟谋粤汉铁路差事	函	035516
? 年七月三十日	轮船招商局采购事宜	函	035517
? 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鸿章、谢家福、经元善; 捐赈棉衣、请建坊街	函	035357
? 年三月二十五日	咨询捐纳事; 附龚寿图缄	函	035360
未知	粤汉铁路建设、招股等事宜	函	037663
? 年? 月初八日	对沪道公文表示不同看法; 告知盛所托之事已办	函	041458
? 年十二月十四日	董事会、电报	函	048012
? 年? 月十七日	股票、董事、花红、开平煤矿	函	048013
? 年? 月初十日	水道、勘查、码头、地价	函	048017
? 年? 月十四日	招商局粤局事务	函	048018
? 年六月二十三日	招商局事务、花红	函	048019
? 年? 月初九日	旅顺工程、铁厂事务、煤; 英人志图 长江	函	048021
? 年? 月十一日	铁、长崎、运费	函	048022
? 年? 月十一日	宣城、煤、镇江矿	函	048023
? 年三月二十九日	直隶、赈灾、漕粮	函	048025
? 年? 月初二日	问候身体; 土地买卖; 招商局船务	函	048026

? 年? 月十二日	局务、李鸿章、大北	函	048029
? 年? 月十九日	寻问京中官兵情况; 议论与经元善在 停办女学堂事情上的矛盾	函	048034
? 年十月初三日	电报局人事	函	048038
未知	轮船招商局、重庆分局、运费	函	048039
? 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记、上李鸿章禀; 煤、采办、铁路、 运输; 表达提拔重用的协议; 问候盛 身体、转送命相情况	函	048040
? 年十月初二日	希望继续帮办招商局	函	048041
? 年四月初八日	问候身体、通报自己身体情况; 通报 与岑春煊面谈情况; 代购股票	函	048047
? 年三月二十九日	汇兑、电报、股票、招商局、股份	函	048055
? 年? 月三十日	谢家福、集成公司、相关事务	函	048056
未知	转交蔡锡勇、卢丙炎函	函	048058
? 年? 月初四日	局产、行程	函	048059
? 年四月六日	稽查上海各分局、身体欠佳	函	048074
未知	赫德被害传闻	函	048078
? 年? 月二十三日	宁波府、水师	函	048079
? 年六月二十六日	学堂、上海交通公学堂	函	048080
未知	行程、广州商会	函	048081
? 年? 月十一日	问候身体、转呈王之春幕僚回信	函	048082
未知	机器、工厂、外籍工师	函	048083
未知	赈务	函	048084
? 年五月初二日	新加坡、俄国、军船、唐景崧	函	048085
未知	工程、汇兑、经费、织布局	函	048086
未知	天津府、火车、行程	函	048087
未知	股票、经元善、股份、织布局	函	048091
? 年七月初六日	码头、货栈、董事会、行程	函	048093
未知	情感联络	函	048094
未知	轮船、行程、联络	函	048096
未知	电报、公事	函	048097

未知	推荐孙中山觐见李鸿章事	函	048104
未知	招商局、薪俸、电报局、货栈、股票、码头、换旗	函	048107
未知	发昌机器厂、汲水机	函	048108
未知	土地、价格; 灌田机器	电	048111
未知	财务、机械织布局、经元善	函	048113
未知	通报病情	函	048114
未知	电报局、章程、烟台缫丝局	函	048114-1
未知	女学堂、康有为、梁启超、关系	函	048115
未知	煤矿、赈务、李鸿章	函	048117
未知	矿务、朝鲜、汇兑	函	048118
未知	李鸿章、张树声、朝鲜、矿务、铁、煤、铜矿、上海电报局	函	048120
未知	矿务、采办、勘察、股票、金矿	函	048121
未知	金矿、股票、股份	函	048122
未知	矿务、铜、铁、煤	函	048123
未知	章程、芜湖、股份	函	048126
未知	澳洲、矿务、股票、宣城、煤、铁路	函	048129
未知	铁、价格、煤、汉阳铁厂、保险	函	048130
未知	铁、价格、运输、宣城、煤	函	048132
未知	船只、运输	函	048133
未知	外籍工师、薪俸、矿务、四川	函	048134
未知	松木、海关、外籍工师、矿务	函	048135
未知	海关、民俗	函	048138
未知	轮船、工程、招商局、码头、漕运、股票、盛宙怀、怡和、太古、晏尔吉	函	048139
未知	通报张振勋情况	函	048142
未知	代表人选、医生、修建、房屋	函	048143
未知	学堂、电报局、招商局、经元善	函	048146
未知	招商局注册事	函	048148
未知	招商局董事会成员工作	函	048149
未知	捐输事宜	函	048150
未知	织布局亏耗事	函	048169
未知	感情联络	函	048170
未知	感情联络	函	048172
? 年八月初七日	通报小田切等行程	函	048173
? 年三月初七日	中日形势、局船、铁路	函	048176
未知	电报、销售、铁、三井公司	函	048177
未知	有关合同、行程	函	048183
未知	合同、学生、汉阳铁厂、外籍工师	函	048184

? 年一月十九日	红十字会、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	函	049186
未知	招商局、银行、机器、经元善、萍乡煤矿、外籍工师	函	048187
? 年八月二十六日	铁、矿务、汉冶萍公司；通报病情；丁忧在家的头衔问题	函	048191
未知	工厂、铁、价格、煤、合同、三井公司、运费	函	048193
未知	铁路、广东、岑春暄、电报局、鸦片	函	048194
未知	谈论道教、送道学书籍；铁路、薪俸、上海广肇公所、广仁堂、浦伦	函	048196
未知	浦伦、约定饭局时间	函	048198
? 年五月十八日	粤汉铁路、广州、香港、银行、股票、招商局	函	048199
? 年八月初九日	采办、煤、铁、电报、汉阳铁厂、三井公司、开平煤矿	函	048204
? 年七月三十日	铁厂煤运情况	函	048207
未知	铁、汉阳府、煤、薪俸、张之洞	函	048209
? 年七月十四日	汉阳府、土地、铁路	函	048210
未知	煤、运输、招商局、汉阳铁厂、运费	函	048213
? 年八月十四日	外籍工匠、合同、上海织布局、丹科	函	048214
? 年八月十八日	织布局事务、经济亏耗	函	048216
? 年? 月十七日	通报两广总督劝募事；船运业务	函	048218-1
未知	宣城、煤矿、船运	函	048220
? 年二月十一日	赈务、电报局、李鸿章	函	048238
? 年六月二十六日	西药、赈务、董事、赈捐	函	048239
? 年八月十二日	邮传部、招商局、码头、大清银行	函	048240
未知	医生、股票、疾病、合会	函	048242
? 年七月十一日	水灾、赈灾	函	048244
未知	大东公司、经元善、关防	函	048268
未知	大东公司、房屋、租借、经元善	函	048269
未知	招商局、薪俸、董事、运费、漕运	函	048270
未知	董事会、董事、漕务	函	048273
未知	请为《盛世危言》提意见、股票购买	函	048274
? 年六月 初二日	漕务、轮船、招商局	函	048280
未知	煤矿、勘察、外籍工师、粤江铁路、东流煤矿	函	048280-1
未知	通报天津来电	函	048281
未知	通报到沪船只载客情况	函	048282
未知	煤矿、外籍工师、宣城、契约	函	048283
未知	矿务、章程、学堂	函	048286

未知	德国拟派兵入驻山东等事	函	048287
? 年? 月二十二日	德国、兵船	函	048287-1
? 年? 月二十四日	法文翻译、法文、云南勘查	函	048288
? 年? 月二十五日	英俄瓜分西藏、东三省; 密商变法	函	048288-1
? 年? 月初七日	招商局、房地产、日本矿师、太古	函	048289
? 年? 月初十日	电报局、外籍工师、机器、东流煤矿	函	048289-1
? 年? 月初十日	转送胡翼南书; 通报生病情况	函	048290
? 年四月十一日	购货交付情况	函	048290-1
未知	宣城、煤、运输、销售	函	048293
未知	唐廷枢、唐廷樵、李鸿章、东流煤矿	函	048294
未知	轮船招商局、船运、汉阳铁厂	函	048295
未知	矿务、章程; 四川、利息	函	048295-1
? 年? 月二十五日	山东、账务; 轮船招商局	函	048297
? 年? 月十四日	四川、矿务、章程、小田切	函	048297-3
未知	矿务、章程、日本矿师、小田切、到沪时间	函	048298-1
? 年? 月二十七日	通报敌情、萍乡煤矿、池州	函	048298
? 年? 月二十九日	密尔登、陈猷	函	048298-2
未知	矿务、外籍工师; 赖伦; 太古洋行; 日本领事	函	048299
未知	捐赈、医院	函	048300
未知	矿务、章程、利国煤矿	函	048301-1
未知	运煤信息、少年人才	函	048301-2
未知	煤矿、宣城、章程、运输、运费	函	048302
? 年? 月二十五日	一般信息	函	048303
? 年? 月二十七日	矿务、章程; 唐廷枢、蔚霞; 运费	函	048303-1
未知	货栈、轮船、土地	函	048304
? 年正月十二日	生铁运输事	函	048305

? 年正月十三日	生铁运输事、汉阳铁厂	函	048306
? 年正月十四日	人物评价；在粤往事	函	048306-1
? 年正月十三日	张之洞、门生、学习洋文、到沪行程	函	048307
? 年正月十七日	财务问题、租金、码头出租等	函	048307-1
未知	轮船招商局、官医；货栈问题	函	048308
未知	送书；德人、建立码头	函	048309
未知	兴厂务以争利权、铁厂；勘查、煤矿	函	048311
? 年六月十八日	外籍工师、东流煤矿、煤炭	函	048312
未知	呈送章程、万国水陆通商比较章程	函	048313
未知	王之春、会衔奏稿、章程	函	048313-1
? 年六月初一日	轮船局货运业务	函	048314
未知	米、轮船局货运业务	函	048314-1
未知	宣城矿合办章程；通报就医返沪行程； 通报抵皖面见皖抚王之春安排	函	048314-2
未知	客货运事宜	函	048315
? 年三月二十六日	轮船招商局局务	函	048316
? 年? 月二十六日	轮船招商局局务、漕务、过磅	函	048316-1
? 年? 月十四日	塘沽旧码头、卢汉铁路；招商局章程	函	048317
? 年? 月十四日	通商银行章程修订意见	函	048318
? 年? 月初四日	德人欲买招商局塘沽之地事；招商局 商办章程	函	048319
未知	招商局塘沽新旧码头不可让于洋人事	函	048319-1
? 年? 月二十四日	转送邓华熙电报	函	048320
未知	振银、汇丰银行	函	048320-1
? 年? 月二十九日	郑廷江、世好、求职、铁路公司	函	048321
? 年? 月二十一日	郑思贤、勘察、木山、自备川资	函	048321-1
? 年四月初五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322

未知	广西梧州、轮船招商局业务、运费	函	048323
? 年? 月十一日	义赈彩票、江南彩票、广济公司	函	048324
? 年? 月初九日	沈能虎所存浦东货栈弹药移交机器制造局事	函	048324-1
? 年? 月二十八日	中国政策刚要条陈; 皖矿人事安排、王之春	函	048325
? 年? 月十三日	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事务	函	048326-1
未知	请示运送大炮事宜	函	048327
未知	招商局、董事会、股票、章程	函	048328
未知	董事会、董事、招商局、六合公司、交通部、汉冶萍公司	函	048329
? 年八月二十九日	招商局、章程、董事会、公司	函	048331
未知	招商局、电报局、粤汉铁路	函	048322
未知	招商局、报刊、薪俸、董事会、经费、中国通商银行、邮传部、电报局	函	048344
? 年九月初七	外籍工师、辞退、合同	函	048348
? 年九月十五日	煤、轮船、运输、汉冶萍公司	函	048349
未知	铁、船运信息	函	048581
? 年三月二十七日	招商局、股份	函	048582
? 年五月十五日	铁、船只、运输、宣城、电报局	函	048583
未知	船只、运输、经费、房屋、薪俸、焦炭、谢器重官桂弟	函	048584
未知	吴淞码头、细账; 人员退休; 汇报月岩弟工作情况	函	048586-1
? 年八月初二日	制造局、生铁代购、日煤、铁路公司	函	048587
未知	捐赈事务; 材料呈送	函	048588
未知	船只、江孚号、四名公所、丝业公馆	函	048597
未知	货栈事务、人员请假	函	048589-1
未知	山东赈银、驻日公使	函	048589-2
未知	山西矿务、章程、外籍商人	函	048590-1
未知	东流矿事务	函	048590-2
未知	东洋煤、定价; 节略	函	048592-1
未知	工作汇报、上海县令	函	048592-2
未知	转邓华熙电; 人事安排	函	048593-1
未知	电报、轮船、学堂、章程	函	048593-2

未知	浦东货栈出租事宜	函	048595
未知	赈务；山东、采办；铁路、学堂	函	048598-1
未知	银行、电报局	函	048598-2
未知	外籍工师、矿务、章程	函	0486599
未知	轮船、矿务、苏报	函	048600-1
未知	沂州府、煤、铁	函	048600-2
未知	外籍工师、金矿	函	048601-1
未知	招商局、码头	函	048601-2
未知	外籍工师、四川、矿务、领事	函	048601-3
未知	安庆、煤矿、工程师	函	048601-4
未知	铁、运输	函	048603-1
未知	招商局、煤、章程	函	048603-2
未知	宣城、同事疾病	函	048605-1
未知	宣城、煤、招商局	函	048605-2
未知	日人窥视我资源、政府拟早作打算	函	048607-1
未知	镇江、煤矿、煤、宣城	函	048607-2
未知	外籍工师、行程	函	048608-1
未知	轮运业务	函	048609-1
未知	煤矿、勘查	函	048611-1
未知	货运、煤、粮	函	048611-2
未知	丹徒、煤矿、煤；采办、土地；铁路	函	048612-1
未知	铁路、采办、土地、电报局、汉阳、招商局、契约、顺丰油线	函	048612-2
? 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国通商银行建议	函	048617-1
未知	水师公所、地、轮船招商局	函	048617-2
未知	码头、船运信息	函	048618-1
未知	码头、报单	函	048618-2
未知	粤汉铁路、轮船招商局	函	048619
未知	铁、工师、煤、宣城、铁厂、焦炭	函	048620
未知	外籍工师、矿务、宣城、煤、铁路、山西、章程	函	048621
未知	货运情况、煤、漕粮；钢轨、汉阳铁厂、行程、焦炭	函	048624
未知	煤运业务、冶炼、外籍工师；萍乡煤矿、汉阳铁厂	函	048625-1
未知	外籍工师、薪俸、翻译、船只、码头、汉阳铁厂	函	048625-2
未知	煤炭价格等事	函	048640-1
未知	制造局、生铁、运送日期；宣城煤矿	函	048640-2
? 年五月初四日	宣城、煤矿、煤、勘察、外籍工师	函	048641
未知	矿务、工程师、勘察、宣城、煤	函	048642-1
未知	信函递送事	函	048642-3

未知	宁波帮、罢市、小工、停工、停航	函	048642-3
未知	外籍工师聘用、宣城、煤、汉阳铁厂	函	048643
未知	煤矿、运输、章程、宣城、贵池煤矿	函	048644-1
未知	问候盛宣怀身体；宣城、煤矿、薪俸、宣城矿局	函	048644-2
未知	衢州、煤、化验、人事	函	048644-3
未知	铁厂、镁石、采办、估价	函	048644-4
未知	外籍工师、轮船吃水情况、航行情况	函	048648-1
未知	船运情况	函	048648-2
未知	东流、钻矿情况、薪俸、铁厂	函	048649-1
未知	梧州、代理人、轮船航程、外籍工师续聘请示	函	048649-2
未知	煤炭质量判断；通报俄、英借款利息情况	函	048650-1
未知	外籍工师履历	函	048650-2
? 年三月初三日	进口货物免税事	函	048653-2
未知	土地、采办、价、货栈、天津、码头	函	048654-1
未知	九江、煤、铁、勘察	函	048654-3
未知	船运信息、外籍工师	函	048655
未知	人才推荐、医生	函	048659
? 年三月初八日	通报德兵派兵胶州情况	函	048660
未知	通报中外关系情况；汉阳铁厂、萍乡煤矿、轮船招商局等早作打算	函	048661-1
未知	推荐人才、晋康煤铁公司	函	048661-2
未知	运输、设备、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662-2
未知	工程、火车、货栈、汉阳铁厂	函	048663
未知	股票、钱庄、采办、机器、土地、股份、抵押、运费	函	048673
未知	土地、抵押	函	048767-1
未知	俄军动向	函	048928-10
未知	招商局、驳船、各国军队、行程	函	048928-11
未知	战事、招商局财产保护	函	048928-12
未知	荐举、律师	函	048928-13
未知	外籍工师、薪俸、章程	函	048928-14
未知	户部、赈务、捐赈	函	048928-28

? 年五月二十九日	纺织、外籍工师、机器、土地、房屋、 洋行、棉花、谢家福、丹科	函	048929-2
光绪年间	货栈、煤、日本、铁、工厂、合同、 采办、码头、船只、外籍工师	函	048935
光绪年间	朝鲜局势、日俄争夺东北	函	048936
光绪年间	电报局、章程	函	048937
光绪年间	大清商律、董事产生办法、挂号、股 票、章程、招商局	函	048939
光绪年间	徐润、股东大会、行程、待鹤诗草、 公司律	函	048940
光绪年间	合同、铁、工厂、董事、领事、律师、 外籍工师、汉阳铁厂、克虏伯公司	函	048945
光绪年间	销售、铁、章程、三井洋行	函	048952
未知	天津府、船只、耶松船厂	函	048972
未知	张之洞、外籍工师、薪俸、银行	函	048990
未知	英国、轮船、工厂、炽大洋河	函	048999
未知	船只、外籍工师	函	049000
未知	挖泥船、租借、租金、强学会	函	049001
未知	招商局、外籍工师、耶松船厂	函	049002
未知	冶炼、煤矿、外籍工师、汉阳铁厂	函	049026
未知	为胞弟求职	函	049309
未知	日本、教育、日本警察新法、英国印 花税章程	函	057758-1
? 年? 月二十日	拟购三山银矿股票	函	073991-1
? 年? 月十一日	大北电报公司、材料价格	函	074115
? 年十二月十二日	银行、铁路、章程、桥梁、制造、管 理、人事安排	函	077469
? 年十二月十三日	申报、汉阳铁厂事务、人事安排	函	077470-1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机器、学堂、章程、汉阳铁厂	函	077470-2
?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合同、财务、矿务、外籍工师	函	077470-3
?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合同、制造局、工匠	函	077471-1

?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土地、采办、码头、会见、化验	函	077471-2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土地、轮船、码头	函	077472-1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土地、买卖、码头、地图、合同	函	077473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土地、招商局、财务	函	077474-1
?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会见、土地、采办	函	077474-3
?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土地买卖、价格、财务	函	077474-4
?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会见、银票	函	077474-5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修建、薪俸、合同、汉阳铁厂、外籍 工师、钢轨	函	077475-1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程师、合同、薪俸、外籍工师	函	077476-1
?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汉阳铁厂、清册、人才推荐	函	077477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合同、家具、谋职、外籍工师、试用	函	077479
? 年十二月十八日	码头、唐廷枢、广东、轮船、招商局、 汉口德兴码头、煤、金利源码头	函	074649
? 年六月十八日	驳船公司、煤炭运输	函	074682
? 年七月四日	讨论减聘洋人；为润林谋差	函	074862-1
? 年十二月七日	通报南洋考察及回国后行程	函	079440
光绪年间	招商局、汇兑、捐赈、上海筹赈公所	函	082173
光绪年间	通报情况；询问何时回沪	电	082674-1
光绪年间	赈济、西药、诉讼、诗文	函	082679
? 年五月二十一日	财务、房屋、租借、上海电报局	函	084334
? 年七月既望	直赈	函	084335
未知	船只、工匠、薪俸、公用事业	函	084335-1
未知	工匠、土地、价格	函	084339
未知	招商局局务、为友谋职	函	085440
未知	转呈批件	函	086300
? 年? 月十日	讨论李鸿章意见；询问谢家福病情	函	088308-2

? 年八月三日	轮船招商局、招股、戒烟所	函	092254
未知	问候	函	093535-1
? 年一月十四日	澳门、广东、土地、物价、唐廷枢、徐润、李鸿章	函	093535-2
光绪年间	通报李鸿章褒扬盛宣怀情况、招商局事务、强学会、张之洞、经元善	函	096748
光绪年间	招商局人才推荐	函	097513
光绪年间	通报王之春行程、日本矿师	函	097864
? 年? 月二十四日	通报大沽口战事	函	098354-1
光绪年间	招商局船只情况	函	100559
光绪年间	中法战争、织布局亏耗问题	函	101253
光绪年间	外籍工师、水师、招商局、薪俸	函	101254
光绪年间	轮船、盗窃案件、货栈、招商局	函	101391
光绪年间	招商局、房屋、船只、洋行	函	101392
光绪年间	中国通商银行、招商局、煤、矿务、铁矿、金利源	函	101521
光绪? 年十二月十九日	购买日煤情况	电	102067
光绪? 年二月十二日	董事会、股票、利息、广州府	电	112874
? 年六月十六日	商约公所、唐谭二董事、伍公馆、约盛面谈	函	116489
? 年七月初四日	商约公所、张伯讷、李平书、虞洽卿、谭幹臣、王绳伯	函	116490
? 年? 月初九日	商约公所、施子英、官督商办、完全商办、蔚霞	函	116491
? 年六月六日	清册、财务、货栈、铁、租借、金利源、中国铁路总公司	函	109064-1
未知	电报、船运信息	函	109064-2

? 年? 月初六日	铁、物价、三井银行、招商局、漕务	函	110646
? 年六月二十三日	萍乡煤矿购煤事宜	函	116074
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	织布局亏耗事、请求帮助	函	117191
? 年? 月十七日	香港、电报、富平船	函	117748-1
光绪五年八月	广东、香港、沙笛洋行、华洋纠纷	函	060990-1
【光绪七年】	会见延后	便条	041662
【光绪七年五月初一日】	电报、学生、经元善来信	函	048037
【光绪七年九月初九日】	汇报织布局筹备工作、讨论彭汝琮工作、钱庄	函	048224
【光绪七年九月十三日】	薪俸、电报局、大北公司	函	048231
【光绪七年九月十五日】	土地、外国商人、钱庄、契约	函	048229-1
【光绪七年】十月初七日	彭汝琮、布朗、地基交易、地点	函	041449
【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布朗地基、地契、上海织布局	函	041455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船、外籍工师、有关行程、寄送兰亭石一块	函	117195-1
光绪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与唐廷枢乘海定轮赴津面谈日期; 兴盛轮函收悉	电	043457
光绪八年一月十六日	招股承办电报	电	043462
光绪八年二月初七日	面商大北电报公司租借津线二十年事	电	043463
光绪八年二月初七日	告知江线左宗棠已允	电	043464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矿务、烟台、机器、山东	电	002469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山东、矿藏、金矿	电	002468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矿务、金矿	电	002470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内河轮船	函	002472
光绪八年七月	织布局、汇票	函	082516
【光绪九年】	公务	电	031690
【光绪九年】? 月六日	中法战争、法兵、法帅波滑、水师	函	045238-1

【光绪九年】	电报局、汉阳、电线、工程、采办	函	061713
【光绪九年】	电报局、电线工程事务	函	061713
光绪九年七夕	送左宗棠夫人寿礼事	函	069768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奉彭玉麟奏调赴粤事、移交织布局有关工作	函	052886-1
【光绪十年】？月六日	制造局、水雷	函	045169
【光绪十年】	面商、布局、太古	便条	041532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通报抵粤行程；请求盛接手布局	函	047275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通报在粤工作情况、织布局亏耗	函	052885
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李鸿章、招商局、中法战争	函	048928-4
【光绪十年五月初三日】	电报、广东、纺织、李鸿章、谢家福	函	048929-1
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法战争、军需、广东、炮台	函	048928-7
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通报彭玉麟奏调事，请求盛接手布局	函	048048
光绪十年十月十三日	倾诉因织布局亏耗导致的难处以及兄弟矛盾的情况	函	048247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通报在粤差委情况；感谢盛对布局事务的关心	函	048052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通报在粤差委情况、告知太古洋行债务的原委	函	048053
【光绪十年】	通报在香港差委遭太古追赔并被拘留情况	函	048161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香港、机械、机械织布局	函	048116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三十日】	福建、招商局、董事会、茶叶、船只、运费、运输、合同、太古洋行	函	101266
光绪十六年六月	汉冶萍公司、船只、运输	函	101328
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李鸿章禀、通报会见王之春情况、通报就医情况、开平煤矿	函	048243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织布局、机器、采办、土地、造纸局	函	101522

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汉冶萍公司、荒灾、招商局、码头	函	101310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通报唐廷枢去世消息，表达哀思、为唐请求抚恤；香港码头事、土地、合同；为亲戚谋差	函	048046
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香港、码头、土地、货栈、章程、招商局、律师	函	101309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招商局、轮船、码头、合同、货栈、图书、捐赈、太古洋行、运费	函	048073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四日	招商局、码头、运输、漕粮、洋行	函	101502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招商局、码头、漕粮、洋行	函	101503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招商局、芜湖分局	函	003600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述说与晏尔吉的关系；招商局局务、船运、煤、铁路、码头、漕务；与太古竞争事；布局地基	函	048171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荐举、码头、章程、合同、电报局、轮船、纺织、晏尔吉、织布局	函	04095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对委任招商局表示感谢；局务、薪俸、合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	函	048175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汇报到任招商局后情况、荐举	函	101311
【光绪十九年二月一日】	保甲、招商局、合同、股票、织布局、太古洋行、运费、通报病情	函	101647
【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二十二年】	英国、船厂、轮船制造	函	006001
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九日	轮船招商局事务	函	047063
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一日	通报抵沪时间、身体状况；布局、重订合同；外国煤价、购买；谣言	函	031899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日	船只、煤、漕运	电	101249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日煤价格	电	006003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煤、电报、外籍工师、船运信息	电	101248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采办、煤、香港、三井洋行、金利源	电	101250
【光绪十九年】？月十三日	招商局、人员更换	函	031889
【光绪十九年】？月初八日	问候身体情况；煤、合同	函	031890
【光绪十九年】？月初六日	通报病情；招商局、股票、煤	函	031891-1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日本煤、开平煤、价格；推荐人才	函	031894
【光绪十九年】？月十二日	招商局事务；通报病情	函	031897
【光绪十九年】？月十二日	招商局、瑞记洋行、密尔登、沈能虎	函	058688
光绪二十年正月初八日	招商局、船只修理	函	021191
【光绪二十年？月十四日】	谢赐花红；太古、怡和、齐价合同	函	021193
【光绪二十年？月二十八日】	淘金机器、种棉	函	021194
【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一日】	赈务、人员履历、请奖；金价、煤价	函	003591
【光绪二十年】	轮船、设计	函	003592
【光绪二十年】？月初四日	造新船手稿	函	003594
【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推荐人员事；轮船招商局事务	函	003596
【光绪二十年二月初三日】	棉花	函	003580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一日】	修改上傅相禀事；追索债务事	函	003581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李鸿章、棉花、西法	函	003579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请购布局地以建住所	函	051941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码头、经费、货栈、铁路、学堂、章程、履历、船只信息	函	048221-1
【光绪二十年二月三十日】	教习、合同、北洋驾驶学堂章程	函	048002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二日	金、价格、汇丰银行、合同、丝、茶、学堂、驾驶学堂	函	048221-2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日	汇丰银行、借贷、轮船、运输、煤、合同、漕粮、水脚、开平煤矿	函	048221-3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八日	太古洋行、公司	函	048221-4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	煤、汇丰洋行、运费、太古洋行	函	048221-7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二日	轮船、码头、太古洋行、省港澳轮船公司、船只信息	函	048221-8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五日	煤、合同、漕粮、运输、铁路、码头、租界、致远号、运费、公司	函	048221-9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八日	招商局、轮船、航运信息、运费	函	048221-10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汇丰银行、招商局	函	048221-12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汇丰银行、借贷、伦敦、招商局	函	048221-13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棉花、煤、船只、招商局、开平煤矿	函	048221-14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汇丰银行、合同、船只、运输、码头	函	048221-15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三日	汇丰银行、采办、日本、煤、轮船、煤矿、李鸿章、怡和洋行、运费	函	048221-16
光绪二十年四月八日	汇丰银行、合同、招商局、章程、股票、李鸿章、电报	函	014749-5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二日	汇丰银行、借贷、轮船、招商局、日本、煤、运输、漕粮、运费	函	048221-18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五日	汇丰银行、煤、轮船、码头、律师	函	048221-20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招商局、船主、人事安排	函	048221-19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	汇丰银行、借贷、煤、轮船、运费	函	048221-21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慰问身体情况；律师、诉讼费、汇丰银行、借贷、货栈、码头、广东疫情	函	048221-23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四日	汇丰银行、借贷、采办、轮船、煤、合同、码头	函	048221-24
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九日	石油、货栈、码头、招商局	函	048221-26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汇丰借款、律师、局产、香港疫情、议论日俄欲占朝鲜之心	函	048221-27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	汇丰借款事；煤、运输、合同、价格、	函	048221-28

	石油、出口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	煤、价格、出口、运输、消耗、存煤	函	048221-30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八日	招商局运兵朝鲜事、煤、采办、货栈	函	048221-31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	货栈、码头、采办、煤、朝鲜、中日 甲午战争、电线、大北公司	函	048221-33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煤、运输、中日甲午战争	函	048221-34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漕粮、运输、合同、	函	048221-35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三日	运输、米、出口、朝鲜、日本、汇丰	函	048221-36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五日	机器、采办、煤、美国、运输、运费	函	048221-38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一日	日本售煤禁令、水师、中日战前局势	函	048221-37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	外籍工师病情、铁、船只装载能力	函	048221-39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	煤、轮船、怡和洋行、太古洋行	函	048221-40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日军动向、局势	函	048221-41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轮船、领事、太古洋行、怡和洋行	函	048221-42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诉讼、领事、中日甲午战争	函	048221-43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四日	轮船招商局、中日甲午战争、枪炮	函	048221-47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	轮船招商局具体事务汇报	函	048221-49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八日	通报日本借款购买军火事	函	048221-50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煤、轮船、运输、煤矿、合同、轮船 招商局、开平煤矿、机械织布厂	函	048221-51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船运业务、局务、租船、	函	048221-52
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招商局、漕粮、汇丰银行、借贷、太 古洋行、怡和洋行、运费、长江	函	048928-2
光绪二十年	中国通商银行、李鸿章、招商局、电 报局	函	048928-9
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二日	代购中药	函	048221-54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汇丰借款、船只、招商局局务、漕粮、	函	048221-61

	房地产、开平煤矿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代购中药寄送	函	048221-63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购中药、洋布、运输、军火、日本	函	048221-62
光绪二十年九月三日	船、煤、运输、换旗、甲午战争等事	函	048221-60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一日	讨论战争中的轮船招商局事务；对盛宣怀之弟战死朝鲜表示慰问	函	048221-64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三日	文汇报、诬议；通报中国军船信息；退租船只	函	048221-67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九日	船只、煤、招商局、货栈、运输、士兵、米、开平煤矿、江南制造局	函	048221-69
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购中药、招商局、运输、米、采办、土地、运费	函	048004
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	代购中药、德国、领事、合同、轮船、换旗	函	048005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	寄送中药、招商局、采办、煤、换旗	函	048006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	招商局、轮船、报刊、煤、货栈	函	048007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招商局换旗事	函	048008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招商局换旗事	函	048009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招商局事务、换旗、北洋战守条陈	函	048010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招商局事务	函	048001
【光绪二十年】	问候	函	048011
光绪二十一年	问候身体状况、招商局事务、时事议论、招商局日常开销、甲午战事、日军动向、创办民国以保护苏松沿海	函	048350-19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	议论甲午战争形势、招商局工作、烟台缫丝局	函	048350-18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人事安排、招商局局务、轮船、货栈、	函	048350-17

	糖、码头、机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章程、招商局、德国、煤、保险	函	048350-12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煤、价格、银、轮船、甲午战争	函	048350-11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问候、马关条约、招商局未来发展	函	048350-10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勘察、采办、土地、海关、河道	函	048350-8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章程、船只、运输、招商局、煤	函	048350-7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招商局、运输、轮船	函	048350-5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货栈、报刊、章程、局务	函	048350-3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直隶大荒、赈灾；禁婢女买卖	函	034328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轮船、借贷、银行、汇丰、三菱	函	048346-53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铁路、码头、台湾、沙逊洋行	函	048346-52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土地、船只、火车、运输、煤	函	048346-51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六日	薪俸、烟台缫丝局、病情	函	048346-45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	日本、合同、薪俸、租借、采办、土地、烟台、契约	函	048673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谢送婢女、招商局局务、送画报善本	函	048672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借贷、招商局、换旗	函	048346-50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九日	纺织、勘察、河道、厘金、采办、轮船、怡和洋行	函	048346-41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合同、借贷、轮船、工厂、报刊、漕米、太古运河、怡和洋行、运费	函	048346-48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捐赠中药、	函	048346-49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三日	漕粮、招商局、码头、货栈	函	048346-40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代购中药寄送、招商局换旗	函	048346-47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杭州府、勘察、码头、河道、土地、海关、怡和洋行、运费	函	048346-39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五日	勘察、码头、土地、价格	函	048346-37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中日商情、招商局业务拓展	函	048346-36
光绪二十一年	盛宣怀委托采办中药事	函	048346-43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招商局、机械织布局、怡和洋行	函	048346-35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招商局、船只、太古洋行、合同	函	048346-34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李鸿章、合同、轮船、花利	函	048346-33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杭州府、轮船、章程、土地、码头	函	048346-32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土地、码头、领事、租借、汇丰银行	函	048346-29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土地、领事	函	048346-30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码头、房屋	函	048346-28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七日	神甫、法国、领事、伍廷芳	函	048346-27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土地、神甫、法国、西班牙	函	048346-26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船只、耶松船厂、祥生船厂	函	048346-24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土地、神甫、密尔登	函	048346-25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土地、销售、合同	函	048346-21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神父、领事、密尔登	函	048346-17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出口、进口、轮船、火车、开平煤矿	函	048346-16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神父、土地、价格、运费、怡和洋行	函	048346-14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神父、招商局、怡和洋行、太古洋行	函	048346-20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	神父、钱庄、合同、章程、机械织布局、密尔登	函	048346-15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招商局、汉阳府、采办、土地、码头	函	048346-12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神甫、土地、上海县、领事、道契	函	048346-7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招商局、船只、火灾	函	048346-5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煤、汇丰银行、太古洋行	函	048346-8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招商局、煤、采办、船只、进口、运费、太古洋行	函	048346-1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煤、采办、运费、花厘	函	048346-6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轮船招商局用煤、抵制日煤等事	函	048346-4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煤、码头、轮船、花厘、公司	函	048346-2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土地、价格	函	049013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船只、机器、船坞	函	049007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土地、价格、铁路、采办	函	049009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招商局局务	函	049011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船只、运输、煤、开平煤矿	函	049012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合同、船只、机器、外籍工师	函	049015-1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英国、工厂、电报、招商局、合同	函	049010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煤矿、宿松、采办、土地、工厂	函	048998-1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	招商局、银行、轮船、码头、采办、 土地、汇丰银行、怡和洋行	函	049016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招商局、采办、码头	函	049017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合同、汉阳铁厂、焦炭、保险、运费	函	048776-1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铁、冶炼、章程、经费、外籍工师、 合同、勘察、煤矿、运费	函	048776-2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合同、机器、轮船、汉阳铁厂、焦炭	函	048776-3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码头、汉阳铁厂、保险、运费	函	048776-7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外籍工师、大冶铁矿、行程、铁厂事 务、合同	函	048776-8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机器、外籍工师、运输、海关、招商 局、开平煤矿、焦炭	函	048776-9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冶炼、运输、煤矿、铁路、铁矿、轮 船、章程、焦炭、大冶铁矿、萍乡煤 矿、外籍工师	函	048776-10
光绪二十二年	通报行程、铁厂、商办、张之洞	函	048776-12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矿务、勘察、煤、冶炼、轮船、化学、	函	048776-15

	机器、电报局、焦炭、钢轨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枪、炮、工厂、冶炼、煤、机器、铁矿、轮船、焦炭、钢轨、保险、运费	函	048776-16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外籍工师、化学、铁、铁路、汉阳铁厂、开平煤矿、焦炭、钢轨	函	048776-19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冶炼、枪炮、外籍工匠、钢轨、焦炭	函	048775-23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采办、煤、铁、运输、焦炭	函	048775-24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六日	讨论吴广霈工作、增加铁厂翻译	函	048775-29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一般公务	函	048775-27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八日	汉阳铁厂、焦炭	函	048775-25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冶炼、汉阳铁厂	函	048775-28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铁厂事务汇报、通报病情	函	048775-35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煤、采办、冶炼、合同、薪俸、化学、铁矿、焦炭、日清公司	函	048775-37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煤矿、设备、合同、薪俸、马鞍山	函	048775-2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人事安排、人员薪俸	函	048775-7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马鞍山煤矿焦炭开采事、外籍工师、合同、人事	函	048775-6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出铁甚少情况分析、人员推荐	函	048775-10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招商局、汉阳铁厂、股票价格等事	函	030214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外籍工师间矛盾、铁路钢轨、枪炮厂	函	048775-13
【光绪二十二年】	列强情况、中俄密约、长江	函	048051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设备、英国、铁、煤、汉阳铁厂、焦炭、大冶铁矿、萍乡煤矿	函	048775-16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煤、船只、人事	函	048775-19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	运输、煤、合同、焦炭、运费	函	048775-20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汉阳铁厂商办及相关对策分析、英美	函	048775-22

	两国税法比较、铁厂事务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通报行程、洋人欲谋铁路、铁厂筹办、意见与建议	函	048775-24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镇江府、江宁府、外籍工师、采办、机器、煤矿、钢轨	电	048775-27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工匠、财务、运费	电	048354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汉阳铁厂事务	电	048352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工匠、薪俸、章程、铁厂、萍乡煤矿	电	048356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银行、铁路、李鸿章、张之洞	电	048363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外籍工师、合同、煤、运输、铁路	电	048364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煤、运输、荐举、机器、工业、铁路	电	048365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萍乡、煤、运输、合同	电	048367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工厂、工程、工匠、工程师	电	048369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公司大略	电	048371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运输、冶炼、煤、矿务、马鞍山	电	048373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卢汉铁路、铁、电报局、工匠、煤、银行、铁路	电	048374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煤、冶炼、汇兑、铁路、借贷、卢汉铁路、轮船、漕米、招商局	电	048375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萍乡煤矿事务	函	048378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煤、冶炼、工程师、工匠、合同、卢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	函	048380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煤、机器、萍乡县、冶炼、铁、经费	函	048382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勘察、铁、冶炼、马鞍山、铁政局	函	048384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铁厂人事安排等事务	函	048387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通报病情；茅田矿事	函	048390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卢汉铁路、煤、煤矿、铁矿、书院、	函	048391

	银行、薪俸、外籍工师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冶炼、煤、煤矿、采办、卢汉铁路	函	048392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恭贺盛宣怀升任太常寺少卿、煤、冶炼、萍乡县、铁、工厂、文廷式、张之洞、内河轮船航行	函	048394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铁厂事务；冶炼、工匠、外籍工师	函	048395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汉阳铁厂事务；焦炭采购、运输、冶炼、铁路、保险、运费	函	048396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合同、外籍工师、汉阳铁厂	函	048400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汉阳铁厂事务；炼钢新法、大冶县、铁路、薪俸、焦炭、运费	函	048402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汉阳铁厂事务；合同、销售、设备、运输；克虏伯厂	函	048407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汉阳铁厂用人事务、外籍工师吕柏合同期满	函	048408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山西开矿事宜、晋抚胡聘之	函	048409
光绪二十二年？月二十六日	铁路、设备	函	048417-1
光绪二十二年	货单铜厂不能自造，铁厂、耶松船厂	函	048417-2
光绪二十二年？月二十六日	设备、冶炼、工厂、外籍工师	函	048419
光绪二十二年？月二十七日	外籍工师矛盾	函	048420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工厂、假期、铁路、伍廷芳、行程	函	048421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外籍工师、辞退、合同、薪俸	函	048424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外籍工师、合同、加薪	函	048425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外籍工师加薪事	函	048427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北洋铁路、合同	函	048428-1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银行、国有股份；铁路招股事	函	048428-2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土地、价格、铁轨	函	049004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土地、价格、密尔登	函	049005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感谢盛宣怀礼物；约见盛宣怀；所送 治喘咳嗽药水不合用	函	048430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土地买卖；外籍工师薪水及用人安排	函	048436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向盛表示主持汉阳铁厂只可半年；对 汉阳铁厂的建议	函	048438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聘用洋矿师事宜；约见盛宣怀	函	048439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前信之补充	函	048440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汉阳铁厂、商办、伍廷芳、返粤行程、 为保之弟谋差	函	048441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铁、合同、外籍工师、借贷、码头	函	048443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吴淞地图、招商局、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444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矿务、薪俸、行程	函	048445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汉阳铁厂事务、焦炭	函	048446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矿务、采办、焦炭	函	048448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码头、铁、煤、货栈、薪俸、焦炭	函	048449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工厂、人事、汉阳铁厂、土地	函	048450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铁路、煤矿、人事、江南制造局	函	048451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薪俸、伍廷芳、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452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外籍工师、行程、汉阳铁厂	函	048453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	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市场份额	函	048387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煤、铁路、学堂、马鞍山、汉阳铁厂	函	048454
光绪二十二年	各项杂事请示；人员聘用、薪水、工 程稽查等	函	048442
光绪二十二年	工作汇报、工匠、外籍工师	函	048775-17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	粤汉铁路公司事务、表示速退之意	函	048049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七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677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外籍工师、铁路、煤矿、钢轨、合同	函	048678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轮船招商局事务	函	048679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九日	煤矿、勘察、汉阳铁厂	函	048681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运煤、外籍工匠、铁路、合同、采办、土地	函	048683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铁路公司、地基公司、地价；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684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招商局、电报局、铁路等工作建议	函	048685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枪炮厂、土地、价格	函	048688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轮船、东流煤矿、工部局、运输	函	048885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外籍工师、报刊、字林西报、马鞍山煤矿、怡和洋行	函	048886-1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土地买卖事宜	函	048689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荐举、勘察、电报	函	048886-2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	具体工作请示	函	048690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价格、学堂、铁路、薪俸、开平煤矿	函	048691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通报行程、南阳中西学堂章程、汇报与张之洞谈话内容、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693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一日	工作安排		048696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五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698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701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铁路、车站、土地、工匠	函	048708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704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煤矿、经费、外籍工师、工匠、汉阳铁厂、萍乡煤矿	函	048710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火车、运输、赈务、米、苏报	函	048711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采办、土地、采掘、汉阳铁厂	函	064860-4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铁路、报刊、煤、苏报	函	048715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外籍工师、合同	函	048716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工厂、机器、煤、电报、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719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五日	煤矿、矿务、薪俸、船只、汉阳铁厂	函	065198-8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铁路、工匠、汉阳铁厂	函	048720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煤运、医疗、行程、萍乡煤矿	函	048722
光绪二十三年	翻译、合同、汉阳铁厂	函	048723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诽谤、苏报、律师	函	048724
光绪二十三年	控告、公启	函	048726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电报、合同	函	048728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工程、矿务、铁路、外籍工师	函	048735
光绪二十三年	工厂生产	函	048736-2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火灾、汉阳铁厂	函	048737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通报身体不适；焦炭、栈房、谈为人	函	048741

	原则、用人、推荐人才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外籍工师、工程、海关、焦炭、开平煤矿	函	048742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煤运、轮船招商局、焦炭	函	048744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煤、焦炭、公务、汉阳铁厂	函	048745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辜鸿铭、翻译、厂务	函	048747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外籍工师、工匠、章程、合同、码头、焦炭	函	048749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机器、轮船、厂务、人事	函	048750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	请示；代购军火事	函	048751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身体不适、请假；被人诋毁事	函	048753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通报病情；厂务	函	048755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通报病情、就医情况	函	04875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感谢赠药、通报病情；人才	函	04875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三日	通报病情	函	04875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	通报病情	函	048759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人事安排	函	048428-1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工作汇报、宣城、外籍工师、煤	函	048880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运输、铁、汉阳铁厂、金利源货栈	函	048895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通报病情；厂务	函	048761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通报病情、请假疗养	函	048762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通报病情、疗养	函	048763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合同、宣城、运输、外籍工师	函	048882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通报养病养生情况与体会、请帮助购买铁路公司股份	函	04876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工匠、借贷、合同	函	04876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工匠、合同、铁、外籍工师	函	04876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铁、冶炼、铁路、外籍工师、借贷	函	04845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合同、薪俸、外籍工师	函	04845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合同、薪俸、外籍工师	函	04845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冶炼、铁、和丰船坞、人事安排	函	048459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通报看病情况	函	04849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合同、薪俸、借贷、外籍工师、工程	函	048460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合同、薪俸、外籍工匠、工程、律师	函	048461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合同、荐举、码头、货栈、煤、轮船、怡和洋行、麦边洋行	函	048462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铁、煤、勘察、外籍工师、薪俸、合同、账务；通报病情、销假	函	048463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铁、财务、合同、机器、煤、银行	函	048465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煤矿、机器、采办、招商局、煤、运输、外籍工师	函	04846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电报、码头、木材	函	04812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合同、铁路、借贷、外籍工师、销假	函	04846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合同、矿务、桥梁、铁路、工程	函	048469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招商局、合办	函	048470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采办、房屋、借贷、土地	函	04898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铁、工厂、利息、铁路、外籍工师、 合同、股份	函	048471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轮船、煤、运输、马鞍山	函	048472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铁、工厂、股份、人事、汉阳铁厂	函	048475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外籍工师、合同、工程、机器	函	04847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轮船、电报、外籍工师、工程、合同、 人事、通报病情	函	04847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合同、薪俸、花红、外籍工师	函	048481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谢送药水、通报病情、同事前往拜见	函	048482-2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原料、外籍工师、工匠、人事玩牌	函	048483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工匠、合同、工程、冶炼、薪俸、运 费、机器	函	048484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工匠、机器、薪俸、工程	函	048485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工匠、工程、人事安排	函	048486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事安排	函	048487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外籍工师、合同、通报病情	函	048488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人事安排、外籍工师、矛盾	函	048489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通报病情、请假、铁厂事务	函	048490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外籍工师、合同、翻译、工程	函	04849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煤、货栈、码头、船只、外籍工师	函	048493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询问盛返沪行程、天津洋行	函	048494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德国、公使、克虏伯、外籍工师	函	048498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七日	合同、工程、外籍工师	函	048499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七日	工匠、轮船、银行、工程、汉阳铁厂	函	048500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码头、采办、土地、地契、工程、火 车、外籍工师	函	048502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船只、运输、码头、合同	函	048503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化验、焦炭、汉阳铁厂	函	048504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采办、土地、码头	函	048534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铁、工厂、化学、汉冶萍公司	函	04853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铁路、采办、土地、码头、货栈	函	048532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盛公馆修造事	函	055610
【光绪二十三年】	物价、采办、铜矿、三井洋行、汉阳 铁厂、煤、中国铁路总公司	函	055612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通报病情、避邪	函	048535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日	亏损、药材、鸦片、电报局	函	048536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谢送药水、通报看病情况、汉阳铁厂 事务、防止偷窃办法	函	048537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四日	铁、运输、章程、外籍工师	函	04854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通报病情；铁厂人事；唐山焦炉情况	函	048545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运输、船只、汉阳铁厂	函	048546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煤运事宜、铁政局、汉阳铁厂	函	048548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机器、外籍工师；乡试；煤运；汉阳铁厂	函	048551-1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铁厂多项事务汇报；欠薪、工人逃跑、地租、诉讼；感谢盛宣怀送纯阳正气丸；马鞍山	函	048552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铁路、外籍工师、合同；厘金、煤	函	04855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船只、矿务、萍乡煤矿、同事病情	函	065202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铁厂多项事务汇报	函	048555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身体状况、请假；条陈	函	048558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合同、翻译	函	048563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清报刊传闻；钢轨生产	函	048564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	铁路、汉阳铁厂、外籍工师	函	048566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二日	银行、章程、汇丰	函	048567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外籍工师、人事安排	函	048568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八日	矿务、医生、薪俸；招商局；铁厂	函	048547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外籍工师、薪俸	函	048569-1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	运煤业务、渗水之弊	函	048569-2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解释未面陈原因；表明对铁厂尽力；铁厂事务汇报；安庆电局总办人选	函	048570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招商局、船只、行程、外籍工师	函	048574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外籍工师、煤价日昂；大冶、煤	函	048575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外籍工师矛盾、人事安排	函	048576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通报身体情况、出行安排	函	048577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外籍工师饮食问题；煤价大涨；招商局、开平煤矿、合股	函	048578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安庆府、大冶号、电报	电	048580-1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配件采购事宜	函	048579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煤、矿务、船运信息	函	048917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三日	轮船招商局、密尔登、财务	函	030789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七日	煤矿、价格	函	048916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八日	外籍工师、合同、章程	函	048914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	煤矿、勘察、荐举、宜春煤矿	函	048908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轮船、汉阳铁厂、焦炭	函	048910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天津、煤、招商局、运输	函	048911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	运输、煤、矿务、汉阳铁厂	函	048912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矿务、煤、船运信息	函	048913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煤、轮船、运输、汉阳铁厂	函	048802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铁厂、东洋煤、招商局、轮船、运输、 胶州、煤、化验	函	048803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宁国府、煤、化验	函	048804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未能会面原因、外籍工师	函	048805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广东、煤、勘察、外籍工师、病假	函	048806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征求吴广霈上粤藩信稿意见；通报有 关行程、上海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人才推荐	函	048807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铁路、人事安排、通报病情、病假	函	048797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商量云南办铁路事、用人安排	函	048798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轮船、运输、瑞记洋行、焦炭、铁厂	函	048799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日本国家资助轮船公司造船情况、日 人将来可能在长江航线争利；通报病 情；广州煤、化验	函	048807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铁、工厂、招商局	函	048808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煤矿、招商局、采办、机器、轮船	函	048809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招商局、采办、煤	函	048810-1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招商局在粤招股事；举行董事会事	函	117191-3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	开平煤、询盛宣怀行程、友人去世	函	048810-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轮船、运输、焦炭、运费	函	04881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外籍工师约见盛宣怀	函	048813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	煤、轮船、冶炼、铁、铁路、合同、 机器、外籍工师、焦炭	函	048815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	电报局、翻译、外籍工师、合同	函	048816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船只、瑞记洋行、焦炭、汉阳铁厂	函	048818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轮船运输信息	函	048819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外籍工师、合同、学堂、电报局	函	048820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运输、焦炭、运费	函	048822-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铁路、集股	函	048825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八日	与赵舒翹会面情况	函	048824-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八日	采办、土地	函	048826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轮船信息、赵舒翹行程	函	048824-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轮船、运输	函	048827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登报、矛盾	函	048828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经费、销售、煤、轮船、开平矿局、 张翼、鸦片	函	048829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机器、货栈、运输、汉阳铁厂、运费	函	04883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煤矿、焦炭、广泰福煤矿、汉阳铁厂	函	048834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招商局、机器、运输、怡和洋行	函	048835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煤、运输、招商局、轮船、采办	函	048836-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836-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银、瑞记洋行、汉阳铁厂	函	048837-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安庆府、煤、汉阳铁厂	函	048840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轮船、运输、电线杆	函	04884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安庆府、铁路、卢汉铁路、印结	函	04884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通报病情、无法出席张园聚会	函	048843-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行程改变、会面推迟	函	048843-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中国通商银行、工匠、香港、股份	函	048844-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银、瑞记洋行、焦炭、汉阳铁厂	函	048844-3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与外籍工师矛盾	函	048846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英国、价格、焦炭、运费	函	048847-1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英国、瑞记洋行、焦炭	函	048847-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船运事务	电	117166-30

			乙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冶炼、铁、轮船、招商局、煤、价格、焦炭、开平煤矿、汉阳铁厂	函	048848-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约见	函	048850-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香港、东方汇理银行、粤汉铁路、章程、煤、运输、有利银行	函	048849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外籍工师、矿务、机器、煤矿、枪炮	函	048857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	工程师、勘察、矿务、机器、工程	函	048858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外籍工师、工程、薪俸、煤	函	04885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外籍工师、巢县、煤矿、宁国府	函	048852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工程师、薪俸、煤、矿务、章程	函	048853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山西巡抚奏调事、通报身体状况	函	048859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招商局商部注册事，分析有人反对盛的原因与对策	函	117191-4
光绪二十三年	采办、土地、铁路、码头	函	048860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勘察、煤矿、列强觊觎朝鲜局势	函	04886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铁路、采办、水泥、运输	函	048864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针对山西胡聘之奏调事表达心意	函	048898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列强争夺朝鲜；运输、煤、卢汉铁路、钢轨、汉阳铁厂	函	048897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招商局、煤、船运、借贷、开平煤矿、运费、德国兵船	函	048900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转达邓华熙世兄邓善麟在电报局学习事	函	048899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煤、轮船、俄国、日本、运输、采办、外籍工师、招商局、铁路；催办邓华熙世兄邓善麟入电报局学习事；转交经元善等信件	函	048904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煤、运输、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905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外籍新矿师、合同、德人野心、日本领事、合中联英、水师、德俄法、边界、西伯利亚铁路	函	048786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谢安排邓善麟工作、开平煤、运输	函	048787
光绪二十三年?月十二日	采办、东流矿、煤、运输	函	048881-1
光绪二十三年	为友人之子请求札委	函	048881-2
光绪二十三年	轮船货运信息	函	048883-2
光绪二十三年	运输、怡和洋行、汉阳铁厂	函	048884
光绪二十三年	转交有关材料	函	048887-1
光绪二十三年	勘察、矿务、请假、铁厂、股份	函	048887-2
光绪二十三年	设备、铁路、卢汉铁路、铁轨	函	048887-3
光绪二十三年	运输、采办、章程、轮船、铁轨	函	048888-1
光绪二十三年	铁、码头、汉阳铁厂、铁轨	函	048888-2
光绪二十三年	招商局、码头、股票、煤、船运信息、太古洋行	函	048889
光绪二十三年	运输、招商局、广州府	函	048891
光绪二十三年	外籍工师、东流煤矿、招商局	函	048892
光绪二十三年	翻译、外籍工师	函	048893-1
光绪二十三年	外籍矿师、财务、汉阳铁厂	函	048893-2
光绪二十三年	招商局、焦炭	函	048893-3
光绪二十三年	外籍工师、镇江、宣城、矿务	函	048894-1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	彭泽县煤矿开采事宜	咨文	001451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轮船、码头、海关、税务、煤、运输、铁路、公和祥码头、钢轨、保险	函	048790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煤、运输、保险	函	048777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招商局人事安排、栈房、土地、价格；转达邓华熙安排其世兄谢意	函	048778
【光绪二十三年】	轮船、销售、工程师、物价、铁、运输、日本、三井洋行、汉阳铁厂	函	055609
光绪二十四年	通报裕禄补直隶总督事	函	016582
【光绪二十四年】	宣城、煤矿、销售、物价	函	048594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通过行程、沿江情况；一般工作汇报	函	048647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日	镇江、煤矿、勘查；通报看病情况	函	048626-1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九日	运煤业务	函	048626-2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	汉阳铁厂、人事安排	函	048626-4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	镇江、煤、勘查、外籍工师	函	048627-2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	地图、宣城、煤、汉阳铁厂	函	048627-1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	镇江、矿务；通报病情、请假	函	048628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	合同、工匠、薪俸、章程、通报西医看病情况	函	048629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二日】	镇江、煤、勘查	函	048630-1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	货运业务、低价	函	048630-2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	采办、铁、运输、汉阳铁厂	函	048631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推荐人才（黄铨卿之子）	函	048632-1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宣城、汉阳铁厂	函	048632-2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土地、价格、码头、铁路、招商局、银行、外籍工师	函	048633
光绪二十四年	英德日租地、招商局、购地	函	048634-1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宣城	函	048634-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铁路、运输、运费	函	048635-1
【光绪二十四年】	外籍工师、合同到期；宣城、煤、化验	函	048635-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轮船、运输、铁、日本、华友洋行	函	048637-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吴淞码头、地价、铁路公司、轮船招商局、价格	函	048638-1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轮船、铁、运输、日本、华友洋行	函	048637-1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通报行程	函	048638-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生铁运输事	函	048636-1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外籍工师、翻译、镇江、铁矿	函	048636-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外籍工师、合同、宣城、煤	函	048024
【光绪二十四年】	米、运输、漕务、戊戌变法	函	048050
【光绪二十四年】	轮船信息、吴淞码头	函	048639
【光绪二十四年】	外籍工师、行程、勘查、煤矿、轮船制造	函	048651-2
【光绪二十四年】	通报英法觊觎我云南、广西矿产情况；萍乡、湖南、五金矿、集股	函	048652-1
【光绪二十四年】	生铁、输日、提单	函	048652-2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通报自己及妻子病情、返沪时间；同乡捐纳情况	函	048622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招商局、煤矿、湖北铁厂	电	064868-2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生铁、运输、日本、汉阳铁厂	电	055622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招商局、纺织、矿务、勘察、钱庄、薪俸、运费	函	048928-24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机器、铁路、矿务、练兵、卢汉铁路	函	048928-26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	矿务、运输、煤	函	048663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章程、户部、轮船、股票、煤矿、铁矿、北京矿路总局、怡和轮船公司	函	048928-18
光绪年间	船只、机器、工厂、地图、太古洋行	函	048928-21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	华洋合股章程、通报病情	函	048928-16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东流煤矿事	照文	064875-4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	采办、铁、轮船、运输、码头	函	048131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学生、人事安排	函	048994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外籍工师、人事安排	函	048995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通报吴广需病情、人事安排	函	048996
【光绪二十五年】	房产、码头、租借	函	048997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九日	船只、财务、三井洋行、煤	函	076502-1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货栈、机器、价格、船只、煤、运输、 煤矿、汉阳铁厂、保险公司	函	048973
光绪二十五年	章程、采办、铁、福公司、三井洋行	函	048976
光绪二十五年	英商、行程、日本报馆、律例	函	048979
【光绪二十五年】	招商局、人事	函	048983
【光绪二十五年】	外籍工师跋扈	函	048984
【光绪二十五年】	通报未与张振勋会面信息	函	048985
光绪二十五年	张之洞、招商局、外籍工师、合同	函	048986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运输、货栈、萍乡煤矿、外籍工师	函	048955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轮船、码头、怡和洋行、太古洋行	函	048961
【光绪二十五年】	铜、价格、美国、铜矿、铁、湖北铁 政局、工厂	函	048962
【光绪二十五年】	铜矿、借贷、铜、汉阳铁厂	函	048963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采办、铁、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956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煤、轮船	函	048964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采办、铁、铁路、日本、银行、三井 洋行、汉阳铁厂	函	048953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清廷核查招商局结果报告	咨文	074615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采办、土地、轮船、码头、怡和洋行、	函	048958

	太古洋行		
【光绪二十五年】	人事安排	函	048959
【光绪二十五年】	铁、疾病、三井洋行	函	048960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山东赈灾捐阴千两，为叶氏奏请建坊	函	042051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通报有关行程	函	048946-1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946-2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船运业务、沉船事故	函	074724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三日	运输、海关、铁厂、钢轨、船行信息	函	064712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五日	铜矿、张之洞、税	函	048347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萍乡煤矿、水运业务	函	092268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铁、工厂、销售、三井公司	函	048241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银行、借贷、汉阳铁厂	函	048182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合同、铁、销售、铁厂、三井公司	函	048182-1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合同、销售、铁、铁厂、三井公司	函	048179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运输、销售、铁、铁厂、三井公司	函	048180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五日	采办、煤、价格、汉阳铁厂	函	048948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	煤、价格、采办、铁、合同、三井洋行、汉阳铁厂	函	048949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郟阳、铜矿、宣城、清帐、荐举	函	048033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汉阳铁厂、开平矿局、定造缸转	函	048033-1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铁、销售、合同、三井公司、汉阳铁厂、运费	函	048205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汇报生铁销售情况；通报病情；送礼	函	048035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生铁销售、人事安排、刚毅行程	函	048032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三井公司、订购、煤、章程、铁、漕务、人事	函	048267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汇报市场生铁价格引起的影响	函	048031

【光绪二十五年】	销售、铁、合同、运输、三井公司、 汉阳铁厂	函	048178
【光绪二十六年】	汇报订购英国化铁炉情况；新船情况； 通报八国联军侵华军情	函	003597
【光绪二十六年？月初十日】	八国联军侵华议论	函	003598
【光绪二十六年？月十五日】	通报八国联军侵华事宜	函	003599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五日	通报身体状况、请病假告退；请求三 弟思贤接办；抱怨经元善有负栽培	函	074748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六日	香港、澳门、银行、财务、报刊、康 党、律师	函	077650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公使、日本	函	016572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通报八国联军情况；招商局购船事	函	048042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通报八国联军情况、保护公使	函	048043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表达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担忧、为在天 津的翼之弟及侄子的安全担心	函	048044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	轮船招商局、美国旗	函	074638-2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	请示洋人租船事	函	074639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	通报俄兵入京、英提督西摩入津等情	函	074638-1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七日	中日关系；北方日俄局势	函	074633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租借、章程、公司	函	048070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招商局、广州府、兄弟不和、舞弊、 亏空、人事	函	063941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矿务、荐举、煤、招商局	函	048072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翻译、货栈、水师	函	048075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船班信息、小田切、正金银行	函	074630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建议长江、宁波、公平登船速换旗	函	074644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通报李鸿章派小股军队来沪	函	074641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轮船招商局、顾肇熙	函	063940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国联军军队数量、东南互保、建议 成立一公共政府	函	063942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	轮船招商局、追究责任、张联祥	函	074631
【光绪二十六年】	容闳邀请列名中国议会事	函	101576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五日】	日本、小田切、银行、货栈、运费	函	101577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六日	请洋人看护大沽天津机房；义和拳、 洋兵、天津房屋	函	074634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大沽天津机房	函	074636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	招商局换旗事	函	101578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	汇丰、招商局、货栈、码头、换旗	函	101579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	章程、银行、律师	函	101580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	招商局船运信息	函	101584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日	正金银行、三井公司	函	101581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招商局、公司、马建忠	函	101583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章程、招商局船运信息	函	101585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行程、航船信息	函	101592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销售、铁、日本、运输、财务、物价	函	055634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八国联军、李鸿章、全权大臣	函	048174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六日	船只、德国、外交、日本、丝、银行、 粮食、道胜银行	函	073991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生铁运输、三井洋行	函	074706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轮船招商局产过户蔚霞事	函	074709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七日	生铁、运输、核查、密尔登	函	048110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	银行、铁、法兰西银行、汉阳铁厂	函	048109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对盛康去世表示慰问、太古船只售与 法国人事；通报病情	函	048245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	汉阳铁厂、生铁、码头	函	048192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招商局、销售、金利源码头、铁、法 兰西银行	函	058372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	银行、铁、销售	函	048092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汉阳铁厂事务、煤、运输	函	039481
光绪二十六年?月六日	通报德公使被害情况	函	088308-1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	爱仁号、货、充公、大北公司、都统 衙门	函	048284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德国、采办、爱仁号、运费	函	048285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通报各栈漕米容纳量; 通报九江驻军 官员调动	函	048326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	货栈、炮弹、洋行、运输、刘坤一、 张之洞、礼和洋行、义顺洋行	函	083193-1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生铁销售; 通报身体情况	函	003587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	清末新政、学校	函	010482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捐赈、山西、陕西、豫保; 通报身体 状况; 小儿郑林、报捐双月县丞、推 恩、知县补用	禀	034542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祝贺盛高升	函	048140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病假、润林婚事	函	048141
光绪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	德国、煤矿、日本、铁矿	函	049343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	返沪时间; 修船; 邓善麟、劝捐请奖	函	020357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同文书院、菊池谦二郎、翻译商律; 告知与崔部郎意见不同; 附崔函	函	020353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汇报招商局事务, 章程	函	020354
【光绪二十八年】	广西、广东、煤矿、银矿、工程师、 勘察、采掘	函	039033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翻译、采办、团练、枪炮	函	048137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	电报局事	函	048020
【光绪二十九年或稍后】七月初三日	外籍工师、矿务	函	006528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漕务、经济纠纷	函	117191-1
【光绪三十年】	铁矿选址事；表明虽病多仍全心为铁厂工作	电	048208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铁路、工程、外籍工师、勘察、采办、广东、佛山、三水、估价	函	097959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	红十字会、通商银行、薪俸、汉冶萍公司、中英商约	函	030967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土地、汉阳、学堂、自来水、矿务、学生、广州商务总会、团练局	函	048068
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粤汉铁路、合同、汉阳铁厂、钢轨	函	038244-1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捐赈、广仁堂；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通报返澳安葬先慈；公司章程	禀	050559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铁路、矿务、丁忧	函	048069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汉阳铁厂事务；请转禀稿于岑春暄	函	075005-1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铁路、粤汉铁路、合同	函	048206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铁路、钢轨、汉阳铁厂；询问礼物是否收到；徐润	函	048932
光绪三十三年	邮传部、赈务、电报局、广仁堂、薪俸、采办、治喘药方	函	048934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捐赈、铁路、粤汉铁路公司	函	048930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薪俸、铁、工程、矿务、招商局、电报、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	函	048106
光绪三十三年	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8106-1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工程师、汉阳铁厂、合兴公司、钢轨	函	048212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招商局、码头、铁路、工程、章程、	函	048165

	汉冶萍公司、邮传部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邮传部、电报、招商局、章程	函	048071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香港、股东、上海、广东、上海	电	049222-47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商会、广东、股东	电	103981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四日	文牒处理、社交、股东	电	103982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邮传部、电报、利息、股东	函	048202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提醒谨防温赧	函	048203-1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汉冶萍公司、章程；通报病情、隐退 养生、中外卫生要旨；感谢配股、定 之购买股票事	函	117575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广东、招商局、图书、刊印	函	117575-1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铁、工厂、章程、招商局、袁世凯、 汉冶萍公司、广仁堂	函	048061
光绪末年	电报局、招商局、学堂、局势讨论	函	049352
光绪末年	说明郑润林涉及的厦门电报分局经费 问题、请求定之弟接办	函	048054
宣统元年正月十二日	董事、股票、章程、袁世凯	函	048063
宣统元年一月十四日	摄政王、纳言、粤汉铁路、股票、邮 传部、招商局、汉冶萍公司	函	048065
宣统元年三月初八日	通报抵沪时间；人事安排	函	048016
宣统元年四月初八日	邮传部、招商局、粤汉铁路、董事、 股份	函	048015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邮传部、董事、农工商部、章程、招 商局、董事会、股东会、注册	函	053382
【宣统元年九月八日】	赈济、粮价；麦道电复	电	014351
【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	赈济、津粮；商部复电	电	014343
【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	唐绍仪、商部	电	014263

宣统元年九月十九日	赈捐、津海关、招商局、董事会	函	048155
宣统元年九月十九日	招商局、股东、报刊、杨士琦	函	101246-1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招商局、股东、报刊、杨士琦	函	101198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与杨侍郎面谈情况；股东、股票	电	014262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与徐世昌面谈情况	电	014261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董事、股票、电报局	电	014260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般事务	函	048151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邮政局、股票、电报、借贷	函	048158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电报局、邮传部、香港、电码	函	048159
【宣统元年】	梁士骧、官商融合；返粤时间	便条	058242
【宣统元年】	招商局、电报、邮传部；谢委任润林 办理厦门电报局；附信	函	059279
宣统元年十月初五日	公司注册、行程	函	048157
宣统元年十月初七日	邮传部、铁路、招商局	函	048156
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	商办、股东；沈能虎病情；自己病情	函	048088
【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龙涎香；为思贤谋职；	函	003586
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	香港来电	电	114278
宣统二年正月十五日	招商局、香港、股票、换旗	函	048100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金融、股票、房屋、抵押、汉冶萍	电	114275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澳门来电、轮船、赴沪	电	114279
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	招商局、董事、煤、电报局、邮传部、 铁路、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	函	048248
宣统二年六月四日	谈商务，称中国人如散沙	函	074799
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	薪俸、奖赏、外籍工师	函	048125
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送鳄鱼肾一盒；招商局人事、徐润	函	048027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电报局、招商局、董事会、运费、薪 俸、董事	函	101299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董事会、漕务、股票、薪俸、铁路、 邮传部、中国通商银行、招商局	函	048343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招商局事务；请调润林赴招商局香港 分局任职；为思贤谋职	函	017845
【宣统三年】二月初二日	招商局、董事会、澳门、商人	函	117191-5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董事会、商法、股票	函	117191-6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商业、董事、香港、电报局、为儿子 及弟思贤谋职	函	117191-7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汇报到津返沪行程、股东大会、推举 盛为会长、委托购买中药	函	117191-8
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	火车、董事会、货栈、码头、中国通 商银行、章程	函	048260
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	董事、货栈、码头、章程、电报局	函	048257
【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	列强瓜分中国、政府借款之祸	函	048258
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	董事会、货栈、码头、洋行、煤、赈 灾、安徽	函	117191-9
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	荐举、船只、合同、银行、邮传部	函	048255
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	货栈、码头、董事会、财务	函	048254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招商局、货栈、董事会、章程、邮政 局、码头、水脚、运费	函	048252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轮船、董事会、沉船事件	函	048090
宣统三年四月十七日	轮船、货栈、董事会、粤汉铁路、钱 庄、薪俸、广州商务总会	函	101298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招商局、码头、轮船、董事会	函	048249
宣统三年五月四日	汇报中美联合创设银行事看法	函	074952
【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一日	船只、珠江、码头	函	117621
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	乞求退休、招商局、银行、汉冶萍	函	102925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谢安排润林；粤汉铁路相关事宜	函	074954
宣统三年六月四日	告知身体、行程状况；催要润林札委	函	074955
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	粤汉铁路、端方、董事会、电报局、 香港、股票	函	048947
【宣统三年闰六月】	电报局、嘉应、陆军测绘学堂、为郑 潮光谋职	函	049205-120
民国元年	董事会、招商局、股东会、花红	函	048928-27
【1912年】	催《西行日记》建议；招商局股东、 股票事宜	函	049206-112
1912年1月6日	招商局、董事会、中国通商银行	函	101645
民国初年	采办、招商局	函	101646
【民国初年】六月十五日	汇报定之工作失误事	函	117191-10
【民国初年】六月十七日	定之与俞葆初不合事	函	117191-11
1912年5月23日	招商局、董事、股票、董事会	函	048185
1912年11月19日	孙中山、袁世凯、招商局、参议院	函	048014
1913年6月20日	轮船招商局股票数量、董事会选举	函	074794
【1913年】6月27日	通报病情、会见、股东大会、选举	函	117621-1
【1913年】6月29日	南洋华侨股东、章程、日本邮船会社	函	117621-2
【1913年】7月15日	南北军战事、局船被扣	函	117621-3
【1913年】	契据、招商局	函	117621-4
1913年7月19日	告假、赴青岛、避暑	函	074772
1914年	通报病情、回溯在招商局工作经历、 年老告退、潜修、西行日记	函	049418
1914年4月4日	通报病情；陶福带信	函	074599
1914年4月4日	厦门招商分局修费伪单查实情况	函	074602
1914年4月5日	附函请送董事会公阅	函	074600
1914年4月27日	厦门招商分局、伪单核查	函	074601-1

1914年5月4日	为润林失察开托、求情	函	074604
1914年5月10日	为润林失察开托	函	074605
1914年5月28日	推荐定之为厦局总办、俞葆初为帮办	函	074603-2
【民国初年】六月十五日	合同、轮船招商局、物料	函	003577

二、盛宣怀致郑观应（官应）函、电目录

日期	内容（关键词）	文本	索取号
未知	烟台、地契	电	007248
未知	王之春、邵保贞、池州矿务、招商局	函	015816-20
未知	问候身体状况；汉阳铁厂、产品销路、上海道、税务司	函	015817-2
未知	《盛世危言》八册收到；《待鹤诗稿序》	函	016920
未知	吉林矿厂事；章程意见	函	026353
? 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义昌洋行、大冶铁矿、矿务	函	028131
? 年三月	汉阳铁厂、机器、采办、查明缺货	函	030793
? 年二月十二日	张振勋、广东铁路、订立购地合同	函	042189
未知	汉阳铁厂	函	048060
未知	开平煤矿、矿务、股票	函	048119
? 年五月初一日	招商局事务、董事会	函	048251
未知	招商局事务、货栈、合同	函	048261
未知	招商局事务、旗昌洋行	函	048271
未知	宣城煤矿、勘查；招商局事务；铁路	函	048668
未知	汉阳铁厂事务	函	048669
? 年三月初七日	化学原料；德兵据沂城；外籍工师	函	048670
未知	宣城煤矿、勘查；招商局事务；铁路	函	048671
未知	轮船招商局、人员安排	函	048686
未知	诗集、图书、董事会	函	049270-4
? 年六月十日	开平焦炭生产、开平煤矿、萍乡煤矿、日常业务	函	055791
? 年七月八日	薪俸、轮船招商局、矿务、萍煤被阻	函	055792
? 年六月二十八日	船只、运输、合同、汉冶萍公司	函	064197

? 年六月二十九日	公所章程、清册、汉冶萍公司	函	064198
? 年七月二日	华盛翻砂修机厂、铁厂洋匠、汉冶萍	函	064199
? 年七月六日	汉冶萍公司、招股	函	064201
未知	电报、财务、农商部	函	076516-15
未知	致信安慰郑观应母病逝	函	078402-1
光绪年间	轮船招商局、采办、船只	函	083029
? 年九月二十二日	烟台地产事	函	084824
未知	广州府、地契、合约、购地	电	091406
? 年五月十三日	密尔登、烟台、缫丝局、朱念慈、薪俸、威林臣、债务	函	092335
未知	公用事业、清单、章程、交涉、大北	函	095129
未知	汉冶萍公司、运煤业务	电	109181-2
未知	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股票	函	101524
【光绪四年-十六年】	李鸿章、责备用人不察、上海机器织布局、抵押、借贷	函	043674
【光绪十八年三月初七日】	德兵据沂城、外籍工师、卢艺兰	函	031355
光绪二十年	汇丰银行、合同、李鸿章	函	048350-25
【光绪二十年】	船运业务	函	048350-40
光绪二十年	铁道枕板节略、制钢新法	函	103218-1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三日】	汇丰银行、借贷、合同	函	048350-39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招商局事务	函	048350-26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八日】	李鸿章、招商局、汇丰银行、蔚霞	函	048350-27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八日】	轮船招商局、汇丰银行、合同	函	048350-28
【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一日】	开平矿务局、煤炭质量	函	048350-29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日】	汇丰银行、借款票据、轮船水脚	函	048350-31
【光绪二十年四月三十日】	轮船招商局、汇丰银行、蔚霞	函	048350-32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购煤计划	函	048350-33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	货栈、码头、船运业务	函	048350-34
【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招商局事务、浦东基地、煤价；日本	函	048350-35
【光绪二十年七月七日】	招商局事务、换旗、	函	048350-36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二日】	采办、土地、上海县、道契	函	048350-37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	招商局事务、织布局、纺织局	函	048350-24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一日】	招商局船运业务	函	048350-42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招商局、运煤	函	048350-43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招商局船运业务、换旗	函	048350-44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	招商局船运业务、运费	函	048350-45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烟台、煤	函	069672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盛世危言》评价、分送都中大老； 开平煤矿、运煤；黄花农、张翼	函	048350-46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七日	烟台、轮船招商局、烟台缫丝局、太古洋行、密尔登、浦东地产	函	069616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七日	聘用洋人、浦东地基栈房、造船事务	函	048350-47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郑观应招商局股票买卖事；称郑为“局中得力之人”	函	048350-48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盛世危言》、皇上、分散臣工阅看； 聘用洋人；请洋人购地；盛小儿到沪	函	048350-49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代购中药	函	048350-50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洋人聘用事、烟台缫丝局	函	048350-52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洋人雇员、烟台缫丝局	函	048350-54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招商局人事安排	函	048350-55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招商局事务、货栈、船只、采办	函	048350-56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招商局事务、换旗	函	048350-57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	招商局、船运、洋人薪水、福建船厂	函	048350-59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招商局事务	函	048350-61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开平煤矿、煤、价格	函	048350-62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采办、土地、海关、码头	函	048350-64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运费、嘉奖密尔登	函	048350-65
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招商局船运业务、煤、开平煤矿	函	048350-66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开平煤矿、借贷事宜	函	048350-21
光绪二十二年	关心郑观应身体状况；铁路；银行； 煤；铁；冶炼；汉阳铁厂；钢轨	函	048775-28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萍乡煤矿、船只、合同	函	055795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官商合办、汉阳铁厂、钢轨	函	055796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汉阳铁厂、财务、物价	函	055793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日	工匠、轮船、贼盗案件、汉阳铁厂	函	055798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日	采办、煤、运输、汉阳铁厂	函	055799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煤矿业务	函	038101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萍乡煤矿、马鞍山煤矿、汉阳铁厂、 开平煤矿，相关业务	函	055800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汉冶萍公司、煤运业务	函	038102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七日	津海关、山海关、煤矿、矿务、汉冶 萍公司	函	064202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八日	洋员病假、关心郑观应身体、汉冶萍 公司	函	064203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汉阳铁厂、招股、商办	咨文	001248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	矿务公文	咨文	064857-4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采办、铁路、钢轨	函	048775-29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冶炼、工匠、运输；招商局事务；煤 矿、薪俸；钢轨、运费	函	048775-31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运输、煤、薪 俸、利息	函	048775-32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汉阳铁厂事务、德培	函	055794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	湖南株洲、煤炭、价格	函	048775-33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采办、煤矿、行程	函	048775-34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铁道枕板、冶炼、李鸿章	函	048775-35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北方铁路、材料、采购	函	048775-37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铁道工程、桥梁尺寸、核算	函	048775-39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铁厂、铁路、合同；开平煤矿、焦炭	函	048775-41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焦炭运输、招商局船运业务	函	048775-43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铁路、经费、钢板钢轨	函	048775-44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论制造钢条、铁路洋工师	函	048775-45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铁路、薪俸；外籍工师；钢轨；茅田 煤矿；人事安排	函	048775-47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赈济、财务、汇丰银行、利息、汉冶 萍公司、汉阳铁厂、谢家福、严作霖、 上海丝业公所	照会	034400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安徽煤矿勘察事	照会	064857-9
【光绪二十三年】	化学原料；德兵据沂城；外籍工师	函	055530-1
光绪二十三年	萍乡煤矿人事安排	函	048730
光绪二十三年	邓善麟工作安排；各国情形	函	048772
光绪二十三年	外籍工师、汉阳铁厂	函	048873
光绪二十三年	招商局船运、煤、价格	函	048871
光绪二十三年	外籍工师、钢轨	函	049019-33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外籍工师、合同；轮船招商局	函	049019-13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外籍工师、铁、汉阳铁厂	函	049019-14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外籍工师、采办、船运；萍乡煤矿； 钢轨；苏报事；申报	函	049019-15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淞沪铁路、汉阳铁厂	函	049019-16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	铁厂事务	函	049019-18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	有关财务问题；湖北善后局	函	049019-19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淞沪铁路、钢轨	函	049019-17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公文	咨文	065198-9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煤矿勘察事	照会	064860-7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铁路、运输、轮船、薪俸、钢轨、航 洋铁厂、萍乡煤矿、运费	函	049019-20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矿务、煤、彭泽、勘探、铁厂、赖伦	照会	00148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外籍工师、采办、机器；礼和洋行	函	049019-28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外籍工师、工程、运输、码头、合同、 钢轨	函	049019-2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外籍工师、合同、翻译；钢轨	函	049019-22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运输、码头、焦炭	函	049019-23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采办、轮船、设备、合同	函	049019-24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外籍工师、招商局、淞沪铁路、钢轨	函	049019-25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外籍工师、采办、机器；礼和洋行	函	049019-26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外籍工师、铁矿、铁路、合同	函	049019-27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机器、轮船、焦炭、水脚、运费	函	049019-29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船运业务、焦炭、钢轨	函	049019-30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外籍工师、章程、钢轨	函	049019-3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铁路、价格、公司、钢轨	函	049019-32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转运天津轮船信息	函	04887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洋医、合同到期；领事、薪俸；铁厂	函	049019-3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外籍工师、汉阳铁厂、钢轨	函	049019-35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外籍工师、汉阳铁厂、铁路、钢轨	函	049019-36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船只、蔚霞、耶松船厂、汉阳铁厂	函	049019-38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铁路、运输、华盛纱厂、津榆铁路	函	049019-41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武昌府、汉阳铁厂、铁	函	049019-43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天津府、轮运、钢轨、汉阳铁厂	函	049019-44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铁路、设备、天津铁路局	函	049019-45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冶炼、运输、武昌府	函	049019-46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汉阳铁厂、工匠、合同	函	048770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矿务、煤、彭泽县、轮船招商局	照会	001452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煤矿勘察事	照会	064859-2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矿务、煤、集股开办、彭泽县、轮船招商局、蔡济勤	照会	001454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	开平煤矿、煤价、汉阳铁厂	函	048666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粤汉铁路、股票、买卖	函	097658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轮船招商局、机器、采购、货栈	函	048667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铁路、机器、轮船招商局	函	058457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汉阳铁厂人事变动	咨文	064868-1
【光绪二十五年】	惦念郑观应身体状况；汉阳铁厂事务	函	055290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盛寅怀、报捐、执照	函	076505-6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	外籍工师、请假、轮船招商局、生铁	函	083184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处十日	查明、军火来源	函	083189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四日	周馥、铁路、商部、汉阳铁厂	函	075005-2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	感谢郑观应送中药；粤汉铁路；劝其坚持；赈务	函	048933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股东大会事	电	049222-9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	寿山电报局人事安排	函	097309
光绪末年	汉冶萍公司事务；粤汉铁路事务	函	100430
宣统元年正月初五日	告知《中外卫生要旨》读后感；索要《诗草》初稿先睹为快；告知定之第购买股票成功；议论徐润坏招商局事	函	117575-2

宣统年间	招商局事务	函	048265
【宣统元年正月】	招商局人事安排	电	049465-7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洋人薪俸、工资核算	函	060338
【宣统二年】	轮船招商局、股票、唐廷枢；广东、 香港、立宪运动	函	059099
【宣统二年七月十七日】	公务电报	电	049202-46
宣统二年八月	谢送鲤鱼肾一盒；招商局人事安排； 议论徐润	函	048028
【宣统二年】十月十八日	招商局、生意大坏、原因	函	059098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招商局事务；郑观应家人安排	函	048030
宣统三年二月一日	同意郑观应来京安排	电	049118-4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收购、中美银行	电	049119-11
【宣统三年】五月十二日	粤汉铁路国有、股票收购价	电	049201-19
民国年间	中华各省商会联合会会议、招商局、 汉冶萍公司、华商联合、政府帮助、 洋商垄断	函	058920
民国初年（1912-1916）	轮船招商局、荐举、薪水	函	101267
1912年4月8日	电文未译	电	049201-18
【1913年3月】	汉冶萍公司大会	函	006905
【1914年12月22日】	广仁堂、捐赈、竹林翁	函	049494-6
【民国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招商局、股东、股票、赖伦、林志熙	函	039512

五.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陈梅龙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主编：《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出版社，1984年版。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林其燧：《五缘文化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林其燧主编：《五缘文化：寻根与开拓》，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李鸿章全集》编委会编：《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 1840-1895》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 1895-1927》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沙为楷：《中国买办制》，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申报》，1882年9月16日、1890年11月1日、1921年6月15日。

《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馆藏。

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出版。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汪熙、陈绛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王之春：《王之春文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26页。

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编印。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近代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版。

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夏东元编：《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夏东元编：《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合编：《买办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张仲礼等：《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岳麓书社，2002年版。

外文著作

- Burt Ronald, *Structural Holes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6), 1973
- Guo Wu: Zheng Guanying : merchant reformer of late Qing China and his influence 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Amherst, N.Y. : Cambria Press, 2010.
- 金鳳珍：東アジア「開明」知識人の思惟空間：鄭觀應・福沢諭吉・俞吉濬の比較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2004年。
- 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Piu Kwang Ching: Anglo 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 1862-1874 , Harvard , 1962)

后记

如释重负，六易寒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随着毕业论文的完稿行将结束，我终于得以将数年来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尽管这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三年。

在此，我要感谢恩师熊月之先生，他也是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导师，学术造诣深厚，为人正直，师德高尚，十多年来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无限宽容，使我能够以史学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多年来，他在我的学业和研究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指导，没有他的关心与不厌其烦的指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可能完成。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博士论文的写作没有她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样难以想象。又林出生以来，我没有花大多精力，抚养幼子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妻子及岳父母身上，她们非但无所怨言，反而非常支持我的学业，这让我能够腾出手来专注于论文写作。

我要感谢广东省中山市社科联主席尹绪忠先生，让我参与到《中山人与中国近代化》的课题中，完成《郑观应在上海》子课题并出版，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本论文的完成才有可能。

我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及各位老师，我一年又一年地延长学业，他们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最后，其他曾经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同事在此一并感谢。